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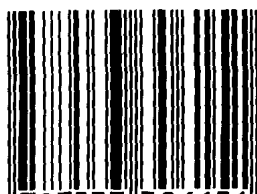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五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21322/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五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五二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先秦兩漢文贈五卷

〔明〕陳繼儒選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鄒彥章刻本

一

秦漢文鈔十二卷

〔明〕馮有翼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一年清音館刻本

二四八

師子林紀勝集二卷補遺一卷圖一卷校勘記一卷續集三卷首一卷

〔明〕釋道忞編
〔清〕徐立方續編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七年活字印本

五一五

西曹秋思一卷

〔明〕葉廷秀 董養河 黃道周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五八一

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古文奇賞三十四卷奇賞齋廣文苑英華二十六卷四續古文

奇賞五十三卷明文奇賞四十卷(一)

〔明〕陳仁錫選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天啓刻本

五九〇

先秦兩漢文贈五卷

〔明〕陳繼儒選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鄭彥章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秦漢文贈

五卷》提要

秦漢文贈序



雲間陳眉公所選秦漢文若干
首、吾宗彥章氏付之棗而行於
世、客謂余曰、文章與時高下、不
在學習、藉令必以學習致悞、其
時、周取、陳軫、蘇秦、張儀、翟景樓
緩、杜赫之屬、日馮軾結鞶、翫
蹈背、掉三寸舌、抵人主之隙、何
暇爲文、士論秦即東西京士、率
馳騁名實、追琢行誼、亦不啻爲

文乃其文詞縱陰閉陽升霄沒淵錯組織綺逸繩履矩有下帷鑿壁之士所不能措一語者此何以故秦漢去古而近風會醇篤人文厯厚不習而無不習也

序二

夫秦無所襲而吾秦之襲漢無所摹而吾漢之摹不亦優孟學敖壽陵學步乎且文章貴準六經漢約灋申令悖之秦押闔揣摩大悖之經悖而胡文之為余

曰不然良工苦心智者絕俗學秦則秦矣學漢則漢矣猶之為人者法堯舜則堯舜法姬孔則姬孔矣曾是風氣滋下為鬼為魅而不可反乎夫秦人詐漢人

序三

剋核要以口實仁義借古自文則背經者十二而符於經者十八吾取其符者而去其背者則詖辭皆至論灋律皆典謨也夫人有將三代異鼎覃精以思鑄

劉琨飾求其肖似既成衆取睨
之而蠟腹麥口空青結綠古頡
籀文儼然款識無不三代也則
亦三代矣何所起商周匠氏於
九原而責之客曰唯唯

序四

羣提居士鄒迪光纂

秦漢書



其文古也然其久古也其
古之非其人也其心也其心也

蘇子論留楚太子

顏觸辭祿

馮煖客孟嘗君

毛遂定從

信陵救趙

信陵諫魏王

蘇代遺燕昭王書

蘇代約燕昭王書

楚人說頃襄王

秦漢書

目錄卷十

二

慎子謀不與齊地

莊辛論幸臣

樂毅報燕王書

燕王謝樂間書

黃歇說秦王

相如完璧歸趙

聶政爲嚴遂刺韓相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餼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

秦漢文獻卷一 廉遂刺韓相

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政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

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

秦漢文獻卷一 廉遂刺韓相

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侯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

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夢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貴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聶政勇敢士也其姊愛之女中丈夫

秦漢文唐卷二 麗華訓導

三

也然政以人之厚利而以自博勇名愛以弟之弱施而以身甘菹醢忍政不如此也



鄒忌諷齊王納諫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狀麗朝服衣冠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鏡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諫議于朝市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

秦漢文唐卷一 鄒忌諷齊王

甲

朝遷

私我者鍾示者也。畏我者惡家者也。
有求于我者則皆賴我而侮我者也。今
而後乃去言我者好也。

卷之十

五

魯共公酒味色論

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
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
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
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
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
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
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
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
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
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
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典雅絕無戰國習氣

秦漢文賸卷上

酒味色論

六

蘓秦始以連衡說秦

蘓秦始將連衡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非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嶺南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金幣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

秦漢文贈卷一

連衡說秦一

九

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廷教之願以異日蘓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紂桓桓任戰而霸天下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

秦漢文贈卷一

連衡說秦二

十

文藏天下不治古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塲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訕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惜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麻膝履蹣跚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紵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蘓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我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說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昔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

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車馬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川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秦漢文贈卷一 連衡說秦三 十二

蘇秦說趙肅侯說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秦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秦陽君捐館舍君乃令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若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

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軼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敵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拊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

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姁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謾。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

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多依此後守之數十年

秦亦必如之月也

注

秦書卷之三

七

蘓秦說齊宣王說

齊南有泰山東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較擊人肩摩連社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

之議其後也是故惻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蘇秦說齊閔王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執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執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千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鉅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遯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

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輒之兵弱而憎下人地
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達
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
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其不
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
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
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
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
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
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彊大之
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
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夫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
不義夫後起之籍與多而兵勁則足以衆敵罷寡
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
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
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則
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帛
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禍而福矣不貸而見

是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
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
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
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
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
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
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駢驥之衰也驚馬先之孟賁之
倦也女子勝之夫驚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駢驥
孟賁也何則後起之籍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
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
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
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
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
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
十萬之衆盡虜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半馬夫胡之
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
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
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

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鬻爵還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樂完者內酬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

秦漢文脩卷一

說齊閔王四

廿一

所出矛戟折鏃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賂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禱敵眾術機家難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耕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

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三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啻於戰攻之患也由

秦漢文脩卷一

說齊閔王五

廿二

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能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

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幟。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竿瑟之音。不絕於前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者。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

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筆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商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蘇秦自解于燕易王

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吊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彊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

秦漢文贈卷一

蘇秦自解于燕易王

廿五

秦漢文贈卷一

蘇秦自解于燕易王

廿六

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

之要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

勿言乎則

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許儻而棄酒主

怒管之

五十故妾一儻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

然而不

免於咎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

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三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

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

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

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

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

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

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

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

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繼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

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

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

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

國之事恢先君以揄方城之外四封不廉民不挫於

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

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

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柘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

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

秦漢文脂卷一

憂社稷之臣一

廿八

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腹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焚冒勃蘓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嶸，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禔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蘓乃蘓秦。

秦漢文贈卷一

秦社稷之臣三

廿九

王身問之子孰誰也。焚冒勃蘓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蓋焚冒勃蘓。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間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焚冒勃蘓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闕於宮唐之上，舍闕奔郢曰：「若有孤。」

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官，負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過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與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

秦漢文贈卷一

秦社稷之臣三

三十一

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張儀說楚懷王說

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

張儀說楚懷王說

張儀說楚懷王說

手

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秦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辭。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

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陳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楚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以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開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竊恐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許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

張儀說楚懷王說

張儀說楚懷王說

手

一詐偽之蘓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

張儀惡陳軫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卽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封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其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

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陳軫爲楚說秦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爲王吳吟王不聞夫秦漢文獻卷一 陳軫說秦 王木

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恃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

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

秦漢文層卷二 錯儀論伐楚蜀一

三七

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平齊趙，而求解平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定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秦漢文層卷二 錯儀論伐楚蜀二

三八

甘茂拔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闢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

秦漢文贈卷一 甘茂拔宜陽

三九

今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王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憊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趨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

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秦漢文贈卷一 甘茂拔宜陽

四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脩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貨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

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今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諛諛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

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
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
身。錯臂左衽。旣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冠林縫犬。戎
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
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
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
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
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知而不疑。
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

秦漢文脂卷一

胡展新射三

四三

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
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
東有燕東湖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
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
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
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據諸
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侵掠吾
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卽鄣幾不守。
先王忿之。其然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

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
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亟。其寡人斯
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
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
不聽。今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
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
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
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
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
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
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
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
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
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
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
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
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
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已者。不待人制。

秦漢文脂卷二

胡展新射四

四四

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
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奸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
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
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
不避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
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
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
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朋諂者志淫佞
僻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
秦漢文肅卷一 禮服第五 四五
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
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
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
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
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
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
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
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鄭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
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

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
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
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
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以拙足
以飾非
武王
乃會
勉然
自
喜乎

蘧子留楚太子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蘧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蘧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蘧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蘧子於薛公可以爲蘧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蘧子可以使蘧子自解於薛公蘧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

四七

齊王下東國也

四八

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惟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蘧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蘧子也蘧子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蘧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

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蘓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
疑之薛公大怒於蘓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蘓子也奉
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蘓子也忠王而忝太子者又
蘓子也今人惡蘓子於薛公也以其爲齊楚而爲楚
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蘓子爲武貞
君故曰可以爲蘓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
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
權也今蘓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蘓
子則是聞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
奉蘓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蘓子善於楚王而君不
蚤親則是與齊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
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蘓子故曰可以爲蘓子說
薛公以善蘓子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唯選則錄焉
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願得歸斃食以當肉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
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
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貞
反璞則終身不辱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馮煖客孟嘗君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

齊策下卷第十一 馮煖客孟嘗君

五三

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懷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

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偏合者，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

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而美人之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

齊策下卷第十一 馮煖客孟嘗君

五四

集 352-29

千兵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願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誚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毛遂定從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

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

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子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信陵君救趙

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騷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

秦漢文脂卷一

信陵救趙十

五九

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

秦漢文脂卷一

信陵救趙十

六十

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竊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竊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嚙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

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曰：「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秦漢文贈卷一

信陵救趙三

六十一

魏無忌諫魏王書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歿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疆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疆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疆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溢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欲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欲，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

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堽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縣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關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

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共寧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一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燕代遺燕昭王書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
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彊而
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
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
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六
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
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
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
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
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
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
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
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
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
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
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
執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

秦漢文贈卷一

遺燕昭王書

六五

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
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
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
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
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
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
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
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
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
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
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
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
主之事也

秦漢文贈卷一

遺燕昭王書

六六

燕昭王書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絲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鉞戈在後，決榮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水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羸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

斤大患也

楚人說項襄王說

小臣之好射騏驎羅鷲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驎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魯邾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鳬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秦漢之膺卷一 七十一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邾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啓新繳射鴈鳴鳥於東海還益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俱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抵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

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榮而右拂之，可一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浚新緹，涉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天下有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執有地利奮翼鼓孤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固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

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莊辛李臣論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螻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囑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囑鰭鯉仰醫陵衡翫其六鰭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罾廬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引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游乎江河久調乎鼎俎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澗沱之魚左

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玉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釐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斂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隄塞之內而投已乎阻塞之外

由

秦漢文房卷一

七六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群秦漢文贈卷一 樂毅惠王 七七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

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秦漢文贈卷一 樂毅惠王 七八法令慎庶孽施及乎氓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

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首略叙獻書意矣。冬之君數句是冒語。前受命不辭一段是任燕事所以畜幸臣事。先王始受命不辭是破齊雪恥裂地賞功事。所以畜幸臣事。先王終下是明去燕事功立費不虛名成費不毀殺佐昭王功跡一時教出後世。宜不廢毀也。詎意善作不善成。善始不善終。竟致子胥可為訓鑒。故遁逃走趙。免身立功不墮先王之名也。末仍略叙獻書意。應前篇中用先王字最多見。憐：故主意。

燕王喜謝樂間書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歿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鄆，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鄆，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

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親事之。今君受厚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請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有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

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楚黃歇說秦昭王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玉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趙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

蘇漢之贈卷一

龍秦昭王

八三

蘇漢之贈卷一

龍秦昭王

八四

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陵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趙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趙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趙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歿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軀肢折，願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

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水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誠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玉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開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

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趙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相如完璧歸趙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

秦漢文獻卷一 相如完璧

八十五

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此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

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驪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解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與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因乃

秦漢文獻卷一 相如完璧

八十六

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
廣城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就乃使其
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
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閻相如相如至謂秦
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
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聞至趙
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
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
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

秦漢文獻卷一 相如完璧

八十五

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
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
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
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
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
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
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
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滎池趙王畏秦欲毋行
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

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
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
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滎池秦王飲酒酣曰
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御史前書
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
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
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
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
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
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如復召趙御史書曰某年
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
爲秦王壽閻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
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
敢動

秦漢文獻卷一 相如完璧

八十六

先秦兩漢文牘目錄卷之二

雲間陳繼儒仲醇父選

范雎獻書秦王

范雎見秦王

范雎復說秦王

范雎再謂秦王

武安君諫秦王伐趙

韓非初見秦王

韓非說難

秦漢文牘

目錄卷二

魯仲連遺燕將書

魯仲連義不帝秦

貂勃欲附田單

趙威后問齊使

左師託長安君爲質

樓緩說趙與秦城

屈原卜居

屈原漁父

宋玉對楚王

蔡澤說應侯

荆軻刺秦王

李斯諫逐客

李斯阿行督責

酈生見沛公

賈山至言

賈誼政事疏

賈誼論積貯

賈誼過秦論

秦漢文牘

目錄卷二

蒯通說韓信

留侯致四皓定太子

灌夫使酒始末

范曄獻秦昭王書

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
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
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
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
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
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權實要
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
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臣
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
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
獨不足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
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
何也爲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王明於成
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
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
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臣其言
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則臣之志願少賜游

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

范雎見秦王說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踈也也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鄉使文王

秦漢文贈卷二 見秦王說一

三

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蒙難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服積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聞問為伯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廢也因是以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聞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

秦漢文贈卷二 見秦王說二

四

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開阪膏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伯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所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

秦漢書卷二

五

言外事以觀秦王之備仲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毒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失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潛王南攻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而齊虛寸之地無得焉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

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伯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楚強則趙附趙強則楚附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割地而賂之不取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范曄復說秦昭王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稱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機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機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

秦漢文贈朱王

七

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嬖貴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

夫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玉子孫也

卷二 復說秦昭王

范睢再謂秦昭王

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講與叢博、曰、吾
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授
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
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執者王之
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
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趨、不如一人持
而禿疾。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
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稱瓢爲

秦漢書卷二

再謂秦昭王

九

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
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
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
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
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
政者、其威內挾、其輔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
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
下、操大國之執、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
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於陶、古

之所謂危、玉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
然、則今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玉果處三分之
一也。

秦漢書卷二

再謂秦昭王

十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
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
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
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
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
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餽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
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
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

秦漢文廟卷二 秦主伐趙

十二

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厚幣
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
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
人既以興師矣乃使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
利以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
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
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
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
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

秦漢文廟卷二 秦主伐趙

十三

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
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
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
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
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
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攻諂諛用事良臣斥疎
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旣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
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
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
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趙人
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
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
銳欲推以為鋒二國爭便之利不同是以臣得設疑
兵以持韓陣專軍我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
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
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
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
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浹池以益

其國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視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若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臣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僑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

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君破國不可復免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非初見秦王

臣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

秦漢文贈卷二

初見秦王

十五

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祗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襦、犯白刃、蹈白刃、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

秦漢文贈卷二

初見秦王

十六

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謂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齒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迺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秦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食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今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今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

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今魏氏收亡國聚散
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
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
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
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襍民之所
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
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
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
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
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
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
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潁洹以
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
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以東弱
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
大王拱手以須天下編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
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

之強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迺取欺於亡國是謀臣
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
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
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迺引退并於李下
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
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
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土
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
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
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
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浴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
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
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
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
月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眎利害何國可
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
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
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

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然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新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韓非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能蓋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賢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讒。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當。已徑省其辭。

則以爲不知而屈者。泥濫博文。則以爲多。而久之順
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偏
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
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
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繫
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
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慚
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
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
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
身。以此相待。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
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
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
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
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
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
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開其思曰。胡
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

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
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
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
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
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
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
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
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
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
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
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
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
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
之逆鱗。則幾矣。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起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執合則楚國之秦漢文贈卷二 遺燕將一 廿三

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敝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

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懷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鈞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之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

秦漢文贈卷二 遺燕將一 廿四

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
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
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
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同敝也公
其圖之

魯仲連義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
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
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
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益弱方今唯秦雄天
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王
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
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
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
秦漢書卷之二 仲連義不帝秦 王二
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
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
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
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
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
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
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
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
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

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

秦漢文層卷二

仲連義不帝秦二

三

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乎？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

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

秦漢文層卷二

仲連義不帝秦三

千八

魯夷。緇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緇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簋，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緇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

然上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糾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秦漢文膽卷二 仲連義不帝秦四 三十一

不愧之士

戰國策卷一

貂勃欲附田單

貂勃常惡田單。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我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

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餚酒酺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迎席權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
秦漢文唐卷二 貂勃
三十一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恤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惠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也。何爲至今不殺也。

左師公託長安君爲質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聞警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驚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視最少不能太后之愛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視最少不能而臣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

秦漢文贈卷二 左師公託長安君一 三十三

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存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害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然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秦漢文贈卷二 左師公託長安君二 卅四

樓緩說趙與秦城以講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言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不能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

秦漢文廟卷一

樓緩說秦城以講

三五

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

秦漢文廟卷一

樓緩說秦城以講

三六

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主將予之乎？不予，則是
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
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
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
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
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
必無趙矣。故曰：此餽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
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
卿得其一，未得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
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
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
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
趙且以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
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
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
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
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
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

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
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
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樓緩爲秦作說客，虞卿
相說，乃卑辭但求小城，賂
齊，果竟致戰。國說計
多，而國強，此是也。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賢於諂，心懷
意，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
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
原曰：「吾寧悃悃款款，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
乎？寧誅鋏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
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
舉，以保真乎？將呴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
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
乎？」

秦漢文脂卷二

屈原卜居二

三九

屈原漁父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
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
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
歠其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
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
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秦漢文脂卷二

屈原漁父

四十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薳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田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秦漢文獻卷二 宋玉對楚王問

四二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愛敬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母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

秦漢文獻卷二 說應侯辭位

四二

一盡公不遷移。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卽卒爲秦擒。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悉忠而不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又慈

秦漢文廟卷二 說唐侯爵位二

四三

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明法令。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

秦漢文廟卷二 說唐侯爵位三

四四

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
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業帝自是
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
七十餘城攻已成矣賜死於獄吳起爲趙悼罷無
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宣楚國之俗南
攻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
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創邑辟地
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可
踐終括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也
秦漢文廟卷三 說應侯辭位
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
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
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
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
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
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
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
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
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

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
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
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
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請
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
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
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謀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
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
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秦漢文廟卷三 說應侯辭位
應侯以爲相

燕太子使荆軻刺秦王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旋矣雖將軍之在平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旋矣雖

秦漢書卷三十一 荆軻刺秦王

四

而逢逸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騁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偃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

秦漢書卷三十一 荆軻刺秦王

四

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夫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廢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大原雲中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贊必得所願矣

秦漢文贈卷二 荆軻刺秦王三 四九

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使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

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萬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提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七

秦漢文贈卷二 荆軻刺秦王四 五十

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悟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期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

秦漢文獻卷上

荆軻刺秦王

五

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怆慷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迎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

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刺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

秦漢文獻卷上

荆軻刺秦王

五

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乃急呼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荆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

前斬荆軻秦王曰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李斯諫秦王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駛騁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

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綯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瓊叩鈸。彈箏博牌。而歌呼嗚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瓊叩鈸。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

危不可得也

此文善能引君

叙秦四君皆以客之功。客易可逐。况珍玩色樂。皆取異國。取人獨否哉。用士則無敵。棄士則資寇。寶物而輕士。欲無危得乎。

李斯阿二世行督責書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棄灰薄

秦漢文獻卷三 李斯阿二世行督責書 五七

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錄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墜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執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節儉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執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

秦漢文獻卷三 督責書 五八

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執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法術篇卷之二督責書三

秦漢文贈卷二督責書三

五九

酈生見沛公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盡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露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

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聚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乃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以萬數遂入破秦

秦漢文贈卷三 酈生見沛公三

六一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喻願借秦以爲喻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萊殿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

秦漢文贈卷三 至言一

六二

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為義。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

秦漢文獻卷二 至言二

六三

之。人主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醕。祝餉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賡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置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

秦漢文獻卷二 至言五

六四

身在此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虞師土築阿房之官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臣養老之義以輔弼之臣以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諍諍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合苟容此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諍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

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以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

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嫚。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

執事之大者也。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秦漢文賡卷二 陳政事一 六九

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

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庠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玉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烈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庫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處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反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廼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

秦漢文贈卷二

陳政事三

七十一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襲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殖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

秦漢文贈卷二

陳政事四

七十二

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制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

秦漢文贈卷三

陳政事五

七十三

所利焉。誠以治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廣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豐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懈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一二指痛。身慮公聊失。今不治。必爲錙

病。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跽。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必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跽。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顛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置倒懸而曰。又類辟。且病。邪。夫辟者。一面病。邪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賢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公其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

秦漢文贈卷三

陳政事六

七十四

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
獵猛獸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
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
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
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
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
之裏縫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
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秦漢文脩卷二 陳政事七

七五

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
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
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媵妾緣其履此
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
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
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
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亾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
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

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
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
箕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僇婦姑不相說則
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
心而赴時猶日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
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
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
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
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

秦漢文脩卷二 陳政事八

七六

競而上亾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
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
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
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
傳而行郡國此其亾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
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
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夫移
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

自憂禍爲陛下惜者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
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
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
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
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
十五載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
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
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
秦漢文贈卷二 陳政事九 七十七

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
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
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
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
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
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
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
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
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養
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
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
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
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
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
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喻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
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

畏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
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
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
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
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申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
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
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
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
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

秦漢文體卷二 陳事十一

七九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
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誅也固非貴
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
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
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
迨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文
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
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

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
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
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
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
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屬
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
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
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
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入

秦漢文體卷二 陳事十二

八十

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
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
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
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豈
絕惡於未然而起教於微眚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
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
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才
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

也。晉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禮義積而民和。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秦漢文贈卷二 陳政事十

八十一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繫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洽。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今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

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八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虞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不避。受戮辱。是以黥劓之。梟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撻其芻者有罰。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撻其芻者有罰。

秦漢文贈卷二 陳政事十

八十二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梟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髮則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辱。廉恥不行。大臣無所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恥之心。虛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

不以直屈。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變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也。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恥。莫詭。人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賤。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吾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

秦漢文贈卷二

陳政事十五

八三

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公恥俱荷。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屈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節。坐汙穢淫亂。男女於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罪。上不使人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馳。上不使人頸繫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

秦漢文贈卷二

陳政事十六

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賈誼論積貯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溘。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計。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啖。其胥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廢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賈誼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縱離橫兼韓魏燕齊楚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

亾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
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
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
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亾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
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
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
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
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
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
咸陽銷鋒鋦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
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
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
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甞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
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
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
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羸

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亾秦族矣且夫天下
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石
鈇於鈞戟長鎗也請成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
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
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勝度長絜大比
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
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歿人手爲天
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孝公任商君取西河而秦始強惠武昭襄因之以四君
之吳六國之士之衆叩關攻秦不克逞志而從解始皇
奮六世餘烈南取楚北滅燕銷兵高城深池守要害
陳利兵自謂帝王萬世之業而陳涉以戍人庸夫起而
亾天下之大雍函之固自若一夫作難七廟隳秦何
也仁義不施而攻守異勢也

蒯通說韓信

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
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
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
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
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
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
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
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燭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
秦漢文曆卷二 蒯通說韓信 七十一
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
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
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
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
之衆距鞏維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
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遠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
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
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
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是

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
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其若兩利而
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
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虛之地
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
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
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秦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
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玉相率而朝於齊矣
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
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
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
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
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
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
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屬陳澤之事二人相怨
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
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
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

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敖。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太子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公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僇石之祿者，

知相之伯，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螫；騏驎之踟躕，不如騶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握塵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誤，狂爲公。

蒯通有海士廿四

留侯致四皓定太子

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用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懼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

卷之二 留侯上

九十五

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毋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強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強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傳事漢十二 years 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許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

卷之二 留侯上

九十六

眉時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
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曰
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
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
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
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
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
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
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
秦漢文贈卷上 留侯王 本七

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

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
嗟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
四人之力也

灌夫使酒始末

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
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賁賁尤益敬
與鈞矜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
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
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
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
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
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
秦漢文贈卷二 灌夫 九八

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
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
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
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
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
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
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
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
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

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人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却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却魏其曰事已解還與俱飲

漢書文選卷二

灌夫二

九九

酒罷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讎取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數程不讎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兒咭噉耳語武安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灌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耶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

漢書文選卷二

灌夫三

百

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
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
辯之魏其之東朝廷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
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
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
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
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
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腴而心諉不仰視天而俯畫地
碎視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
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
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
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益
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
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
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脰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
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
庸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
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越效轍下驂

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
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
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
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
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
朝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
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
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
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存
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齬舌自殺今人毀君君
亦毀人譬如賢女子爭言何其無犬體也武安謝
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
言灌夫頗不讐欺謾効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
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
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于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
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
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

先秦兩漢文贈目錄卷之三

雲間陳繼儒仲醇父選

鼂錯論貴粟

鼂錯言兵事

鼂錯論守邊

鄒陽獄中上書

枚乘七發

枚乘奏吳王

秦漢文贈

目錄卷三

枚乘重諫吳王

董仲舒賢良策

司馬相如諫獵

司馬相如喻巴蜀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封禪書

東方朔客難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主父偃諫伐匈奴

嚴安言世務

徐樂言世務

伍被諫淮南王

淮南王諫伐閩越

終軍白麟奇木對

中山靖王聞樂對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李陵答蘇武

王吉諫昌邑王

秦漢文贈

目錄卷三

司馬遷報任安書

楚秦之際月表

禮書

樂書

鼂錯論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

秦漢文府三

高貴集

一

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天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

今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

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奸惡乘之。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今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鼂錯言兵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敗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艸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艸。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艸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鏃

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大道同的。

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必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歟。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晁錯論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歟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食屯則卒積歟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歟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

秦漢文唐卷三 論守邊備

七

曰謫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歟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歟事之後不得一美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

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

秦漢文唐卷三 論守邊備

八

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營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隸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

買子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子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起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歟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

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授以夜光之璧何則兩
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
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臆脚
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
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
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
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
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
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
秦漢文贈卷三 上卷主書上 十三

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
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
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
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
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
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
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
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
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懔肝膽施
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策之大可使吠堯而
距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
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鬪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
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
相盼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
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
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
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
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

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

秦漢文唐卷三

上梁主書四

十五

枚乘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聞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方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紛屯滯澹噓唏煩醒惕惕怵卧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漑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愴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官居而閭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麗腥醢肥厚衣裳則雜選曼煖燂燂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入贊命曰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醢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滯澹手足情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譙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矣

秦漢文唐卷三

枚乘七發一

十六

永久而不廢。雖今扁鵲治內，巫咸治外，何何及哉。全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問語事，變慶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沈沈之樂，治蕩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灸灸療而已哉。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疎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

秦漢之書卷三 東漢七卷

七

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鸛黃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左，鵲鷄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蘭之絲以爲弦，孤子之鈞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翮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螭蟻蟻聞之，挂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楊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

和胃，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飮，搏之不解，一吸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牛黃之膏，薄者之炙，鮮鯉之膾，秋黃之鮓，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參豹之胎，小飮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穉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干鎡之重

秦漢之書卷三 東漢七卷

大

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旣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隍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鸛鵒，鵲鵲，鵲鵲，紫纓，龍德，牧豳，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淑濤，蓍蓍，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間，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

風從容荷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蕩娛心景春佐
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餚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
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微
舒陽文段于吳娃間姬傳予之徒雜裾垂髻目窳心
與榆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嫵服而御此亦天
下之靡麗時俊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
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驎之馬駕飛軫
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
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潭掩青蘋迴清風

秦漢文唐卷三十一 哀集七卷四

十九

陶陽氣湯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大馬之木困
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憎驚鳥逐馬鳴鏹
魚跨麋角履游麋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冤伏陵窘
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
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
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
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毛肅紛馳
騁角逐慕味爭先微墨廣博觀望之有圻純粹怪獫
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也於是榛

林深澤煙雲闇其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
刃磴磴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
牧人席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涌觸並起動
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
歌陳唱萬歲無斃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
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
色矣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
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
力之所到則鯨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

秦漢文唐卷三十一 哀集七卷五

二十

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絀固
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况今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
兮忽兮慌兮倏兮儻兮浩瀟瀟兮慌曠曠兮秉意乎
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涖流攬無
窮歸神日女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
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
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内存心而自持於是泯
泯胸中灑灑五藏澹澹激手足頽灑髮齒投棄恬怠輒
寫澳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

疾猶將伸偃起覺發瞽披襲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駱驛。顛顛印印。据据秦漢文脣卷三 枚乘七 奏六

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峙。險險戲戲。崩壤陂池。汎勝乃罷。漸汨潺湲。披揚流瀝。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浹浹。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澗。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秦漢文脣卷三 枚乘七 奏七

魏清光隱居之中其妙

枚乘奏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

秦漢文選卷三 奏吳王書一

廿三

從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蓋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如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罫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木非石之鎖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秦漢文選卷三 奏吳王書二

廿四

史記

枚乘再上書重諫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背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臨壁高壘

秦漢文廟卷三

重讀吳王

十五

王執祭焉

秦漢文廟卷三

重讀吳王

十六

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牛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玉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饑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及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執祭焉

董仲舒對天人策第一首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堯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

奏漢文廟策三 天人策第一首二 廿七

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索德之效也及至後世隳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

奏漢文廟策三 天人策第一首二 廿八

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
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
民鄙夫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斲者
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紱之斯僂動之
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
於正正次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
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
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
卷之三 天八策第一首三 十九

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
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
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
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
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
壹於正而凶有邪氣邪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
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
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傑臣諸福之
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
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
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
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
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
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
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
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

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罷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由而姦生今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方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

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國當受祿于天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儒者之言

奏議文獻卷三

天人策第一首六

三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獸捷言麋思勇期育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軼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轍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秦漢文唐宋

上書諫獵

三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計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襲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折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

秦漢文唐宋

喻巴蜀檄

三四

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斃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形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詎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母怨也

秦漢文贈卷三 分已書教二

三五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驪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

秦漢文贈卷三 難蜀父老一

三六

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浚出汜濫行溢
民人登降移徙降陞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
決江疏河漉沈贍苗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
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腴膚
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聖君
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臚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
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
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
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

秦漢書卷三

卷三

三七

之內八方之外浸澤行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
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
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
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
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
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條繫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
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
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鑿夫爲之垂涕況
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

勁越四面風德三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
億計故乃關沫若微特犒饗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
塗聖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
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
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
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
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
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
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
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
鵲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於是諸
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
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諱以身先
之敝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選

秦漢書卷三

卷三

卅八

司馬相如封禪書

伊上古之初肇自吳等今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秦
率邇者踵武述聽者風聲紛綸歲蕤湮滅而不備者
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罔若淑而不昌疇迎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步邇乎
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繼見可觀也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說若莫感於后亮
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
王以制爰周邠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
繼

秦漢文書卷三

三九一

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
於後耳故軌述夷易易遵也湛恩濫涌易豐也憲度
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祿祿而
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
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
漢之德遠播涌泉汾潏漫衍旁魄四塞雲車霧散上
暢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
節飄逝邁歷游原逾澗冰沐首惡湮沒聞昧昭晷昆
庶凱澤同首面內然後固騶虞之珍羣徵麋鹿之怪

獸一並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森周餘珍放
龜於岐梧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園賓於閒館奇
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
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徵夫斯之爲往以
登介丘不亦惠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
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憚諸夏樂貢百蠻執贄
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綏至
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塗幸蓋號以況弟
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擊三

秦漢文書卷三

四十一

神之雖缺王道之儀羣臣慙焉或謂且天爲質闢却
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
亦各無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
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
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謂歟天神勤功中嶽以彰
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
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
而後因羅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
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飾厭文作春秋一

藝將襲舊六爲七據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
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
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
然收容曰愉乎朕其試哉廼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
詢封禪之事討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
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
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
唯濡之汜專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
君之來君子君子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曰

秦漢文廟卷三

四一

質黑章其儀可嘉敗敗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
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
濯之麟遊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帝
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
色炫燿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悉於傳載之云
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論以封禪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接允答聖王之德
競競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
時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東方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
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
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
落服膺而不失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
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
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
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
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

秦漢文廟卷三

客難十

四二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
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爲十二國
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
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
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內以爲
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
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
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
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

則爲慮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天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鵲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

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訐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枕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子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錄是觀之譬猶鼃鼃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二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

秦漢文獻卷三 非有先生論一

四五

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嗚呼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

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瑀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圯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

秦漢文獻卷三 非有先生論一

四六

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

主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
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
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
君也深念遠慮弘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
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
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
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
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
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
秦漢文唐奉主一奉有主生論三 四七
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
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
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
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
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
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
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
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
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

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采草萌芳遠方異俗之人
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
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
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
謂也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知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

秦漢文贈卷三

諫伐匈奴

四九

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

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

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餼女子

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

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

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

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

平城之圍高帝悔之適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

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

秦漢文贈卷三

諫伐匈奴

五十

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畷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

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殺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微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爲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承教失而僞僞承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

既設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
弱寡舉冢田常纂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
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數擊
介胄生蟻強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
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
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
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減賦歛省徭役
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
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

秦漢文層卷三 五三

五三

者進爲厚忠正者退法嚴今訖譎諛者衆日聞其美
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疆胡辟地
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屬
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
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
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
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
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
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

秦漢文層卷三 五十四

五十四

梁舉吳田儻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
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
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
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平伯王時教
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
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
夜郎降羌楚略歲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
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
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
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
也禍罕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
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
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
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
脇諸侯非宮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
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文刻欲
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
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

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宋漢文廟卷三

五十五

五十五

徐樂言世務書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擒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

秦漢文廟卷三

言世務一

五十六

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立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圃淫縱恣之觀極馳驅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屨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秦漢文廟卷三 言世務二

五七

伍被諫淮南王

淮南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官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蘓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五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母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

秦漢文廟卷三 伍被諫淮南王

五八

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荅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

秦漢書卷之三

五九

高二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劉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徙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

秦漢書卷之三

六十一

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
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
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
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
之地黠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
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
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
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
於水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
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
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
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民得失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

秦漢文書卷三 陳後周書

本一

秦漢文書卷三 陳後周書

六二

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慙輕薄貧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
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
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
入越地輿輜而踰領挖舟而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時咽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
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聞忌將兵
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
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
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
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雷漬山谷
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竊爲陛下
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爲越人衆兵彊能難邊
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
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
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
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
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
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
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
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饗者不在
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癘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病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
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
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
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

秦漢書卷三

漢書卷三

六

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
其王侯。以爲裔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
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
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
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敝。食糧乏絕。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
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
衆。隨而誅之。不可勝數。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
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胡鑿渠。通道。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之。士卒
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
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
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
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
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
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

秦漢書卷三

漢書卷三

六

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人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珖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聞。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敵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終軍白麟奇木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獻屏。葭華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廡內附。閩王休率。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韓幕。票騎抗旌。昆邪右社。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峻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官之文。實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秦漢未聞。宋主。終軍白麟奇木對。六十六。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饋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鵬退。

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機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獸同本也東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埃之耳。

中山靖王聞樂對

臣聞悲者不可爲樂歡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蟻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樞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蓬羅泯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蠱蟲春慶之膚采三書王聞樂對六八一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壅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蠹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鴈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愁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河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爲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秦漢書卷三

卷三

六九

至

山卒

以亂以故聖王務教化

省習以矢

生下昭明德建太平舉

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

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

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

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

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

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

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

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謀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擯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仁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秦漢書卷三

卷三

七十

李陳荅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親。但見異類。韋韠毳帳。以禦風雨。糲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烈。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閔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

李陳荅蘇武書

李陳書

三十一

李陳荅蘇武書

李陳書

三

勸勉異方之樂。祗令人悲增忉忉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桀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鼻。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塞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奔。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復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

子卿視陽貴倫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
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
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
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不死三敗
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
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
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
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臨黜
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
徒皆信命世之木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
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還舉
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
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
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
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
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
去室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
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

虜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
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
萬戶侯親戚貪佚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
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
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
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
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
則楚寶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及筆之
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
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
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微
子無急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
陵頓首

王吉諫昌邑王疏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
今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說曰是匪古之風
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益傷之也今者大
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
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
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
其仁恩至虛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
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馳驅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
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
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壓薄數以爽脆
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
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綉旃之上明師居
前勸誨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
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三載其樂
豈徒銜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信以和形進退步趨
以貫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福於以養
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

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
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官館園池弋獵
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
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
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
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司馬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就令聽之蓋鐘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何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

奏漢書卷三

報任安書上

七十七

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甚魯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詎莫大於官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賢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

奏漢書卷三

報任安書上

七十八

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常側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及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貧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得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

力務一心管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慙慙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

蔡漢文繪卷三

報李書

李陵

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推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更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圜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

蔡漢文繪卷三

報李書

李陵

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凌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

秦漢書卷之三

報仇安書五

八十二

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姦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

秦漢書卷之三

報仇安書六

八十二

之言章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誚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于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紂。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禮書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

秦漢書卷三

禮書一

八五

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紱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

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卽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節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卽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闕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

秦漢書卷三

禮書二

八六

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藉之於後
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
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
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
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
養口也椒蘭芬蔭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
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
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
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
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芷所以養鼻也前有
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
以養耳也龍旂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韞彌
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
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由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
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
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
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忘隋之爲
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

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
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
墨之分治辨之極也疆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
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
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
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
其道則廢楚人絞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
鉅鐵施鑽如蠶蠶輕利剽速卒如燎風然而兵殆於
垂涉唐昧死焉莊躡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革
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
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
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
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
下懷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
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
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
而誦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
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

使而誠愛也。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臯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臯人不尤其上。知臯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有天

卷之三

八十九

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國及士大夫。所以辨尊卑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性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饗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

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也。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幘也。郊之麻纓。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鐘尚拊。隔朱弦而通飢也。一也。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大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

卷之三

禮記

九十一

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談。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

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

卷之三

禮書

九

樂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勸。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伏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低。助流政教。天子射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湧。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飭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嚙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諸合。身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

卷之三

樂書

九

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
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
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
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
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
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
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
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
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
奏漢文廟卷三 樂書 九

多爾雅之文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
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
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
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
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
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
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者也

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
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
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智
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
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
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
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鍾磬
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
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
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
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元秦兩漢文贈目錄卷之四

雲間陳繼儒仲醇父選

范蠡滅吳霸越

范蠡去越三徙

子貢說五國

伯夷傳

管仲傳

屈原傳

淳于髡傳

游俠傳序

貨殖傳序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楊惲報孫會宗書

王褒四子講德論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劉向條災異封事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疏

匡衡台生王家疏

匡衡政治得失疏

谷永日食地震對

谷永論神怪

谷永訟陳湯

賈捐之罷珠厓對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梅福論王氏

揚雄解嘲

揚雄解難

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揚雄劇秦美新書

范蠡滅吳霸越

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射傷吳王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

素漢王肅卷四 事本主

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

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者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此觀之何遽不爲耶

素漢王肅卷四 事本主

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囂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

必至且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計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五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讓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讓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鏃劍以自殺子胥大咲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

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嚭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蘓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宴罷非爲吳邪謀之

二十二年。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越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

秦漢書卷四

事紀卷五

五

土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齊遣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譏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范蠡去越三徙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于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

居無何則致貴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
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朱公曰殺
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
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
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
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
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
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
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

秦漢文贈朱公 莊生進金

七

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
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所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
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出勿問所
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
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于國自
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
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
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
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聞時入見楚王言某星

宿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
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
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
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
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
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
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雖生去
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
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懼幸莊生爲兄并所賣乃

秦漢文贈朱公 莊生進金

八

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
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
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
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
之子故而施惠乎今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
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
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死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固有
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
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

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
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免事
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
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
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天下方財者殺弟者多一吳子曰
朱其甚也亦財者自利者也
且以利己下利於人子心

秦漢書卷之四十五 范蠡三徙田

此也 以白 陶朱公 非 子 房 也

子貢說五國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嬰故移其兵欲以伐魯
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
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
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
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
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
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

秦漢書卷之四十五 子貢說五國

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
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
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
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
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
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
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
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

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王制齊者
唯君也田常曰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
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
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
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
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
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
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存
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
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
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
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
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
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
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
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
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
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

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
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
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
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
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
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
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
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
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
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率佐之以徵其志重
實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
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
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
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
良矛二子貢不忌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
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
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羣賴大王之賜
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

曰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恐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之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破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

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左傳所載往來後之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
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
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
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
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
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
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
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
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
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
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
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
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

集 352—155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管仲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允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常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常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慶

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下令如流水之湔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于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實也管仲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于諸侯

卷之五

管仲傳二

十九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薶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玉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有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

卷之五

屈原傳

二十

過而見意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
容自賤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
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
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
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
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
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
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
秦秦漢文獻卷四 屈原傳
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
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
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收楚楚大
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
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
臣請徃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
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
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
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

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信懷王
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
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公走
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
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
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瞻顧楚國心懷王
不忘欲反與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
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
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
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公國破
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
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
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疎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
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
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測可以汲
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
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

遷之遂自投汨羅以死

淳于髡傳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而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瓊粟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壁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一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

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烏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著鞵鞠臄侍酒于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

秦集卷四

淳于髡

廿五

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懽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爲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

游俠傳序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季次之德義不絕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枉桎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跼躄鼻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

秦集卷四

游俠傳

廿六

於世。豈若果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希木之徒。故取乎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予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笑之也。

秦漢書卷四

游俠傳二

廿七

貨殖傳序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執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耿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蠶旄。王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柎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誦俗被服。飲食奉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

秦漢書卷四

貨殖傳一

廿八

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尤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

纂要卷第四 齊桓公

十九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媚之難而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每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開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愍情之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大繼文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有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守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祭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大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

纂要卷第四

尚書

三十一

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謏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綴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歾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歾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歾是以歾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末治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歾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歾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始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

獄敗法亂正離親喪道其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鳥爲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璣瑜匿國君含詭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補古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仁人三言

楊惲報孫會宗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
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
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
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意故
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先轡者
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
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
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
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關妻
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
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
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
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以身率
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
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
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

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饗家本秦也能爲
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無穢不治種
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
拂衣而喜奮袖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
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
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
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
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
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
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
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
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
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
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王褒四子講德論

徵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也夫蚊蠅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蔡鴻融則翔四海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笈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媧倭僂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特達而相親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輪不能以斷但懸曼矰而且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衡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

秦漢文贈卷四 四子講德一

三五

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
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
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
陳丘子者也於是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
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甚聞曩從末路
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
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
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
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詠歌
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
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
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
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
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
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
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礪凡人視之怵
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外庸人
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

秦漢文贈卷四 四子講德二

三六

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
美深乎洋洋固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
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
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通一人使四方若十
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撫盛德而化洪天下
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
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
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
於大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
子不宜若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
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
靡眉耆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
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
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
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
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
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

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
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纂集江海不以爲多
鰈並逃九罟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
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
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
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
之如縉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
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
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
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
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
之憤願二生亦勿疑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
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
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
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
夫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
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

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穀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馮庸尅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懷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關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

多士之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雖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報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官觀省田官損諸死疎徭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卒憐縈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懷愴子弟之縲罔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遠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犖虎攫懷殘乘賊其所臨莅莫不肌慄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怔忡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曜暉洪洞朗天鳳凰來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犬化隆洽

男女條暢家給年豐成則三壤豈不盛哉晉文王應
 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
 受桓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
 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
 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
 甲士寢而旌旗什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
 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强者也天性僞
 寒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
 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
 散往來馳騁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戰
 馬播種則扞絃掌耨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
 殪什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
 伯不能綏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
 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
 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燠齒梟
 矚剪髮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懼忻來
 附遠安謳吟鼓掖而笑夫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
 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

東漢書卷四十四 四十一

黔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
 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嘆怡懌而悅服

東漢書卷四十四 四十一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旂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苦筋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模清水淬其鋒越砥飲其錫水斷蛟龍陸剝犀革忽若雪泥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驟乘白王良執鞭韓哀附輿縱騁馳驚忽如數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入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憂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

秦漢文辭卷四

聖主得賢臣一

四十三

秦漢文辭卷四

聖主得賢臣一

四十四

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相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惓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鼙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澤而升本朝離疏釋蹙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螭蟬俟秋陰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雖仰羽檄遽鍾逢門于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

下。傷欲懼然。文欣于載。二會論說。無疑真乎如鴻毛。
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
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
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
聰。恩從神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青簪。優游之望
得。邊游自然之執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
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嚙虛
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益信乎其以寧也。

東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五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
在。剛畝猶不忘君。倦倦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
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必無所恨。臣聞舜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維選衆賢。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
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
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
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
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
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麴。釐麴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
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
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

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疆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啓啓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

秦漢文會卷四

卷四

四

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地三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

雨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鵬退飛多麋有域蜚鸛鵠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茂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雹電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螽蟴蠡蟊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紂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奔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災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截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譏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災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

秦漢文會卷四

四

附者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智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墮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欲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譏邪並進也譏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譏賊之

秦漢文辭卷四

論衡

四九

持不窮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譏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鹿見脫聿消與易同義昔者繇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

呈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政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沍沍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

秦漢文辭卷四

論衡

五十一

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恤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

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泰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張漢之贈卷四

條奏其對文

五十一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其不欲安然而常危，其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竊嘗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竊殖出其君，衍弑其君釐，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榮朝事滑，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

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侯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遂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繁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奏議文庫卷四

劉向奏封事二

王吉

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謁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奏議文庫卷四

劉向奏封事三

王吉

一句不差，乃惟主德不彰也。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疏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兢兢在戒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秦漢文肅宋曰勸經學疏一 五十五

君子好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公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

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益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秦漢文肅宋曰勸經學疏一 五十六

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奏漢文廟卷四

治性正家疏

五七

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犬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

湛靜安訐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尊適而卑廢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奏漢文廟卷四

治性正家疏

五八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禎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奸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心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

上克暴或忤害奸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馮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忤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遠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

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更
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
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儼武行文將欲度唐
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
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
飾考制度修外內進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
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
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
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
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
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秦漢文獻卷四

政論是聖

志

谷永日食地震對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脩政納問
公卿又下明詔師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
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
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賄庶徵序於下日
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丑事失於躬
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
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
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下寧陛下厥咎不
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愼
舉錯晏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幼穉
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央夫婦之紀妻妾得意
謂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
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滅此其效也經曰
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
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
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
勉彊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

秦漢文獻卷四

李永昌

志

罷歸倡優之矣。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
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脩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
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

秦漢書卷四

本志

六三

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秦漢書卷四
本志
六四
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

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
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譟過之實也
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
留神

六五

谷永論神怪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
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
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窮之祠及言
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覽觀
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
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
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
遇求之溫溫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
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
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剄地削身辱
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
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逝不還天
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鱣大等皆以
仙人黃冶祭祠祀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
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內元
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

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有人有以窺朝者

正人三論

秦漢文獻卷四

論衡卷四

六十一

谷永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愒愒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

難之臣也

賈捐之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
灰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
迄于四海欲興聲教則治之不欲興者不強治也故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王成王殷周之大
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
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
秦漢文膽卷四 一 罷珠厓對
蒙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征不還齊桓揀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
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
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
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

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肉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撫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監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秦漢之賄未由

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廼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顯顯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頌雅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拆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

秦漢書卷四

太常博士書

七十三

秦漢書卷四

太常博士書

七十四

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者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吾服義之公心或懷妒疾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

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譏議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異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復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史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秦漢文獻卷四 一 本帝博士書

七十五

梅福論王氏書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

秦漢文獻卷四 一 論王氏

七十六

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重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

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醢白黑雜合謂之騷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聞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十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事而殃及家折直士之

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
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秦
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
下以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
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
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萌。建始
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
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
秦漢文牘卷四 論王氏四 二九

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
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
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
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
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楊雄解嘲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大綱人紀。不生則亡。生
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僭人之爵。懷人之
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
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
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
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
千文。枝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
總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母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
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
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逐。離爲十二。合爲
六七。四分五剖。竝爲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
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
素。或鑿坏以遁。是故駟銜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
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
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微以糾墨。制以質鉞。散以
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

雲合魚鱗雜襲。咸管千八區。家家自以爲稷。人人自以爲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渌。且握權則爲卿相。失執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鳬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歿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喋吟而咲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騁。而

秦漢文牘卷四

八十二

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咲。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誅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虛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

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寵。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筆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廼以鴟梟而咲。鳳皇皇執蠅螟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咲我玄之尚白。吾亦咲子之病甚。不遭吏跼。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秦漢文牘卷四

解嘲三

八十三

楊子曰。范曄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翁肩陷背。扶服入臺。激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顛折頸。涕泣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宴敬委輅。脫輞。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

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感矣有建婁
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
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
功若泰山嚮若砥礪雖其人之賡知哉亦會其時之
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
可爲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
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
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
公者竝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秦漢書卷四

解嘲

八

揚雄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
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閱意眇指
獨馳騁於有亾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
滋年矣而殊不寢寔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
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
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
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晉而
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執不得已
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庖天必聳身於倉梧
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撤膠葛
騰九閣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
山之高不嶢嶢則不能淖滃雲而散歔齋是以宓犧
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
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
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
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凡大味必淡大音必希
大語咷咷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

秦漢書卷四

揚雄解難

八十四

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威池，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僂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埃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句：作身

秦漢文辭卷四 楊雄解嘲上

全五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隳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諂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矣。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反者，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堡，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貲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

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真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迨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適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歟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誅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

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操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旆拔兩越之旌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謀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

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揚雄劇秦美新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
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
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
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
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
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
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
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
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
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惟與
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
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
暨聞罕沒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
顯於義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
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
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強因襲文宣
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檀衡

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軼儀韋斯之邪政馳騁
起翦恬賁之用兵剡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
民耳目遂欲流唐澤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
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
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
鳥肉角之獸狙獼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
潛大弗經實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群飛
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
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惑上覽古

秦漢文獻卷四

劇秦美新二

九二

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稽堯
舜威侮者陷桀紂況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
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
自武關與項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
東而帝天下撫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興如儒林
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時雖
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
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
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渾淳沕濶川流海溟雲動

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
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
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合靈契創億兆規
萬世奇偉倜儻詭譎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
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置金匱石室鋪衍下
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
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
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
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且

秦漢文獻卷四

劇秦美新三

九二

不寐懃懃懇懇者非秦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
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
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
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
炳照耀靡不宜臻式軫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
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
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
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尤廣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
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

免人役方甫刑臣馬法恢崇祇庸懌德懿和之風廣
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
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積郁郁乎煥
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群公先正罔不夷
儀姦宄冠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
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
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而洽侯衛厲揭要荒濯
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廣禪梁甫斯
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
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
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
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讓惡可以已乎宜命賢
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摘之罔極令
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
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成熙荷天衢提
地輦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張氏之增卷四

則奉美四

九三

先秦兩漢文贈目錄卷之五

雲間陳繼儒仲醇父選

○班彪王命論

○班固典引

班固答賓戲

異姓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霍光廢昌邑

李陵降胡始末

蘇武出使始末

貨殖傳論

游俠傳論

循吏傳論

匈奴贊

西域贊

寶融讓隗囂書

朱浮讓彭寵書

陳元乞立左氏博士疏

桓譚陳時政疏

張衡應問

崔駰達旨

蔡邕釋誨

劉陶鑄錢議

王符貴忠篇

王符寔貢篇

崔寔政論

孔融薦禰衡疏

秦漢文府

目錄卷五

二十

曹丕典論論文

陳琳爲曹洪與曹丕書

陳琳檄豫州文

曹植求自試表

諸葛亮前出師表

諸葛亮後出師表

表紹伐曹操檄

阮瑀爲曹操與孫權書

鍾會檄蜀文

目錄終

班彪王命論

續書

卷五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案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袒褐之藝傭石之資所願不過一金然終以轉歟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玉璽

然卒潤鑊伏質亭臨分裂又况么庸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虛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矚不奮六翮之用案稅之才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祿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蒯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

秦集文附卷五 王命篇

二

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虛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與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

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涕揖酈生之說寢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剖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如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

秦集文附卷五 王命篇

三

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方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觀觀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班固典引論

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沈而與有浮而清
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于草昧
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厥有氏號紹天闡經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
哉夏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面
光而未曜若夫上稽軋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冠
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含胤而禪有虞有虞亦
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

漢書卷五

典引論

四

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
象聞而恒文垂彝倫敦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
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詰備哉黎烝真
神明之式也雖皇皇憂勤且密勿之輔比茲禘矣是以
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野掎翼而
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燦胡維莽分尚
不泄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奉后正位度宗有于
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揚之容若以應當
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還蓄炎上之烈精孔佐之

漢書卷五

典引論

五

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詒誓所不及已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贖可探也並開述於一匱同
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
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于三五華夏京
遷鎬毫遂自北而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
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
那翁純敷經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
對越天地者焉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
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
巍巍唐基泝溯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
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
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愚亡回而不泯微胡
瑣而不陋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
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
三光外運渾元內霑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
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
尊亡與亢乃始虔羣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
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寓內而禮官

儒林屯朋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髮鬚雖云優慎無
乃憚與於是三事畜牧之資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
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
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沈肅祗羣神
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
圉擾經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
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章奇獸神禽應
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草犖乎方
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蓂之事耳
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
資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
鑠豈其爲身而有顯顯也若然受之亦宜勤德旅方
以充尸道啓恭館之金騰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學也體行德本正
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蒼
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
於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命乎伊考自遂
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

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
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俞咨故老與之乎斟酌
道德之淵源有嚴仁誼之林藪以聖元符之臻焉旣
感羣后之讜諫又悉經五絲之碩慮矣將紘萬福揚
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
汪乎丕天之定律其疇能旦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
哉

班固答賓戲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暇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者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贊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汚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紆體衡門

秦漢文庸卷五 賓戲一

八

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繼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擢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存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安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驚於是七雄虺闔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颭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雲煜

秦漢文庸卷五 賓戲二

九

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擗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嗽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逸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執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顛福不盈昔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詐以賈國說難既適其身乃以秦貨既厭宗

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覩欲
從整數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
至也賓曰若夫執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
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
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賓子訪周
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
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邵垠皆俟命而
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
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
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
門闡究先聖之閫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
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
斯非其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
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
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二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
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
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
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

乎歷世莫曉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
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媒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
風雲超忽荒而矚昊蒼也故夫泥蟠而矢飛者應龍
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
君子之貞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
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輪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
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
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異姓諸侯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商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誦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成疆于五伯間偏於戎狄嚮應增於謗譏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關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執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乃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

晉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百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太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開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隄陘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短嫵咲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肉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執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

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
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
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
江湖海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波漢
之陽宜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
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於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
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
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今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
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柱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

秦漢文獻卷五

諸王表二

十四

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
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犬宗之業者亦賴之
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
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
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
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
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
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
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

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
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
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
不爲士民所慕執與富室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
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
其毒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
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分
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玉厥角龍
首奉土璽載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
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秦漢文獻卷五

諸王表二

十五

霍光廢昌邑

元平元年昭帝崩下嗣武帝六男獨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尚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廼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

奉漢文廟卷五 霍光一

十六

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爲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廼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廼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廼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

奉漢文廟卷五 霍光一

十七

兵期門武士陸載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遠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常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

奏漢文唐卷五

霍光三

十八

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行大行前就

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驕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卒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璫闕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

奏漢文唐卷五

霍光四

史記

十九

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劔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汚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

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歎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索漢文廢卷五 霍光五 十一
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平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卽持其手解脫其璽紐奉上太后扶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

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

李陵降胡始末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
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
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
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
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
陵對無所事驛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
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
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
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
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擒也書奏上怒疑陵
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吾欲子李陵騎
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
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
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
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
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
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

李陵降胡始末

李陵

李陵

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
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
軍軍居兩山閒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
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
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
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
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
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
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
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斂斬之明日
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
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
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
陵陵軍步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
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
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
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

李陵降胡始末

李陵

李陵

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軍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起降遂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陘谷單于遮其後乘間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族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閱歎曰復得數十矢足

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半冰斯至避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既無降可報陛下遂降

蘇武出使始末

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
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
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
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
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
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緄王與長水虞常
等謀反匈奴中緄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
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
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
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
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
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
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
弟發兵與戰緄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
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
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
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

秦漢文獻卷五

蘇武十

廿六

秦漢文獻卷五

蘇武二

廿七

皆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
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
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臥戶下鑿地為坎置煴
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
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
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
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
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
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
擬之武不動衛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
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
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艸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
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
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
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
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圖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
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
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

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土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繫弓弩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從至，強棧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

秦漢文獻卷五

蘇武三

廿八

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土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繫弓弩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從至，強棧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

秦漢文獻卷五

蘇武四

廿九

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

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

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

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

且貴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

柯之盟此陵宿管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

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今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豈

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

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

秦漢書卷五十五 蘇武傳 三十

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

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

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詣武帝園廟拜爲典

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

武有疾天子遣使醫之

武之出也天子賜以車馬

武之入也天子賜以車馬

武之出也天子賜以車馬

貨殖傳敘

管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

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官室車服棺槨祭祀歿生之制

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

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蠶蒲材幹

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肯育育之以時

而用之有節艸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獾未祭

罝網不布於澤鴈雉未擊罾弋不施於後隧既順

秦漢書卷九十一 貨殖傳 三十一

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斲蕪澤不伐天鰲魚鱉卵咸有

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積足功用如此之備

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

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逮

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

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

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

相與謀稼穡于田樹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

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
 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
 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
 簡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
 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
 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
 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
 壞上下相負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亡極於
 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
 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
 利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
 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
 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襁褐不完嗃菽飲水其爲編戶
 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愠色故夫
 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
 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

秦漢文層卷五

貨殖敘二

廿二

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秦漢文層卷五

貨殖敘三

廿三

游俠傳敘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

秦漢書卷五

游俠傳一

三四

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塏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于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騁於閭閻橫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情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橫譟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秦漢書卷五

游俠傳二

三五

循吏傳敘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于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又立孝宣孫及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

秦漢文書卷五

循吏傳一

廿六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爲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奏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庶幾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秦漢文書卷五

循吏傳二

廿七

班固匈奴贊

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
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
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
臣后時樊噲季布著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
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
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
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
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

秦漢文廟宋王

匈奴贊

廿八

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代之矣有卑下而承
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彊弱相反是
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晉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
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
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
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
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
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
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

夏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唐論將帥喟然歎
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
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
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
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
以堅其約實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
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
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
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

秦漢文廟宋王

匈奴贊

廿九

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
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
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
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遼陽之北九百餘里匈
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
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
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
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
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

務賦歛於民，遽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冠簪，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規，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遺，固其壞亂幾亡之隙，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二世無犬吠之警，務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

素漢文廟宋五 一 匈奴贊主

四十一

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國，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

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塞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輕靡不絕，使

素漢文廟宋五 一 匈奴贊主

四十一

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班固西域贊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
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
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遣直文
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
能睹犀布璆瑁則建珠璣七郡感拘醬竹杖則開牂
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
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
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國

秦漢文廟卷五 班固贊一

四二

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
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
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
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磬極漫
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
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
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
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
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

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
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
欽揚雄之論皆以此爲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
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
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
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
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
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
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
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
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
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
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秦漢文廟卷五

班固贊二

四三

竇融責讓隗囂書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尼會之際國家
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
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
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憤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
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
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議以至於此
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執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轉
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

秦漢文贈卷五

竇融責讓書一

四四

非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盟禦恃遠救而輕近敵
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達義
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微功於義何如
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番涕相
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
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
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
之耻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
復重於難是使積病不得遂瘳勿孤其心其爲

悲痛允足慰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
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
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秦漢文贈卷五

竇融責讓書二

四十五

朱浮質責彭寵書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

秦漢文書卷五

彭寵書

四十六

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放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拖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

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忝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秦漢文書卷五

彭寵書

四十七

陳元乞立左氏博士疏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襍、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士、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

奏漢書卷五十一 陳元上 四十八

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遺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絕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扶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般、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

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衆、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武事略戢、留意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言、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淘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于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還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奏漢書卷五十一 陳元上 四十九

桓譚陳時政所宜疏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管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管董仲舒言理國譬如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之。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歿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是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

秦漢文唐宋五

桓譚

辛

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復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是則讐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僂廢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贓界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方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秦漢文唐宋五

桓譚

辛

張衡應問

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寔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典，器賴彫飾，爲好人以興，服爲榮，君子性德體道，篤

秦漢書卷五十五 張衡應問

五十三

信安仁，約已博載，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交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日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勸，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勲雪前，吝姦恨不，示

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祿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美旃而不致，求之無益，故哲者面而不思，陷身以徵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懷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就云非羞於心有猜，則蓋殽饌，餽猶不屑，餐旌習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袷褐而襲緇蔽，或委雨禁，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

秦漢書卷五十五 張衡應問

五十三

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騰騰，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藝授任，爲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涵泥而潛蟄，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

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
以俟來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
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綬旒人無所麗
燭武縣綆而秦伯退師晉連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
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爲臬
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鄼
生當此之會乃鼙鳴而鼉應也故能同心勦力勤恤
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
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弟夫女魁北而應龍
秦漢文廟宋主 襄陽府志
羽洪鼎聲而軍容息海暑至而鵜火棲寒水汙而龜
鼉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
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
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
成林及津者風撼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
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
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
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
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于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雖

有犀舟勁櫂猶人涉叩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
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惜居下
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
與之平高晚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
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汗曼之無所用吾恨
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觀木雕獨飛慙我垂翅故棲吾
感蠹龍附鵲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燭書
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餽退敵墨翟以縈帶全
城貫高以端辭顯義繇武以禿節效真滿且以飛增
秦漢文廟宋主 襄陽府志
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弈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
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
慙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鑒聯朝
隱乎柱史且韞積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
晉楚敢告誠於知己

崔駰達旨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積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

秦漢文贈卷五

崔駰達旨一

五十六

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楊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鑠鄒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蚩蚩之趣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沈滯也荅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

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屬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盟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魚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危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起俗急斯時也昔荊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鑲玄珪冊顯攻

秦漢文贈卷五

崔駰達旨二

五十七

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平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夏成

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
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
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
之稀執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
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
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
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
牆而棲處叫呼衙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
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已

秦漢文贈卷五 崔駰達旨三

五十八

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
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
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
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
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
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
卞嚴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執於會稽伍員樹功於相
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
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哀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

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明
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
竊慕古人之所序

文贈卷五 崔駰達旨四

五十九

蔡邕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楊芳飛文登天庭序彛倫掃六合

秦漢文贈卷五

蔡邕釋誨

本十一

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愀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親曖昧之利而忘昭皙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謬爾歛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

極君臣始基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墮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辨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蓀而委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不閑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駟抱璞還環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乘迹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水蕤賓統則微陰萌蕤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幾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

秦漢文贈卷五

蔡邕釋誨

本十二

臣竊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緹鴻漸盈階振
驚无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
抃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
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
有事也則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
也則舒紳綏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替
御之族天隆其祚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
須里髴餘官委責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
便遂巡放履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逆羣之木人人有

秦漢文辭卷五

秦漢文辭卷五

卷五

優贍之智童孺不問疑於卷成矚矚不稽議於先
心恬潛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榮乎煌煌莫非華榮
明哲泊焉不失所寧往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
夸者死權贈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
之數騁駑駘於脩路慕騏驎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
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
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騫曾不鑒禍
以知畏懼予惟憚哉嘗其若是大高地厚踰而踏之
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

秦漢文辭卷五

秦漢文辭卷五

卷五

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由所
防恭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
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
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
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
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
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
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馳騁乎典籍之崇塗休
息乎仁義之淵藪繁旋乎周孔之庭曳掉儒墨而與
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
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閭閻闐乘天衢擁華蓋而
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
之圖也敷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
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
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淪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
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
於鳥譟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

德於衡輅僭民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騑非子
享上於善圍狼臚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仇
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嬰幸於談優
土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
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
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
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
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
征

劉陶鑄錢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則
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
之議訪單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
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
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
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
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
秦漢末庸卷五 劉陶 六五
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枵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
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錄兩之輕重
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
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
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
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
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
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
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

物爲銅後不食之民便不饑之猶不能足無厭之
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
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
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鑄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

奏漢末唐卷五

劉劭上

六十六

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簪之
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
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乘
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饑及骨並噬無厭誠
恐卒有役夫窮阨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
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
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絰絨枯之末
詠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
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

天下笑

王符潛夫論貴忠篇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

秦漢書卷五

帝紀第五

本八

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癰，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什死深牢，銜刃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櫃，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櫃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僻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秦漢書卷五

帝紀第五

本九

王符潛夫論寔貢篇

國以賢興以諛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曠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翼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許黶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沔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

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儉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崔寔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
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其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
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
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
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伏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
恤萬機或耳蔽箴諫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
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
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

秦漢書卷五

崔寔政論

七十三

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散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
庶巧僞百姓翬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
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衮決壞枝
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
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
能皆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
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
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臣時失昔盤庚懲殷
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

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輿論國家之大事哉
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
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泥可慮始荀云率由舊章而
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築非已舞筆弄辭以破其
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
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
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
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
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

秦漢書卷五

崔寔政論

七十三

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
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
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肅然天下密如薦勲祖廟
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卽位多行寬政
卒以墮損威權始棄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
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
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
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
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

身使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和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御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掛勒鞅韉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秦漢文倉卒主 聖主 主四 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五蓋以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苛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然後作而

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鼎而曰

五日

皇上承明有鑑往古思南中

主司黃帝聖學此論有

法

秦漢文倉卒主

聖主 主四

主五

孔融薦禰衡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管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猷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仄，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神弘，羊潛計救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驚

奏漢文廟卷五

孔融

七

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辭騁辭，溢氣空洞，解疑釋結，臨敵有餘，管賈誦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纆，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焉，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要褻，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

士必須教試之，今爵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朱臣等受面欺之罪。

奏漢文廟卷五

孔融

七

曹丕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翰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

秦漢文贈卷五

曹丕典論文二

七十九

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改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攝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秦漢文贈卷五

曹丕典論文二

七十九

陳琳爲曹洪與曹丕書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

秦漢文翰卷五 陳琳爲曹洪書

上

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敘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二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

年之征又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未有星流景集馳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

秦漢文翰卷五 陳琳爲曹洪書

上

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鰲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前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紂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繁滯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今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駉驥垂耳於垆牧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駟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駘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汚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子

秦漢書卷五

檄豫州

八

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辟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贊遺醜本無懿德德操鋒協奸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

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賊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推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六造於操也

秦漢書卷五

檄豫州

八

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貢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

容加飾擗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隨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害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

秦漢文贈卷五

操徐州三

八

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擗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

秦漢文贈卷五

操徐州四

八

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犄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熖飛蓬覆滄海以沃燠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擗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榻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宵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敢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

首考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
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
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

後漢書卷五十五

耿种列傳

八

曹植求自試表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
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
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
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
卦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
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
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修
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
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
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
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
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
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
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
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

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
而高身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之
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
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
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
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
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纆占其王羈致
北關此二臣者豈好爲奉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
欲邀功於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
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
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
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
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
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
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敎臣雖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
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
躡險騁舟奮驥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賊

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
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
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
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
祿愈息易視終於白首此徒圜牢之養物非臣之所
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輒食棄餐袂攘袵
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
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
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
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
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
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
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
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
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麒麟
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
秦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

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竊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
秦漢文廟宋王
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諸葛亮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秦漢文廟宋王
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夙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

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

秦漢文脂卷五 前出師表

九主

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禪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詘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

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諸葛亮後出師表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勝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如張翼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歟潼關然後僞定一戰而沉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

秦漢文脂卷五 後出師表

九主

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王閭芝丁立白壽劉卻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跎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袁紹宣伐曹操檄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法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竝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攜養因臧買位與金輦寶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閹遺醜本無令德慆狡鋒俠好亂樂禍篡府董統膺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劓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剝削元元殘賢害義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雋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

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九州同聲
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慕
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故復援旌擐
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亾之患復
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充土而有造於操
也會後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
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勲就發遣操使繕修郊
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
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
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
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
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操因睚眦被以
非罪勞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憲不顧憲章又議
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
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累
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
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
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

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
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增繳充蹊阨塞
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塹是以充豫有無聊之
人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
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
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
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
討公孫瓚強禦禁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
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并北濟會
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
敖倉沮河爲固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陸車之隧幕府
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
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執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
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摘其後雷震
虎步竝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海而注煙
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紀絕操以
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實禁逆之
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

也可不昂哉

阮瑀爲曹操與孫權書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瓚、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貴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疊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穰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旣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讎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楊事結讎、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

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齟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

秦漢文贈卷五 阮瞻爲書三 百一

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濶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已榮自謂榮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

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

秦漢文贈卷五 阮瞻爲書三 百一

世笑梁王不受詭勝寶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降者皆

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竝行人
兵損滅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
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灾君子不爲且又百姓
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嗣
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
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虚心回意以應詩人補
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
時在茲鼎之而已

鍾會檄蜀文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
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
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
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
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勩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
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
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冀行天罰征西
本漢書卷五 鍾會 三
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
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周武有散財發廩表問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
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
以快一朝之志故畧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
先主以命世英才與兵新野困躋冀徐之郊制命紹
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
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
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

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二
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
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
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
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
公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
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
鳩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
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
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王讎
賊還爲戎首咨困僞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
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智
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
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
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
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
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秦漢文贈五卷

內府藏本

明陳繼儒編是編雜選秦漢之文如戰國策史記
漢書之類皆不標本書之名又如留侯致四皓定
太子霍光廢昌邑李陵降敵始末蘇武出使始末
更杜撰篇目不用原書標題改管晏列傳爲管仲
傳改屈原賈生列傳爲屈原傳改滑稽列傳爲淳
于髡傳尤多所竄亂至於魏文帝典論論文曹植
求自試表鍾會檄蜀文列之秦漢更無理矣

秦漢文鈔十二卷

〔明〕馮有翼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一年清

音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秦漢文鈔

十二卷》提要

秦漢文鈔序

馮晉叔先不佞成進士故以經藝及晉叔守尚書郎則不佞同舍于曹群聚而講業不佞默而目親之即不言二三君子固知其有合也及不佞操戶說晉叔默而目親之即不言不佞固知其有合也頃之並受疆事晉叔以觀察終曹子有翼舉孝廉其業則以先子籍秦漢文百六十首手澤存焉余小子將版而傳之明公序矣不佞受而卒業其所財擇大率與不佞同夫稽古擇言則昭明三尺具矣集眾長要猷

至不亦恢：乎哉第什三由前什七由
後彼徒趣時為汲：而道古者或將祿
多其後尸祝昌黎三家作配祕秦穆
蜀狗昭明

國初當阼主之不啻也毫陵夷滋下舍
莫之謂何弘治中興昭明用禰作者更
從其翔非先秦兩漢不譚斤：乎與六
籍枋六朝由此其選也第各可其可各
然其然概于其帝夫各有當故從其所
入則異從其所適則同譬則千門萬戶
即一舉足皆王宮方丈八珍即一舉箸
皆玉食以同而異雖異不害其為同可

於可然於然皆是物也疇昔相視而莫
送者其在斯乎孝廉善讀父書布之與
當世共有典有則豈直貽子孫乎論病
有言父不得而喻之子疾徐甘苦得之
手而應于心雖有異聞殆難以口耳遇
也故入不必同要之遇主適不必同要
之悅心其或不然直糟粕耳乃今觀察
之所籍孝廉之所傳望而眡之慎爾而
微至矣然必中規萬權量而後謂之國
工代匠斲者亦唯以神遇之耳不則觀
察往矣不佞惡乎序之

萬曆癸未冬十一月至日左司馬汪道

昆著并書



秦漢文鈔凡例

凡鈔大都主國策史記兩漢書未該者恭文選補之若註列諸子塩鐵論衡諸論有全書在不漫入也

凡史漢國策唯取所載諸文如蘇秦說秦王觸龍說趙后曾連辯帝秦等篇既屬叙體馬班論傳又制全書略不錄

凡秦漢間作者無慮數百家迺所攬摭僅僅止此蓋簡其書文大篇足資諷習者耳至詩賦歌辭不錄錄屈原離騷賈誼賦以文尤雅馴賞識家亟播誦云

凡諸文互載史策而互有異同今依文從字順者故頗從一

書則目下直注某書或蕪證幾書則曰某書某書恭或彼此同而卒有魯亥者因之不妥改也

凡秦漢人立言頗未備見諸史蓋難詳述惟撮其槩于篇首覽者略觀本始云

凡諸文注多煩略不同或厭其煩而苦其略今煩者削之畧者益之要求明簡易曉而已

凡先輩評臧否精覈者則云某載諸末簡冗泛無當者點去簡端及旁評雖或前披亦由手定姓氏不綴也

秦漢文鈔目錄

秦

屈原卜居

文選楚辭秦

屈原漁父

文選楚辭秦

宋玉對楚王問

文選

趙良說商鞅說

史記

莊辛幸臣論

戰國策

魯共公酒味色論

戰國策

蘇秦說燕文侯說

史記

秦漢文鈔

目錄一

蘇秦說趙肅侯說

史記

蘇秦說韓宣惠王說

史記

蘇秦說魏襄王說

史記

蘇秦說齊宣王說

史記

蘇秦說楚威王說

史記

蘇秦說齊閔王說

戰國策

蘇代遺燕昭王書

史記

蘇代約燕昭王書

史記

張儀說楚懷王說

史記

張儀說韓襄王說

史記

張儀說魏安王說

史記

張儀說趙武靈王說

史記

樂毅報燕惠王書

戰國策

燕王謝樂間書

戰國策

魯仲連遺燕將書

戰國策

魏無忌諫魏王書

戰國策

楚黃歇說秦昭王

戰國策

楚人說頃襄王說

史記

秦漢文鈔

目錄一

范雎獻秦昭王書

史記

范雎復說秦昭王

史記

范雎再謂秦昭王

戰國策

韓非初見秦王

戰國策

韓非說難

史記

李斯諫秦王逐客書

史記

李斯阿二世行督責書

史記

陳餘遺章邯書

史記

隋何說九江王英布

史記

時未屬漢故州秦末

西漢

高帝求賢詔 漢書

文帝議佐百姓詔 漢書

文帝賜南粵王尉佗書 漢書

文帝遺匈奴書 漢書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漢書

武帝下州郡求賢詔 文選

武帝賢良詔 文選

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漢書

武帝策賢良制一 漢書

武帝策賢良制二 漢書

武帝策賢良制三 漢書

賈山至言 漢書

賈誼陳政事疏 漢書

賈誼論積貯 漢書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漢書

賈誼諫放民私鑄疏 漢書

賈誼過秦論上 史記賈誼書卷一
依文章體式分為三篇

賈誼過秦論中

賈誼過秦論下

賈誼平屈原賦 史記

賈誼服賦 史記

晁錯論貴粟 漢書

晁錯言兵事 漢書

晁錯論募民徙塞下事 漢書

晁錯論守邊備塞事 漢書

薄昭子淮南厲王書 漢書

鄒陽諫吳王書 漢書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文選

枚乘奏吳王書 文選

枚乘再上書重諫吳王 文選

枚乘七發 文選

董仲舒賢良策一 漢書

董仲舒賢良策二 漢書

董仲舒賢良策三 漢書

董仲舒論限民田 漢書

公孫弘賢良策對 漢書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史記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史記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史記

司馬相如封禪書 史記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史記漢書

嚴安言世務書 史記漢書

徐樂言世務書 史記漢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漢書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漢書

東方朔諫起上林苑疏 漢書

東方朔客難 漢書文選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漢書

終軍白麟奇木對 漢書

中山靖王聞樂對 漢書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漢書

司馬遷報任安書 文選

壺關三老救太子書 漢書

李陵答蘇武書 文選

王吉諫昌邑王疏 漢書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漢書

張敞論霍氏封事 漢書

張敞諫膠東太后書 漢書

魏相諫擊匈奴書 漢書

魏相條國家便宜事 漢書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 漢書

趙充國上屯田奏二

趙充國上屯田奏三

楊惲報孫會宗書 漢書

王生予益寬饒書 漢書

王褒四子講德論 文選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文選

劉向條災異封事 漢書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漢書

劉向諫起昌陵疏 漢書

劉向論甘延壽陳湯功 漢書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漢書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疏 漢書

匡衡政治得失疏 漢書

杜欽日蝕地震對 漢書

蕭望之入栗贖罪議 漢書

侯應罷邊備議 漢書

谷永日食地震對 漢書

谷永論神怪 漢書

谷永訟陳湯疏 漢書

賈捐之罷珠厓對 漢書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漢書文選泰

劉歆毀廟議 漢書

何武論傳喜書 漢書

梅福論王氏書 漢書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漢書

楊雄解嘲 漢書

楊雄解難 漢書

楊雄劇秦美新 文選

東漢

馮衍說廉丹說 漢書

馮衍說鮑未說 漢書

班彪王命論 文選

班彪正前史得失論 漢書

竇融責讓隗囂書 漢書

朱浮讓彭寵書 漢書

陳元乞立左氏博士疏 漢書

桓譚陳時政所宜疏 漢書

樊準勸崇文學疏 漢書

梁節王暢謝過疏 漢書

班固典引 文選

班固答賓戲 文選

班固封燕然山銘 文選

班昭請歸兄超書 漢書

崔駰誠竇憲書 漢書

崔駰達旨 漢書

張衡應間 漢書

黃瓊上桓帝疏 漢書

朱穆崇厚論 漢書

劉陶陳時事疏 漢書

劉陶鑄錢議 漢書

蔡邕諫伐鮮卑議 漢書

蔡邕釋誨 漢書

仲長統昌言理亂篇 漢書

仲長統昌言損益篇

仲長統昌言法誠篇

王符潛夫論貴忠篇 漢書

王符潛夫論實貢篇

崔寔政論 漢書

劉梁辯和同論 漢書

延篤仁孝論 漢書

楊賜書對 漢書

袁紹討曹操檄 漢書

諸葛亮前出師表 三國志文選泰

諸葛亮後出師表 三國志

目錄終

秦漢文鈔

秦

古杭馮有翼君卿甫輯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賢於諂。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以此寢也。且西伯伯也。自此下歷古之賢士。莫不有死。而後已。今君獨見憂。而後已。此其所以為也。屈原曰。吾寧悃悃然以忠。而見放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鋹草茅以力耕。而得食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而與眾。以取容乎。寧高才天授。而自不可及乎。將效鵲。而自不可及乎。寧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高氣揚。此其所以為也。屈原曰。吾寧悃悃然以忠。而見放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鋹草茅以力耕。而得食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而與眾。以取容乎。寧高才天授。而自不可及乎。將效鵲。而自不可及乎。寧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高氣揚。此其所以為也。

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世與祖曰屈原作此及漁父篇後之作者悉相規倣如司馬相如賦于虛上林則設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楊雄賦長楊則設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固賦兩都則設西都賓東都主人張衡賦兩京則設馮虛公子安處先生左思賦三都則設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姓蹈襲一律無復出其範圍之外者
朱晦菴云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道故陽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詆而將假著龜策以決之遂為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不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詰卜人

則亦
劉氏謂曰卜居擇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與世轉占辭來切全驚采絕艷難與並能
又曰今人以賦為有韻之文為詞房亦豈果固耳然長卿子虛已極曼衍卜居漁父實開其端

屈原漁父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
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飲其醢
屈原曰吾愛其真惡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安能

以時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朱晦菴曰漁父蓋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詞耳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
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
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
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
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
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

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
朝祭昆侖之墟。暮餐於碣石。春宿於孟諸。其意也。豈
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
有鳳而魚有鯢也。王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
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宋玉對楚王問 卷三 宋玉對楚王問 卷三 宋玉對楚王問 卷三

趙良說商鞅說

商君相也。余聞之。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子觀
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子之皮
不。如一狐之掖。子之諸諾。不如一士之諾。請
僕請終日。正言。商君曰。子之言。子之言。子之言。
果肯終日。正言。商君曰。子之言。子之言。子之言。
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
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
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
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

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
來服。田余聞之。欽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
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
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五殺大夫。秦國男女。流
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秦
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
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
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而禍也。教之
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

易非所以為教也。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君又

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

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毒

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烹公

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

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

為駟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

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

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鄩。勸秦

王。顯嚴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

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魚百姓之

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

豈其微哉。公可勉足而待。

郭東郭云。此說敘事有體。轉換有法。且明白簡易。開頭謹嚴。奉漢文亦不多得。古凡作論可以為

莊辛幸臣論

莊辛。因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輸從。鄂陵君。與

壽陵君。專注。決多。靡不。顧國。政。請。避。於。趙。淹。留

以。觀。之。去。五。月。秦。果。舉。師。攻。楚。上。蔡。陳。之。地。襄

王。流。奔。於。成。敗。於是。使。人。徵。莊。辛。於。趙。曰。寡。人

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

對。之。云。云。襄。王。問。之。顏。色。發。作。身。體。戰。慄。於是

乃。以。執。珪。而。板。之。為。

陽。陵。君。舉。准。非。之。地。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

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楚

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言特百里哉。王獨不

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食重

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

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

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

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

之上。以其類為招。以矰之。畫游乎茂樹。夕調乎酸

醢。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

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鰭鯉。仰啜鴈衡。衡

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

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器空可爲鏃盧族同黑弓也

魯共公酒味色論

見文有情而法亦整齊
齊魯共公此論可以為式

本漢文勢

卷去公酒味毛論一

蘇

蘇秦說燕文侯說

蘇秦者東國雒陽人也西至秦說秦惠王惠王
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
君奉陽君弗用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
文侯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強趙南
近強齊必受其害以安燕人請以
國從於是秦令蘇秦爲蘇秦以金車以金

燕東有朝鮮遠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
有噤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
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薊
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粟粟矣此所謂天府者也
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
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
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
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
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
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
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
矣渡泚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門都矣故曰秦
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
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

是故廢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

楊升本曰說燕王自首至天府者也。謂言燕地處
兵衆富饒也。以言燕不被兵者。以趙蔽其南也。
秦不能踰趙而攻燕。而趙則能攻之。意謂無趙
以蔽之。則燕被秦兵矣。此只是唇亡齒寒之喻。
但語氣頗強耳。

秦漢文鈔

蘇秦說趙策之序說二

秦

蘇秦說趙肅侯說

蘇秦始以連橫說秦秦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
今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秦陽君弗說之去遊
燕說燕文侯文侯許之於是資秦車馬金帛以
至趙而秦陽君已死則國說趙肅侯趙王曰寡
人年少聞國日淺未嘗得聞計親之長計也今
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欲以國從乃飾
車百乘黃金千鎰曰璧王百
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
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如君而不任
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
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

秦漢文鈔

蘇秦說趙策之序說一

秦

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
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
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
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
主伐人之國常苦出弊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
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已今論趙國
之利必使分明
有如白黑分別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
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
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

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淄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實秦謂六國之軍北為合從用秦為從以秦為首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秦漢文公

蘇秦說趙前廣說四

秦

揚非卷曰此篇古今貨與否之利害為說六國說詞之要領議論明白透徹可嘉董時陽曰觀說趙前廣說則秦詞中計畫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歷歷在前亦奇矣

蘇秦說韓宣惠王說

秦既說燕趙復說韓宣惠王云云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不能事秦天下皆謂以

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出弩于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起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敵洞胃近者鑄奔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

秦漢文公

蘇秦說韓宣惠王說一

秦

合購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寶劍名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鐵幕以鐵為之也草拔吸沚無不畢具謂以草為之也以韓卒之裹蔽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見也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

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鄒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向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

楊升菴曰此說詞四反蓋言韓秦之失其要在乎割地事秦城有盡而秦無已不戰而地已削以牛後之喻激之此端王之所以傳聞而起也
又曰六國惟韓最迫近秦故韓之難為尤余同楚曰論衡言可謂微點蘇明允六國論全出於此

秦漢文選

蘇秦說魏襄王說二

秦

蘇秦說魏襄王說

秦既說此趙魏襄王曰魏王曰寡人不肖不當得聞明教今王以趙王之詔詔之教以從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襄陽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輳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衛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

秦漢文選

蘇秦說魏襄王說一

秦

其禍夫挾彊秦之執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向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為秦築宮備其廄衛而舍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祠春秋王句踐戰敵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車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

魏所患者亦在割地

周顯金人橫口而錄其言其意蓋欲不為秦之患而為秦之患也

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効實謂割地獻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執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繇繇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秦策卷之六

蘇秦說秦

秦

揚州卷曰說魏義士其意大與說韓王之詞同蓋韓魏一體也其要亦在乎事秦之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與不戰而地已削之語正同中間明衡人及群臣皆不忠而公私內外為明白

蘇秦說齊宣王說

秦既說燕趙韓魏因東說齊云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廣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過

自齊王在位而後

臨淄之民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五家即五國也進如鋒矢鋒矢小矢喻疾也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濟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

秦策卷之六

蘇秦說齊宣王說

秦

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聞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博者臨淄之塗車數擊人肩摩連在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壤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

自且夫備理至輕高之臣也言二國近秦思而

特以東秦厚之

方軌騎不得比行、方軌比行皆並行之意、百人守險千人不敢

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

之詞驕矜之態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

秦之無茶齊何而欲西回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

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

留聲

秦漢文鈔

蘇秦說齊宣王說二

春

揚子華曰說齊則以齊之強秦之不能害齊者誇

臣事秦者以近秦患也以秦之不能害齊而輕

攻者不思韓魏之議其後也與說趙王同言然

不言韜魏爲蔽者以齊強而秦交之也然則韜

散矣、

蘇秦說楚威王說

秦既說五國乃西南說楚威王楚王曰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食勝也今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固不安席食甘美之臣庭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寡人請奉社稷以從於是合六國而并力焉秦爲從去

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

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陜塞郇陽地方

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

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

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

茶譜玄鈔

蘇秦說張儀

秦

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

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

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

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

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

今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

奉宗朝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

之愚計則歸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死後宮燕

代秦託良馬以賣小旣故從合則楚王斬戎則秦帝

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獨為大王不取也
天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
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
者也天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
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
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
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
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
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秦漢文鈔
蘇秦說齊閔王
蘇秦曰天下之戰無彊弱之分有攻守之異攻守之勢
有利害之計利害之計有存亡之憂存亡之憂有
血於涸水之虞不可不察也

蘇秦說齊閔王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王怒者報
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
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
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執者百事之長也
故無權藉倍時執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千將莫邪
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
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鈔而劒非不利
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
襲衛車舍人不休傳
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
君跣行告邇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劒
挑趙索戰
耶耶之中驚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
甲而北面殘剛平隋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
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
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
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
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

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勸行相勸而行言其決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言送其也兵弱而惜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言送其也也。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我不為人挫強。不以兵挫強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疆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人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以謀人為利而反致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不可伐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動。與人與多之者，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攘猶取也

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信猶謹靜也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責。外不責內不反，則積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其行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秦苾好謀，陳蔡好詐，宮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下。此皆內長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秦苾好謀，陳蔡好詐，宮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下。此皆內長

利也。樂事宜多反覆交割宜相傾側強宜不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

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

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

也。形同愛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

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故明主察相誠欲

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明察者戰者國之殘

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

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樂所

輸飲食而待死士。今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

路窘之道也。古國中所有中人禱祝。君爵醴。通都小

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

也。中人國中之人。倚視為行。皆何待也。窮華蓋夫戰

之明日。屍灰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

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夷傷也

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

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示戰折

銀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皆亡之

所私出也。古者寓兵於農士大夫之所匿。廩養士之

所竊。廩養折薪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

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積敵舉。衝

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理治也。櫓敵衣蔽。前

故攻治之。衝陷陣中。也。家雜總。全家。者言士作古衣易做

將不釋甲。暮數而能援城者為亟耳。暮數年數數上

倦於教士。斷於兵。斷也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

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

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圖晉陽。吞併二國

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一主指然而智伯卒身死

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

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

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

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比相此用兵之上節也。節節

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

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

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守不可拔也

期於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期於天下則非

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歟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故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使謂巧審子得便巧乃發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貴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故人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槽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火曠日遠而利長者。曠也日利無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閭閻吳起之將禽之戶內。此持也閭閻將孫武也千丈之幟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竿瑟之音不絕於前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

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圖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塹中。塹城上女牆也為戰具競為守備為外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八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今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觀華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若不北取燕東伐齊則魏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王服魏王說

五十四卷

於商鞅之言也。設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族從七

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列人氏，以冊帛

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

而東次於齊。通信為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

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

與秦王許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祖之間，謀成於堂

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

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櫓於尊

祖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鮑氏曰：此策雖皆中事機，而不詭於聖。雖鍾竿

之術，百世之流也。

吳氏曰：此文甚佳。自以明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

為首。而以權藉時勢，明之下，無計將以下止宋

霸而遠矣。言先天下之禍，後之得也。臣聞善

於國以下，止於挫強也。言秦之得也，主惡之禍

也。二人以下，至強弱大小之論，可見前事為一

節。今則謂善則兵以下，而後修為一節。三節

皆相連，不可不為天下先之意，而不主起之意

在其中。錯紛起應變化不窮，其何以

知其然也。一語六服，而不覺其後

呂東萊曰：此策誠正。主於後起，善惟不為人上怨

其云案兵而後起，奇思而謀不直微用兵而寄

於義最其

術之源也

唐荆川曰：此句出之不盡

前辭士之文，秦漢古作也

陸北川曰：此原

二字立意之然

秦漢文鈔

秦漢世宗王元

蘇代遺燕昭王書

代蘇秦之弟凡秦遂亦皆學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報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燕前有一名卑而權輕秦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太齊警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

秦漢文鈔

蘇代遺燕昭王書

本

此書雖無用而
其意則實重
借以轉嫁為功
之意

井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井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若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齊相公如紫齊俗尚之取惡素昂紫為紫其價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破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余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專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資之符微兆也計策也質秦也大奸之上策破秦次計長擁秦閑西也秦挾賓以待破

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專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執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魏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

秦漢文鈔

蘇代遺燕昭王書

秦

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屣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秦國受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言其切已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主之事也

陸北川云為燕謀而弄齊秦於掌股蘇氏兄弟蓋天下第一古也

蘇代約燕昭王書

蘇代居燕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云昭王不行代復直於燕請使子請疾從親如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定蘇氏之從約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譽也秦取天下非

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此古謂謂然告楚

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

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

五渚塞人積甲宛東下隨情甲於宛之智者不及

秦漢文仙 蘇代約燕昭王書

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集若今之觀也秦王

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

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

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錄蘇提

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蘇提

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

女戟韓氏太原卷絕也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

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鉞戈在後鉞利決榮白

魏無大梁榮澤之口其水深可以決白馬之口魏無

外黃濟陽決白馬河流以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立

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

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

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

因以破宋為齊罪秦今齊滅宋仍以秦欲攻韓恐天

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而欺

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

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

秦漢文仙 蘇代約燕昭王書

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重楚謂畏則以南陽委於楚

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鄢郢苟利於楚矣

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鄢郢為楚

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

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魏魏和

也秦與魏和也至公子延以公子延為質也蘇提

犀首公孫行也本魏將獨行謂連兵相結也蘇提

燕石過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

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燕則

兼欺舅與母穰侯勝也舅穰侯適燕者曰以膠東

也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冀秦適楚者曰以塞郢既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

吳氏曰文
甚明快

秦漢文鈔

蘇氏約燕聖王書三

秦

吳泉亭曰蘇代約燕聖王不朝秦言秦之行暴以威恐喝諸侯以事秦以計欺諸侯以成其攻取之言此以威恐喝諸侯以事秦也通燕者以賂東而下所以微前秦欲以安邑以下之語此以詐欺諸侯以成其攻取之計也秦禍如此其大秦又行暴之甚此言秦用詐力獨其情陸北川曰言秦之情獨此無游辭董居陽曰此書曲盡秦之強詐反覆

張儀說楚懷王說

蘇秦既死儀乃以連橫說楚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於中地與秦故卒計張儀與秦親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捲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

秦漢文鈔

張儀說楚懷王書一

秦

而秦兩國交爭其執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歸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辭虛辭尚王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

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平歲之外此其執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救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以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救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執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以常山爲天下者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胃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胃則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他國不得以動也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

秦漢文鈔

張儀說楚懷王說二

秦

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之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

秦漢文鈔

張儀說楚懷王說三

秦

八

張儀說韓襄王說

楚既許儀與秦視儀去楚因逐之韓說韓王歸王聽儀計

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救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所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微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蹶跼科頭貫順奮戟者至不可勝計蹶跼蹶躍也科頭謂不著兜鍪整人敵也奮戟執戟奮怒而人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勝

秦漢文錦

秦漢文錦

秦

者不可勝數跌謂後足扶地言馬之走執疾也也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跣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

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鳥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鳥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謹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

抄
金用
喝

之上地東取成皋榮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執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

楊升菴曰說韓襄王說大抵言韓之弱不能抗秦之強然欲為秦必先為秦弱楚則利其地此韓之福也

福也

秦

張儀說魏哀王說

張儀以連橫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儀乃復說魏王魏王於是乃信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執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

秦漢本抄

張儀說魏哀王說一

秦

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母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臣可立而湏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

張儀以連橫說中
人馬之失儀從
人馬之失儀從

秦漢本抄

張儀說魏哀王說二

秦

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奢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搢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察其辭而牽其說豈得無敗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

魏六曰魏楚秦無阻固先備人之辭若可聽者唯魏也故儀先入之說一從而諸侯動矣吳氏曰儀說魏六年說而不聽今因其兵敗從散而說之得其說矣魏不得不聽也魏非不知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劫於秦之強而患於與國之下一後三年魏復背秦合從其情可見矣惜其自同連雞中兄弟爭財之料而相與以趨於亡從之不可合之不可久其執則然矣

張儀說趙武靈王說

儀既以連橫說楚魏韓齊已皆許儀復西說趙王趙王亦許儀

敬邑秦王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
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
東敬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馳射力田積
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
過之也皆謂謂厚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
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澤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忿怒
之日久矣今秦有敬甲涓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渾

秦漢文鈔 張儀說趙武靈王說一

秦

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辜
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親秦
蘇秦榮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
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
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
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當而孤居
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
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驛
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

趙武靈王說
儀既以連橫說楚魏韓齊已皆許儀復西說趙王趙王亦許儀

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
右臣務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而相見而
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楊升菴曰說趙王之詞又與說秦者異矣蓋趙
秦為從者趙王也趙王為從者之故言秦王
之積忿忿怒於趙而以合兵討戰之詞臨之於
前又以面相見相結之計休之於后故趙王懼
而許也

茅鹿門曰橫秦者趙為首故儀之
說趙獨以秦所許者為憑之

古有列口有刃稱秦以兵往江而
趙軍之案保其傾危之士

秦漢文鈔

張儀說趙武靈王說二

秦

樂毅報燕惠王書

燕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田單聞之乃從反問於燕於是惠王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惠王之不善召之畏誅遂西降趙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毅以致破軍亡將失齊乃怨毅之降趙恐趙用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故毅遺惠王云云於是燕王復以于樂開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

奏漢文鈔

樂毅報燕惠王書

奏

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重者處之故樂毅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其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王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非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

成功立名是

先王之功大

奏漢文鈔

樂毅報燕惠王書

奏

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軍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也夫以齊之疆名元英燕宮名磨室亦宮名薊丘燕自五伯以來所部地言薊丘所植植汶上之竹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憐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豈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寶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廉恥施及乎氓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閔聞而吳王遠逝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

此可以見文法

晉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
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
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
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
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待
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
唯君王之留意焉

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及主父懷讀樂毅

之報燕惠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

東周曰及覆背授之世而有如後者可不謂賢哉

觀其言數奉教於君子則所學必有自來矣

秦漢不參 樂毅報燕惠王書

樓江魯曰所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

略以蜀器然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言性學曰樂毅答燕惠王書諸葛亮出師表不必

言忠諫者可想見其忠李令伯陳情表不必言

孝諫之者可想見其孝杜子

夫之詩漢書直之文亦然

林次岸曰看他口氣當日君臣真有劉葛魚水之

飲其一念不肯離君中山放棄之相要莫之過

而肝腸畢露詞氣溫厚讀之使人疑是盡釋萬

恨俱消可謂有德之言矣戰國之士如樂毅豈

可以孫臏吳用

之徒視之哉

又云古人告君自伊訓說命及孔孟至戰國之

蘇張皆是以詞立談無以書者當書論事首見

書通
鄉東郭云毅此一書自陳其功罪意思委曲而詞
氣謙遜實得奏書之體學者熟讀而行文自無
躁率簡畧之患矣

燕王謝樂問書

昌國君樂問毅之子也。燕王喜欲伐趙問於問。問以為不可。王不信。伐之。趙人大敗。問入趙。燕王以其計卒。趙趙不報。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

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欲復用之故使

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

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

之不虞君之明非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

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

泰漢之傳燕王謝樂問書一

君微出明怨雖出之也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

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

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

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

非君孰望之今君受厚任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

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

施行有失而故惠用行與我不合反今使寡人任不

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請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

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

寡人雖不肖以
一失言問

相積出語隣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

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

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益寡人而

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

苟可以明君之善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

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薄而君

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有不虧人以自損乎

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羞昔者柳

下惠更於魯主一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

泰漢之傳燕王謝樂問書二

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豈猶且黜乎豈於故國

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棄不忘不以去為心

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

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

簡猶簡棄大功者輟也輟止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

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於君也遠者謂陳

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

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愿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

明而惡意度也應心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

過君之所揣也。揣量也言問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故以書謁之。

鮑氏曰書辭條上明麗婉

手就復天下之偉文也

王守溪曰燕已以名聞樂間使人趙其過本自

不容掩此書首尾畧見自罪然其大意專在責

問自責者特為責問發端

耳何以就問之終不怨也

揚亦牽口文章固能達意亦能歸意燕王遣樂間

書本是怨問責問然詞氣委婉讀者不覺其有

怨非以其

文之故耶

唐荆川曰此書婉而切

文法而詞足稱佳絕

秦漢文鈔

蘇子瞻集卷三

未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說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

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連乃為書約

敬聞命矣因罷兵倒軻而去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

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

臣非忠也殺身以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

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今死生榮辱尊卑賤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

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

以為以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

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執合則楚國之

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

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規謀也秦救之而楚魏

與聊城共據秦年之敵持也即臣見公之不能得

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勝也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

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衆

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

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禍多民心無所歸

秦漢文鈔

魯仲連遺燕將書

秦

秦漢文鈔

魯仲連遺燕將書

秦

秦漢文鈔

魯仲連遺燕將書

秦

秦漢文鈔

魯仲連遺燕將書

秦

秦漢文鈔

魯仲連遺燕將書

秦

秦漢文鈔

魯仲連遺燕將書

秦

秦漢文鈔

魯仲連遺燕將書

秦

秦漢文鈔

魯仲連遺燕將書

秦

秦漢文鈔

魯仲連遺燕將書

秦

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非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王。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業。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秦漢書

秦漢書 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鈎。篡也。趙公子糾而不能死。法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懸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仲非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世。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

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遺。魯君計為遺。遇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上。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鮑氏曰

鮑氏曰 按此書以齊閔為宣王。蘇代為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矣得為後人傳錄之誤。至於此章。引梁腹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趙街事者。聞約矢之說。借其書。不存。後人為之。以補其意。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及太史公愛其千里而累其北。壯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也。真西山曰

真西山曰 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遣子特為齊計耳。故勸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於其文。而不察。吳氏曰。連之人在於罷兵息民。而其持事之明。勸以歸燕。降齊。亦度其計之必可。若排難解紛。又素所蓄積也。退之於窮。而致之於死。豈其心哉。夫其勸之正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屠之哉。燕將死。聊城皆連何功。美之稱。而齊欲爵之哉。揚士奇曰。射書聊城。欲強齊以擄秦耳。即不肯帝秦之心也。

鄒東郭曰此篇文勢縱橫詞法叢密如

大將軍專兵劍戟森嚴而伍列不紊者

唐荆川曰此書

渾融奇拔

董澤陽曰戰國時文辭如遺燕將書當在茅
一等爲人排難解紛此仲連一生學術

魏無忌諫魏王書

齊楚攻魏秦策兵救魏魏使定魏王以秦策
故魏國不伐韓以求故地故公子無忌諫魏王

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
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
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
憂公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
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
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
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王內
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仁乎韓公秦親
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
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公之後必將
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
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關與
之事先時趙嘗欲
秦軍於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
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
又不敗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
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

撓之以講識余聽
識知而轉知
公猶不聽也投質於趙請爲天

真西山云此書於秦之情狀與富貴刑戮利
害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爲論事之法

茅鹿門曰千年以來絕
調之文絕世之篇

秦漢文集
魏晉書卷之四

秦

楚黃歇說秦昭王

頃襄王二十二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
陵燒先王之墓王從東徙於陳城楚遂削弱焉
亦所輕於是白起入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
者時學博聞義士以爲故使於秦說昭王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

鬪而驚大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

而反冬夏是也主極也致至而危累暴是也致言取物

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垂邊也此從生民以來萬

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王身三世而不

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不接地不與通也今王使成稽

秦漢文集
楚黃歇說秦昭王

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成橋秦人守待也入燕使燕人朝於秦也是王

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

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臺酸臺魏人

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之

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陽之北

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

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憚可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

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

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千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趙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遂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不毀謂韓魏之故也。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威武之大不涉遠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見免，遇之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世再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剝腹折願，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

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狐為妖者，無所食，無人為依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四國，齊、韓、魏、趙也。應王，躍躍奉後也。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故齊地。齊人南面，泗水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水故二國攻之。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動齊韓魏之強，足以枝於秦矣。枝，敵也。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詳其事以下於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謂令韓魏歸帝重

於齊是王失計也。王猶為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

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

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候。候也。若是王以十萬

成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

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

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

兩海要絕天下也。言秦並日而海。言東海中斷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

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

待痛而服矣。危動以危正之事。痛言於伐之期。

秦漢文鈔 楚黃欽說秦昭王四 秦

楚人說頃襄王說

楚人有好以弱為微。微。加婦屬之上者。頃襄王

聞召而問之。欲以微然。其王故封以此言。襄王

外怨莫大焉。今以四夫為秦。秦之所恃。而客死於

子。齊是也。今秦之地方五千。而秦中百萬。猶足

以蹶蹶中野也。而生父。臣竊為大王弗取也。

於是頃襄王遣使請。

小臣之好射騶馬。羅鸞。騶。小馬也。小矢之發也。何足

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

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

者。騶馬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青首者。鄒魯鄭邳者

羅鸞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馬六雙。以王何取。王

何不以聖人為弋。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

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

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

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

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

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

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蘭臺。飲馬西河

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

則出寶子澹新繳以口傳之射喝鳥於東海還蓋長

城以為防喝鳥人鳥有鉤喙朝射東宮夕發淇丘

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

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則從不待約

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遠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

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繫而右拂

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

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領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

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子澹新

秦漢文錄

楚人說項業主說王

秦

繳涉郵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

民休衆南而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衆

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廣擊韓魏

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執有地利奮翼鼓振方三千里

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余同說一觀此詞當不是

楚之說人皆失其姓氏

范雎獻秦昭王書

范雎人修辱於魏秦謂者王稽載范雎入秦已

報使因言於秦王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

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

郢楚王幽死於秦東破齊教困三晉獻天下

也而范雎乃上書於是昭王太后故於家富貴於王

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於家富貴於王

范雎

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

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

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

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利也若將弗行則久留臣

無為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

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權

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當試於王乎雖以

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

耶任人必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梁有懸轂楚

有和璞皆美玉名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

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厚言使臣聞

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人天

同字已指後
言而不可明
言如後及之

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獨榮也
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輩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
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
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以其言臣者賤而
不可用乎自非然者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
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

楊升菴曰唯此書只是求見尚未深言秦國之事
即王稽所謂不可以書傳者也然像侯謂諸侯
客子無益昭王亦厭天下辯士無
所信則此書固所以除破其見耳

秦漢文錄 卷之四 秦昭王書
唐荆川曰此是一篇隱語中用三
臣間為議論發端文辭而核

恭

范雎復說秦昭王

范雎說王王曰說日范雎復說用數年矣因請
問說昭王云云昭王問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
后逐穰侯而改華陽涇陽君於開外
乃拜雎為相封之以應侯為應侯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
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
之謂王也 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

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
諱 穰侯謂別人無 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

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賢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
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

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
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

於陶國弊御於諸侯 穰侯也御制也言穰侯執
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
枝披其枝者傷其心也 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

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肢權王筋縣之於廟
梁宿昔而死 管主也崔杼射莊公之
股淖齒縮滑王之筋 李兌管趙囚主

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 主父即趙
武靈王 今臣聞秦太后穰

家境内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
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今何得從王出權何
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陸北川曰此篇語
奇以社子

蘇漢文鈔

蘇軾詩集卷三

法

韓非初見秦王

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
不忠當外言不審亦當死也雖然臣願悉言所聞
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陸北連荆固
齊陸北為大故使人結連之陸北以為固收餘韓成從
將西面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
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
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園倉空虛
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

秦漢文鈔

韓非初見秦王

秦

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
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
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無敢與相攻者出其
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跣犯白
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
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奮言勇一可以合十十
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
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
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秦有斷死之利諸
法有亡死之害故

此古今之通
民樂死

此古今之通
民樂死

不如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與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也亦田疇荒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諫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其後魏之君其後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適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奔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向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其志也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圖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

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兩國今及後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已國之形也而不愛民氓在野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賈賈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此本趙所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

此等口戰之術
此等口戰之術
此等口戰之術

此等口戰之術
此等口戰之術
此等口戰之術

韓魏援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沃
也一舉而三晉以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也須待天下
編隨而伏以魏大物口納納隨霸王之名可成也而
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
之強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適取欺於亡國是魏臣
之拙也且夫趙當以不秦當霸不霸天下固秦
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秦甲其怒
戰慄而却且退且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適引退并
於李下大王又非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
秦漢文鈔 韓非初見秦王四

能却秦與楚俱罷而退也天下固量秦力三矣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
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由時
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
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
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
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
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秦甲以秦甲為戰一日
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

左地
右地
秦地
魏地
韓地
趙地
燕地
齊地
楚地
魯地
宋地
衛地
鄭地
周地
晉地
秦地
魏地
韓地
趙地
燕地
齊地
楚地
魯地
宋地
衛地
鄭地
周地
晉地

伯帥三國之眾以攻趙襄王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
城且拔矣襄王錯龜數策占兆以眎利害何國可降
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
眾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
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今賞罰地形
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
昧死望見大王知死言不
以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
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

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
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王言以
鮑氏曰此十論事深切著明孫卿不
如秦所以取天下者蓋行其說也
吳氏曰此十論事深切著明孫卿不
思李斯以其學說入下且高談異論有以激之
也韓非此書原思秦之謀臣皆指魏冉范雎之
徒他日謂申不害使衛無法公孫鞅使法無術
張儀以秦狗韓魏甘茂以秦狗周穰侯應侯攻
他國以成其私其所詆者亦非一人其剛懷不
孫卿之風也
馮小海曰此書為初見秦其策全在破從一着中
間反覆歸答謀臣不忠慮波瀾起伏汪洋千頃
戰國之雄
辯士也

命門無此文與右類蘇秦然章
法句法延結照應獨過紀律

本末未妙

韓非初見秦王

奉

韓非說難

非韓之諸公也。見韓之刑罰數以書陳。韓王
制執執以御其臣。臣富國強兵。而以未人任賢
用文。則法而使之。其功實之上。以爲儒者
之悲。應而不答。於邪。臣觀往者得失之變
故。作脈情。五。內。外。論。說。難。十。餘。萬。言。
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
也。其說無。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
遇卑賤。必棄遠矣。
會高情故遇卑。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
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
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
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
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
危。知此而說者。言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
以推其惡者。則身危。
周

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人。說不行而
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人主之事。其說不合至治
有功則其德亦人說不行而有敗則夫貴人得計而
見疑故身危所謂交淺而言深者也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
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人主明有所出。事
適自以為功而說者
者則知則以
為開故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
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
人。則以為鬻權。說彼大人之知則為利說間之為彼
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貸。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借貸
借我

所舉排逆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拂悟當
古字假借耳言大忠之事在匡弼若初亦不舉排乃
後周寧沾濡若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
而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
見疑交爭而不罪通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
以飾其身以此相待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
為廩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
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汚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
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
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適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
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適戮關其
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鄰
為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者
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
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
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
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
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

愛我哉忘其口而嚼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謂庶幾於善諫說

秦漢文事

韓非說難曰

秦

楊子子門非作說難曰卒死於說難何反也曰說難益其所以死也若子以博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惟手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受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司馬遷公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說諂無所不至適足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遇

王鳳洲曰夫子汝微言渺申韓之徒切名實微憤說難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其角亦甚難哉

胡秋宇曰說難篇盡人情世態而文勢矯矯端妙足以發之

蘇軾曰此文章極端深妙足以發之

李斯諫秦王逐客書

李斯為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視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故斯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復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

李斯阿二世行督責書

李斯子出為三川守，詳說其罪，而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有覆案三川相，為明諫，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罪，不知所出，阿二世意欲求容，故以書對，書奏二世，說於足行督責益乘。

夫賢王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也，察其罪，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賢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

秦漢書

李斯阿二世行督責書

秦

由更便解，妙不可言。

小引用便推

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處者，何也？格，強悍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大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尋常，言少也。非釋謂，謂亦隨手刑，謂取必釋，是故城高五尺，而樓季不輕犯也。樓季，魏文侯策，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尺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峻之執異也。峭峻，峻也。高也。言峭峻，則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

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節儉仁義之人立於朝

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誅矣烈士外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虐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執重也凡賢王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榮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聞之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諸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

李斯阿二世行於書書三

李斯阿二世行於書書三

李

生未能加也

王守溪曰此篇議論雖未正大然其文曲雅其氣宏博所謂辭勝於理者揚升龍曰督責之術是過於申韓篇中牽引中篇為証皆以故字轉之文法變作錯綜可與逐客篇並觀俞門無曰李斯之文為絕品上乘之文其在先秦諸篇第一也惜乎李斯以至沙之入懷不仁之故而投諸不今之朝如蓋烟膏紛絕流盼耳故人以文為表又以人為重言不文行不逮文不可行

李斯阿二世行於書書三

李斯阿二世行於書書三

李

陳餘遺章邯書

秦二世二年章邯項羽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同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恐還走其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如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邯依從使候始成與項羽約

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攻馬服馬服趙括也攻城畧地

不可勝計而竟賜死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

地數千里竟斬陽郡陽周縣名括何者功多秦不能

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

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

秦漢不報

陳餘遺章邯書

秦

今事急以下一

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

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

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

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

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還兵謂趙兵內約共攻

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俘

乎

隋何說九江王英布

項羽立諸將立布為九江王羽擊齊徵兵九江布謂沛不往漢之敗楚彭越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漢王擊楚大戰彭越不往使隋何使九江至因說太宰六宰沛王之九江王隋何說之云云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惟大王與楚何親

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隋何曰大王與項

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

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

南之衆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

秦漢文節

隋何說九江王英布

秦

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

王未出齊也大王宜發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

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執

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

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

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負加

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

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舉榮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

分卒守微乘塞

微謂邊境亭郭以微繞邊隨常守之也乘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

還兵簡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榮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孰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秦漢文鈔

西漢

高帝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必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以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卿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中丞也此詔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勸駕車遣遣詣相國府奉行善事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真西山曰高紀詔凡十五六今所取止此蓋餘多直書其事故也十二年三月之詔其辭雖文王謂吾於天下於七功臣可謂亡
員矣非王者罪已之言故不錄
會南豐曰高帝平時每優學士大夫至取儒冠勝之所與共成功者多販猪屠狗之徒及天下既平乃屈意求賢如恐不及
蓋知創業與守成異也
陳古迂曰高祖求賢亦有所觸而畏也蓋自陳平多詐迎合叔孫通變儒服諂諂見而帝不知天下

有不可臣之賢自利幾貴高竊謀田叔魏舒召
見而帝始知天下有不可遺之才十一年詔下
求賢帝更變多而慮益老矣求賢之詔畏心已
甚大風之吹畏心愈深或曰武帝求跡跡之詔
視高如何曰高帝以畏心求賢故能安漢
武帝以侈心求賢故幾亡漢此所以不同
又曰高帝定天下之後尊賢崇道極有好處獨
當時亦有兩生楚有白生魏有蓋公伏生
趙有邱甲中叔孫舒十人代陳豨有從車千乘
高帝皆不得用蓋吾能尊顯一語帝直以爵祿
騙天下士宜賢
士不為用也

秦漢文影

高帝求賢詔二

西漢

文帝議佐百姓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
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
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
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
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
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上商
為酒醪以靡穀者多下商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
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傳
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陳古迂曰文帝一帝有民雖久而不改帝在位幾
年矣佐民未嘗不至獨後元復漢佐之何也夫
減和佐其力也勸農佐其時也振贍養老佐其
貧且老者也其者佐之以和親而不傷其生佐
之以節儉而不損其財佐之以所備而不天其
壽其佐之如此而復使丞相列國議佐之策
嗚呼帝愛民之心益
愈久而愈不改者

秦漢文影

文帝議佐百姓詔一

西漢

文帝賜南粵王尉佗書

初呂氏專權五年而尉佗反佗因路遺闕越
既駭後為乃乘黃屋左纁稱與中國侔帝乃
賜書尉佗曰朕聞天子威約遠近莫不
臣服今聞將軍與天子絕交臣恐將軍
臣此恐為書尉佗書云云實至
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遠遠雍蔽樸愚未嘗致書高
皇帝秦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日進不衰以故許暴子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
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

秦漢文

文帝賜南粵王尉佗書一

西漢書

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
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
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直定者
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為寇
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
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事孤人之子獨
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
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戒長沙土也朕不得擅
變焉吏曰得王之財不足以

既歸之吏又歸
之為皇帝尤為
得休

有使人存問
事各從其
道也

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

立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

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彼此共善終今以來通使如

故故使實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

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綳裝束

下者綳多少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陳重之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接迂書曰委曲回護不自尊大而所據者正所以

成動而諷諭之者所矣讀文帝此書非但忠厚

明且能服夷狄之心又且

陳古迂曰服人之道以直實相向不必以浮虛相

亦文帝以大漢事力攻一南粵此建瓴之執也

帝處此時再三開諭要平較強弱初言劉室之

子抑何卑也繼稱南粵為王抑何遜也他日南

粵奉書稱領稱臣之不暇嗚呼文帝一念之真

人自損服其下何待粉飾大言劫以威而脅以

勢者世之人主情臣交

亦馬周虛言相誇哉

文帝遺匈奴書

冒頓太子驍勇立號老上單于歲入邊殺掠人
民甚患之使使遺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謝孝
文後二年使使
遺匈奴書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

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金戶且渠首一人為
二官韓子難者其姓

先帝制長城以比引弓之國受今單于長城以內

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

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漂惡民貪降漂惡民謂
邪惡不正

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

秦漢文鈔 文帝遺匈奴書一 百其

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

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

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

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隣敵之國匈奴處北地

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蓐金帛綿絮他物歲

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

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

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

載于以物始也
然亦以地末焉
解

俱踰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

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

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

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此
入匈奴者單于毋言量尼等

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真西山曰按此書皆大哉工
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

秦漢文鈔 文帝遺匈奴書二 西漢

景帝今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
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
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
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
素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母孺弱。衆母暴寡。老者以壽
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
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卒食
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姦法因法作姦也與苗根盜盜者其盜為盜耳甚
泰漢文錄景帝今二千石修職詔一 西漢
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
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尚書

武帝下州郡求賢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騁而致千
里。蓋騁也言馬不長或奔或騁士或有俗之累而
立功。世所輕也夫泛駕之馬。駢馳之士。亦在御之
而已。泛覆也駢逐也弛廢也上行卓異不入俗拾乃見斥逐也御用也其令州縣察
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唐荆川曰。只安家數語而起伏得體
馬小遊曰。人君求才。惟其適用。使必賢良方正而
不適用於國家。奚煩焉。觀此詔則知衛霍張騫
得人。獨盛于武帝。有以也。
泰漢文錄武帝下州郡求賢詔一 西漢

武帝賢良詔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也日月

所燭罔不率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

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肅慎海外國北祭集

搜氏羌來服北祭集搜氏羌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

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數河洛出圖書焉序何

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

涉淵水未知所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

洪業休德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

不敏不能遠德此于大夫之所親聞也親而近故曰

賢良明於古今主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者之

于篇朕親覽焉

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

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

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族耆老復

孝敬族謂加惠耆老若賓族也深詔執事與庶舉孝庶幾成風

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與庶舉孝庶幾成風

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

師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

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

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

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

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陳古迂曰武帝刻於待民而厚於待士舉茂材舉

孝廉舉賢良莫不有詔獨孝廉猶近周族師書

文辭者第為人所養其行於先故得其人於

後帝多利欲何以率下又無成周敦養之法自

元光詔郡國各舉孝廉一人至元朔二十六年

竟不舉一乃詔議舉帝亦可以自省矣後非得

王吉路溫舒自出此選出則帝將何如意舉孝

廉如泥則其在上不專在下也

帝待士以厚不能養士以厚惜哉

武帝策賢良制一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制之云云時董仲舒以賢良對策高第舉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堯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什減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誇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焉庠序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今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

奏漢文鈔

武帝策賢良制一

西漢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詳聞高誦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奏漢文鈔

武帝策賢良制三

西漢

武帝策賢良制

武帝既愛賢良文學之士持董仲舒以賢
良對策上書而異焉於是復冊之

蓋聞虞舜之時遊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大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以輔德一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陽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

奉法文鈔

五帝三王

西漢

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必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未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五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習亂賢不肖渾散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予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繁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

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磋
究之以稱朕意

以古近日居於人言能用之則一語而有餘不
能用之則千萬言何益仲舒對策與晁錯公
孫治同其言皆實人患其求如蒼篇曰正心誠
學治國之道也曰教化曰禮教而不行刑罰
之難施之說也曰暴化曰尚德教而不行刑罰
益孔子道之以德之說也使武帝能用仲舒言反
求於心本其善於德其下安與刑不妄用賦
役不妄加神且不妄求則刑重言寡益有終身
受用不盡者而儒術對策之字史謂策于異其
對而後策之德也武帝之心不倦於問而卒不
對俾其行為善者又以其茂庭諸儒不明
古學武帝下詔立論衡仲舒所立則驚奇異
焉自是詔曰
便家何謂哉

秦漢文鈔

參贊民制三

西漢

武帝賢良制三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于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旨異哉于大夫旣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志之究之數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

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丁大
夫其茂明之

陳古近曰武帝再策首問舍僉帝於此時經見外
人喜其之也擬於其中而未甚也仲舒之對曰
必求賢之舉則是累於貧僉之說則非之也除
非圣人之中則何也夫舍之者不但與士小知
求仕進之邊功皆曰一念之
奢足而仲舒何言不及此乎
又曰武帝三策首除賢未竟統紀靡終而聽告駭
云者帝蓋以仲舒所料為尋常而不知其為要
也仲舒蓋執首稱正心教民之說以進足矣其
必時舉賢言哉仲舒必於告武帝云必聽其
策之至而三策不能舉行一語也或曰武帝
用其說而大學竟六經黜百家棄孝廉茂材亦
累施行矣不領
不正如未何

賈山至言

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
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其言多激切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王不避久凶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爲論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

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

豈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

也後佛赭衣半道群盜滿山
半著赭衣言被罪者衆也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秦漢不鈔 葉山主 新漢

夫大諫天下嚮厥者四朋共也燕非行女

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中，中不稱而

具又爲阿房之屏，與高數十仞，立五里，南北二十六

從車羅駟四馬駮駟旌旌不拂衆駟驚無所迎

爲宮室之麗。室方此。何其得廿一。不

廬而訐處焉爲駟道於下東窺吾鄉而折之矣

湖之上湖海之舊畢至邊也畢盡也 迂屈迂屈

徑而託足焉死葬乎灤山吏徒數十萬人吏以督領徒以役作

曠日十年曠空也廢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合采金

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

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逢顆蔽冢而託葬焉顆明上現遂顆塊土生秦以

能罷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

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

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

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蒙冒也地之殫者雖有善

種不能生焉種地也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得大

之賢身必以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

其智易楚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

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

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

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

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

秦漢文鈔 賈山至言三 西漢

地之殫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
中分三段自此
至若言上是一
段言下是一
至社稷之祭
也古者聖王
之制至無不
也其若言言
練故長輪引
無加不至

遇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

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

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

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賢誦詩諫公

卿比諫比諫比方事類以諫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

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克

義而從之所以未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

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

而醕進食也醕醕首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薄口也祝鮀在前祝鯁在後鮀

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修正謂修身正行故以天子之

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窮義者求善無

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

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

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

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

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

秦漢文鈔 賈山至言三 新漢

言者秦政以下
至引此之謂
也中分三段
言者至通其
也足 以自
有則千八百
國主如也是
一以自秦
東至宗廟
秦皇居城
之中此之謂
也足一段言

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以罪而外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統治也。自美。

紀野。飛。獵。是。謂。指。文。帝。而。言。

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以罪而外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統治也。自美。

秦漢文錄 卷五十五

西漢

功。德。治。理。天。下。縣。石。鑄。鐘。鐘。虞。縣。鐘。之。斤。石。以。鑄。鐘。虞。言。其。者。秦。也。虞。縣。名。鐘。之。附。師。為。此。鐘。士。案。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紂。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必。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必。幾。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

以。養。老。之。義。以。下。及。於。古。之。不。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以。養。老。之。義。以。輔。弼。之。臣。以。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排。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媚。合。局。容。道。導。引。正。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水。旁。火。曰。潰。言。大。下。之。潰。如。小。潰。詩。曰。匪。言。不。能。謂。此。畏。心。聽。言。則。對。諫。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以。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與。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

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以養老之義。以輔弼之臣。以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排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媚。合局容。道導引。正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水旁火曰潰。言大下之潰。如小潰。詩曰。匪言不能。謂此畏心。聽言則對。諫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以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與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致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飲大。飲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招謂已大。飲也。塗謂塗棺也。而三臨其喪。未飲不飲。酒食肉。未養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必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今聞不怠也。今陛下念思祖考。稱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休美也。

秦漢文錄 卷五十五

西漢

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致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飲大。飲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招謂已大。飲也。塗謂塗棺也。而三臨其喪。未飲不飲。酒食肉。未養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必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今聞不怠也。今陛下念思祖考。稱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休美也。

西漢

የግንባታው ዓላማ

則使幸進而修欲其歸秦之失有不難者此
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未復間宴遊一路非所謂
陳善閉邪也其不

得為醇儒以是哉

陳古正曰開漢家受言之路片文帝也倡漢士敢

言之風者賈山也秦立妖言之禁高惠不及除

而文帝除之是以天下人方欲言秦禍覆亡之

故他人不敢引而賈山引之是以天下士方敢

言故山去而誹謗之誼二而誹謗之誼章彰彰

相踵漢四百年不罪言者其源蓋兆于此史謂

山非醇儒大山言養士尊老請學皆識王道大

綱若章句儒帖守專門者雖不醇猶醇也

他如言淮南王無罪又請殺之令言多激切上

不加罰也錯不可大用而用誼可大用而不用

至山不加罰而全不見

用受難而用尤難哉

唐荆川曰此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

不用繩墨與梅福上書意格頗同

秦漢文鈔 賈山至人

林文岸曰此後世人臣疏奏陳言之始然漢文有

道之主山之至言乃借秦為諷者蓋天理易流

於人欲聖賢嚴戒於無虞故禹戒舞無若丹朱

侯慢遊是好傲虐是作文帝雖未失德其與近

臣疏射獵正犯慢遊之戒山之言未為

過也其言矢口成章與唐宋人所作自別

賈誼陳政事疏

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微之至拜

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

傳之教誨以得失是時匈奴溫侵邊天下初定

制度頗闕誼欲上書陳說地過古制非南齊北正

皆以為為逆計又有言不扣關勃反違禁長安

獄治卒囚誼欲誼以計識上上謂其言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

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言不

條記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進言者謂陳說

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誤實謂治安則

不爾而後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

之是謂誤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也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

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

紀非甚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責令臣得熟

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

安危之機孰急便為治務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

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

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

訟棄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

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義垂於無窮禮祖有功

三死乃後世人

主所謹漢去古

木遠故人臣吉

後而事

言遵法

誼集息

訟棄息

生為明帝

沒為明神

名譽之義

垂於無窮

禮祖有功

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公
 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大親至
 孝也六親父兄也以孝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綱
 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程式也雖有愚幼
 不肯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
 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少知治體者謂自謂也
 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
 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
 為陛下計必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今建立國亦大
 泰康文鈔 重刊陳政事疏二 西漢
 其於此固下教被其殃上數乘其憂也其於此固下教被其殃上數乘其憂也甚非所以
 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第謀為東帝淮南厲親兄也
 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之子也今吳又見害
 矣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
 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其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十倍
 於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
 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
 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

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日月中必焚操刀必割焚暴曜
 者必暴曜也日月中不焚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皆言當及時也今令此道順而
 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也抗到抗其
 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
 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臣又知陛下
 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曩人也淮陰侯
 向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張敖王韓張敖王韓
 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稀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
 泰康文鈔 重刊陳政事疏三 西漢
 恙無恙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
 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
 起非有天下之執以豫席之也謂藉也諸公幸者適為中涓其次廩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
 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
 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渥厚
 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
 材而臣之也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
 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

以帝為不能
以帝為不能
以帝為不能

諉者曰疏諉者託也尚可託言臣請試言其親者假

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

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十賢人皆無恙當

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辱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

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

弟而不論慮以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慮大計也言天子自為者

天子之制度而擅爵人赦免罪者或戴黃屋黃屋天子之制度

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卒之不肯

聽召之安可致辱不軌謂不修法幸而來至法安可

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國視而起國情正視也陛下之

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敬淮南王諱之悍勇也大適

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領理也

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

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謂改其同姓

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徵證也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

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屠牛者之名也而芒刃不頓

者芒刃謂刃之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解支至亦

秦漢文鈔 賈誼陳政事疏四 西漢

以日相乘耶

骸解之所非斤則斧骸解骨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夫仁義恩厚人

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

衆骸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

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不施之仁恩執

故也臣竊跡前事尋前事之跡跡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張敖也

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倚依貫高因趙資

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

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

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

勢然也曩今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

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

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

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洩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

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

以義國小則心邪心今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

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明割地定制今齊趙楚各為若子國若子國使悼惠

秦漢文鈔 賈誼陳政事疏五 西漢

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也諸侯之

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徙其侯國

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大夫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開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

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

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

秦漢文鈔賈誼陳政事疏六西漢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今行而不逆貫

高利幾之謀不生樂奇開章之計不萌樂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

也以者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

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素而天下不亂言天

聖靈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

方病大瘡肺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痛身慮亡聊也憊謂動而痛也聊賴也失

今不治必爲錮疾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扁鵲

病非徒瘧也又苦踈盤不可行也元王之

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

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公分地以安天下

安故口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

非徒病瘧也又苦踈盤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

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竇夷者天

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嫪嫪侵掠至不敬也爲天

下患室已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

今是王上之操也天下共負是

秦漢文鈔賈誼陳政事疏七西漢

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

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置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非

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

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五尺謂小兒也言無斥候望

烽燧不得卧邊方備胡寇作高上檣櫓上作桔槔桔

燧之以望其禍曰燧燧夜則舉燧將吏被

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不上使

謂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

人諸疾執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將何所窮極

也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以其甚矣

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太困於

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

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

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匈奴說不肯行繼之以因以

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

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詭細奴而不圖大患非所以

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

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實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

諸緣緣以繡衣絲履偏諸若今之內之閉中閉中

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縫以

偏諸偏諸以繡衣絲履偏諸若今之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

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

節適得其節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

后飾然而天下不為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

自衣卑綈綈厚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

其領庶人妻妾緣其領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

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以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

聚而食之欲天下以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

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

耳耳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言天下安不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言事

禮義棄仁恩謂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穰

鉏慮有德色鉏而容色自若為德也毋取箕箒

立而諄語諄責抱哺其子與公併俦哺飲也言婦抱

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與計校也

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言愛其子而貪者

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日曆六國兼天下而取之功成

求得其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

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

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謂高祖也德從天

下天下從其德暴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

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以制度
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
耳慮非顧行也言其所追起惟計利與下耳今其甚
者殺父兄矣盜者剽竊戶之簾謂謂剽取之也塞兩
廟之器參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
金也言其日也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幾近也言詐為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言矯僞之人詐
其傳而言其詐也此其以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
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
壞敗因恬而不知怪言其恬不知怪也
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
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
務在於刀筆筐篋言其所以創書札而不知大體陛下
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
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
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言其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也堯子曰
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言其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也使堯子愚
人也則可堯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

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言其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也人並起
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
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言其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也如今定經制言其如今定經制也令君
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
幸而羣臣衆信言其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也上不疑惑言其上不疑惑也此業當定世世
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言其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也若夫經制不定是猶
渡江河以維楫言其渡江河以維楫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
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
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
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言其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也人性不甚相遠也
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
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以禮言其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以禮也使士負之有
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關則下過廟則
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
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
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
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
師是與太子宴者也言其是與太子宴者也故適孩提有識三公三少

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習必先受業。廼得當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禮記卷之六 學記第十 西漢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過制。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法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書之於本。

敢諫之鼓。欲諫諫者。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工曰日樂大

夫進諫。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磋

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

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以朝夕月以暮

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

步中采齊。永齊樂。趣中肆夏。肆夏亦樂詩名

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

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計謂

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

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

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膏然也。官子。豈惟胡亥之

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

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

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已。然而不能從者。是不

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

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

論欲遠左右開
以道術智識之
精而文市乃使
死於以術教者
人于市道能受
諫者而於此失
之可嘆也

此文以禮法對
以禮法

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人謂曉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識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實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習欲不異。及將教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言其人之行不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雖易事相為處。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秦漢文錄 賈誼陳政事疏十四 西漢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小也。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謂所擇用也。取舍之樞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非

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政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教治而民氣樂。政之以法令者。法極而民風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惠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丹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以它故矣。湯武之定取。秦漢文錄 賈誼陳政事疏十五 西漢舍簞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以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以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主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以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其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

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奉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堂
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康遠地則
堂高級等也陛人級康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
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
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官師小吏之長
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里諺曰欲拔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
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庫康恥節禮以治君
子故有賜炭而以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
下本漢文抄 賈誼陳政事疏十六 西漢
比離王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楚其易者溺
罰齒謂其齒也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
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
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
也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余
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夫
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而
今與衆庶同黥劓說則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公
陛乎被戮辱者不恭迫辱迫迫天廉耻不行大臣無

迴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人耻之心庫夫望夷之事
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決罪曰當開樂校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
拔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
雖敝不以苴履苴履中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致
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
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亦可也滅之亦可也若
夫束縛之係縲之縲長繩也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
刑之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嘗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
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尊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
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
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
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
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棄面吞炭易說吞炭所以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入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
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
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
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
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頑頓恥耻。集話公節。集話謂無志分也。廉耻不立。且不自好。

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也。逝往也。主上有欺則

因而挺之矣。王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

有便吾身者則欺貴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

下至衆而王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

也。粹純也。言其執悉在群下。俱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

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不飾。蓋蓋所以

張南軒曰賈誼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

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

陳潛室曰誼然有疎密太過處惟文帝受盡言史

臣謂誼之言亦畧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為

無

蘇東坡曰此憂治

世危明主也

呂東萊曰誼之所論大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為先

後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則獨闕焉太史

公曰賈誼是錯明申商然味此疏誼然有疎密

典刑未見為申商者請至諸侯王皆衆體解等

數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

作將此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

真西山曰誼之書已經史氏刪削皆非全文大抵

書誼之載於史者多如是大臣入獄景帝時風

亞大受刑則是錯武帝初嘗夢亦下獄棄市非

自齊成始也大臣有罪自致而免束縛榜笞之

秦漢文獻 賈誼治安策 西漢

仲長統曰賈誼感豫侯之困辱開引自裁之端

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以

為常曾不知悟嗚呼悲夫然則誼所陳特漢法

耳三代必

不然也

李性學曰賈誼政事書是論天下事有間

架底賈誼河渠書是論一事有間架底

樓迂齋曰本末宏濶首尾該貫議論雖未免飽駝

之難然自董仲舒以前未有言及此者文氣筆

力則當焉

西漢第一

唐仲友曰治安策不為文帝

當時說為文帝後世慮

又曰治安策不因

前席不敢陳

楊鐵崖曰賈生治安策比五刑七百有餘言讀之

查疊雖恐其語終不知其煩也其為文帝規畫

治體圖謀遠慮大抵害陳而利以見其先後輕

重成敗得失有本有末至切至著方之後日晁

董諸子言非事賈迂而少迫也煩而寡要也豈

不為西京策臣之冠乎其文氣筆力吾未暇論

獨惜文帝有臣如誼而出在梁

豈天未欲禮樂治漢天下耶

唐荆川曰觀漢此又則迥

出左傳國語不類矣

又曰此篇文凡七節而

起結變化節節不同

枋次崖曰賈誼所言皆三代秦漢之事先王典故

可以概見真有補於治道先儒謂通達國體信

矣看其詞氣多是天口成言殊不費力蓋其時

去古未遠其文字與蘇秦張儀信劇微立談

近談語相彷彿要不可

以書生探軀綴文論也

王鳳洲曰賈太傅有經國之才言

言著龜也其辭嚴而開健而飲

言著龜也其辭嚴而開健而飲

賈誼論積貯

文帝即位則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貧本漢末誼故上疏上感誼言始開帝田躬勸行也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也

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浚莫之振救生之者甚衆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

秦漢文鈔 賈誼論積貯一 新漢

得不蹶蹶靡散也蹶傾也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

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法走常遠顧言民見天不雨亦然也

歲惡不入請膏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卹危者

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

矣穰豐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幸

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

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于而

敵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

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

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

農者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

緣南嶠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

而且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廩廩也

劉氏總曰自漢以來泰事或稱上疏備推繼踵殊

不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是錯之兵卒匡衡之

定邪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

汕理既切至前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

唐荆川曰此與是錯論貴粟二

陳古道曰此與是錯論貴粟二

非其國文帝躬行節儉以之儲峙豈不餘裕而

誼猶然然公私之積何也蓋文帝恭儉足節之

之道也賈誼勸農是生之之術也節之考裁其

所入而求之上生之者後其所出而求之下

者之益則儲其餘以備一朝不測之須意世主

若若此庫有餘帛庾有餘粟錄系孔融錄

復生亦何待提出乃許爲國家根本之傷

邨來郭曰賈生文章如此篇者不惟通達

國體曲盡民情而筆勢縱橫詞法高妙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
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為梁王後徙代王武
為淮陽王太子勝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
梁王勝兄王子誼上疏文帝於是從誼計徙淮
陽王代為梁王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撫其民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世也傳諸

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也

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

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疆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

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謂黑子也適足

以餌大國耳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

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

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

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

臣反者如蜚毛而起蜚蟲名也其毛為刺以為不可故斬去不

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維陽上東門之外

畢以為王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

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

屬於漢為屬而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惡而補

中道衣敝自悉其家資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

欲得王至甚通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

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

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

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

以南捷之江包取也捷後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

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

終以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世帝身及太子當

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謂年少也數歲之後陛下

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

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謂欲其如意也高拱以成六

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以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

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

聖王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謂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

畢其愚忠唯陛下下財幸從其言

後漢書曰賈誼上書陳政事

論劉切筆力尤健

賈誼諫放民私鑄疏

孝文五年詔鑄錢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字今鑄錢今使民私鑄誼諫云云上不聽是時吳王劉濞召諸侯共鑄錢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之謂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殺則難也言利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難鑄錢則亡利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今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

奏漢文抄

賈誼諫放民私鑄疏一

西魏

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最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錢則休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錢或用重錢平稱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故今滿平也法錢不立法錢依新以一言一值實不文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庫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并捐而采銅者日蕃擇其未耨治鑄炊炭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休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

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

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今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呂衡飲之重則呂衡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呂作兵器呂假貴臣多少

奏漢文抄

賈誼諫放民私鑄疏一

西漢

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呂臨萬貨呂調盈虛呂收奇羨錢也則則官富貴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財呂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陳古迂曰孝文尚質效詩之令失之太寬吳王以諸侯封王後卒取通鄧通大夫也以錢錢財趨王者皆擅好之從專之故也民與國何別哉貴山曰錢者亡國器也而可易富貴富貴人主之操柄也而民為之是與人士其操柄也出言與誼合言哉

賈誼過秦論上

賈誼洛陽人文帝立召爲博士著過秦論三篇論秦之過

自百千並起而
亡秦漢矣是在
叔歷代之興亡
止未者議論至
止人天下非防
小也以下方及
獲麟錄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關中左轂函右隴蜀君臣固
守以窺周室存席卷天下唐書卷一百一十五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括結囊也言能包合天下也當是時也商君佐之

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

秦漢文鈔

卷之四

五

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今從締交相與爲一

當此之時齊有王罾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

陵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孟嘗君者齊文宣
田氏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魏公子無忌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

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欲以分離秦橫也

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夷徐

尚辭秦柱石之屬爲之諒齊明唐最所轉不汝持絲

魯曰○志○謙○頌○獲○見○論○制○其○兵○費○以○什○倍○之○地○百○倍○

廖田公廖虎廷名之伯衡才立以仁仁士

為之譯通其意
制其兵詞意相
應

之衆叩關而攻秦高仲也秦北秦人開關而延敵九

國之師。遂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人矢遺鏃之費。而

天下諸侯已困矣鎡前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

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湯

檀日檀因和乘便等害天下分象河山耶國諸伊勢

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所屬無不
及王治皇嘗共世餘則自孝公王莊襄王凡振

及至始皇吞二周而六國至始皇爲六世執

敵○以○鞭○撻○天○下○敵○扑○擊○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

賈誼通秦論二

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僂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

蒙恬北築長城而守瀟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

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鋒鋦鐃以爲金人十二提前也踐登也

弱天下之民足也然後踰華爲城因汜爲汧宜華山

城據德又之坊臨不測之難言爲國良將要之言天下

聖之威位臣將卒而言誰敢問
 定昭皇之心首以爲關之更益城千里
 金城言

文
安女皇之八自以名聞云云云云一聖也

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
此言涉起原下言其人不以漢止所

陳涉竊牖繩樞之子，阡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遷徙之徒也

不及中庸，言不及中，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
言不及中

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僥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
率罷散之卒

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
揭竿爲旗

起而應之，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函
雍州之地

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趙魏，宋衛，
不尊於齊楚

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鈞戟長鉞也。
鉏耰棘矜

也。以鋤柄爲戟，以棘矜爲戟，鉤鐃成之，衆非抗於
鉤鐃成之

九國之師也。調成之衆，調成之衆，深謀遠慮，行軍用
深謀遠慮

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勢，功業相反，試使
功業相反

山東之國與陳涉，舉天下之權，則不可同年
舉天下之權

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
致萬乘之權

同列，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轂西爲宮，
轂西爲宮

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歿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
身歿人手

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真西山曰：論秦備述木末而斷以兩言可謂
此如百川之海

至矣。然說之意以攻守爲二塗，用推謀以攻而
用推謀以攻

此故陸賈有逆取順守之言，而論亦爲攻守異
此故陸賈有

無二道乎？此論之學所以爲操於中韓也。
此論之學

李性學曰：文字有終篇不見主意而結句見者，
文字有終篇

林次崖曰：鋪叙秦人興亡本末如拈諸掌，行文有
鋪叙秦人興

法度，議論根義理，詞氣開闔起伏，精深雄大，真
詞氣開闔

筆也。
筆也

而攻其術，失立義雄偉，而措詞高勁，西漢文章
措詞高勁

然者，
然者

李漢文鈔 賈誼過秦論二四 西樓

守之說，其爲宋人所共不知，其原出於漢書也。

以仁守之，其量十倍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

其必敗。

其必敗。

賈誼過秦論中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玉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啓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併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亦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王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啓啓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

天下無材於下之資也

天下無材於下之資也

此下數段不能盡其意

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縹緲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庫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惟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秦之暴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通蒙罪者衆刑傷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

故先王以下一段以正大意是例

本漢文

賈誼過秦論中

西漢

秦本末

賈誼過秦論中

西漢

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昔為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前篇而意之成。惟此句。

秦漢文鈔

賈誼過秦論四三

西魏

賈誼過秦論下

以秦之強。而不知此。蓋其不謀也。

秦蕪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

弓戟之兵。鉏耰白徒。望屋而食。橫行天下。

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

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並起。

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

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

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王之材。而僅得中佐。

秦漢文鈔

賈誼過秦論下

西魏

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

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

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世賢哉。其執

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

知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險阻而不

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敗而遂

壞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

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壁毋戰。閉關據險。扼戰而

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

豈勇力三句。經世世二句。並對。

此句。秦之強。而不知此。蓋其不謀也。

此時也一段
所以亡者
由公室故

此處論其
所以亡者
由公室故

秦漢文鈔

賈誼過秦論下二

西漢

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以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
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今
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寡為天子富有四海
而身為禽者其揆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
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
親危弱無輔三王惑而終身不悟以不亦宜乎當此
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
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
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捫口
而不言是以三王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
也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羅蔽之傷
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
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
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
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
其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
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

此處論其
所以亡者
由公室故

察盛衰之理審權執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
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王守溪曰賈誼過秦論其言極古與先秦相上下
但其三篇大意一不其發化且詞亦重襲者
意生偶作本

秦漢文鈔

賈誼過秦論下三

西漢

柯希純曰按漢書但引秦孝公一段梁昭明太子
所集文選亦只依漢書獨真西山家史記編次
為三段書考其列為上下篇又本列為上中
下三篇與真西山為次第不同耳秦兼諸侯至
社稷安矣為一節蓋論秦之君臣與心于嬰不
然始皇二世世世之害孤立無輔非所以揆敗
也秦孝公據殽函之固至攻守之說異也為上篇
秦始始皇二世世世之害孤立無輔非所以揆敗
而亡非所以守固也秦并海內至二世之過也
為中篇蓋論秦民窮風掠治二世不能正先帝
之過而之以無道非所以正傾也公論始皇故
為上篇論二世之過為中篇論于嬰故為下篇
楊升菴曰賈誼之過秦以諭漢
也陸機之辨亡以警晉也

賈誼平屈原賦

文市時以賈誼仕公卿之位降漢馮敬之屬短之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既辭社行關長沙半解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平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

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闕章尊顯兮說諛得志聞年不肖之人也賢聖逆屯兮方正倒植行也倒植賢

刀為鉞吁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幹棄周鼎兮而寶康

泰康文鈔

賈誼平屈原賦

西漢

欲乾轉也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

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

鳳漂漂其高遠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

兮勿深潛自珍勿潛彌融煥以隱處明也夫豈從螭與蛟螭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

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幸也矚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

所貴聖人之神德以丁字借其下早去而惟其

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摧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漬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鯨鯢兮固將制於

螻蟻後三合六不可

健壯者則謂長沙不得已投書平屈原而因以自喻然其語時人太分明其才甚高其志甚大

王鳳洲曰長卿以賦為文故難蜀封禪辭麗而少骨賈傳以文為賦故半屈騷為率直而少致

泰康文鈔

賈誼平屈原賦二

西漢

賈誼服賦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鴟鵂入貢生止于堂隅楚人命鴟曰張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日以鴟鵂不得長

單闕之歲今四月孟夏庚子日施令服集于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令私怪其故發書

占之令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令主人將去請問于服令于去荷之言乎告我凶言其舊淹數之度令語

于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其口不能言請對以腹萬物變化令固無休息幹流而還令或推而還形氣轉

續令化變而嬗沕穆無窮今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令吉凶同域彼吳羅大令未

差以敗越樓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令卒被五刑傳說胥靡令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科經

命不可說令孰知其極水激則旱令失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集物

兮塊軋無垠氣脉也天不可與慮令道不可與謀連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令造化為工陰

陽為炭令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

受安不其才氣而主為忌氏所沮佑心成恨遂于司表

化令未始有極然為人令何足控攝控引也控攝也也化為異物令又何足患小知自私令賤彼賢我過

人大觀令物無不可貪夫狗財令烈士殉名奉者歟權令品庶馮生馮負怵迫之徒令或趨西東大人不

曲令僥倖齊同拘士繫俗令猶如囚拘拘大木遺物兮獨與道俱眾人或或令好惡積意或或東西

喪家廓兮荒令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

深淵之靜汜今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濫創令何足以疑

朱晦菴曰凡誼所稱皆列禦寇莊周之常言又為傷悼無聊之故而指之以自誨者夫豈真能厚

始反然而得其朝聞夕死之實哉誼有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尚偉卓絕亦非司馬相如輩能彷彿而揚雄常高彼下此韓愈亦以馬揚

而於孟屈而無一言及誼余皆不識其何說也樓迂齋曰其詞汪洋恣肆總蓋皆道世忘形之說此

太史公讀之而有同死生齊物我今人美然自失之歎也

歎也

龜鏡論貴粟

錯頤川人為人峭直深刻
李文時上此書文帝從之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以捐瘠者亦捐而後瘠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凶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懇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

卷之六

龜鏡論貴粟

面議

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王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庫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以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

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

以饑寒之患此今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以逃者得輕貨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廩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以日

卷之六

龜鏡論貴粟

面議

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今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實而責以者取倍稱之息倍稱謂加倍也於是富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賄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據其可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女不織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公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議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駟驅肥後綰曳綰堅好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

卷之四
全在此一句

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農事
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王之所賤也。更之
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
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
務農在於貴粟，賈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
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
有餘，農民有錢，粟有所渫也。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賞者，有
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
損有餘，補不足，今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
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民有
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
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
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
務。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
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
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
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
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秦漢文鈔

卷之四

西漢

鄒東坡曰：通篇無奇詞，險句，但順理發揮自家
意思，讀之而氣流暢，此尤漢文之難得者。
讀之如位，其果與否，亦以

秦漢文鈔

卷之四

西漢

鼂錯言兵事

之者時匈奴故後上之策也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人則小利大人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歐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棄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

秦漢文選

卷之三

西北

曰得地形三法
曰以五字法
至要者此也

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山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也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

地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荏葦蕭荏葦蕭也山木蒙龍文葉茂接蒙龍文葉茂接也此

予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勦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秦漢文選

卷之三

西北

以金鼓攻其
是也此也
全於等此

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破我力均不能相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勝則須連結外援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與猶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

以兩軍相為水
約句收松上
多思

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軍安騎，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馳銳可用，衡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疏，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材官驍射之官也。射者驍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革筈以皮作如妙也。以木板下馬地，闢劒戟相接，去就相薄，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其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倂叩之間耳。倂，不如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強必弱也。夫以人之外爭勝，跌而不振，跌，不可起。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今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所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

秦漢文鈔

北齊書卷第三

新集

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朱暉答曰：是錯說利害。

林次崖曰：此篇首言用兵三急，中云得地形一急，添入弱知兵君擇將二急，為兵家四要。宋言匈奴中國之長技，歸結於處置降胡義渠蠻夷一事，此其大主意也。說出兵家利害，華夷虛實大畧，錯又一一切當，且文字有頓伏開闔，閑隸尺度，真有周之學經世之文也。唐荆川曰：錯言邊事，諸書深究利害之實，不當以文字觀之。又曰：此文比漢文最古，尚似孫武子。

秦漢文鈔

北齊書卷第四

新集

龜錯論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

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所以充實其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閑

秦漢文鈔

龜錯論募民徙塞下事一

西魏

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歿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百帥名也十連二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

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必不還踵矣族踵而旋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米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意疑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創慙欲立威者始於折膠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以識唯陛下財察

秦漢文鈔

龜錯論募民徙塞下事二

西魏

直西山曰按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而教以安插之方駕馭之法又無虛詞算無遺策人以智彙精林之奇曰錯錯之論邊事其後先始終皆有條理始則發用中國之所長以制匈奴之所短帝從其策矣於是請募民免罪拜爵使常居塞下以禦匈奴帝又從之矣則又請為什五之法以禦其民民其衆帝又從之矣然後請募民入塞以邊以受爵免罪不遇三歲塞下之衆必多帝又從之矣然後請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郡縣足支二歲以上可時放勿收民租其於富國強兵之術扶扶然各有條理而綴密精熟固非散作一試以要其功者此西漢之文章猶為有用之矣

陳古迂曰言事實有所處是錯前章言徒民姑舉其事後章言徒民乃審其宜與其事則民有所劫而徒審其宜則民有所樂而徒凡人之情愛生無所則重探上之思器用不便則憚遠行之苦尤漢徒郭解關中徒豪傑陵皆非其情今寧羅縣保社之民置之干戈戰爭之場而無以處之則間左之戍起而亡秦淫原之卒起而叛唐儲以愛漢者適以害漢也錯其善言事哉

鮑澹泉曰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晁大夫晁錯就事為文文簡徑明暢事皆鑒鑒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

晁軍公孫之對有以哉

晁錯字曰蘇奉之說晁錯之教秦不惟曲盡當時事情而文詞富麗體製新奇足為作文之法

秦漢文鈔

晁錯論軍備塞事三

西漢

晁錯論守邊備塞事

錯又以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故論云云文帝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孰戰則為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焉獸羣毛也羣細毛也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焉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也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譴戍先發吏有譴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討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獲其財國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蒙月犯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復一筭之復復復也天下明知禍烈及

秦漢文鈔

晁錯論守邊備塞事一

西漢

自胡人衣之
漢主氏不衣之
言發卒胡之
下胡人衣之
以備胡也

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教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難南騁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

秦漢文鈔

卷之三

雨澤

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答，高石城上雷石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調言其度，城邑之中，今有為中周虎落，虎落者以竹葉，千步以上也。為之，先為室屋具田器，適募舉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者及罪人遇

以陛下之時教
胡人給上田
胡人給上田

故復作竟其日月者，今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適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之時，縣官於後能自供。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

秦漢文鈔

卷之三

古史

畏胡者功相萬也。東方諸郡民不習以陛下之時從戰，聞當戍邊者也。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行怨民，言發怨民也。
林次崖曰：此篇是見當時發卒備胡之不便，故建議募民實塞下，以省屯戍轉輸之勞，首言秦事，以為秦募胡人衣食之業，以下至民不安矣，事其不便處，自今遠方之卒，至末始詳言其事，綜理周密，詞意明徹，不可不讀。
唐荆川曰：此篇叙事錯綜古實。

薄昭于淮南厲王書

淮南厲王高帝少子孝文即位自以為屬國諸侯
案數不奉法二年入朝其橫常請上大夫恩
賜與自與金作假之文帝赦之厲王歸國造
金幣以與諸侯入朝請作法今赦上書
不從而文所重自以為屬國諸侯將軍
今昭又令昭于厲王書誅數之王得書不說六
年以失禮請廢太子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真信多斷是天以聖
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
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不欲使諸大王
不育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

太子大封

高祖二年九月

四九

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
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
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
二千石皇帝飢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也大王
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也皇帝不許使大王
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虔修貢職以
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
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
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起矢石野戰攻城

太子大封

高祖二年九月

四九

身被創瘻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
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休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豈
案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
甚過且夫貪讓國工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
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
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今不順言節行以高
兄無禮漢書卷一百一十五幸臣有罪大者立
斷小者肉刑不仁賈布衣一劬之任賤王侯之
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
路也而大王行之并南面之位奮諸貴之勇常出入
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
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
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
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
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
以親戚之貴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大上天亡之諸侯
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更主者坐

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

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王諸從蠻夷來歸誼

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

其禍不可得也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王若

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

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筆先

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

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

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辜過恐懼伏地

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群

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執計而疾

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於大言

鄒陽諫吳王書

陽齊人也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

素書雖為其事向惡不敢斥言故先引秦為

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吳

後乃致其意吳王下納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衡猶稱之衡也言

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

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據引也言相

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

飛鳥下不見伏兔飛鳥下不見伏兔言胡上射秦

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

行何則疆趙責於河間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

也立其長子為鄭王取趙之河

間立手辟疆為河間王王于京王

六齊望於惠后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太子為王言六齊不保

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

城陽顧於盧博章與弟與居討諸

立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竟與居誅死

喜故顧念而怨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言諸國

胡馬逐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

青陽為越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

雖使吳并淮陽之

此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
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
為大王患也大國謂越也臣聞蛟龍驟首奮翼則浮雲出
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也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以謀慮之則無國而
不可奸奸求也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
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
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勢駕累百不

如一鴉夫全趙之時全趙趙水分之武力勇士殺服
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秦將之亡盡秦之國也不
能止幽王之湛患幽王高帝子名友呂淮南連山東
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淮南厲王長
則計議不得雖諸貴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諸貴專諸
也勇士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
心銷志不明求衣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自立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義父之後帝遣朱虛侯
卓東駒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哀郭義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王六

子為王其中有子嬰兒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介濟北囚弟
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齊北王與居反棘蒯疾
內弟於雍者謂新垣平之與居反棘蒯疾故曰什
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今天子左規山東右制關
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
漢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弗迎則不至為新垣
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
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章邯為雍王上將軍兵不
罷行以水灌其城破之收散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
之

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
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言國家不可願大王熟察
之

劉氏紀曰鄒陽之說
吳蒙喻巧而理至
庶前用曰此篇全其
戰國文而詞極微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陽知吳王不可說去而之梁陽不苟合介於年勝公孫說之問勝等惡之梁孝王將殺之陽獄中上此書梁王立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要其不

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成也荆軻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

秦書長平之事太白蝕昂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滅趙遣衛先生說指王處兵破長平軍欲遂

諭兩王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議願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言左右不明者不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王人獻寶楚王誅之楚人相之王人曰石也王用和左足武王堯文王即位和又獻之王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

忠胡亥極刑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是以箕子伴狂皇胡亥極刑接輿避世恐遭此患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

今何德之衰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子曰鳳今鳳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

亥之聽以其計謬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故今後之干剖心于胥陽夷此下強諫約怨曰吾聞聖人之心

劉吳王乃以子胥尸盛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以賜夷之華亭之江中以賜夷之華亭之江中熱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人不相識至白傾蓋

如故傾蓋猶交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子丹荆軻欲刺秦王乃說之

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樊於期逃秦之自刎幽其子丹荆軻欲刺秦王乃說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刎以却齊而存魏

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謀自去二國外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

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去二國外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

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接劍而怒食以於魏文侯文侯授以夜光之璧何則兩王二臣剖心

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文無表惡入宮見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膺脚於宋卒相中

山范雎捐腸折齒於魏卒為應侯魏之諸公子魏齊秦為應侯捐折也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書捐朋

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申徒狄。殷末人也。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驅雍而後入河也。徐衍負石入海。徐衍。周末人也。負石失墮。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上之心。比周。朋黨在朝。以移上之心。求合也。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寧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而歌。桓公聞之。召而用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王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見弟不能離。豈感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魯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墨翟。魯人。名翟。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說。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鑠。銷也。衆口所鑠。金為之銷。積毀所銷。骨為之滅。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齊任子臧。故威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辯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矣。朱象。殷末。管蔡。周公。位冢宰。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

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燕王。魯卿。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無上。魯卿。子之。乃亡。齊田常殺卿。田常。立平公。平公。即田常。田常。為田。五年。齊田常殺卿。田常。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紂。紂。姓。者。觀其胎。武。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盡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舅。而彊霸諸侯。晉獻公。使寺人勃。伐公於蒲。城。文公。歸。勃。內。其。僞。傅。納。公。謀。作。亂。勃。提。知。之。故。求。齊。桓。公。用。見。公。公。遠。見。之。勃。提。以。呂。卻。之。謀。告。公。齊。桓。公。用。其。從。而。一。匡。天。下。後。桓。公。以。為。相。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楚。於。陵。子。仲。筭。三。公。為。人。灌。園。終。賢。楚。白。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仲。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言。士。有。功。可。披。心。腹。見。情。素。察。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於。上。所。求。無。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距。之。客。可。使。刺。由。由。許。由。也。距。無。不。可。使。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荆。軻。為。燕。刺。秦。王。不。

此下言其為
容先以時
變其後人
思其新又
伏

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溝洫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安離曰工誠助臣請心能安王曰請明旦加罪焉

道泉莫不按劍相盼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蟠曲也根下本也輪困離奇言委曲盤旋也而為萬乘器者何

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

朽株樹功而不怠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

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迹矣開達也

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

天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聖人有深講善辭而即行之不為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

軻之說而七首竊發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與樊鄒先言於秦王獻燕督亢之地圖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為

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公周用烏集而王大公望也成王功如鳥何則以其能越拘學之語馳域外之議

之恭集也

上面長卷廣
下首百餘字
如明片狀騰而
正書之

臣聞以下世
不實其志未合
正就諸陽乞求
以句諸載

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流詭譎之聲牽於帷牆

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沈溺也牽引也惟牆謂侍於帷牆之臣妾

富貴之樂也鮑焦怨世不用已乃臣聞盛飾入朝者

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

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朝歌者不特也今欲

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執之貴回

面汚行以事詭譎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

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其西山曰此篇用事太多而又亦侵越於他篇

其病也然其論說毀之禍至痛切可以為世戒

朴次崖曰意思千翻百轉愈出愈高此等文章自

到然其間援引人筆多是戰國雜錄之意者可

枚乘奏吳王書

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封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

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

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

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厭無窮之極樂

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

人性是影至初新疾大也是謀如勿為

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從逆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若勿言欲人勿知

若若勿為欲湯之滌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

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

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山之雷穿石彈極之統斷幹四交之幹常為汲者所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大

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稊足可擢而絕手可摧而折

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

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故今不露出事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文字

枚乘再上書重諫吳王

初景帝即位是錯為漢制度損削諸侯吳王與六國反舉兵誅錯為名漢聞斬錯以謝諸侯枚乘諫吳王云云吳王不用乘策卒見擒滅漢既平六國乘由是知名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胡戎為難秦南舉兵却之

距羗作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在西南夷六國乘信陵之藉

信陵君無已常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非力一心

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非天下是何也

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

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修戎狄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羗作此其

秦漢文鈔 枚乘再上書重諫吳王二 西漢

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言地多秦十倍民多

今夫譏諫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

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

舉吳兵以警於漢警也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

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齒猶觸也天下聞吳軍失職諸侯

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三公謂是錯也為御

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

吳有諸侯之位而實當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

於中國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

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輒而輸轉粟出貢賦猶不如吳之富也山東吳王府藏也

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清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

難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

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臨壁高壘副以闢城不如

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海陵之倉長洲之苑皆吳之所自

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言王早還其半安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

羽林黃頭循江而下羽林黃頭即漢水戰船襲大王之都魯東

秦漢文鈔 枚乘再上書重諫吳王二 西漢

海絕吳之饒道吳陳軍自海入河故入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

梁王師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饒大王雖欲

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吳楚反齊守約不從

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四國不得出兵

其郡膠東膠西濟北菑川趙因邯鄲此不可掩亦已

明矣漢將鄒寄國趙王於邯鄲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

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吳地方千里梁下平丘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也

將北地張張孫韓韓安國將北地高宿左右高宿疾掃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

王熟察焉

林以達曰此是吳王逆謀已露故諫之如此中間

悲夫

是戰國文字

本虎文錄

本集卷之三

西康

8

枚乘七發

此篇在八百第
一首是明中六
犯其題下
在陳正道以下

乘既去吳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諷
之此者少陽之數欲發明陽德於居也假立楚
太子及吳客以爲語端後孝王薨乘歸於淮
陰武帝即位知其賢以請輪徵之乘死於路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

亦少間乎太子曰優謹謝客謝辭客因稱曰今時天

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賓於年幼者將來之歲意

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憂邪氣襲逆中若結轡言邪氣

爲逆其堅若結也紛沲澹淡噓唏煩醒紛沲澹淡憤

也病酒曰醒傷傷休休臥不得瞑虛中

重聽惡聞人聲神越深百病咸生聰明眩

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

是乎去也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

至於是也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客曰今夫貴人

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

飲而無其所也欲交欲爲交游目飲食則溫淳甘臠腥醢肥厚溫淳

味之厚也臠腥醢肥厚衣裘則雜選曼煖燂熱暑輕

也燂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銷也

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

銷也

銷也

銷也

此段是發之以

取其香也。山梁以山梁之餐黍而取。此亦天下之

至矣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

前似飛鳥後類距虛。服處躁中煩外。以騎參與馬馬應則中躁。羈堅轡。附

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

季為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重覆能起之。

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

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

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

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

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娛

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墜

池紆曲。白露孔雀。鸚鵡鵲鵲。翠鬣紫纓。縹緲毛也。螭龍

池紆曲。白露孔雀。鸚鵡鵲鵲。翠鬣紫纓。縹緲毛也。螭龍

池紆曲。白露孔雀。鸚鵡鵲鵲。翠鬣紫纓。縹緲毛也。螭龍

池紆曲。白露孔雀。鸚鵡鵲鵲。翠鬣紫纓。縹緲毛也。螭龍

德牧邑邑群鳴。陽魚騰躍。奮翼振

鱗。淑潔壽。蔓草芳本。女

桑河柳素葉繁華。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井

欄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

從容倚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

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

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

陽文段于吳娃閭嫵傳子之徒。揄流波雜杜若。

樂也。太子能疆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乘壯駿之

乘。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珥節乎江潭。

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湯春心。

逐

逐

逐

逐

逐

逐

逐

狡獸集輕禽集言射而失於是極大馬之才困野獸

之足窮相御之智巧相謂相馬者恐虎豹惜驚鳥逐

馬鳴鑣魚跨麋角言也逐馬也馬鳴鑣也復游麋兔

踐踐麋鹿汗流沫墜寬伏陵窘所著者皆

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

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陽氣

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

雷運夜也薄至旌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

味爭先微墨廣博觀望之有圻假高貌肅紛持旌

門純粹美好不雜也太子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既盡於是榛林深澤烟雲闐冥兕虎並作

毅武孔猛袒裼身薄袒裼身薄也收獲掌功賞賜金帛

也言多也掌手也多收獲者推萌賜若為牧人席肯酒

嘉有羞急膾炙以御賓客嘉有羞急膾炙以御賓客

也言多也掌手也多收獲者推萌賜若為牧人席肯酒

嘉有羞急膾炙以御賓客嘉有羞急膾炙以御賓客

也言多也掌手也多收獲者推萌賜若為牧人席肯酒

嘉有羞急膾炙以御賓客嘉有羞急膾炙以御賓客

也言多也掌手也多收獲者推萌賜若為牧人席肯酒

也涌觸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

色形于金石言非常所見聞也誠必不悔言不可悔

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疆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

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

濟平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濟之形也徒觀水力之

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卹然驚也觀其所駕軼者所擢

拔者所揚汨者溫汾者所滌汨者溫汾者所滌汨者

然也雖有如此之人亦不能形其由也恍兮惚

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恍兮今儻兮浩瀟瀟

兮慌曠曠兮恍惚聊慄兮今儻兮浩瀟瀟

乎蒼天極慮乎崖溪流攬無窮歸神日母美貌也

將陵於南山而與東海相望也虹洞相連貌極慮極

流觀覽而窮然後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

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

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

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

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

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

勝乃罷陳戲危貌池皆為之崩壞所衝擊者無不決勝而後長遠也渚汨渢渢拔
揚流灑渚波相撲也汨水橫暴之極魚鼈失軌顛倒
偃側沈沈渢渢蒲伏連延渢渢渢渢也連延相續
貌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前
也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
僕病未能也

此段是發之以
大道乃才說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方道也資畧也若

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蜎子名淵楚人也詹何古得道

名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

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

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渢乎若一聽

聖人辯士之言渢然汗出渢然病已渢汗貌渢疾

劉氏曰枚乘辯覽首製七發腹辭雲排本農風

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清

潔之

又曰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

枚氏首唱信爾板而偉麗矣

洪容齋曰枚乘七發創意造端麗古腹

辭上薄騷此蓋文章領袖故為可喜

林次崖曰七發之中凡悅耳目口鼻手足娛心意

之物無不具備可謂多聞博識矣辭復麗充

暢信漢文之巨擘長卿子長之流也至發之以

要言妙道處便簡短寂寥無可入處可見於

義理未深此綴文之士所以不貴
於孔門吾人之學當知所取舍也
王鳳洲曰枚乘七發其原正之矣乎措意垂竭忽
發觀前遂成清瑤且辭氣深為怪麗不恒子建
而後發擬率率往往曰然其法存
也至後人為之而加陋其法廢矣

董仲舒賢良策一

武帝即詔與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策馬封舉天子以中計為廷尉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仁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

泰漢天鈔

董仲舒賢良策一

西漢

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遠至而立有效者也。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適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

缺而箠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

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

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

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

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

可得反其所操持。許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

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

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

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謂伐

時有此瑞也。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

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聚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

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

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

下。怨惡畜於上。畜積也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繆而妖孽

不能不為於世也。此又其所報也。

仲舒之學轉矣。不能不為於世也。此又其所報也。

泰漢天鈔

董仲舒賢良策一

西漢

生矣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

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

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陶以陶冶以鑄金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

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

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

在鈞唯甄者之所為鈞猶金之在鑪唯

冶者之所鑄紂之斯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謂正

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

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

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

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

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

空虛不用之處以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

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

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卒以陽名

歲尚德不尚刑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

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

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

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母

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

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

元之意隱公始即位不稱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

者辭之所謂大也故曰辭之所謂大謂一為元者

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責者始

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

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犯也是以陰陽調而

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

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休臣諸

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

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

位操可致之執操執也又有能致之資資材也行高而恩

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

未應而夷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前謂浸潤之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循順也。順行之也。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爲自然苛簡之治。苛簡以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濟，益也。其道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囂，心不則德誼之教爲頑。抵，觸也。扞，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執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葉王

秦漢文鈔

董仲舒行狀卷之三

西漢

之牆不可圯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塗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化之，方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

秦漢文鈔

董仲舒賢良策一六

西漢

劉氏親曰：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思者，事理明也。

董仲舒賢良策二

仲舒既對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故仲舒又對二云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皋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適遜于位以禪虞舜堯明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

本漢文選

董仲舒賢良策二

而樂

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明也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閭閻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下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

論衡非仲舒
此其意也
仲舒之意
亦不中

焉見顯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王不琢資質潤養不待刻琢此二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王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授諸

本漢文選

董仲舒賢良策二

而樂

位隨其材之優劣而授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申申不害也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貪狼貪食故謂也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主之心造偽飾詐趣

利無耻。又好用憎酷之吏。俗稱賦歛亡度。竭民財力。

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

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

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

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

之義。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設德

歸誼。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

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

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

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

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

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

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厲砥礪也。夫不素養士。而欲

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

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書謂賢良文也。是

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

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

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

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

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言小吏有爲姦欺

與之交易。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

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

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

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

以任官稱職爲差。差次也。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

雖繁。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

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

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實亂。賢不肖渾敝。未

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

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

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

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官使

以官以使。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

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置材

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錄謂存視也。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

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今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
究之臣敢不盡愚

朱康文錄

董仲舒賢良策三

南漢

○ 董仲舒賢良策三

仲舒既再對天子復
冊之故又對云云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
惠留聽於承學之臣。承學古傳示師
說而學之也復下明冊以切
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
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
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
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
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
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
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
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
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
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
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
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
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機。乃與天地流通而
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

故春秋之所譏
發語非學貴天
人之際者不離
二

朱康文錄

董仲舒賢良策三

南漢

此解命性得中
以爲仁也

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當正一人之獄矣。
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
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
不可不用也。上謂上言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今之謂
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
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
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
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
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
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
以相接。也驪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
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
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
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
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處善
於以爲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
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上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
上加唐虞。下俾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

此解命性得中

書中解命性得中

西漢

以政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鉅大故聖人莫不以
曉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舜於諸侯。舜與唐虞深山。非
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
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
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
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
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
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
人不見也。非明虛情。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
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
之相從。如影隨形。聲也。故桀紂暴謗。讒賊並進。
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晏然
也如日在天終寢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
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
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
皆有失以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
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復謂反復道者。萬世不
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

秦漢太史

書中解命性得中

西漢

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抹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敗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抹當用此也。繼謂所授先代之次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

秦漢文鈔

董仲舒賢良策三十四

面議

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言政和乎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惡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懼能勿失耳。若通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息生也。耗也。

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今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當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子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傳者也。去者也。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末謂工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賢賢苦不足也。賢賢，樂也。苦，怨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載，乘也。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聚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侵，侵，謂轉也。月侵，謂月削也。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羨，餘也。窮，急也。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

禮記公孫赤
始此術典

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殺邪不可
勝者也蕃多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
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
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
故公儀子相魯公儀子公儀休也之其家見織屨怒而出其
妻食於舍而茹荼慍而拔其葵食葵曰茹曰吾已食祿又
奪園夫紅女利庫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
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
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
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
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
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
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
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放依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
為庶人行哉大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
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
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
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

本義

禮記公孫赤

西漢

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
魯正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誼也一統者萬物之歸一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是以上士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
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
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
可明民知所從矣

本義

禮記公孫赤

西漢

胡文定公曰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
切中當時之病如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於春秋也
朱晦庵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可以正朝廷
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性理
公之論事却精密第
恐本原處不如仲舒
真西山曰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
告君亦必以堯舜恭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
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三帝三
王之遺訓陳於前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安得
之謂典聖之失第其夷狄之禍又安得感邪世
變哉故則三策之言尤切者著於此以見武
帝雖有志於學而實不知所以學為可惜也
林次仲曰三篇之對皆自孔孟門戶中出宋與孔
子之答魯公孟之對皆自孔孟門戶中出宋與孔
不用乃使相江東與魯公孟之對皆自孔孟門戶中出宋與孔
韓子序道統以荀揚程孔孟而不及仲舒是豈
知與

董仲舒論限民田

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
本仲舒說上云云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
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
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
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
者亡立錐之地又鰥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
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
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

秦漢文書

董仲舒論限民田一

西漢

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秦漢田租又出日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下戶
賦官又奪鹽鐵利無日而耕墾豪富家田十貧人自
分之中以五輸於豪民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
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
逃山林轉為盜賊積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
殺之威不得專殺奴婢也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
善治也

公孫弘賢良策對

弘南川薛人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據說武帝初
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
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弘不能弘
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南川國
復推弘弘謝曰前已嘗用不能能願更選
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特對者百
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留弘對為第
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秦漢文書

公孫弘賢良策對一

西漢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
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
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
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
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
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
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
群臣退言有次第也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
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
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
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
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
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
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
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
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
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
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喪弟德配
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
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
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
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
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
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
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
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
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
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
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
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

秦漢文鈔

公孫弘集卷第二

雨澤

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臣弘愚意不足以奉大對

呂東萊曰弘雖歷叙仁義禮智其實以
智術為主所以深入帝心者正在此
又曰是時河東城子朱家又有陰謀大
風蟬之變故弘為此說以諷武帝
陳古迂曰弘之為人好許諛旨諛君子所不取而
亦有不盡諛者以征伐論武帝一大惠也弘始
使匈奴不合權論西南夷無用不取三算滄海
郡築朔方城亦皆不取十式以家財助邊迎合
帝意而弘謂或非人情不軌之臣此亦何嘗盡
事諛哉對策數語首論禮義刑罰之端歷叙仁
義禮智之說亦有可采溫公通鑑皆取之獨
智為術此則不識理以湯旱為桀餘烈此則不
知天學者
其辨之

秦漢文鈔

公孫弘集卷第二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相如常從武帝至長楊獵是時天子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諫之其辭云云上善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

期育育鳥獲秦武王力士慶忌吳王之臣之愚竊以

見獸亦有方然壯弱者不可

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

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不存謂

而捕獸發也大駕屬車八十乘卑屋言清尊言之意也輿不及還輶人不暇

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

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

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轂之變銜馬勒也轂駢而

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愛

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

此處亦有一意一

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

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

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

幸察

唐荆川曰愛愛恩故語厚意長可為奏議法鄒東郭曰此書幽盡田獵情狀而文婉起伏意思宛轉

全漢書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西漢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客通夜郎焚中微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繁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羣幸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巴蜀民以非上意

告巴蜀太守變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

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誅肅請和康居

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爭

番禺太子入朝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其故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也

也南夷之君西轅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

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遠山川阻深

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

將往賓之中郎將即唐蒙也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

幣帛衛使者不使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

乃發軍興制發軍謂發三軍之衆也與驚懼子弟愛制謂起軍法誅暴帥也驚懼子弟愛

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

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

烽舉燧燔有寇至則燔燧皆攝乎而馳衙兵而走張主

持矢而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

持之也

顧計不旋踵人懷忍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

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謂計深遠慮急國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

爵爵中分也白散位為通侯居列東第東第甲宅也

方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

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

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

幣後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身

死無名謚為至愚無名無謚名耻及父母為天下

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

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廉鮮耻而俗不長

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

倬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信使誠信曉諭百姓

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於下之罪讓三老孝弟

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已親

見近縣恐遠所給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

道望急也縣有使咸喻陛下之意唯無忽也

樓近齋曰一檄之文全是為武帝文過飾非最害

人主心術然文字委曲則讓出曉得不覺又

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將

揚升菴曰得告諭體裁以大義

今使者與蜀民分其責

扶次應曰有制小民說去儘亦可聽

細思長安始知是然又字白佳

今蜀民作賦修廢而作也

蜀民此其為如之文也

8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事

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陳業已建之

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詰難之

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如天子之意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

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

因朝冉從

驍定罕存叩

結軌還轅東鄉將報

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

辭畢因進

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

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

今又接以西夷

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

竊為左右

患之且夫叩竿西焚之與中國並也

歷年茲多不可

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

意者其殆不可

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敎所恃以事無用

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

必若所云則是

蜀不變服而已不化俗也

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

世必有非常之人
人教活折難也
出主是

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

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

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常之事其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浮出汜濫衍溢

民人登降移徙倚阻而不安夏后氏咸之乃堙鴻水

決江疏河漉沈贈畱肅分也古言分其流東歸之於海

而天下未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

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決

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璫拘文牽

俗循循之義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

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騁乎兼容并包而勤思

乎參天貳地地與天并天是參也且詩不云乎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

內八方之外浸澤衍溢浸澤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

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域舟輿

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

秦漢文鈔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三 西漢

中國有至仁
獨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沫若水也

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

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二方謂西

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沫若水也

微特犴鑊零山梁孫原孫原水也梁謂創道德

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遐邇不

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述遠也言顯遠之國下

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

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

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

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

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

於此矣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

頌上咸五下登三咸五帝之德登三王之上也觀者未親指聽者

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

秦漢文鈔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三 西漢

夫鴈鴈伏如鳳皇廖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噴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敵固靡徙遷延而辭

避敵固失容也

劉氏如之難蜀老父文曰
如之難蜀老父文曰
是強分設却又夢強說這理至以爲治水爲比
可謂宰令矣使人主觀之乃所以助成其好大
喜功之言非所以救其失也然文字自佳

秦漢文

司馬相如難蜀老父文曰

西漢

司馬相如封禪書

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使所忠往采其書
所忠至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
固未嘗有書也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
者來求書者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
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伊上古之初肇自暴今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秦
率邇者踵武迭聽者風聲也紛綸嚴整渾滅
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紛亂也紛亂也紛亂也
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嚆逆失而能
存若順也淑善也嚆逆也無有始善軒轅之前邈
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者軒轅之前邈

秦漢文

司馬相如封禪書

西漢

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難見
可觀也三五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
談君其盛於唐堯臣其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
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邅隆大行越成也
道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也豈不善始善終
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述夷
易易達也湛恩濫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
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極極而崇冠於二后
謂文武也上也二后接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

大略易而達
故不如此不能
抑而登

於今者也元始也卒終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終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

建躡號施尊名大漢之德漢源泉湧漫衍泉水也

而如漢之涌泉貌旁魄四塞雲霧散上暢九垓

下沂八埏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深也懷

生之類濡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通陞游原迺

潤沫沫協氣和氣也飄逝速也原本也通開遠也亦

首惡湮沒闇昧昭哲昆蟲凱澤回首內夷狄也

然後固騶虞之珍群微麋鹿之怪獸巢一葦六

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放龜於岐餘珍

招翠黃乘龍於沼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鬼

神接靈園賓於閭館奇物諸詭倣儻窮變欽

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益周躍魚隕

抗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以登介丘不亦惡乎進

讓之道何其美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

義征不憚德順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

與二休烈淡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創初

物創見也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益號以况榮

益欲也欲此功立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

受天之祝賜崇名也

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囑缺王道之儀群臣忍

焉或謂且天為質聞珎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

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

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

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

款天神勸功中微以彰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

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

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維縉紳先生之畧術

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

義校師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據之無窮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

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

義而覽焉掌故太史官屬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

乎朕其試哉迺還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

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

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

六穗我穡曷蕃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祀專

獲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

六帝以上并錄
上帝依加托焉
而論天子使持
節也亦欲持節
以去大行不可
也而王遣不可
也

謂其故詩大
也上以加知
也上以加知
也上以加知

君乎侯不邁哉侯何也般般之獸樂我君園白臂黑

意其儀可嘉般般謂收收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

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夫瑞之徵茲亦於壽康氏以興

濯濯之麟遊彼靈囿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

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采色炫燿燿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

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詳詳依類託寓論以封

爵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

德競競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

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劉氏總曰觀相如封禪府為唱官爾其表權與序
皇上炳玄符德為業馳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
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而瑞讚之
以介丘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

恭漢文鈔 司馬相如封禪書附 西漢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偃臨晉人孝武元光元年中西入關見衛將軍
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乃止書關下朝奏募召
入見所言九事其八為
律令一事諫伐匈奴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

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

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太

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飢

忘戰也春秋遷師振
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

忘戰也救氣也振整也故要思
且夫怒者逆德也

秦漢文鈔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西漢

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

血故聖王重行之也重難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

悔者也昔秦昭襄王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

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

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隨糧以行重不及事得

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調和勝必

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

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澤鹵謂地多沮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其軍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腰瓊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饌，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於路也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以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畧，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侵畧來而人畜也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程課也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

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慮易思慮變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外市與外國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唐制川曰：通篇只是說防。通篇與古人諫諍之說而後自說處，不過數言，亦是文之一體。林次仲曰：言匈奴之伐，列舉如指諸掌。秦皇漢高，二事足爲明證。文字重厚，實愈難而愈有味。是漢初元氣清遠之作，非春秋戰國元氣清遠之篇也。

秦漢文鈔 王充漢書卷之四 西漢

海曰：此言以喻字。上蓋因漢武窮兵黷武，而欲其崇奉以止。則此文申子曰：伏風樂極而足也。答之者其脈矣。

嚴安言世務書

安臨苗人武帝時以故丞相
史上書後以安為驍馬令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餘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之使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民離本而微末矣未不可待得故縉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

秦漢文鈔

嚴安言世務書

西漢

以矯奪而世不知媿今詩也故姦軌浸長夫佳漢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寧民不天屬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

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與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

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

不行諸侯恣行疆陲弱衆暴寡田常暴齊六卿分晉

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

合從連衡馳車數擊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愬及至

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

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

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郵使秦緩

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伎巧

秦漢文鈔

嚴安言世務書二

西漢

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今者調謬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豪估將兵以北攻疆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粮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粮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

道樹於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
 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儼舉齊景駒舉鄧周
 市舉魏韓廣舉燕彭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
 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
 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
 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
 之患也。今狗南夷。朝夜耶降。羗楚略巖州。巖州。建城
 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
 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
 備。靡救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
 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罕而不解。兵休而復
 起。起。字加通。是語語不在。更而杜漸。也。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
 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
 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
 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壤制。形東壤制。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東制其民。
 帶帶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
 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文刻。

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
 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
 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陳平曰。嚴安上書與主父。僞不同。僞皆隨其末
 而救之。安則探其本而救之。本正則末自正矣。
 凡安所言。曰薄賦歛。則嚴帝之利心也。曰省刑
 罰。則嚴帝之慘心也。曰有孫役。則約帝之侈心
 也。夫帝之欲。不似窮兵一事。大本既立。數者除
 除。則其可片言而止。至於用兵。乃人臣之利。非
 天下之長策。二語可以問要功。生事者之
 口。應一將功成。而後其言蓋本諸安。
 林次曰。謂言風俗之變。機切人情。後言窮兵之
 禍。又強諫焉。言治道有闕。其文華采之中。而
 實實實實之。言其言泰是之得處。
 正所以為大此其不聞道。處姑暴之可也。
 秦漢六鈔 嚴安言世務書四 西漢

徐樂言世務書

徐樂趙人武帝時上書言世務書奏天子
天子召見乃拜樂為郎中散騎上疏言事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擒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彊國勁兵不得

徐樂言世務書

徐樂言世務書

西漢

徐樂言世務書

徐樂言世務書

徐樂言世務書

西漢

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驅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倖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敎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陳上疏曰人臣諫君責之以欲不若引之以理責以欲者其欲未必不可格而引以理者其欲不戰

而自化得樂於武帝亦苦賦諫者夫帝之心內
多欲而外仁義者也仁義不勝欲故欲橫生徐
樂於聲色之奉游獵之娛自優佚之歡不直
止之而勸以仁義若陳善而不聞其邪者使
帝誠如樂言以天下為務而帝王之少言
知欲不待言而自止存得諷諫之術吁樂言
雖是而同時若議者一歲四遷安雖不用而為
樂言人至樂言不見用乃以樂言為迂而不相
耶人

秦漢文選

卷之五

西漢

8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武帝時閩越與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
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驚與遣兩
將軍將兵討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是時漢兵
遂出討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是時漢兵
遂出討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是時漢兵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
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
者懷德天下攝然猶安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
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
方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
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羈弗能服威
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
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
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
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
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篳竹之
中習於水聞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
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
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

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
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
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
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
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
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
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
督士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
秦漢文鈔 淮南子卷之四 卷之三 西漢
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
衣糧入越地輿輜而踰領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
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石謂舟觸林中多
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曹未
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
使將軍聞思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先臣指
長也聞思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糧未
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
尸千里之外暴露骸骨而號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

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
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
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
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
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
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膏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
早閉晏開龜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
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能難猶淮南
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
秦漢文鈔 淮南子卷之四 卷之三 西漢
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
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
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通
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
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縣力薄材縣
如絲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
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
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過足輒車奉饌者
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

此言道路以
亡之用其不如
速使

此言守之
難上戰事甚
難

此言又
難於守也

疾厲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
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
殺之。甲以誅厥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
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得垂賞以招致之。此必獲勿扶
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
國。建其王族以為畜越。畜謂畜之也此必委臂為藩臣。世
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
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
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雉兔
秦漢文抄 淮南王安傳代閩越書四 西漢

自臣聞以下
言此王師之
言此王師之
言此王師之
人所能及

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
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
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
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
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
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
人蒙死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逆犯也。顏行猶獨行
在前行故曰顏也
所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
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數為固。
秦漢文抄 淮南王安傳代閩越書五 西漢

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殺大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陳書曰善寬武帝之心者淮南也善成武帝之欲者嚴助也夫武帝窮兵四夷自南越始帝先試於南越而後試於西北此其為心淮南與之已稔及其初而救之不至墮驕則輪臺之悔亦可自免奈何淮南之言不足勝嚴助之辭而武帝好兵之心法不可遏故南粵之伐是武帝終身用兵之機史載此書不於武紀下於淮南傳而獨於嚴助傳見之其意責助蓋深審淮南說之旨何其智嚴助

林次唐曰淮南王未必能文帝集天下賢士為賓客此其代筆也其言山川林麓莽谷道路之險

秦漢書曰淮南王之言通南越之風土歷歷可見使欲用兵英雄無用武之地信乎難哉今南越雖入職為佳地而出尚之民猶據山林險阻為其官皆不能制如南江之俗雖封疆之臣亦不能治況北越急而南越緩耳或者駭焉以淮

唐劉川曰珠走盤之文不可捉捕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武帝時天下侈靡闢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言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云云朔雖詠笑然時親察顏色也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帝帶劔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

神明殿明堂名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

繒罽五絲也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

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

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

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

四通之衢故以甲乙第之也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

舜之隆豈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陳書曰方朔進身不以正而進言則時出於正武帝招致天下文學材智一官悟為驛置左

右為天子私人餐兵會稽主於嚴助起上林苑
主於吾丘壽王開西南夷主於司馬相如建朔
方郡主於主父偃獨方朔以滑稽寓諷諫化民
有道一對總然格心之言雖進身不以正而言
則正矣夫帝於諸臣治化之道凡二問之公孫
弘弘曰使邪大行獎政用德令治薄民民不可
得而化是失其才也弘曰多也問之東方朔朔
曰矯甲帳卻走馬是正其本而抑其侈也弘之
明矣

本義三也

東方朔名是字曼公

而康

東方朔諫起上林苑疏

武帝時夜出夕還投宿諸宮於是上以為道遠
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
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直泰以西提封頃畝
及其費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及詔中
尉左右內中表為營草田畝以償郭杜之民時
朔在旁進諫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為
大中大夫給事中湯黃
金百兩然遂起上林苑

人等處脫酒不
為事使

臣聞謙遜靜慈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
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即臺慈其不高也弋獵之
處怒其不廣也如天不為發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
苑何必盤屋郭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

廣漢文記

東方朔諫起上林苑疏

而康

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
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
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
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
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
土宜薑芋水多龜魚省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
憂故鄠鵠之間號為土膏其實畝一金今親以為苑
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家之用

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死，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者，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死固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官，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冀土愚臣，忘生觸以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

秦漢文

東方朔客難

西漢

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符六星之符驗也。

林次崖曰：義理甚正，暢利害甚明，快辭氣溫厚，言大美麗，則如黃鐘大呂，可應郊廟如籥數，是亦可以表冠裳，雖枚乘鄒陽輩以文章名，或未能過也。

東方朔客難

朔上書陳農戰逐國之計，指意放蕩，見用因著論諫客難已，周位卑以自諷。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都居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同胞親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十二國謂齊衛宋楚，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有庫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內，以為帶安於覆孟，言如帶之相連也。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

時見此三句
或則此一
句拾和

秦漢才學

東方朔集卷二

兩漢

其所故緩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
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
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
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
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言不得所由入使蘇秦張儀與
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事者
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才止
下利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
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
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
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
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聖學修學敏行而不敢怠
也譬若鶴鶴飛且鳴矣鶴鶴小雀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
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
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
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
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
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黈纁以黃絺為纁
懸冠兩邊當耳不

枉而直之敘可
乃李而書旁者
旁之末而求之
亦不其切耶

秦漢才學

東方朔集卷三

兩漢

欲聞不急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放小過
之言也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
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
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
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周
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
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
鄢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
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
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
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由鼃鼃之襲狗
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鼃鼃一名吳鼠今
孤豚猶子也
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
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劉氏曰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
之名為客難雖託古術志疎而有辨
林次崖曰此篇意思是說時平則聖賢無所施才
其實當憂備時正武備止嘉下樂遠駕長取之
際賢才未必無所用憂備之不遇未可全捷之
時若以之泛論義理自是如此文字甚佳楊雄
解嘲班固答
賓戲皆祖此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無方
論假託之詞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
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
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
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之貌將以
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
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
年於茲矣謂曼大色也流議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
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

張漢文鈔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一

西漢

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
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恃於
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
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
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
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者闢龍逢深諫於桀而王
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閉主澤不
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

自昔者王和
並述一
丁漢有特於日
四句也

自是又甚
此二臣之
於日四句

自是又甚
此二臣之
於日四句

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
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
爲天下笑索被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危
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輩等蜚廉惡來
父子俱以
材力事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瑯琊
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
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
近譏夫詩不云乎諂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
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啾啾終無益於主上之治

張漢文鈔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二

西漢

即志士仁人不忍爲也愉愉啾啾和悅之貌也將儼然作矜莊
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
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
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鼓
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外矣是以伯夷叔
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
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懼敬
貌
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
自貶損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
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

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
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
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
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
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
其身。推思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
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樂
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
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
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
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
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猶
思也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
絕也。綿連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
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
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
池。斷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
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

於是正明堂及
行此三年二段
三事一應上
深念遠慮下
不奪天性一段

蔡漢文鈔

東方朔書言元帝論三

西漢

不後一段大書
以漢此增篇
武帝所錄

奉漢文鈔

東方朔書先生論四

西漢

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虞。民無饑寒
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園囿空虛。鳳凰來集。麒麟
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
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
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
克生。惟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馮小海曰。論中率在諫諍上。止說其論人臣進言
利害。與人君從違得失。亦大體。然第親受信於
漢武。起上林之諫。幸董偃之諫。似非默然者。然
每以詆諆發之。豈所謂諫諍何容易者耶。噫。直如
汲黯而卒。至貶黜。不謂諫諍何容易也。
逐而亦不甚任明信乎。非容易也。

終軍白麟奇木對

軍字子雲濟南人年十八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郎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物博學群臣軍上對云云對奏上其異之由是收元爲元符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各王不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爲中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窺屏葭葦與鳥魚同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粵賴救北胡隨畜薦居力故居不安任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

秦漢文鈔

終軍白麟奇木對一

西漢

攝大將軍東鉞單于再慕驃騎抗旌昆邪右社抗舉也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遠設官埃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刑法也也言其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贊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三宮明堂辟雍太廟也文贊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贊也無聞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恩於勒成專

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燔祭天塞祭地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明亦謂

神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饋充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告元改元年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緯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著事者蓋六鵠退飛

秦漢文鈔

終軍白麟奇木對二

西漢

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天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埃之耳

林次室曰漢初大抵多因秦陋至武帝始易正朔改制度建明堂辟雍表章六經漢家始成帝玉模樣惡謂武帝漢之賢君也其北却胡南拓越不爲無功而流祿中國亦賢者之過耳然輪臺之語綽然覺悟非迷復之內者可同日語也白麟奇木之應似非偶然然謂之獻恐非終軍所對不無附會胡越內附亦幸而中耳然其稱頌漢武之賢非溢美也其文若不經思而尺度音節不失其年甚少而老成或不能及真天與之奇才也使天與之壽其所就當不止此一情哉

中山靖王聞樂對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欲削其勢
數奏其罪遂系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
以廣封置侯大才相繼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
罪為臣下所誅豈有司吹毛求疵管獄臣使
臣中山王勝者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
聲而泣問其故勝對云云又具以所聞於
是上乃厚諸侯之節省有司所奏諸侯爭加親
視之

臣聞悲者不可為樂歡思者不可為歡故高漸離
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
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

之於邑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為戚之後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

夫衆煦漂山衆煦也聚暴成雷朋黨執虎
十夫撓椎撓曲也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扼於陳蔡

此乃柔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
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折軸謂車軸斷也

也舒明月曜夜露露宵見宵亦夜也然室案列布香冥晝

晨塵埃拂履昧不見泰山拂布散也何則物有蔽之

也今臣雍闕不得聞雍闕也謏言之徒蠢生道遠路

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風不

重重也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

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殷享之親鴻

毛之重鴻毛也群居黨議朋

友相為使夫宗室積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

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搗假寐永

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

陳古述曰吾臣所以相維者分而已上定其分則
不至於亂下安其分則不至於怨故同一封建
也周封建而無患漢封建而有患非封建有利
而不利也周之制立而其分明漢無制而其分
不明也當漢世上走其分何至中山靖王之對而怨
當時朝議但知土地可削與不可削不思寵可廢
與不可廢古制不復太分不明怨叛之迭血也

林次崖曰此對事情激切誠亦該博佳言美句層
出如世所傳日月中流出不見斧鑿痕王侯之
中乃有此人物使攻文積

唐荆川曰此六朝
文之溫飭也

又曰此等文字不宜叙其情而
特徵婉其詞如詩比興之類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武帝時丞相公孫弘言十賊彌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壽王對云云上發難弘弘詘服焉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

五兵謂劍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

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

衆暴寡海內抗敕巧詐並生

抗訛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

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

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隳豪

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筆挺相持擊而之

器也蓋馬撻也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不勝言不勝多也至於精

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崇禁

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

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

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

決乎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棄孤蓬矢以舉之明示

有事也

有事有四方扞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

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

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

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

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教之於

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

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

抵觸也竊以禁教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

三代以真心待民寓兵於農而王政夾六子所以投射者各有其等故無盜賊

皇以疾心待人禁民爲兵而射禁之

之禁嗚呼士之生也以射天子之禁

禁上之謂議也亦以射公孫弘謂十

有吏不敢前是欲禁民而適以滋盜也

吾丘壽王曰聖王務教化而省刑制惟君人

得民而不疑則盜可銷矣仁人之言哉

是以解之宜公孫之詘服也

上天下自古而耻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署莫

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

今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刀鋸謂割刀也餘餘

僕賴先人緒業先人緒業也緒餘也得待罪釐穀下二十餘

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

舉自結明主惟思也效用力也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

招賢進能顯嚴穴之士拾國家遺失之事補國家

外之文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

也斬將奪旗之功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

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交游朋友也四者無一堪稱

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言上所述四者

特取容執事於國無損益無一遠苟且合

陪奉外廷末議陪奉朝堂之餘議也不以

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職在闕茸之

中闕茸謂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

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

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

遠不可羈繫也主上幸得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儀

出入周衛之中出入周衛也周衛僕以為戴盆何以

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

之才力務一心管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

謬不然者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越舍

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歡俱居門下同為侍

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

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以身從事曰徇素本

此也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

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係妻子之臣隨而媒

孽其短舉行也不當謂降匈奴也全軀全養其身係

謂生其罪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

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
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

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

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言其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執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牢獄也執不可入者謂形勢不可對也此疾苛刻之辭也也言人更僕官地不可對者不可對也當日決定計於未萌以見身也言人更僕官地不可對者不可對也今交手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榜擊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正惕息言正容警息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文王爲紂所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李斯相秦爲趙高所具於五刑諸乃先行刑墨官割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殺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凌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刑罪之間奴爲臧獲婢妾爲獲言此卑賤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解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倜儻蓋文王拘而演周易文王囚於羑里乃演易之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厄於陳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屈原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害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兵法修列孫臏與龐涓

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割斷其詞足濟困窮不幸遷蜀
各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其法而師之韓非囚秦說難
世傳呂覽呂不韋為秦相如皇遷之韓非囚秦說難
孤憤韓非韓之公子世韓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
非樂使自戮說難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
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
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
書策以舒其憤思盡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章也僕竊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
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
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
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
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
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
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同志者謂邑則僕僕前辱之責
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
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下負累之下其地
生謗議也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
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

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
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餐背膏衣
也身直為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嚴穴邪故且從
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狂惑謂小人也今
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刺謬
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
悉意畧陳固陋謹再拜
此書大旨皆在
此少卿推賢進
士之說固已
不為同也
司馬遷報任安書
西漢
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聲桓各
含殊采並抒輔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接連齊曰反讀曲折首尾相貫敘事明白讀
之令人感慕悲痛然有奇氣猶未盡除
林次產曰子長之長李陵曰下是不不能自引火
而甘戮辱明是怕死書中却說他是又託古人
自解氣憤強分雖然一言之失處難備居亦可哀
而辭氣悲揚反讀曲折妥宕疏通誠漢家之巨
作也

○
壹關三老救太子書

武帝末年江充用事先與太子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照得桐木人征和二年太子使客為使者及太子等斬充遂部賓客為將軍與丞相劉向等長安中接亂言太子反上怒甚問臣等知所出否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適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下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

秦漢文鈔

壹關三老救太子書一

西漢

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為漢遠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孽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免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

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亡也吳王殺子胥被比于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銖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慙慙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秦漢文鈔

壹關三老救太子書一

西漢

陳古近曰人主可與言則公議在於縉紳人主難與言則公議出於草茅夫事而至草茅言之則一亞豈若人主復以迂視之天下固將絕望焉此若茂獨出位言之武帝胡然改悟亟賜赦宥江充之數發極文之惡則元良不墮而望恩之室可不作矣而奈何帝聽草茅之言猶疎也

李陵答蘇武書

李陵字少卿將兵擊匈奴敗降匈奴蘇武字子卿武帝時與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與蘇武相見得歸為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策立休美暢通也清時清平之時恭問今聞也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

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繇勲勉。有踰骨

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

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親。但見異類。異類謂夷狄不韋同類於已也

韋。韓義慎以御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韋韋也羶韋也

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

之甚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

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吹之以為曲。吟

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

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聊類上念老

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武帝以陵降匈奴身

負國恩。為世所悲。背恩不報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

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

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也即廣之子

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

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

自明。勿頸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已矣絕望之辭也殺身

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懷臂恐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

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

令人悲增。切但耳。切憂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

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

陵步卒五千。武帝時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不而裏萬里之糧師

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彊胡之域天漢言以漢配

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

然猶斬將搃旗。追奔逐北。斬賊之將搃賊之旗軍敗

滅跡掃塵。斬其梟帥。號勇也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

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堪勝也言此

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

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執。又甚懸

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扶

乘痛以少敵衆見傷者多然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于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刀指
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
為先登徒空也古空有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
士為陵飲血流血也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
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陵軍候管敢被
匈奴使人進新兵陵戰于山昔高皇帝以三千
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
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
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亦罪也子卿視陵豈
偷生之士而惜外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
為利者乎然陵不亦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
恩於國主耳誠以虛外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
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不灰三敗之辱卒復勾
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
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推
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
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臨最錯受戮周魏
見事蕭何樊樊曾韓彭信彭彭趙周魏其餘佐命立功之

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
小人之譏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謫能不得展
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最蓋
天地義勇冠三軍徙失賢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
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
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軍謂
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
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丁年壯年也
去帷婦也謂武奉使終室母也已久母死妻嫁也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
變節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
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享受也茅土千乘
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
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倖
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
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
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
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
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

步趨以實下。今人不行則邪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藏五藏也。練練其氣也。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奔奔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息。皇帝謂昭帝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譽國之福也。臣吉愚。願大王察之。

奏漢文鈔

三才圖會卷之五

西漢

林次崖曰。適遊之樂。一則傷生。一則虧性。故古導以二。有謂昌邑諸論。正詞語佳。如大呂黃鐘。諸餘韻。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云云。上善其言。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未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莊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援。引也。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適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大將軍。將軍也。披肝膽。決大計。黜仁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除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

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也。止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也。舉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殺塞。也。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以金華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蜀者不可復屬。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末，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也。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矯為一切。也。一切

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棄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鵲之邪，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詭。」也。言則能安，行濁人君之善，御下不當，怨誹病也。唯陛下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未復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其四山曰：治獄之論，雖多，然獄吏之發，其實則實。此者上實，聖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於人死，則可見實聖之吏，能發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遺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實好刑名之學，故其意皆所形。至於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耶？極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為吏，期於不對，此上之欲言者，其於吏之慘，則不可入。現直獄乎？刻木為吏，猶不可對，況獄吏乎？溫舒之言，至深悲痛，於是宜帝為之感，悟置官以平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言者。然其為治，終以虧下之道，雖故刑餘周召，法律特書，卒不免於世所訛。而史官書之曰：「獄刑，號為平矣。」疏之一詞，名然而實不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

謹

陳古迂曰天下事不規則不知不履則不悟宣帝
身嘗獄事故於刑獄為詳溫舒身為獄吏故於
刑獄為悉夫刑獄本也德化本也知有刑之為
重執若以德化而無刑之為重文帝以德化民
故謹刑而日省宣帝以刑從人故謹刑而日繁
溫舒之言重刑繁雖詳而所以導帝於德化者
尚暴故於神罰也

林次崖曰漢宣帝用刑深刻趙蓋韓楊之不得其
死可見矣溫舒此書可謂對病之藥其言深刻
之弊而賢之不失為賢者也
翻案即此也

秦漢文鈔

卷四

刑

張敞論霍氏封事

敞字子高為山陽太守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
司光孫山子霍氏列侯以光子為大司馬頃
之山雲以選歸霍氏親屬出補吏
敞聞之上封事上書其言計然不微也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
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
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
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
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
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

秦漢文鈔

卷四

刑

此法是如大休
之錄

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庶不
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
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聞者輔
臣顯政譽威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
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
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
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怠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
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
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

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直西山曰張敞之意在於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是時許后之貴隆彰。

言敞之計而不行。陳古近曰先儒論宣帝郊成陵徐生之言蓋將徐其惡以成亦故之謀故市以成威霍氏猶莊公以京覽臣也。敞帝豈意是哉。帝久為霍氏所惑不敢言其功也。霍光之威不敢發其終也。事斥。

秦漢文鈔

張敞諫東太后書

西漢

之愛不忍。後天以出山逆謀皆萌於光。光之殺之特承。雖高祖之易。魏相言而不從。張敞而不省。何也。言因得以窺帝之心。矣。當時張章告張敞石夏之謀。則金吾牧捕帝詔勿捕山等。相謂曰此縣官重人后故不竟也。此一舉也。索不抑制霍氏。若霍氏之變。為之也是故。捕用之奸。未明舉。侍之寵。方盛。平生驕乘之憤。猶於一旦。房閭之愛。光則焚之。過厚山逆則之。過寬。若意。廢立之謀。向非霍氏之迫。則難矣。帝亦未必會然。除之。昭查之處。幾有不正典刑者。嗚呼。趙蓋韓楊之死。如刈草。帝不意后之變。其殺霍氏者亦一趙蓋韓楊也。何待客之哉。

張敞諫膠東太后書

敞拜膠東相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言太后止不復出

臣聞秦王好淫聲。樂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葉陽奏昭上后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莊王姬楚口非惡旨。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前從傳母。輜軒木車也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綢繆綢之屬所以自此言專賢所以自飲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疾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

秦漢文鈔

張敞諫東太后書

西漢

欲為名。於以上關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得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魏相諫擊匈奴書

元康中匈奴寇邊兵擊之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議故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致復後漢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奏漢文

魏相諫擊匈奴書

西漢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難以興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不實選言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事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為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

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

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

朝致堂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奔連兵之禍恐

傷陰陽之氣以生蕭牆之憂其經國之遠慮乎

父兄妻殺夫之變宜以告君此則賢者或猶以

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惡聞災禍過故臣事

不以直告而草妖木怪雲物竊動悉指為祥瑞

前古一其視魏相為何如哉風俗淳惡

宰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欺嗚呼賢矣哉

陳古迂曰國家行事雖責於君而亦當責于其

加宣帝比武帝皆英銳而可大有為者也武帝

奏漢文

魏相諫擊匈奴書

西漢

窮兵而宣帝不甚窮兵何也及觀魏相諫我

書然後知武帝之相若蔡澤賀慶不敢言也故

日窮於兵宣帝之相若魏相不憚言也故不窮

於兵嗚呼此一止兵也武帝之時主父偃廢金

未嘗無言也不出於朝廷之相而出於疎遠

之臣帝亦將輕聽之矣若魏相者真大臣哉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

宣帝元康中相為丞相用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津故事以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貢諫朝錯重件符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其策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

奏漢文鈔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上本一

西漢

下垂意黎庶憂水患之災為民貧窮倉廩振乏緩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

謂孝昭也

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

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重入制用以備凶災王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饑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拔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

此奏雖是臣陳故事而其中大要領只在本案而務積聚一

勝歸臨秋收飲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登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趙汝愚進經齊錄奏劄曰古以來凡有國家者莫不自有一代規模制度其事切於時而易行不

必違尋異世之故故魏相為丞相救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及賢臣所言請施行之此奏

明於治體

陳古迂曰處閭閻之世者宜於立法事英銳之生者宜於守法宣帝天資明達勇果不慮不及而患其過故帝可以有為而相未嘗導帝以過焉

奏漢文鈔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上本一

西漢

退也此之制符號已見引進少年紛更天下事者不同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

神爵元年諸羌畔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遂西至西師都尉府圖上方略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水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印懼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案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

奏漢文錄

趙充國上屯田奏二

田業

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一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

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墮

廕以西道橋七十所今可至鮮水左右田事遺賊人二十晦

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

百匹也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

今大司農所轉輸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

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便想已禦敵莫急於兵屯其莫急於食食不足則兵不能多兵不多則敵不可遏是固屯田之計

不可不講也嘗考古今屯田往往皆無一定之計蓋因時度宜而為之宣帝之時先零卑開解仇結盟侵擾邊郡當時諸將欲畏操深入一舉而滅之充國知其未可也以為難久不解後

本漢文錄

趙充國上屯田奏二

田業

不怠則四夷必有乘其敝者莫若屯田以益收勝田於浩亶積穀金城卒能破先零下罕開其

旅而還中國不知其勞豈非屯田之利哉

陳古迂曰先儒言韓信善將兵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愚謂趙充國善用兵破降西羌只是分數

明此一便宜之事也其用幾人棄用幾斛屯田利幾倍省漕運幾何破先零幾時如架屋者

中歷歷先有成算振凱以還如抽矢腹中取諸寄耳後諸葛亮用蜀屯田渭濱與充國意合嗎

呼皆分數明也

趙充國上屯田奏二

充國既上奏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如將軍之計處當何如臣請兵當何時得決就計止便便奏於是充國復奏云云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先言自充國今敵下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一也今虜亡其美地

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殷師罷兵

萬入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

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羗虜瓦解

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

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

折羗虜今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

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

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

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眎羗虜揚威武傳

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眎羗虜揚威武傳

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

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今反畔之虜氣於

風寒之地難霜露疾疫瘡墮之患

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

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

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

皆羗治隍隴中道橋今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

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

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

兵矢十二利臣充國材下大馬齒衰不識長冊唯願

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帝所屬之此

帝所屬之此

趙充國上屯田奏三

充國既後奏上又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問之虜雖未伏誅其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即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罷復發略人其將何止之又大開小開前古曰我言漢軍先客所在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客為一將軍既言後奏充國又復奏云云上於是報充國曰今將軍將軍計善明年充國奏古者本可五萬人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人溺斃死者五六千人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涕泣而還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早開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今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寒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係為斬木柵校聯不絕不無為商也校聯不絕言便利也連火幸通統營相次也便兵擊飭關具飭整也塞火幸通統

奏漢文錄

趙充國屯田奏三

西漢

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以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

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其處自是時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今兵出雖不能滅先零重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敕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

奏漢文錄

趙充國屯田奏三

西漢

可空如是繇役復大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給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羗論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德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始得避懷之便始苟且也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久留言不日於賊賊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

加誅。今臣等得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張南軒曰漢將執賢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謀不謹也充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遽曰兵難遠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舉其不敢忽如此經畫之多思慮之深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於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關外之奇而為國家損不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固涉西戎坐消焉此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推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及復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振出倫輩在宣帝時不獨為賢將殆可抑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冊制度為後世思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董仲舒在

其下
風耳

秦漢文鈔

趙充國上屯田奏三

西漢

楊惲報孫會宗書

宣帝時惲以聞知霍氏謀反功封平通侯後以妖言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與惲書為言大臣廢退當閭閻佳澤庶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稱昧謂言見廢亦懷不服報會宗書云會宗有日食來駒馬獵佐成上書告惲惲答不海退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丁廷尉按察得所子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也

底致幸賴先人餘業得備

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

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也殷勤甚厚然竊

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惟思也

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也

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

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

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

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

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

素空也不稱其懷祿

貪饒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

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

意得全旨

王生于恭寬鏡書

寬使為人剛正高節志在公然深刺喜臨宮
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諫好犯
上意太子成子王生高寬鏡節而非
其如此于書云云寬鏡不約其六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
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
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
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
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適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

奏漢文

王生于恭寬鏡書一

市東

揚今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
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
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
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撓曲而不訕大雅云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真西山曰此蓋以危行言遜望寬鏡也然則宣

帝之時可知矣王生蓋智士史逸其名惜哉
鄭東郭曰此書議論雅切意思明快深得規勸之
法使寬鏡能用其言必不至取禍矣王生其
亦識時之士哉

王褒四子講德論

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
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今依鹿
鳴之辭習而歌之褒既作頌又作
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益聞國有道貧且賤焉
耻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躍不
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通帝
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
然有是言也夫蛟螭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
則涉千里攀鴻鵠則翔四海僕雖頑鄙願從足下雖

奏漢文

王褒四子講德論一

市東

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
談於公卿之門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
乎公卿介紹傳命也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寧戚商歌以
干齊桓齊威飲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越石負芻
而寤晏嬰越石父為人臣僕弊冠皮索負芻非有積
素累舊之歡皆塗親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
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媧倭僂善譽者不能掩其
醜毛嬙西施皆美婦人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
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

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輪不能以斲。但懸
曼矰蒲直，不能以射。但徒也。曼長也。矰矰，於矢故唐
騰激波而潛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
遠，未若遵塗之疾也。唐謂也。騰躍也。激擊也。才救於
無人行表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
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
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輒而聽之。輅，車也。
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釋，曲折不失節。舒，緩也。
之。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
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士相見之禮，冬用禮，文既
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妙聞。俚，鄙也。
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
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
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太上，天子也。
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
作三篇之詩以詠歌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
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其
風。文侯諭其指意。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詵，詵少而

來其傳，越倉唐諫曰：何不遺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諫
於是倉唐至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
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其風。文侯曰：風謂何？對曰：
詩云：鶴鳴於陰，風謂之北。林木見之，君子愛之。欲飲何
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志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
欲知其君，現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麻
太子詵召中。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誅之也？先生曰：夫
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誅歌之者，美其
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
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節，止也。好
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
蘊於碣砮，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
也。砥，砮石之次。精練藏於鑛，外庸人視之，忽焉。鑛，
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金百鍊不耗，音曰精練。况乎
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命，名也。是以刺史推
而誅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
寥宇宙。紛紜，衆多之貌。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
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究，
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德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
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愚，

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隱、僖有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鮑叔牙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王由五羖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叔孫子反句踐有種蠡、漂庸，剋滅疆吳，雪會稽之耻。句踐為吳所敗，後求成而歸，與大大漂庸魏文有段干田、翟泰，人寢丘折陳壽謀伐吳，遂家之。本漢文鈔 王莽四子傳後附七 西漢

衡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疆齊，困閔於莒。齊昭王敗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羽翼輔佐也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難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退者欲罷不能。條暢理也偃息旬匍乎詩書之門。

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死，踈徭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問憐也，辜罪也，縗絰有喪者服事謂服後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囚。縲囚，縲囚也，縲囚者，死腐人謂經考擇或飢寒死，獄中者子弟縲囚謂之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因父兄之罪，而見縲係。西漢文鈔 王莽四子傳後附七 西漢

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連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刑也，謂嚴急也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犽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蒞，莫不肌慄骨伏，吹毛求疵，並施蠶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征徭，征稅也嗷嗷愁怨，遂以秦族。是以秦難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狸能害雞，豺能食豕，蠹能傷木，賊以亂人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

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

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

靈神光曜曜洪洞朗天神天地之神洪洞相通也明也明也鳳凰來儀

翼翼翼翼也群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

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嘉禾櫛比儀也滋液津潤也櫛比接連也

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

三壤上中下田咸則謂皆有法則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

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拒鬯而鬼方臣宣王

得白狼而夷狄賓同前謂同前而伐討也見方遠方也夫名自正而事

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

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

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

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強者也天性驕蹇冒

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

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匈奴逐水草

常鳥集獸散往來馳騁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未起

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絃掌拊扞拊也拊也收秋則

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

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晉過杭士屢犯觴

堯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獲日逐

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日逐單于皆匈奴名乾坤之所

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頰焦齒臍剪髮露首文身

裸袒之國編結編髮也沮頰刻面也焦齒黑齒也臍不衣

不衣不衣靡不奔走貢獻惟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

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翕魚鱗躍均平也

樂和氣也是以刺史感德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黠淺

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殫言也於是二客

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嘆怡懌而悅服

秦漢文辭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頌時上好神仙故褒對父之上今褒待詔

夫衙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荷負也旃禮也

布蓑蒙哈輶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被服也純絲猶也糗乾食也

太牢牛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

厚均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塞充也打申也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始五

秦漢文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西漢

一元年二秦三王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

四正月五公即位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

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

人之用鈍器也勞筋骨終日矻矻矻矻徒貌及至巧

冶鑄千將之機清水淬其鋒越砥飲其鋒機劍末理者淬飲謂

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蓬泥塵塗刺斬也蓬泥

泥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帝掃泥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也如此則使離其

督繩公輪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

用相得也督正也削度也延長也庸人之御驚馬亦傷

吻弊寒而不進於行也胃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驅

騰驂乘日王良執乾韓哀附輿縱驂馳騁忽如影靡

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

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王良秦古善御者韓疾

也遼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煥絺綌涼也

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懷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喁喻受之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喁喻喜悅貌受夫

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

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圖空法寬刑緩齊桓

秦漢文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西漢

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齊桓公設庭燎以由此

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待上之欲造見者人臣亦然背賢

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探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惴誠

則上不然其信惴誠也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

術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

威飯牛離此患也伊尹賣鼎賦刀以干湯太公屠牛

於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

進退得聞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漂而升本

朝離疏釋躋而享膏梁開猶用也與困也漂剖符錫

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列龍興而致雲蟠蟬俟秋陰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人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遼鐘逢門子變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伯牙善鼓琴者遼鐘琴名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亦謂之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今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親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思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道莫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遊法也連游自然之執恬淡無為之場場境也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啍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林次崖曰聖主得賢臣世道所由以泰也聖賢論治莫先於此此頌曲盡其理格言美句不一而足宜經生學士傳誦以為贈答也

秦漢文選

王莽傳三傳卷之四

西漢

劉向條災異封事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即位蕭望之周堪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惠苦外戚計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恭顯所譖堪向卜獄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北昂卷舌間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震復奏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皆側目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外親上變事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許史果服遂逐更生今諸獄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大見信任恭顯等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恭顯見其書意與許史見而怨更生等

奏漢文錄 劉向條災異封事一

西漢

臣則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徵表欲終不言念忠

臣雖在明詔猶不忘君憊倦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

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

恩未報性思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

恨性謂引而臣聞舜命九官禹作司空皋后稷契司

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韶舜樂名舉蕭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凰見其容儀擊鍾鳴鳬而

自漢至元歷所
俱以九卿為
百二地力一
情可見之
和字乃一篇
自漢至元歷以
從其合於中
人竟在其中

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言文王始受西郊命作周也雜還衆賢罔不肅和雜還衆賢罔不肅和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東文

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粢釐粢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

奏漢文錄 劉向條災異封事二

西漢

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愛

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歎歎

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歎歎訛訛亦孔之哀謀之

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

不撓衆枉勉疆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譏怨故其詩

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薄迫也謂讒口啓啓薄迫也謂是之

時日月薄蝕而無光薄迫也謂其詩曰朔日辛卯日

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其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在下奔竄當上無道下不恤命乃初與時幽王見殺為大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平王公十四年遷麟也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地二地也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夫狄見於三人一之五石隕墜六鵲退飛多麋有蛾也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也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殺也大雨電雨雪雷震失序相乘水旱饑蝗蟲蛇蠱午並起也當是時禍

亂輒應弒君三十六公國五十二諸侯奔奔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晉地名也成公元年伐王師敗績於貿戎蓋晉敗之也伐其郊鄭周邑也昭二年鄭傷桓王以諸侯伐鄭桓王在桓五年秋使聘戎伐桓王桓王在桓五年秋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登簡公且平公召莊公相與爭奪更遂至陵夷不能復興陵夷凋也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招和今賢不肖渾然也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文公車人滿北軍漢儀注中壘校尉王莽軍門內尉一人朝臣舛午膠戾乖刺言志意不和更相讒譖轉相是非傳校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管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也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

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如魚鱗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言其衆也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言其毀也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養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謂多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譏邪並進也。譏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還改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譖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譖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甫雪塵庶見，晁晁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

毀也。言其毀也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太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叔孫叔定公始孫通也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二府丞相御史也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詆毀也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譁，譁也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恤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

自漢以卜筮
一應而漢公
事多如也

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
今伎邪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交戰謂合黨共謀違
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
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
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
而孔子有兩觀之心少正卯姦人之雄孔
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迹察謂尋其
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泰
魯之所消以爲戒歷謂歷觀之原考得應之福省災

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揆度也放遠伎邪之黨壞散
險賊之聚險言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杜閉
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
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
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由不直宣
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胡致堂曰世之識者以原劉向相比皆同姓之
臣忠言著於當時又采表於後世未易斷其優

劣以愚觀之向蓋優於原也何歷事三帝前經
恭顯擅權後值王鳳專國殺戮忠諫之時上則
正言諷刺惡惡納忠下則言雖不遷禍亦不及
豈非德行有孚周身無禍邪原則禍介倖直揭
揭然衆邪之中既許君心又取衆疾殊不可則
止之道怨刺強顏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
矣離騷之作諷刺如竹向所擬效固不
能及然篤論是區華藻者乎質幹者乎
五西山曰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
數回可謂深切夕幸不能謂孝元之惑不明本
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宣帝時竟擢職至元帝立
遂大用事治黨望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元帝
之六年也是年地無震雷指之死入教年猶自
後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終元帝世數言恭
顯者惟更生房二人而更生忠懇慷慨又非房
所及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其心亦謂不肯少認
恭顯峻節干諫之口猶高仰之彼貢禹輩視之

陳古迂曰人各以類交小人之交多固君子之交
多難甚矣主之者難也易之泰陰居君位者也
易之否陽居君位者也而泰否反不同何也處
泰之時君子之交皆合雖六五陰柔之君亦足
以集事處否之時小人之交方合非九五陽明
之君不足以休否劉向以壯群狂開衆正勉元
帝是欲合其交也而帝非其主也帝性陰柔之
陽剛知恭顯之邪不能退知堪更生之賢不能
用若或可以處泰
而未可以休否也
據迂實曰諫氣有倫首尾相應又須要看向所處
是何地何味其書詞方知其忠愛懇惻之意與
他人不同
林次崖曰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賈山告
漢文借秦爲勸劉向告漢成亦引周與春秋之

事其言周之興衰而証以詩及引春秋所書災異文法皆自左氏來詞似繁雜然各有條理余讀而愈有味其重厚唐大猶不虞初氣象唐荆川曰此文最有法度

東漢人金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成帝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獨諷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王莽得同姓不居累世素養厚恩身為宗室遭光祿事三王吾而不亡執常言都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劉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也穰侯魏冉也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范雎之言而秦復

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獲蔽大臣終有間樂望

夷之禍。秦二世齊於望夷之宮。關樂以兵殺之。秦遂以亡。近事不遠耶

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

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帝崩。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

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

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

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帷內魚鱗

左右。言在帝之左右。皆次若魚鱗也。大將軍東事用權。五侯驕奢

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

寄託也。內爲汙私之行。託公也。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

爲威重。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覽

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

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

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

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

霍而弗肯稱。呂后霍后二家皆生僭擅。諱霍而弗肯稱。故爲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

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簪互。簪互。簪結而交互也。

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

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皇甫閔卿士也。

周正龍之故。處於盛位。積富於朝。武安侯田豐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

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冠石。山下有石如日冠也。卜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

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椳

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

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

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

外戚。降爲卑隸。隸。卑也。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

秦漢文鈔 劉向奏漢外家封事上 西漢

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

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

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

而納信。此皆不待言也。謂其引引。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

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未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

不失社稷。所以張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

也。如不行此策。由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

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登慮。易曰。君不

楷古記
分福也
書習所
以安國
金可威
於可觀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慮。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陳古近曰。漢宗室之患。無如劉章。劉向二人。呂氏外戚也。欲流劉氏。則章力謀之。王氏亦外戚也。欲危劉氏。則向力排之。觀此封事。于載尚為流涕。異時章得誅諸呂。劉向不得誅諸王。者何也。蓋章之志得行。而有平勃以王其盟。向之無功。不幸而不遇平勃也。
林大崇曰。此與前篇所言意同。然前篇向隱而未露。至此則直露矣。其言激切。當讀之可為隱痛。若使王氏能因其言而改其失。豈有後日獲宗之禍。漢成知禍而不知避。卒自取敗。亡尤為可恨。然則如更生者。劉氏王氏之忠臣也。

秦漢文錄 劉向傳家封事
唐荆川曰。此等文。皆為忠誠第一。又曰。向諸疏。皆善叙事。

劉向諫起昌陵疏

成帝嘗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起昌陵。制度泰奢。向止諫書。奏上甚感。向言不能決其計。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三統者。天、地、人。明天命所授者。傳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明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

秦漢文錄 劉向傳家封事

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願側近水也。霸陵山北頭。意懷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薪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

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
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
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龍皆
小葬其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
列不改列不改樹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
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穆王子葬於武庫皆
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
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

秦漢文錄

劉向集是書後漢書

西漢

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義兄甚微孔
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
不可不識也東西南北古謂諸行通不爲四尺墳遇
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
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
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
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
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
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

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
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
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
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閻閻遠禮厚葬十有餘年越
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嚴襄者謂莊王皆大
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
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
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梓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
江海黃金爲鳧鳳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

秦漢文錄

劉向集是書後漢書

西漢

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
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
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
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
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
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
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
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
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宜王

之者
已說
是事
此
後
有
人
如
此

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千之詩
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
魯嚴公即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園後嗣再絕春秋刺
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
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
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
積以萬數管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漢
必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
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惜焉惜謂不丁以久者
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辭
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
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既達蓋
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願
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
時之觀適賢知之心以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
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
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博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
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

奏漢書

劉向傳

西漢書

以修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
以息衆庶撫謂規模

劉氏綱曰劉向之奏

陳古迂曰劉向傳捲不意若故事事不意諫獨於
事大者不從事小者又不從事何也傳曰父
母愛之喜而不怒又母惡之勞而不怨此事君
法也何於奏劉向事則言恭顯趙后專嬖則言
趙后王氏竊權則又言王氏恭顯小升親親之義
當時皆謂劉向事愛而不之行至若昌陵一役派
民大甚可以專自斷制者何言之而一不之行
近雖臣皆曰不便而知詔曰罷之向亦未嘗有
作志應家國之念深而其辭苦君臣之義
大而其情收足不思而終不怨忠矣哉
朴次崖曰諫厚者言國家無常存之理意易世
之後終不能保以見其無益也用意深遠矣中
本漢書
劉向傳
西漢書
言古今聖帝明王賢臣智士薄葬之得以爲勸
言吳秦唐漢諸君厚葬之害以爲戒其言必多
喻遠引所以乎化人主使後世滋潤入其言而
不覺也可謂善於立言善於治君矣人臣進言
於君當
以爲法

劉向論甘延壽陳湯功

宣帝時年支平子昭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
困虜漢使者元帝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
子康爲內晉漢遣衛尉典屬古送之既至鄯支
城郭諸同兵剽掠平昔與是壽出西徙屠制餐
爲延壽湯搏典師矯制幸得不誅知復知爵土
則使奉使者爭欲乘危微幸生事於蠻夷爲國
招難漸不可隔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衛
顯之議議又不決劉向上疏云云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后詔公卿議封焉

到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

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

養老入鈔

制同論立廷善陳功一

西漢

撫城郭之兵。撫憲持之出百外入絕域。遂踵康居屠三

重城蹇歛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

昆山之西掃谷呈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

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

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

之安。群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

討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煒煒如霆如雷顯允

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

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

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

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

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意武功重用人也吉甫

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

錫我行未久千里之錫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

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

於刀筆之前史也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

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

而爲之講行事以自爲大齊滅之也不立口實爲拒諫也貳師

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

而僅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

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

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

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

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

惠隨欲擊之烏孫鄭首迎自來之日逐猶自裂土受

辭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

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

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胡致堂曰。或言望之雖奉世之封第。口違命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世法。不聞其原。於春秋也。曰。魯公子結。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春秋書。遂以譏其專。其義若曰。專之而可者。謂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為之。蓋本於此。命許以臨事。從宜。符不受專對之辭耳。若矯制而行。雖有一時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用刑。蓋為國以義。不以利。終不以一時之功。亂舊世之法。此春秋之旨。望之有見焉者也。劉向所謂其陳未免以功利言矣。後世亦云。矯大。而功小。考罪之可也。愚謂功有小大。矣。矯有大小。乎。哉。如其陳之才。氣。別加任使。而後報之。未晚也。

宋康王

劉向書王莽傳

西漢

呂東萊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逆事。公羊於書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既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又言。書公子遂如晉。乃曰。公不得為有也。其書遂一也。而褒貶不同。如此。則古人臣出使。苟國家有大利。而不可以待報者。若皆不許其遂。則魯已之人。得以自安。苟其事不足為社稷之安。危。而可以請命者。若皆許其遂。則慢上之人。得以自恣。此孔子之深意也。如汲黯視延燒。矯制發河內粟。賑給饑民。此事急。不可待報。許其遂。赦之。可也。如徐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此事緩。可以請命。不許其遂。罪之。可也。陳湯矯制斬郅支。于漢廷。公卿之論。不一。廉衡則曰。不可。賈誼後奉使者。乘危微倖。生事。變夷。劉向則曰。可。賈誼大功者。不錄。小過不疵。瑕瑕爭議。人之不能定。益未嘗有以春秋之議。決之者也。劉向為中國之忠。尚矣。今莽而斬其主。則成棄。而劉向之命。而大其功。食此春秋之所許也。且有焉。

後千有餘歲。功能獲湯者誰。而慮其開後奉使者。乘危微倖。亦可謂弘愛過計。知元帝賞之也。

宋康王

劉向書王莽傳

南漢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元帝時衡為太僕大夫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
宣帝之政又傳昭信及子定陶王受幸寵於皇
后太子衡上疏云
云時永光五年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

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
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

美也烈業也二后也烈業也二后也烈業也二后也
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
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

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
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也爭言

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
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

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釋廢也樂成謂已成
之業人情所樂也願陛

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
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

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
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

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補其所不足

也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

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

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

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

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

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國風者
禮之本也禮本冠婚也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始乎國

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

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相內故

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

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

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醴主階也醴少
酒也貴於衆酒衆子

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

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

人動靜游謙所親物得其序序凡物之小高得其序
卑皆有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

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

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曰子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陳古述曰世有傳經以言事者其言則是其所以為言則非也蓋經者其言盡性中庸之說也其言正家大學之說也讀其言而信者其言也而考其言為帝舜傳昭儀定陶王而發當是時也其言為帝舜傳昭儀定陶王而此求知於皇后太子也衛言雖是而衛所以為言者其心則非矣衛之言曰仁愛溫良戒於不

之過
林次龍曰此篇當分三段自受命之王至至德之本為一段自傳曰查好惡至以聖德為一
本為一段自傳曰查好惡至以聖德為一
本為一段
臣自臣父聞室家之道修至末為一段第一限
言通社第二段言治性第三段言治家義理通
於後之偏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疏

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成帝之則上欽納其言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言帝之天性已自詩云鸞鳳在疾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也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居尊后夫人之行不倖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作等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介繫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也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藝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

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入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未求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舉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物事也。事。事皆有節文。益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嘉惠。嘉惠也。和說。和說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昭明也。穆。天子之容也。又觀以禮樂。饗醴過歸。觀亦視也。饗醴。饗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禎。天下幸甚。

臣所出日。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為近理。可為仲舒之亞。惜不能充其所學。故其言無足多。

陳古迂曰。漢業之衰。萌於元帝。而盛於成帝。元帝之失。在優游成帝之大。則又荒淫。成帝之失。在相議立。首上此議。可謂逆視其心者。史贊帝趙氏亂內。安語如匪。六戚。淫乎酒色。安暇經學之勤。獨是也。使行言帝。修容儀。升車立止。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蕭何。蕭何。尊嚴若神。未必不因術之言。祭之。雖然。志行不正。容儀可觀。又何益哉。
林次崖曰。此篇所言。義理最精。粹故朱子解。開雕之詩。米用之。學音。當不眼。不可與尋常章句。並不此篇亦分三段。自臣聞之。師曰。至宣揚德音。為一段。是勸勉。臣自臣聞。六經至宣究其意。為一段。是勸勉。學自臣聞。又聞聖王之。自為。至終為一段。是勸勉。臣自臣聞。又聞聖王之。

匡衡政治得失疏

元帝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衡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云云上說其大旨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閉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應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溢

秦漢文公鈔

匡衡政治得失疏

西漢

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棟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尊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

今俗吏之治以下方說時弊正是道之未得

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奸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惠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揆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言引家至而人說之賢者在位能者

秦漢文公鈔

匡衡政治得失疏

西漢

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義樂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微有以相盈稷卨陰陽氣相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

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靜者動謂地者也

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

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

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太自

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

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

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

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

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

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

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

今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

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真西山曰衡之論美矣然方是時恭顯用事遂堪

猛後賈捐之衡對恩不及此雖有近忠正遠邪

何益哉

陳古近曰人之進身有受知於非其人者決不敢

卓然有以自異楊子雲受知王莽身不非莽

所予厚受知何文終身不說王莽然也衡之明

經其為世推也

入相與夫身非人博學昭昭元帝因日食地震

詢以政治得失衡曰進也止矣而不指更生之

忠曰遠巧佞矣而不試石顯之惡曰罷珠厓矣

而不雪楊之冤遷為光祿大夫未必非史丹

石顯復假風俗教化之言以文之人固得以復

衡之心也他日

秦竟不顯陳

林次崖曰議論深遠皆聖賢道理詞語復宜暢漢

儒以經術經世務自仲舒之外如衡者殆不多

也見

蔡漢文曰

匡衡之論美矣然方是時恭顯用事遂堪

猛後賈捐之衡對恩不及此雖有近忠正遠邪

何益哉

陳古近曰人之進身有受知於非其人者決不敢

卓然有以自異楊子雲受知王莽身不非莽

所予厚受知何文終身不說王莽然也衡之明

經其為世推也

入相與夫身非人博學昭昭元帝因日食地震

詢以政治得失衡曰進也止矣而不指更生之

杜欽日蝕地震對

成帝建始三年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上合陽侯果放舉欽故欽上對

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戇繼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又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

奏漢文錄

杜欽日蝕地震對一

西漢

屬無華刺之心關東諸侯無疆大之國三垂靈表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焚惑為之退舍

宋景公焚惑守心太史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擇而不動

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恭去

俠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三宮之廢

二宮即成帝太后與成帝母也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

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

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置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

誦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譏賊之人以誅忠良賢俊失

在嚴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

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

奢恭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

愚戇言不足采

奏漢文錄

杜欽日蝕地震對二

西漢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望之為左馮翊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今諸有罪非盜賊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務益致救以豫備

時劉向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是

民困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未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未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

秦漢文錄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一

而漢

此段說節孝錄而漢論亦佳

生貧者獨外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欽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之

未後始悔者以抑其利心

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唐荆川曰自

是篇生語

鄭京郭曰此篇只就事發議不務於辭之詞而意足故為漢文之更難者

秦漢文錄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二

而漢

侯應龍邊備議

見文選注呼韓邪單于且青且備上書願入朝
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
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將漢氏以自
親元帝以後宮中家子王孫等皆得賜單于單
于驩喜上書願得塞上谷以西王牧地傳之無
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
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使郎中侯應龍邊事
以為不可許天子乃詔勿議罷邊塞事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
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
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
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

秦漢文鈔

侯應龍邊備議一

西漢

北建塞微起亭隧建塞謂開小道而築外城設屯戍
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
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
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
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
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
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
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
復罷一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

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

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微置屯
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
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
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
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嫖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
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
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何望
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

秦漢文鈔

侯應龍邊備議一

西漢

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
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
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土死枯僵墜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
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
繇戍繇戍一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
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
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
於漢自解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
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

長策也

陳本正曰自易有重門擊柝之象而城戍之守已
立自傳有周室成索之語而火災之分已幾固
不可無備久矣也虎而安保其不噬其較而
蛇安保其不噬其較也則有謂之朝未易以俄
有謂之夕未易以俄也則有謂之朝未易以俄
而則也呼號單于求其美度而欲微成心
果可待乎其應之言去漢之所恃以存者嗚呼
漢之是也其為甚而西次之唐之邊患西為甚
而北次之為國不可以
無備而况跡且忽乎

秦漢文抄

虞夏禮樂備三

西漢

谷米日食地震對

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
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未待
詔公車對云云對奏
天子異焉特召見示

陛下東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
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
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才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
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
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
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變各
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葵女之分
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
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閭門未郵政事不慎
舉錯妻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
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
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
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滅謂褒姒之族也
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
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

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於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

李漢文

李漢文

李漢文

明尊卑之序。賢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光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初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

百官在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救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人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人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

李漢文

李漢文

李漢文

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免。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難上之心。經曰。懷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然簡易則答罰。

不除經曰饗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
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蜂起小
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其著不求之
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
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
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真西山曰水災所陳災異大抵皆歸咎後宮以黨
王氏本不足錄以此篇頗得大學遺意姑存之

餘皆

陳古迂曰此對谷赤告君之初說也成帝自為太
子以知色聞谷赤未因日食地震歷指後宮廢寵

秦漢文錄

卷之六

西漢

燕溺之私未嘗不切中其病是時雖無王氏
之辭亦無王氏之迹猶有可觀至次年四月

則直以身自託矣嗟亦儒也而惜

胡秋宇曰割切明暢論事有法且逐段之下引
經為證而各下一轉語綴之此格尤為新奇

谷永論神怪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
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祀祭上林苑中長安城
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責盛
者谷永說上書其言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

可罔以非類罔猶蔽也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

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

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興輿輿起也謂

也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覽觀縣圖浮游蓬萊

崑崙九成上有瑤圃閼風耕耘五德朝種暮穫

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
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種也與山石無極

比於山石黃冶變化今案化可鑄作黃金也

水淖藏方士詐以藥石若水先投之水上水即化

色五倉之術者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皆姦

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左道邪僻也

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益急如紫風捕影終

不可得虛之貌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昔周史長弘欲以鬼神之神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

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

福助卻秦師而兵剄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矣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王女鉅鹿神人韓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

秦漢書

卷五十四

西漢

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陳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真西山曰谷未此顯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使武帝時有為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亦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達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旦晝不能常旦晝而有夜焉閭閻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發則有生有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

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一物耳而為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揚雄之說也或問人言神仙有諸曰吾聞之張衡神農黃帝堯舜禹湯而文王畢孔子孫賦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未與離之說則知長生之為虛誕明矣而後來者猶其心而不悟矣哉

秦漢書

卷五十四

西漢

陳古迂曰谷永學府不至與劉向異而其言神仙虛誕則向所不及劉向心術不可與谷永同而其言推變專捷則永所不及又有其短寸有所長度量相去若此哉

谷永訟陳湯疏

陳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書奏天子出湯等爵為士伍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子玉楚大

名趙有廉頗馬服驪秦不敢窺兵并陘馬服君近漢

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

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

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念郅

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信德義勇奮發信德

秦漢文公秦漢文公

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遠集都賴

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遺誅雪邊吏之

宿恥威震百蠻武揚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

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統

憲之吏欲致之大辟言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坑

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

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

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

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

三月竊思陛下
許多忠臣
等方

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故竊恐陛下忽於
鼓鑿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
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從難
之臣也

陳古近曰士之立功奇功亦難矣既欲不得罪於國

家又欲不得罪於權門陳湯奇偉獨儒之士也

在元帝初矯制而斬郅支不得封侯在成帝時

言事而得不得封侯在成帝時

未嘗甲兵一也周書而石顯爭之求言而王鳳

有之蓋湯得罪於顯而不得罪於風故也嗚呼

欲全則全之欲全則全之

使人讀之不覺流涕心則曰明甚好文宇

秦漢文公秦漢文公

秦漢文公秦漢文公

秦漢文公秦漢文公

秦漢文公秦漢文公

秦漢文公秦漢文公

秦漢文公秦漢文公

秦漢文公秦漢文公

秦漢文公秦漢文公

秦漢文公秦漢文公

賈捐之罷珠厓對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有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樂夷之詔前光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乃從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直言

也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

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

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

聲教迄於四海

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

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

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

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

使來因九譯言語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征不還謂昭王爲齊桓桓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

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應其害然地南

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

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

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閉中國未安傳武行文則斷

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常賦歲百二十

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當旗在前屬

車在後則陳於道而先行爲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

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

安之安之言何於是遠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

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

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

處佞人用事則諂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

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

不可食果久腐壞則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故謂

也通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藉兵

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

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

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

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

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闔傷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

詞人傳本
用此語意

號於道老母寡婦泣巷哭成流被面以入於遣設

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得虎符陰聘名士

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虛地大征伐不休

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開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

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

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

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

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

全元元也詩云養爾蠻荆大邦為言聖人起則後

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

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駭越之人父子同川而

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顯顯

獨居一海之中顯顯猶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

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歎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

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

也臣竊以往者堯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

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以少府禁錢續

之少府錢主供天夫一隅為不善貴尚如此況於勞

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

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

可且無以為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唐仲友曰實捐之讓珠厓一事與嚴助甚

又曰捐之言之士

陳古迂曰賈捐之有猶介之師而不能守始也短

石顯參也不得用而薦石顯此其志之敬廢言

如當時鄭則者流若非諫廢珠厓一

林次崖曰文字未純美其中却有格言其言珠厓

當罷以當時事觀之故為有見今珠厓已入

職方為文物之邦捐之之策又似發矣蓋古今

之時不同事勢亦異不可執一論也今之議論

秦漢文鈔

安南者多拾捐之餘

論其亦未之思爾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歆字子駿向之子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欲以爲立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數以難向向不能辨問也及歆親近從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說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其恨

先叙後辨

自孔子受道之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

秦漢文鈔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一

兩漢

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太義乖重遭戰國業邊且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胃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蕭望之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如

父恭恭王以下

明牙明牙言若尊木之初生也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楚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

秦漢文鈔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二

西漢

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迺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三事謂左氏春秋古文尚書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脫簡遺間猶謂舊編闕絕就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閱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關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

任者以下言書

詞嚴而義正

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

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

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絲雖

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詔

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弼扶微與二

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逸此句已經藝有廢逸者冀得典立之也今

春漢文鈔

劉歆多識太常博士書三

雨

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廼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考力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有為事已守公
以下復申其之
作結

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黨同師之學妬道義之真達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

子不取也

劉氏曰劉歆之於太常辭

真西山曰按此書則漢於六經殘缺

之餘收拾補完其功在不少也

手與黃蛟禁無一句浮詞冗語三復讀玩方見趣味蓋治儒守經之士筆作也

別不可以方人。諸客視之也。

之體峻然有

劉歆毀廟議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
 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
 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
 有與臣愚以為漢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
 臣議議奏可於是光等制書宣帝事滿昌博士
 左咸等五十二人皆以為漢祖宗以下五廟而
 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于孫
 欲褒大顯揚而立之思神不繫也孝武皇帝雖
 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莽中壘校尉劉歆
 云云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中壘校尉
 可歆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強於今匈奴是也
 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

存漢文紀

劉歆毀廟議一

西漢

厚又曰單于燁燁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
 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
 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
 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
 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
 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吞

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
 衛戍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
 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
 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
 時適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
 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
 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
 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
 掖以隔羌羗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

存漢文紀

劉歆毀廟議二

西漢

四垂無事片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
 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
 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
 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未無
 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
 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
 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
 也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祭德音也禮記王制
 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

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謂流風也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秦漢文鈔

劉歆說廟議三

西漢

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大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發帝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

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班彪曰：孝宣諸儒之議，劉歆傳而為文。

法與功並，漢英大於漢武，其功世之王者也。而其在於廟，宗與毀武，其功世中國，此物儒管中，見之於左，人心手。子孫太子曰：我任其功，以遠達沙，十郭。

秦漢文鈔

劉歆說廟議四

西漢

下枕也。見其美，凡偉烈矣。孝宣

何武論傳喜書

何武傳喜之詞

喜帝即位母定陶傳太后從父弟好學有志行
哀帝即位還右將軍傳太后太后與政事太后不
欲令喜輔政上於是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
綬以光祿大夫奏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
皆上書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
乃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
遺歸眾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
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
李友治亂是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
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

何武論傳喜書一

何武論傳喜書一

何武論傳喜書一

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外也君臣相慶百萬之
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
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

鄒東郭曰武之書字不過百餘而人才
周舍之竟已盡此漢文之精簡者

梅福論王氏書

前論納諫後及
王氏

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
王章素忠直諫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
數見群下莫敢正言
梅福上書上不納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
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
畔其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者不及從諫若
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
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
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
其節怯夫勉其力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秦
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
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
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
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王道則仲尼
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
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
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
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

秦漢入鈔

梅福論王氏書一

梅福論王氏書一

秦為亡通以下
言王道廢所
循故猶高祖之
法亦足為治

此一段論功業
武之得賢以深
成帝

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

三年之儲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

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

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

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時廣漢男及山陽

亡徒蘇令之群踏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索隨和言

求索隨已及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重大臣亡所畏

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

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

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并并

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死

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死今臣所言非特是

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

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衛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

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

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

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

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

此段言人不
能言之類至
衆多也然其
偶儻指世陳
政言成文章

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偶儻指世陳政言成文章

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不幾

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

也孔子曰王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

誹謗之罔以為漢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秦阿故

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

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

通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祭伯樂之圖

求駿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葉陳平之

過而獲其謀通謂盜嫂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器

仲二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

謂之醉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

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

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遺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

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

尉而外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

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

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

願陛下以下收
拾而遺或帝
者古文也

此書本論王氏
生此以見本意
先述論而後論
入實事而後論
事之實實實
王氏方論有不
可直言之者

本漢文鈔

梅福論王氏書四

古義

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
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
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
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
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
循高祖之軌杜以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十月見留
詩小雅
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傳覽兼聽謀
及疏賤今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
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
下不見其形願察其象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
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
何景也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
鐵如星飛上去景象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
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
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適尊寵其位授以魁
柄斗身為魁蓋
以斗為喻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
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
書曰毋若火始庸庸魏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

亦亡已

泰漢文鈔

梅福論王氏書五

西漢

其西山曰成帝初即位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
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正月封舅王崇為安
成侯商根立逢時開內侯未幾有黃霧四塞之
變漢大太楊賜等以為陰謀圖微之氣而歸咎
於太后諸弟無功而族明王氏之權未盛故維
傾邪如楊賜猶能誦言之其後用事既久名儒
而為說者其始如張敞不惟不敢言且陰附
之至於三四而退臣如王章至數風之罪觸死
而不顧臣與章同罪然皆職分所當言也福逮
方一弱耳乃亦昌言之無所忌致莽輩政又能
超然遠逝以全其身尚風峻節干載而下猶僕
人庶敬其視欽永張禹輩立曉
魏古迂口八威權臣相攻之時而言者未有不死
王章之於王鳳是也獨劉向與梅福幸而不死
大劉向宗室遺老也其執親而易梅福州縣小
尉也其位卑而難希雖未用其言而亦不加罪
鳳亦不敢加禍者終其身
林次崖曰只把高祖武帝事來議論近而不遠切
而不浮忠而不放可謂善立言矣故雖觸時諱
而不害生公卿有視而曰來
唐荆川曰此文如野戰之兵恣意說
去不事繩削頗有奇氣而少辭雅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哀帝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特帝按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章帝時單于朝中國報有六故上由是難之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計單于使辭去雄上書諫天子應焉召還匈奴使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臣聞六經之治尊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微精妙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

秦漢書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西漢

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謫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其事既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寢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安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

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歸安國將三十萬衆微於便陁微要也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

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恢大也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

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其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

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

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

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狼望匈奴地名以為不

勞者不久伏不暫費者不未寧是以忍百萬之師

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

廬山也廬山匈奴中山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使

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

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時鮮有

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

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

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渾洽而匈奴內亂五

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外扶伏稱臣然尚羈

縻之計不顧制縻制謂以爲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

欲者不疆何者外國天性忿驚形容魁健負力怙氣

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附屬也其疆難誼其和難得

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

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

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寧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

探姑繒之壁姑繒謂西藉蕩姐之場藉蕩姐謂也艾朝

鮮之旆拔兩越之旗艾朝近不過旬月之後遠不離

二時之勞艾朝固已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郡縣

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

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

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

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希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

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

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

歸怨於漢言單于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

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太憂乎夫明者視

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

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謀衛霍之功

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

勞心於內辯者數擊於外數擊言使車交馳其數相擊也猶不若未

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

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

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二日失之

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未亂

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陳古計上其故康居之難也漢哀帝建平四年單于請朝不受之則失其心受之則費其財是

秦漢文鈔 楊雄論不受單于朝書 西康

故公卿所當與確不同始以宣帝并露之賜觀之金珠車馬之費勿論也當是時金珠車馬止八千匹至建平則加至二萬匹至元帝則加至八千

帝之事力不如宣帝實則四倍於宣帝而國家遠之虛名深費國家之方而而處之既不節

其朝又從裁其賜楊雄似欠一言而漢庭公卿亦無以虞此吾故曰區處之難

楊雄解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金門金馬門也玉堂殿也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宣從宣橫論者莫當顧

秦漢文鈔

楊雄解嘲

石渠

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權纔給事責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鹿喻位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異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臺或雖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頤頤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

今大漢一統則上下一文四分五剖相反

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閩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鎖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巨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飛鳥曰鴈四鳥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一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

秦漢文鈔

楊雄解嘲

石渠

殺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紫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帶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奪其筆筆陰暗瑕而無所詘也君臣上下有暇隙爭離當今縣令不請士

郡守不迎師。群鄉不揖客。將相不倨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以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以問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盛。地藏其熱。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雷。謂其盛實。必以天收雷聲。地藏火熱。則為者亦滅亡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瞰視也。鬼神害盈者亦滅亡也。高明之家。鬼神必去。故高明富貴者。其室也。攫拏者以默然者存。攫拏執持也。言執權用執者必亡。默然守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寧。德之宅也。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異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鷗臯而笑。鳳凰執螭。而朝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對病問。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微索。翁有蹈此。扶服入秦。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顛折頸。

故有遠蕭何之
律一段即削面
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
律於唐虞之世。則許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
則惑矣。有建妻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
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

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捫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妻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敘。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許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妻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劉氏曰。揚雄解嘲。以詩
樓子。然曰。此又非。有文字體格。其實陰寓諷刺
之意。而陽吟嘆之。進學解。送窮文。皆出於此。
林次崖曰。此篇東方曼倩答客難。校華文。承過之
其一氣渾成。則不及夫中問。大意不遇四轉說

出人才遇世月落之端曲折詳盡君子讀然深
思以今觀古於是重有感矣班固堅其言誠亦
是祖此

本集文鈔

楊雄解嘲上

西漢

楊雄解難

楊雄作太玄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
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

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宋期乎
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也比和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閱意

眇指獨馳聘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

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實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

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楊子

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

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濬於人者天麗且彌地

泰漢文鈔

楊雄解難上

西漢

普而深深著也彌廣也普通也昔人之辭適王適金彼豈好爲

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登乎

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

升則不能據膠葛騰九閭據倚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閭九天之門也

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

不唯嶢則不能浮瀚雲而散歛烝嶢嶢高貌浮瀚盛也歛烝氣上出也

是以宓戲氏之作易也繙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

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

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渾潤則不足以

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相以無為作宰也

寔為戶太味必淡太音必希太語叫叫太道低回是

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

於世俗之目鮮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

者高張急徽追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

施咸池掄六莖發蕭韶誅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鐘

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發人亡則匠石

輟斤而不敢妄斲後十之師曠之調鐘竢知音者

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

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泰漢文鈔 揚雄劇秦美新 西漢

揚雄劇秦美新

劇甚也王莽篡漢自立為皇帝國號新室是時雄仕莽朝見莽欲害正直之臣恐已見害故著此文以奉詔暴之甚以新室為美將說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也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

群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

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

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

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

泰漢文鈔 揚雄劇秦美新 西漢

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

休臣常有顛胸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

長恨黃泉敢竭肝膽為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

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雖睢肝肝權輿始也祛開也或玄而

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啗玄天也黃地也剖判分也實蒸也

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沌沌之時繁闇罕漫

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繁闇罕漫不明之貌厥有云者上罔

顯於義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者於成周仲尼不遭

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
仁義禮智獨泰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褒文宣
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恩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損衛
井吞六國遂稱平始皇盛從執儀革斯之邪政馳騁
起斯恬賞之用兵政始皇名也執儀革斯謂商執張
儀曰不韋李斯起斯起斯謂白起
王制家恬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
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滌唐滌虞滌殷蕩周
除之也難除仲尼之篇
籍自勒功業難燒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
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古而不談

秦漢文鈔

楊雄劇秦美新上

西漢

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獼而不臻狙獼大獸人者皆
風屬麒麟皆以泰
不至也甘露嘉醴景曜浸澤之瑞滑大弗經實巨
狄鬼信之妖發景曜景星也浸澤謂滋液浸潤能注
萬物也弗彗星也雲落也經實星墜
也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故神歇靈繹海水羣飛
云巨狄鬼信謂告祖龍死也神歇靈繹海水羣飛
二世而亡何其劇與繹繹也言神靈歇其繹繹不福
祐也海水羣飛言亂也
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
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
焉壞微而能全故若古者稽先帝若順威侮者脂桀
紂況盡汎竭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

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豐沛宛葉
皆地名自武
關與項戮力咸陽項羽也言與項
羽戮力攻秦也創業蜀漢發跡
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趙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
而定刑法也歷紀國典謂歷
代之紀及圖書經典也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
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
極數殫間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
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渾淳沕涌川流海濤雲動風
偃露集兩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飛

秦漢文鈔

楊雄劇秦美新上

西漢

聖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炎光日景也
飛雲震聲也
於是乃奉若天命窮龍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
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詭譎天祭地事其異物殊
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
穹鏤衍下土非新家其嚳離之假至也皇穹
天也離應也卓哉煌
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地方斯茂
矣漢高有白鳩丹鳥之瑞武有白魚之祥
受命甚易格
來其勤昔帝積皇王積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
損益而下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備思垂務帝作穉穉

明且亦不寐勤懇懇者非泰之為與夫不動勤則
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前人不當謂不當先
王之意也覺倍也愷
和是以發秘府覽書林近集平文雅之圖期翔乎禮
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
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律也量斗斛也科條法也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
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
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楊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
欽修百祀咸秩也咸皆也秩序也明堂雍臺莊觀也九廟長
壽極孝也天子七廟亦加黃帝虞舜二廟是為制
九矣又立長壽宮以為文母之堂
六經洪業也經有五而春秋又
立樂經而為六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
五爵度三壤五爵公侯伯子男也壤田
也言民田有三等之給經井田免人
後方甫刑臣馬法方北也臣正也馬法司
馬稷直之法其法也恢崇祗庸
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摯紳諱言諫箴誦之塗振鷺
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振鷺鴻鸞皆喻賢人
也充庭漸階言多也
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韞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
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群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
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關者已補

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炳炳麟麟
明也厥被風
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市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
風
化所被近者逾遠遠者化所被近者逾遠遠者
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而衍前典巡四民迄四
嶽增封泰山廣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典業也
也
茲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
有新正丁厥時崇獻浮海通濟之神威設壇場望受
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嚙如
也帝者雖勤謹忘可以已乎帝者雖勤謹忘可以已乎
宜命賢
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摘之罔極本
源

秦漢文鈔

東漢

古杭馮有翼

馮衍說廉丹說

時天下兵起王莽遣廉丹討伐山東辟衍為掾俱至定陶秦追詔丹曰舍道盡矣附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泣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云云丹不能從

行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外晉戰於鞏韓厥逐及齊侯齊

秦漢文鈔

馮衍說廉丹說一

東漢

臣逢丑父乃使齊侯御車將及今齊侯取飲厥獻丑父于鄧克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火戰之不休故之以助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益事君也以必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說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貧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五世相韓推秦如皇博浪之中勇冠乎青兗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

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無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都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至納雄雋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縱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

秦漢文鈔

馮衍說廉丹說二

東漢

馮衍說鮑永說

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求鮑永行爲且受使符自置簡牘乃以衍爲立將軍

衍聞明君不惡切慙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今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罹王莽之害久矣始自陳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土莽篡位起兵於東郡西羌靡恬苦攻西海西南夷

東漢文錄

馮衍說鮑永說

東漢

陶町王攻益州烏珠單于遣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之賢王入雲中大殺吏人刑法彌深賦歛愈重衆彊罕未解兵連不息引也之實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貽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萃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嘖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震震四海席

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莽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

東漢文錄

馮衍說鮑永說

東漢

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侯卿規摹不可空自清侯卿規摹不可空自清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室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言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行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丘華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

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
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
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扶。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
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未
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然
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
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
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
姓之懷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
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
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
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今天功
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奏

奏

奏

班彪王命論

時屬王莽初改光武即位而隗囂據關擁衆欲
有分割土宇之意彪特在冀虞以著所舉必是
禍亂明天命所
歸莫其有符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
命禹暨于稷契臯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
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禮代不同至于應天
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
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
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
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被
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慶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
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僥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
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
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
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
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
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

信布以下
之說

信布以下
之說

信布以下
之說

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考處哉故雖遭
罹厄會猶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
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况公麼不及數子而欲聞
千天位者也公麼小也是故驚蹇之乘不驛千里之
塗燕雀之嘯不奮六翮之用案枕之材不荷棟梁之
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
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
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
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

秦漢文錄

班彪王命論二

東漢

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
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
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
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
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
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葉書於春秋而况大
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
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
有五一日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高祖為人
陰準而龍

廣美類聚左傳
有七十二黑子

三曰神武有徵應徵應謂下
衆端也

四曰寬

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
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
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
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
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
略聞矣初劉媪姬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
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
契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
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
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
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
位符瑞不同斯度厭令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
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係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
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
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還
鹿之替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所笑

秦漢文錄

班彪王命論三

東漢

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劉氏曰：此類刻本，其後世以爲古文優，而此亦難得。

其後世以爲古文優，而此亦難得。其後世以爲古文優，而此亦難得。

本漢文鈔

卷之三 命命四

東漢

班彪正前史得失論

彪才高而好述作，其心史籍之閒，武帝時司馬遷著史，其自以爲初以後，而不敢後好事者，或錄其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經其書，彪乃錄其前史，而後世仿其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得失其畧云云。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構杞，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構杞之事，遂聞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二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夏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畧，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

本漢文鈔

卷之三 命命四

東漢

實融責讓陳書

王莽敗融以軍降更始為張掖屬國都尉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時融先稱建武年號外順人望內懷異心會蓋反時融與書責讓之書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破馬氏上誅請師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尼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伯春子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憤之間改節易圖

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施去從義為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

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

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于陽公孫述字文伯蘆芳字夫負虛交而

危眾以舉事仁者不遠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眾

何如棄子微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

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愛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陳伯通曰光武得以收復隴蜀皆由先得河西援絕則裁亦失夫隴漢實融皆附光武者也實融本漢文也

朱浮讓彭寵書

光武遣吳漢討更始幽州牧苗舉乃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浮年少有才幹頗欲厲風述收土心解州中名臣以為從事及王莽時故吏皆引道恭府乃多發諸郡倉後應騰其妻于漁陽太守以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言浮性矜急自多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寵亦狼狽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違更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賄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伯通以名字典郡伯通彭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

秦漢文鈔 朱浮讓彭寵書 東漢

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關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

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妾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

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覩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集鴟之逆謀損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知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

性生為世笑歟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耿况字與寵俠遊謙讓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愁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公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

內願知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謬言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也長為群后惡法未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願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

書伯通要情云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性生為世笑歟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耿况字與寵俠遊謙讓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愁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公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

內願知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謬言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也長為群后惡法未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願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

書伯通要情云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伯通以圖

陳元乞立左氏博士疏

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構真偽錯亂
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
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詢可否
示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
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
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

秦漢文鈔

陳元立左氏博古圖

東萊

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
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
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
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遺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
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
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扶瑕摘露。掩其弘美。
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
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
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

第一以解

不當營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絕倫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衆。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武事略戢。留意聖藝。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武事略戢。留意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精結。洮法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秦漢文鈔

康元立左氏第主職二

東漢

陳伯通曰書論經者求聖人之心然今而通不善論者尊師門之學故私而專夫三傳俱明春秋者也而三家所學何紛紛乎有均取其長皆康成者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有均取其失若范甯者曰左氏大之誣穀梁夫之短公羊失之俗有書經三傳若文中子者曰三傳作而春秋散若盛全者曰春秋二傳求尚湖大槩黨左氏者以左氏爲大官厨公羊爲賣餅

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從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每月出名曰雇山如是則讐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秦漢文。宜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僮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眾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減畀告者，如此則專後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坐生議，所欲陷則與成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

科比科謂事類 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陳古迂曰：先武非惡古之主也，而朝臣以言不合者二始也。與桓譚論時政，不令終也。與韓歆書，凶讎不合，大宋弘薦譚拜議郎，蓋即位二年也。譚所言選舉任事，便宜禁絕殺掠，未利於律令，昔平易可行，非如論議所好者，而帝皆不省。後十五年，故指天責地，證成讎凶，免歸田里。詔責至自殺，若譚特為議郎，散為相而帝待宰相輕也。譚好古士也，故從楊雄劉歆，辨析疑異，而心術與友不合，條時政論議，而譚論與君不合，三譚故琴新聲，則又悅忤於言而溺於聲，初尚若此，何初尚若此，何故遂以輔政事二件做題目，大有國之君俱秦漢文。桓譚陳政事三秦漢。欲興化建善，主共定國，是說輔相善政者，視俗而施教，主卡是說政事所言三事俱切時弊，先言更張政事一節尤深切，事情細玩無讀方見有味。

樊準勸崇文學疏

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太后深納其言。

臣聞質直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享華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原。群雄崩潰。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拔戈講銳。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資。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籍。每養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關里之化。

東漢書

樊準勸崇文學疏

東漢書

變相之事。誠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孔子射於矍圃。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瞻瞻之良。華首之老。每燕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群言。舉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普王太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

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寒素之忠。習談說之辭。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鉞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皇帝。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登揚嚴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官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後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東漢書

樊準勸崇文學疏

東漢書

梁節王暢謝過疏

暢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惠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遵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徒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懇懼上

疏辭謝

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傳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刺史利臣財物愛感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於罪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

秦漢文抄

梁節王暢謝過疏

東漢

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在法曲平曲中思

平處其不聽有司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

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收汗天下汗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為

惡故言收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

可再得自昔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

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敦庫蒙寧陵

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

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

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弓弩廐馬皆上還本

暑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汗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計臣實無顏以久生陛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

饒足

秦漢文抄

梁節王暢謝過疏

東漢

班固典引

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治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仲而長之班生將引堯事以述漢德是命曰典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教杜矩展卻郁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奏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實誼過泰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

秦漢文錄

班固典引一

東漢

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徵文則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濟行無節無節謂私私臣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王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遠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最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固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公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

前人益誅膏肓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於聲情透覺悟重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顛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於草昧玄混之中玄混也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綴也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夏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開

秦漢文錄

班固典引二

東漢

也也亞斯之世通變化神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謀以冠德卓絕者莫宗乎陶唐陶唐含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闡而恒文垂垂桑榆歟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立制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迴諒備哉燦爛直神明之式也雖皇變衡旦密勿之輔斗茲備矣勿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域時至氣

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

雷動電燦胡縊莽分尚不泄其誅胡胡亥莽王莽言不必高光自臨殺

之而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群后正位度宗有於德

不台淵穆之讓欽若欽順也度宗尊靡號師矢

敦奮搗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火曰炎上孔

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佐孔子也洋洋

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詔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

之度其願可探也鋪布二代成周也共並開迹於一

實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

形張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韋顧黎崇四

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而虎朝其師

革滅天邑虎朝其師是故誼士華而

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愆德不其然與亦猶於揚猗那

禽納繼釋以崇嚴祖考嚴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

天地者焉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焉奕光曜誕

略有常密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

聖漢魏魏唐基泝測其源迺先序虞夏魏殷周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

六幽六幽謂上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匿仁

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顧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

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

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毫芒性類循理

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

百王榮鏡宇宙尊以與抗乃始虔警勞謙兢兢業業

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

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用薦海之士不傳祖宗之髣

髴雖云優慎無乃意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僚僉爾而

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

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燭瘞

縣沈肅祗群臣之化備是章辨章也巡靖黎蒸

縣沈肅祗群臣之化備是章辨章也巡靖黎蒸

毛宗於外圍求復鳳凰也擾縉文皓質於郊

升黃輝采鱗於沼縉文皓質也甘露宵零於

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三足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

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外外日月

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鳥玄

拒黃發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我
 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
 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顯辭也。若然受之
 亦宜勤愬旅力以充厥道。德思也啓恭館之金騰御
 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
 命聖子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
 以創制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
 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
 懋勅天命乎。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
 四人。有不俾而假素。岡光度而遺章。今其如日而獨
 闕。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包舉藝文。屢訪群儒。
 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者數仁誼之林藪。
 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群后之讓辭。又悉經五繇之
 碩慮矣。定也五繇將緝萬嗣。楊洪輝。蒼景炎。扇道
 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太律。
 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律法也亘終也
性唐也與漢
與唐竟而已
劉氏謂曰揚雄制泰班固世引京非謂行而體因
紀律觀制泰為文豈而長於說言思辭故無與

神怪然骨製非密辭貫圖逞自稱極思無遺力
失典引所叙雅有懿乎歷鑑前作能執厥中其
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而而不典則泰
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為明循執易為力歟
承唐文鈔
卷四集引六
唐虞

班固答賓戲

固不中焉。郎此故。以書專為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說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稱以不遇蘇張范滂之時。曾不扣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即復應焉。其辭云云。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唯貴得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突。竈孔也。黔。黑也。帝不黔。則不安也。矣。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

秦漢文鈔

班固答賓戲

東漢

之服。浮英華。湛道德。曾虎龍之文。備矣。曾。被也。卒不能據首尾。奮異鱗。振振濤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聲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憂芒之內。潛神默記。絙以年歲。絙。猶終也。然而器不賣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殿。後也。最。先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上有美譚。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適爾。適。適也。爾。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安與之榮。

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安。與幽深之處。燭。小也。臺者王臺。

華穢周失其馭。侯伯方執戰國橫。於是七雄虺闕。

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颭電激。並起而救。

之。其餘焱飛景附。膏煙其間者。益不可勝數。颭。颭風也。焱。火也。景。光也。膏。也。煙。也。

當此之時。擗朽摩鈍。鈐刀皆能一斷。鈐。謂下小之人也。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

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歌發按曲。感耳之聲。合

之律度。滛蠱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滛。淫也。蠱。惑也。

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

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

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

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執。據微乘

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頓。福不盈昔。

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

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

實國。說難既道其身。乃因秦貨。既貴厥宗。亦陸是以

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

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掃群穢。夷險其荒。廓

帝統恢皇細基隆於養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
災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
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師枝附葉著
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獸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
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
子處皇代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
度高平泰山懷沈濫而測深平重淵亦未至也整敦
賓曰若夫執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
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

卷之三

莊子

東華

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舜子訪周
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
渭濱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前成飯牛
車輪而飲恒公得之而霸張良步游下皆侯命而神
其其上老人授書一編而為王者師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
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
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
闡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
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

非其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
顏軌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直吾
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
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
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質
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
歷世莫賦不知其將含身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
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龜媒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
雲超忽荒而躐昊蒼也故夫泥蟠

卷之三

莊子

東華

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有和隋之珍也
時間而久章者君子之貞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
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孤矢般輪推巧於斧
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
鐵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委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寧
爾自娛於斯文

林次崖曰虞模全做解中間多是醒邪崇正意思
一正所謂言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也末後一
結不能忘情於利達却露出本相
此處便輸了雲一着然文字自佳

班固封燕然山銘

齊陽王于都鄉侯賜來吊國憂實憲遣客刺殺
賜發覺憲懼自求擊匈奴以殲死會南單于
前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
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時固適憲行
遂作此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

亮聖皇登翼王室竇敬也亮信也翼輔也納於大麓維清緝熙

乃與執金吾耿秉迷職巡禦治兵於

朔方膺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該備也暨南單于

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十萬元戎

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

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鷄鹿經

磧固絕大漠高閼焉鹿山名磧石地固絕大漠沙莫也斬溫禺以塞賊

血尸逐以染鏐匈奴王號然後四校橫徂星沉彗

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殫盡也反旆而

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

躡胘頭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謂單于庭也

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

以安固後嗣振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

北紀與參河文
如出一口

而久逸聲費而未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

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勒肉膚兮截海外負其逸

兮巨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嵒熙帝載兮振萬世其美也

也愛遠皆遠也且徧也併立燕然山也降高也

也次崖曰文法類也氣雄壯也漢武雄豪之餘溢於言外可謂能離振皇威者矣

威武殄殲弱衆廓焉懷乎

不知已之解是速修以

不道也而不失其止知唯

利之方予

班昭請歸兄超書

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上上疏乞骸骨而歸
林曹書表昭亦上書書奏帝感其言乃徵還
射聲校尉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得蒙重
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
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
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
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以賴蒙
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
不復相識亦漢人抄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
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
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
暮大馬齒索蠶桑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公地及
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
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
上捐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
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
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

任職也竊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懷心不遠

小國之臣况超得伯侯之位故敢觸外爲超求哀
勾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

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于方衰

老之患田子方號文侯之師見君有老馬而棄之曰
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

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

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

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歿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赦

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

之貨趙母趙括之母懼其敗先請得不生衛姬趙盾
桓公之嬖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

妾惠慈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陸北川曰婦人能勝於丈夫
夫雖班固亦拜下風矣

崔駰誠實書

肅宗崩太后臨朝憲以重威出內詔命駰獻書試之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踰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舜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求終譽。弘申伯之義。致周邵之可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邵公伯。輔佐周室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馮野王妹馬元帝昭儀野王為左馮。近陰衛尉克已復禮。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終受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也。以謹敎親幸焉。鄭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鄭氏史丹也。封鄉侯。云州祖也。陽侯以諸呂權。丹為長樂尉。還右將軍封侯。陽侯上尊也。封陽平侯。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

外家二十。係族全身。西人而已。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

其家族並全。書曰。鑒于有政。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孝文時為相。加李景時為庶弟。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願自中興。內以忠誠。

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二君謂竇長君少君也。安豐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竇融也。封安豐侯。

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將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盥。矜於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蘇漢文鈔 崔駰誠實書卷一

崔駰達旨

駰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數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行進之事時人或議其太玄靜以爲名失實駰微楊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積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九乾九窮至廣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驕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

未漢文

崔駰達旨

駰

符囊貞抱景特立與士不羣益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賢從几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慮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既軒冕以崇賢率悖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鏤鉞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登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螽蟴之趨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

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太庭尚矣赫胥罔識

赫胥並古帝王號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趨各違

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盟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辱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千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後夫登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橫流人有昏墊之危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萬葉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

未漢文

崔駰達旨

駰

也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鋒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表之鍾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陽與其有事則塞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以則跳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儉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模以皇質彫以唐文堯煥乎其有文草故言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一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坯冶一

張衡應問

衡字平子順帝初為太史令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從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云

有間余者曰也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

國理民有云為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

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

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谷單巫感實守王家谷單巫成

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

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不歎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幸

秦漢文錄

張衡應問一

東漢

之貴以行今富以施惠惠施今行故易稱以大業實

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彫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

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

路斯可遠矣也羣滯日官也官史官也原再也也雖老氏

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

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

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諫於鄙儒深厲淺揭隨

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也太平受用也終

年技成而也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

無所用

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銘諸背有文王百才多福人

生在勤不索何獲焉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勉鳴於

喬木乃金聲而王振之用後勳雲則各倖俱不亲以

意誰斬也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

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祿之不夥

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藝奇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

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

故智者固而不思跖身以微幸固貪夫之所為未得

而豫喪也也枉尺直尋議者識之盈欲虧志孰

秦漢文錄

張衡應問二

東漢

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簞食餼鋪猶不屑餐旌督以之

軻以之士或解袒褐而襲繡襪或委帝紫而據文軒

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

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臆膝黃帝為斯深慘

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

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當少昊清陽之

末實或亂德人神襟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頊而

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人各有能因

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人各有能因

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齊少卿氏有四叔

日重日修日熙書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

兼况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

涉冬則瀝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

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也尹正仲尼不遇

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竟所

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若若綴旒

人無所麗燭武縣繼而秦伯退師秦國鄭鄭使燭武夜過而說秦

秦退魯連係箭而聊城施析則城中燕將倒而主

秦漢文公張衡應周王

從律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天威以得人

為梟秦則勝失士為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

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鼙鳴而鼙應也故能同

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

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策謀也

子長司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興聲而軍容息馬也海暑

至而鴉火棲寒水沍而鼉鼉擊今也皇澤宣洽海外

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

可立立事有三言為下列其大上直也則次立功下列

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

及津者風撼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易

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

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莫何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

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未未捷

徑邪至我不忍以按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捷

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須我也

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姑也

不見是而不憚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

秦漢文公張衡應周王

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

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

子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觀

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靈龜附鵠悲爾先笑

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燭書禮至以掖國作銘斐豹

之約官奴以月書其罪秦氏之力臣曰督燭國人罪

之約秦氏之力臣曰督燭國人罪至國子處城掖以是外我之禮

至國子處城掖以是外我之禮

外弦高以牛餽退敵墨翟以紫帶全城秦師襲鄭

有備矣滅滑而還公輸般為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

為城以牌為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充節效貞端
也貫高趙相獨言趙王不反高市賢而故之蘇武蒲
使匈奴留匈奴中十九年持節不屈節毛盡落
且以飛繒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詹何善釣者奕
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奕秋善奕者僕進
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群彼數子二立謂立慙
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庶
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積以待價踵顏氏
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成於知已

黃瓊上桓帝疏

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太尉郡太守行食汙至
死徒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
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
起延熹七年疾篤上疏諫云云其平卒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
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
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
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虞以德化為冠冕以稷
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
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
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
秕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
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
陵隤民鬼慘愴願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
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
於衆愚之中書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
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
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
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

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暨宦充朝重封累職
傾動朝廷鄉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輩明珠
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
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
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瞶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
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殞殺爲報而坐陳國
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
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弊之敝
弘農杜衆知雲所言且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
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度雲獲免而雲既
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
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
鳳凰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
其然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
當罪越拜今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
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威腹背相親
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
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僞復與忠臣並時

李雲傳

李雲傳

東漢

顯封朱紫共色粉墨雜跡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
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
杆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譏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
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
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殁負累益深敢以垂
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李雲傳

李雲傳

東漢

朱穆崇厚論

穆桓帝時為侍御史帝或時
虎薄其為故勸乃作崇厚論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
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
已也故行遠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遠於理
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
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
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
法為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

泰漢文選

朱穆崇厚論

東漢

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太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
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
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楚莊王賜群臣酒曰暮燭
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
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
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
不據群臣皆絕去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
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
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
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
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

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

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祁吉張子孺行之漢庭宣帝時祁
吉為丞相不案史曰大以三公府案吏吾竊
陋之子福為車騎將軍遷名遠雖隱人過失故能振

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

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

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

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

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

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

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

賤貧賤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

致安國之金蚡武帝皇后弟太尉安國生法夫
官以五百金遺蚡即召為北地都尉

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淳于
長元后妹子封安陵侯為

九卿用事方進獨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

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

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禽息秦大夫蒧
得公出當車以頭擊關公乃請出曰臣生無補於國
不如死也魯公感泣而用百里奚為大夫史魚衛大
夫季友振後寂爾君子而問之曰下故時俗敦義則
能進遜伯玉而退淵子假以疑諫也

故時俗敦義則

能進遜伯玉而退淵子假以疑諫也

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子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卸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耶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積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

秦漢文鈔

朱孝廉厚論三

東漢

日而談哉

陳古述曰凡物薄者易敗厚者難敗後世習俗日非而欲崇厚焉正論也

劉陶陳時事疏

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故上疏書奏不省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伐桀戰於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天災不有。痛於肌膚。寒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茂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救。追亡

秦漢文鈔

劉陶陳時事疏一

東漢

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遷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爰刈小民。離牧諸夏。瘡流遠近。故天降眾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今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園。鹿子口鹿乳產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鬼之魂。貧賤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孔子詩少正卯於東觀之下死者悲於窀穸。

生者戚於朝野老厚也 少夜也 厚夜猶長夜是愚臣所為咨嗟長

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言

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議口擅閭樂於咸陽投趙高以

車府趙高為車府令與李斯咸陽今關樂謀殺胡亥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

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

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

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災武

殷王高宗也得傳說為相殷復興興馬時布周宣用申

甫以濟夷厲之荒申甫中興前侯也竊見故冀州刺

秦漢文抄

劉劭奏事第三

東漢

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

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

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

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

齊七曜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諫言之朝猶

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

悲臣之愚惑也

陳古近口草茅之士以分論則不必言以理論則

不容不言何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凡字

皆則有一物不遂則吾心不豫焉豈獨有宗周

之受漆室有倚楹之嘆皆此心也劉陶身非兩

府也位非九卿也既無官守又無言責知游太

學乃歷詆政柄之不可假直諫之不可誣而又

薦李膺朱穆以綱維國政雖瀕於死而不悔嗚

呼其心何超然度越世俗者觀其說首言天地

人物之故則陶所見未易與俗人言也陶之心

不以分而以理其為懷思天下之飢渴猶已也

秦漢文抄

劉劭奏事第三

東漢

劉陶鑄錢議

時有上書言人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問上議云

云市寬不鑄錢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則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見葆之士

風旅周武王之旅也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

請鑄錢之詔年輕重之議訪單幽微不遺窮賤是以

藁食之人謬延逮及益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

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

秦漢文錄

劉陶鑄錢議

東漢

敬授民時使男不遺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

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

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杆抽空於

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

之厚薄錄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

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

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

百年無旱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

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實國利

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

之二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

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後不食之民使不饑之

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後

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

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救此猶養魚沸鼎

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

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鍤薄之禁後治鑄之議

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

秦漢文錄

劉陶鑄錢議

東漢

河之分流三九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

也山崩川竭天下之心國家大事察然皆見無有遺

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動百堵之

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

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魯漆室邑之女過時

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樹而啼傍人

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隣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于

飲漆子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知

今反無識豈爲婦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

少也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

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之位

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饑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
後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斬也。投斤
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
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困牛之鬲。
絀纖枯之末。困牛之鬲。大鼎也。絀。挂也。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
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闖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
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陳右近曰。劉陶大錢之議。桓帝從之。而無垢張氏
謂陶造大錢。無官守。無責。然則太學獨非公
議。公出之地。乎陶之以諫得禍。
由斥官寺。殆難符。悔不悔也。

秦漢大史

卷之三

東漢

杜預曰。美詞。沃論。於心。爽曰。深謀
遠慮。神益皇獻。公人愈讀而不厭。

蔡邕諫伐鮮卑議

靈帝時。南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鮮卑
寇抄。殺累不可勝數。時議者。校尉田晏。生事論
刑。被原欲立功。自効。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
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
議云云。
帝下從。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
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
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
畧。志開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
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

秦漢大史

卷之三

東漢

與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繆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
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
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封丞相
千秋為富人侯。以
明休息恩。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天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
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何
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
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
有。漢人遁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

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青晏才策未必過類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

秦漢文鈔

秦皇漢後錄卷三

東漢

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癰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棄復書之詭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蛇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

盡而方今本朝爲之盱食乎

肝晚也

夫專勝者未必克

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

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

言其莫敢校也

校報也

如使越人蒙然以逆執事斷與

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

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

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

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

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

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邇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邊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秦漢文鈔

秦皇漢後錄卷三

東漢

權軍下獄不足也南如國何

蔡邕釋海

邑間居說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故疑以自通乃斟酌辭言隨其是而矯其非作釋海以戒厲云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華顛白首也益聞聖人之

大寶曰位故以人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

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

尼設執鞭之言寧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秦牛之事

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丁生清穆

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

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

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叙羣倫

掃六合之穢惠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

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感焉是以有云

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

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途

聖至曲也直道則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

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道不滅之今蹤夫獨未之思耶

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

觀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

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欽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設然

之胡老曰居吾將釋爾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幾皇

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

勤而撫之於斯以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陀

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

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散變詐乖詭以合

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樂朝而錫瑞珪連衡

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佩六國之印

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

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

速方穀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部其家速速也

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

顏歆抱璞蓬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

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

聞之曰南風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水寒霜統

則微陰萌黃陰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

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

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組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不

低。庶類含甘。吮滋近派。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

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

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緹。端委。禮衣也。縉。赤也。漸鴻

盈階。振鷺充庭。鴻。漸出於陸。喻君子仕進也。振鷺。喻黎白之士也。譬猶鍾山

之王。泗濱之石。累圭璧不為之盈。採泮磬不為之索。

子。磬。水中見石。可以為磬。索。盡也。言曩者洪源辟而

四隩宅。武功定而干戈戢。徽猷襲而吉甫宴。城濮捷

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簑笠並載。援甲揚鋒。不

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珮。鳴玉以步。綽有餘

裕。夫世臣門子。贊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

從容。爵位自從。攝瀆理。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

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故百

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

成。矐矐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淡於守高。意無為於持

盈。繫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搖振

蕩。乃亂其情。貪夫徇財。奉者必權。瞻仰此事。體躁心

煩。聞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驎

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舉。榮顯未

副。從而顛蹙。下獲重宵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

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

是天高地厚。踴而踏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恩。戰戰兢兢

競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

夫九河盈溢。非一閘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

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惟堙

炎之毀。燬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

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戾王肅則月側

匿。望舒。月也。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望。舒。月也。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

著。尋端見緒。履霜知水。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

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遵泰。可與處否。樂天知

命。持神任已。群車方奔。平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

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藉之崇塗。

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孔周之庭宇。揖儒墨而

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

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閭閻閭。乘天衢。擁華茲

而奉皇極納玄策於聖德宜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
已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駟霧靈不除
踊躍草萊祇見其愚不知我有將謂之迂修業思真
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
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罕漫猶無所知聞也
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童父受氏於
秦龍奚仲供德於衡軸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龍與
鳥語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
曰是牛二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童父好龍
僂氏
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騑非子享土於善園狼

秦漢文鈔

秦皇釋義五

東漢

驍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非明勇於赴流
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陸巧匠人造父
善御者非子善
養馬者晉襄公縛秦囚狼驪斬之遂以為車右弓父
弓工也飲非制人入江斬蛟格五今之蟹也吾丘壽
王以善格五待制東方
朝以善談笑能優得幸
上官效力於執蓋弘羊據相
於運籌上官禁從武帝幸其泉大風解蓋僕不能參
按禁桑弘羊以能心計為漢侍中
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怛怩
而避胡老乃揚衡令吳援琴而歌胡老日歌曰絲余
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
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田生踰宇宙而還俗兮

眇翩翩而獨征

秦漢文鈔

秦皇釋義不

東漢

仲長統昌言理亂篇

統字公理性似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獻帝選位之歲後卒友人移葬於許昌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質劉惔揚公南榮云書有蓋政者舉其大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街繼耳在朝也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爵爵皆因譽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奢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豈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十無所復用其聖責

本漢文

仲長統昌言理亂篇一

東漢

本漢文

仲長統昌言理亂篇二

東漢

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其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以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澤上下同惡宣示也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淳漫彌流無所底極淳漫猶縱遠也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貴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就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耶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損益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徒附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瑋賂賈

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
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
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
敗而不可飲騁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
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
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
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樂樂而居窮者
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
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
踴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
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老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
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
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臺荷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
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為諸惡設智巧
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
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
甚矣秦政乘兼井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
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仲長統昌言理亂第三

東漢

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
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
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
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
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
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
至邪

陳古近曰昌言也又曰或作謹謹直也是昌言乃
言之直而當於理也特存虞之昌言足以班班
而之師是謂之昌言也昌言之昌言不足以盡
厥宜之極是謂之昌言也然使彼負此忠

昌言之妙

仲長統昌言理亂第四

東漢

雖不一言之則是將終無人言之也言不
行於一時直長存於萬世不謂之昌言可乎

仲長統昌言損益篇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損於時而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執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

仲長統昌言

仲長統昌言損益篇

東漢

然其濟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浸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野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

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綸

綸。綱也。有秩者大所佩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五家爲伍。伍有長。皆言豪強之家。身無品秩。而強榮樂過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歛。冤狂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益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耻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

仲長統昌言

仲長統昌言損益篇

東漢

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月陷於。夫鷄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今安得不參差。教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言假增臧貨。以重其罪。託疾病。今死於獄也。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

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灰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詳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後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東漢

分事人遠。則難緩。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十里。雖多山陵。澤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井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教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數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料遊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謀之

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皆耆老。如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頌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拱執也。押隨也。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慕。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歛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東漢

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灾流行開倉廩以惠貧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養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

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罟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猥多也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斛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與非法之役恣奢修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

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計審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貲况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日食粟前給祿班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畫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等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秦漢文鈔

仲水龍昌丁巳年春

東漢

王符潛夫論貴忠篇

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潜夫論其指討明短討論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云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行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誦媚王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漢以為盜息夫躬宇子微哀帝時告東平王雲事封宜比閣下封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醜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

秦漢文鈔

王符潜夫論貴忠篇

東漢

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
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果腐
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譏於道
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
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養人有常禍
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
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癰富貴盛而致驕疾愛
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
死深牢街刀都市趙盾平叔為韓宣惠所賜死將自
誅賢臣不能及街刀於社以自殺

秦漢文

王符著夫論貴臣第三

東漢

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以山為埠而增
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
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今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
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
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
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
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
不惑哉

劉氏曰王符著夫論貴臣第三
未咸叙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手諸子何

老博明貴臣第三
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大聖未遠故
能起世為貴臣而後世遠矣以後世遠矣
貴明於世而後世多依此遠近之漸變也
真西山曰王符著夫論貴臣第三
有補當世然其文不及西都遠甚

秦漢文

王符著夫論貴臣第三

東漢

王符潜夫論實貢篇

國以賢興以誦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嗜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畧計所舉以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譽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人齊政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嚴以實其有小疵勿彊

卷之二

王符潜夫論實貢篇

東漢

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實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卷之二

王符潜夫論實貢篇二

東漢

崔寔政論

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藉恒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御史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政體史才自餘論當世便事數十餘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辭而確當世稱之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
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
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
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
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怵不自觀怵也或荒耽嗜
欲不恤萬機或耳菽歲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

泰漢文錄

崔寔政論一

東漢

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言
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悲哉中之說
自漢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今垢訖上下懈怠風
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驚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
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跼舜然後適理哉期於捕
旋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
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
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
來遠矣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

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
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甬侯正刑俗人拘文
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
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牽何者其頑
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炮有雲霧
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如能駐策非已舞筆奮
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損棄雖復契復存猶將
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據其幽
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而有此患况其餘

泰漢文錄

崔寔政論二

東漢

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
宜參以霸政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政則宜重賞深
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
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
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
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
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
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
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

達權救救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駁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批勒鞭撻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適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適定律減笞輕撻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適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

帝而式三王蓋以秦之俗連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還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

然則多爲累而已

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

爲一適置之坐側

司馬溫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寔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息是以寔所論之臣有罪不坐寔謂之比犯法不

柄始分於外戚和帝沐氏而柄始分於宦官其後宦官外戚迭相乘茲北卿順帝之與廢沖質成靈之更立而跋在外戚宦官十九矣當此之時定勸其君以厲刑者將何所用也而用之於內乎則所以收外戚宦官者有進而非果於役者之所能制用之於外乎則雖多役長吏之貪姦者數十人幸強大姓之不法者數百人平民緣此以坐死者數千人此何損於梁氏之權耶而謂其可以典漢乎漢法苛重故推臣因循以濟其惡李固杜喬梁朝傳相之尊也為梁氏繼陳尸於衢其地以竹根殘骸者不知其幾宦官之橫州郡輕以人命賞之者非勝數焉安會不見天下之政何邪

秦漢文鈔

崔是取覽

東漢

劉梁辯和同論

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者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者辯和同之論和帝時北新賊長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闖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平尹申亥從王

秦漢文鈔

劉梁辯和同論

東漢

延篤仁孝論

高子本註曰帝以博士徵許慎在焉明又
高子本註曰帝以博士徵許慎在焉明又
孝前復之義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
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
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
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
歸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
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
之功用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
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
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
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
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
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
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
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
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

秦漢書

卷之九

東漢

參之意參也魯同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
則互以為稱度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
目公劉曾參是也公劉以仁絕德曾參以至孝稱賢夫曾閔以孝弟
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
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秦漢書

卷之九

東漢

楊賜書對

光初元年有虹蜺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以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宜賜乃書對云云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蜺蜺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此類也口蜺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方今內多變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譴諱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執矣案春秋識曰天

蘇漢文鈔

楊賜書對一

東漢

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都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辭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今搢紳之徒委伏猷齠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屨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

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蜺之誠殆哉之危真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繁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懷懷之心哉

蘇漢文鈔

楊賜書對二

東漢

表紹討曹操檄

時曹操為大將軍紹耻為之下既并四川之地
眾數十萬而心轉盛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
匹欲出攻討乃
先宣檄云云

蓋聞明王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
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
汗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大事禁省
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怒誅夷
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
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官

東漢文抄

表紹討曹操檄一

東漢

徐璜並作妖孽聚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句携養
因臧買位買位謂以貨買官也與金輦寶輪
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閹遺醜本無令德
標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幕府指袁
諸閹也紹謂其誅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
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
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
折軼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錢修完補輯表行
東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就威柄

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逞離局北鄙之警謂公孫瓚

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

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儼敗法亂

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

五宗所怨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

路以目自辟鉗口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

太尉楊彪歷典一司元綱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

夢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鷹不顧憲章又議郎趙

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

充土而有造於操也會後舉駕東反群虜亂政時

沮其然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

人之黨故復援於環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

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灰地奪於呂布徬

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

人之黨故復援於環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

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灰地奪於呂布徬

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

人之黨故復援於環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

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灰地奪於呂布徬

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

人之黨故復援於環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

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灰地奪於呂布徬

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
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
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
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模金枝尉所過毀突無骸
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
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增繳充隊阮奔塞路
舉手挂網羅動足踣機塹是以交豫有無聊之人帝
都有呼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
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
秦漢文庫 東漢書卷之三

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滄海而注燦炭有何
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絕操以精兵七
百圍守官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慕逆之禍因斯
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
勗哉
林次崖曰此書為宋本初自處甚高歷敘曹操門
地與其罪惡老瞞殆無容身之地詞氣莊重音
韻悠揚佳言疊出後漢文字自孔明出師表而
下似此殆不多得老瞞委其才不忍加害有以
哉
秦漢文庫 東漢書卷之三

諸葛亮前出師表

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府中大將軍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也

奏漢文鈔

諸葛亮前出師表一

東漢

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

臣本布衣一

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侍中尚書謂陳震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務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

奏漢文鈔

諸葛亮前出師表二

東漢

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愆陛下亦宜自諒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劉氏總曰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

蘇東坡曰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

之要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

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

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

羅景翰曰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

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

伊訓說命無遠立政所未論只如

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繁詞

樓迂齋曰規模正大志念深遠詳味乃見

吳魏二國未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

林綱云諸葛孔明出師一表言辭激烈對越鬼神

讀之令人雍雍然生敬心故東坡謂其與伊訓

說命相表裏

李仕學曰諸葛孔明出師表不必

言忠而讀之者可想見其忠

安子順曰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

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

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

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今考諸葛孔明出師表

大略餘德如孔明出師表

能去昏庸如孔明出師表

數君子在後漢之末而晉之問初未嘗欲以文

章名世而其辭意超邁如此是

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林次崖曰孔明三代以上人物其議論深遠治體

忠誠出自肺腑而辭氣溫厚和平一唱可以三

諸葛亮後出師表

後主六年亮聞魏曹休為吳所敗欲出兵擊魏

群臣多以為疑亮復上表云云乃引兵出散關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

不伐賊王業亦公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

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

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

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身危難以

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

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在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

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

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

言計舉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冒今歲不戰明年

不征使孫策坐太遠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

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如孫吳然困於南陽險

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

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

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公。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驁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基年矣。然喪趙雲。陽群。馬。蔣。之。丁。立。白。壽。劉。鄧。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更。青。羌。散。騎。武。騎。二。千。餘。人。此。皆。數。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

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穰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據迂腐曰一篇行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所以不可已者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倖安故也血脈融屬條貫統紀森然不亂宜與前表兼看

陳古迂口國勢必報國以必雪故古人用兵有為
予民伐罪出者湯武是也亦有為復讐利驅出者
光武是也孔明之用蜀亦難矣今年出祁山明
年出五丈原益其勢有不吝已者讀出師前未
賢邪城否見孔明識治國之大規識出師後未
偏安所立見孔明識立國之大本此之實安江
左者豈知孔
明心事哉

秦漢文鈔十二卷

內府藏本

明馮有翼編有翼字君卿杭州人是書前後無序
跋不知刊於何時其板式則萬厯以後之坊本也
凡秦文二卷西漢文五卷東漢文三卷冠以楚詞
惟錄卜居漁父二篇題爲秦人是不足與論矣

師子林紀勝集二卷補遺一

卷圖一卷校勘記一卷續

集三卷首一卷

〔明〕釋道忞編 〔清〕徐立方續編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七年

活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師子林紀

勝二卷》提要

序

嘗閱洛陽伽藍記愛其摘藻敷華文外獨絕情所載侈陳營建之精莊嚴之盛絕無過量大人提唱宗乘雖極華藻不過與洛陽名園記等耳惡足爲法門重吾吳師子林爲元大如禪師道場師宗說兼通爲中峰入室弟子所著語錄楞嚴會解淨土或問等書久已流通海內記前後隱於松江九峰者十餘年吳人買宋名宦別業築室以奉師四方學者磨至遂成叢林地幽僻林木翳密怪石林立倪元鎮爲之繪圖名益著當時士大夫皆有題詠住山道忞錄爲師子林紀勝集二卷卽士禮居所藏顧小癡手抄本是也後其地爲勢家所佔寺與園遂分爲二我

師子林紀勝集

朝

翠華屢幸

龍章鳳藻照耀祇林百餘年來名人題詠日新月異徐稼甫徵君分體詮次彙爲續集四卷將合刊行世問序於余余謂此書旁搜博采師林掌故備載無遺非特蘭若增輝抑且園林生色較之洛陽伽藍名園二記有過

無不及雖然余更有進焉古來豪門富族輦金造園非
不名噪一時不數傳而鞠爲茂草師林片石五百餘年
獨存天壤者實以天如禪師道行歷人彌新有不能磨
滅者在後之人讀此書而景仰禪師之爲人卽其所著
書而熟誦之因而深信宗乘則此書未始非入道之津
梁若夫品題名勝尋章摘句雖極風雅之能事惡足爲
法門重恐非徵君區區著書之本意也是爲序
咸豐七年丁巳秋七月釋祖觀撰

師子林紀勝集 序

師子林紀勝集卷上

明住山釋道忞重編

元和徐立方校

師子林菩提正宗寺記

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廬陵歐

陽玄撰

奉訓大夫兵部員外郎臨川危素書

宜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王餘慶篆額

姑蘇城中有林曰師子有寺曰菩提正宗天如禪師維
則之門人爲其師創造者也林有竹萬箇竹下多怪石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上

有狀如狻猊者故名師子林且師得法於普應國師中
峰本公中峰倡道天目山之師子巖又以識其授受之
源也寺名菩提正宗者帝師法旨請以是額也其地本
前代貴家別業至正二年壬午師之門人相率出資買
地結屋以居其師而擇勝於斯焉因地之隆阜者命之
曰山因山之有石而崛起者命之曰峰曰台曰岬曰吐月
曰立玉曰昂霄者皆峯也其中最高狀如狻猊是所爲
師子峯其膺有文以識其名也立玉峯之前有舊屋遺
址容石磴可坐六七八人卽其地作栖鳳亭昂霄峯之前

因地窪下濬爲澗作石梁跨之曰小飛虹他石或跂或蹲狀如後視者不一林之名亦以其多也寺左右前後竹與石居地之大半故作屋不多然而崇佛之祠止僧之舍延賓之館香積之厨出納之所悉如叢林規制外門扁曰菩提蘭若安禪之室曰臥雲傳法之堂曰立雪庭舊有柏曰騰蛟今曰指柏軒有梅曰臥龍今曰問梅閣竹間結茅曰禪窩卽方丈也上肖七佛下施禪座間列八鏡光相互攝期以普利見聞者也大槩林之占勝其位置雖出天成其經營實由智巧究其所以然亦師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上

之願力所成就也師每說法參問多至數百隨其悟解開導誘掖有所質疑剖析至當莫不虛往實歸至於安衆必擇法器不泛然以容檀施與資視師意向亦不强委師取供具纔足卽止諸行省平章若河南之圖魯江浙之道童江西之買住行宣政院使若岳叔本肅政使者若普達實立稽顙問道執弟子禮爾恭旁觀異之師法施平等官資崇庠若罔知也寺成之十三年宜春比邱嗣談以臨川比邱克立所換事狀來京師謁余爲記余聞師之名起敬日久旣摭其事狀述寺之勝概而記

之其師子名義則必有以復於其師與友也古有師子音佛有師子武佛言佛之威德能制諸魔也又曰師子乳一滴可莊嚴乳百斛言佛法之眞實能破諸妄也又若文殊之學得於智普賢之學得於行習之勇猛精進莫師子若故文殊之好樂在師子行之謹審靜重莫象若故普賢之好樂在象後之肖二菩薩者以之莫詰所從也今天目之所謂巖姑蘇之所謂林其取義必居其一於是矣豈獨以山石肖貌言之乎雖然物有禁格而後有伏降有比擬而後有眞贋孰若物我兩忘形勢俱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上

泯以師子還師子以石還石以林還林然後佛自還佛法自還法菩薩自還菩薩哉論至於是師必有以警策其徒矣余聞師所說法不設厓險不輕掄揚不自陳衍悟解緣由以啟學人捷出蹊徑其爲學平實縝密鞭辟近裏一時諸方之乍見乍聞而張磔旁午未證未得而棒喝生風者聞師所言皆噤故自中峰以來臨濟一宗化機局段爲之一變焉師舊多論述有楞嚴會解若干卷有語錄別錄剝錄若干行於世近乃一掃空言不尚文字于談之請立之狀余之記能無綺於茲乎師俗姓

譚氏吉安之承新人江浙諸名山屢請主席堅卻不受
通跡松江之九峯間十有二年道價日振帝師與以佛
心普濟文慧大辯禪師之號兼與金襴僧伽梨衣至正
十四年甲午十月癸未廬陵歐陽玄記

師子林記成老夫念欲自書適抱病連月弗克如願
太樸楷法可尙他日此文增重亦幸事也致意天如
師上石以拓本見寄歐陽玄頓首

師子林記

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師子林紀勝集卷上

四

臨川危素撰

師子林者天如禪師之隱處也師既得法於天目山中
峯本禪師退藏於松江九峯者十有餘年吳門之間學
於師者買地於郡城婁齊二門之間實故宋名宦之別
業林木翳密盛夏如秋雖處繁會不異林壑遂築室奉
師居之屋雖不多而佛祠僧榻齋堂賓位綦廻曲深規
制具備林中坡陀而高石峰離立峰之奇怪而居中最
高狀類師子其布列於兩旁者曰含暉曰吐月曰立王
曰昂霄其餘亂石磊砢或起或伏亦若狻猊然故名之

曰師子林且謂天目有巖號師子是以識其本云立王
峯之前故有栖鳳亭容石磴可坐六七人遺基在焉架
石梁絕矰名小飛虹昔人刻字尙存脩竹萬箇繞其三
面高昌石巖公爲書菩提蘭若榜其門簡齋公題其燕
居之室曰臥雲傳法之堂曰立雪庭有柏曰騰蛟梅曰
臥龍皆故所名今有指柏之軒問梅之閣蓋取馬祖趙
州機緣以示其來學曰冰壺之井玉鑑之池則以水喻
其法性云師子峯後結茅爲方丈扁其楣曰禪窩下設
禪座上安七佛像間列八鏡鏡像互攝以顯凡聖交參

師子林紀勝集卷上

五

使觀者有所警悟也師名維則廬陵之永新譚氏世名
家初閱雪巖欽禪師禪銘感其言之勇猛精進厲志求
學海印如禪師道過永新問答有契時師年才二十餘
如禪師大奇之其後乃師事本禪師最久付授之外深
造遠詣莫可涯浹本禪師嘗囑師發明首楞嚴之旨因
參酌諸家異同爲會解行於世吳楚之名刹多欲屈師
主之而師堅臥不應四方之爲學者奔走其門皆虛往
而實還師之爲教

立雪堂記

元 遂昌鄭元祐 明 卷

榮祿大夫前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昌簡齋公懸車吳下休心空寂一日語其門客遂昌鄭元祐曰昔應國師倡道天目時余之先人秦國公方平章江浙行省以其素所學參叩於國師時國師之門人高弟東殫三韓南極六詔西抵身毒北彌龍沙則其近地槩可知已今中吳師子林主人天如和尚在國師之門尤為得法上首領異而秀出者也余也今茲所寓與師子林相密邇時時扣門瞻禮請益其為室不滿二十楹而挺然脩竹則幾數萬个師與其徒休止其中蒲團禪板如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上

六

大叢林助薪根研以發明國師之道名公貴人聞師道風參拜跪跣獲聞一言如飲甘露然師機用險峻傾企莫及至乎杜門掃卻經歲不出余雖不敏竊嘗諦觀師方以大虛空含納沙界王公士庶賤賤殊若夫生死泡沫起滅須臾則未嘗少異若非師隨方誘掖以倡明心宗則國師之道幾乎其熄矣余曾出高昌依佛為命親茲僧寶敢同寒蟬第以學匪房裴艱於贊頌輒為師手書二扁榜名其說法之堂曰立雪禪燕之室曰臥雲仍命工刻諸梓而揭之以寓余恭承之意子其為我記

之元祐曰世習下趨豈但人情而已要離出世間者亦罕不為名聞利養之所動若天師者殆所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為砥柱於波瀾瀾側之日振清風於炎埃腥腐之中也與夫禪自少林立雪傳心垂八百餘載至普應國師而其化益隆今天如師上繼普應直截眾流洪倡大法使真參實悟之士永有依歸是則簡齋公立雪名堂之意良有以哉時至正七年歲次丁亥秋七月甲子記

師子林詩序

茶陵李 祁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上

七

自天如師坐師子林中地益闢景益奇四方之來得於觀覽悟悅者益眾於是內而京師集賢翰林之名德重望外而郡邑詞林賦藪之才俊英游皆託之詩章以寫其景物之勝至有足未及造其境而心與之游者亦想像摹寫以極其趣夫如是則師子林之得名當時亦已遠矣余嘗觀其地之廣不過十餘畝非若名山鉅刹之宏基厚址也屋不過一二十楹非若雄殿傑閣之壯麗焜耀也其徒眾僕役不過十數人非若高堂聚食常數千指也若是而能得名於當時之士大夫無乃以其人

而不以其地與蓋天如師風自警拔又恒居天目侍中
峰園師而盡得其旨功深力到愈久而彌彰是以世之
賢士大夫莫不慕其爲人而樂談其道卽其地而賦其
景耳師之上弟詎可庭將哀之以爲卷持以示余余復
之曰昔之佛舍僧房託名羣賢集中以傳不朽者多矣
若師子林則固無待於詩也無待於詩而詩以美之者
當世之士大夫也哀之爲卷以傳永久者可庭也可庭
之意非天如師之意也欲知師之道者當於此卷之外
求之時至正庚寅夏五月書於吳城之狀元坊

師子林紀勝集卷上

八

詩題師子林簡天如和尚

元河東張

翥

老禪叢林伯休居得名園幽藏巖壑勝復絕塵市喧除
逕去宿莽引池發真源鳳亭迴澗橋梅閣鄰柏軒咄嗟
龍象地丹碧義雲鑿怪石洞庭來荒苔洗雨痕散落萬
竹裏劣若熊豹躡中有青俊猊主當衆峯尊憑陵鬼神
會呀呬風雷奔道人一飯已跌坐蒲團溫來者自名相
何有眼耳根伊昔幻住翁千偈波瀾翻作大師子吼洪
音殷乾坤師傳一燈出與世燦羣昏撫衣雨花外詎厭
參學繁要知天目下廣關甘露門平生楞嚴讀納侶夙

所致身雖塵塵累是心子然存睠彼中林社運暮或往
論期師法檀度此道非空言

紀勝寓懷一首

天水段天祐

吉甫

都市紅塵三尺深閉門登然聞足音可庭上人笑相揖
來自吳門師子林我家吳門更南去來往舟航歲年除
今朝靜聽上人言正是當時宴游廬層林棟宇何參差
誰與構者天如師惠然而來齋赤手咄嗟指麾成就之
聞師昔在天目時師子巖下結茅茨凌空杖錫幾千里
舊時師子還相隨長松修竹森如削高下峯巒青岬岬

師子林紀勝集卷上

九

市廛密邇無人聲彷彿山林在城郭東河之水深連漪
澗澗初陽照丹雘雪雲堂室長夏清虹鳳蛟龍自天落
趙州柏樹已開軒常公梅子更營閣老師日日飽禪悅
登座乘機出鋒鏑法筵大作師子吼聲震淵潛激寥廓
老我欲歸歸未能聞說歸心十倍增詩成南望三歎息
鴻飛渺渺浮雲屑便擬休官棄妻子去作林中有髮僧

寄天如長老禪室

京字文公諒子貞

吳會山水國清曠娛人心矧茲祇園地真成師子林峯
巒無限好竹樹一何深丹鳳栖石上白虹飛澗陰臥雲

空性癡立雪玄機沈難月照行腰松風吹素襟伊余秉
微尚念此宜幽尋引領東南望何時脫朝簪

短歌行爲師子林賦

宜春胡震震亨

天目之山師子巖中峯今代人師子一聲震吼春雷奔
百怪千妖驚魄褫德山臨濟落機鋒肯向諸方問豎指
衣鉢之傳付屬誰楚士天如得其髓中吳長者爭布金
爲結草巷脩竹裏巉巖怪石主羣峰雄若金毛奮威起
從人喚作師子林不忘吾師舊宗旨鴻濛天開獻奇狀
山靈有待師栖止閒支拄杖訪遺蹤梁鶴飛虹月如水

師子林紀勝集卷上

十

栖鳳亭前長笑時夢脫人間槐國蟻老梅古柏盤蛟龍
總是禪機無彼此我慚兩袖多游塵願向冰壺弄清泚
明朝騎鶴扣松關一片白雲千萬里

近律一首奉致師子林

西域答失璽彥脩

聞道高人雅愛山煙霞深處結禪關參差脩竹鳴寒玉
磊砢奇峰聳翠鬟古澗雲垂虹氣動蒼松鶴睡月華間
扁舟何日休官去只在姑蘇共往還

山僧奉簡臥雲室中老師

臨川危素太樸

坐禪銘自集雲傳一念還超佛祖前此是菩提眞種子

開華成實是年年

天目巖前澗水聲絕崖荒徑少人行等閒會取楞嚴旨
雲散天空月自明

九衢塵土晝漫漫瞬息光陰孰控搏師子林中方入定
天花如雨落巖端

道人燕坐萬緣空栖鳳亭深一徑通只有庭前栢樹子
無言長日倚東風

鄉僧幾載客吳門世味蕭然道義尊等是江湖未歸去
寸心何日與同論卓峯上人與子同
里故附致師

師子林紀勝集卷上

十一

落拓京華久未歸山中失卻綠囊衣閒來描寫虛空看
但說虛空蚤已非

送詎上人山玉臺而歸吳下爲子致訊天如禪伯

永嘉李孝光季和

盧夷縣東山五巒映天劍戟青嶺岼五月六月北風作
雪花漸大如玉盤谷中正午冰柱折野雉驚鴿蛇解蟠
白瑤爲城長不夜師利仙人擁獅駕華髮珠瓔妙說法
天神歡喜毒龍怕汾州亦有曇鸞師萬人圍繞彈指咤
道人久住師子林師旁立雪覓其心遣登五臺見師利

更求滅妄舍五陰此行既度積雪澗回首卻憶含暉岑
倒跨金毛威奮迅歸見爾師煩問訊俗子癡聾餘利紫
焉知霹靂飛千仞杖藜他日扣禪關爲余拈出無文印

題天如禪師師子林

薊耶韓 璵廷玉

高會清涼振斗茸廣開筵吻吼晴空石頭路滑金鈴重
天目巖高寶座雄堂倚竹雲清立雪橋橫澗月小飛虹
禪林多致傳京闕擬向東吳挹化風

師子林歌

臨川曾 堅子白

長洲之苑故宮側古木修篁淨如拭狡狴虎豹列兩班

師子林紀勝集卷上

三

天賜眞僧師子國師子昔踞天目山千巖萬壑煙雲間
師子今居故宮苑金毛猶帶巖花斑垂頭帖耳不敢移
靜聽玉塵行指揮毫光夜貫西極星斗歷落銀潢低
壯哉師子有如此眞僧謂誰大如子禪心久臥露地牛
法力高躋越崖兜座前弟子雲繞旋旛幢建在師子邊
曉林含暉半天赤夕阜吐月孤光縣玉鑑亭亭遠相照
指柏軒中一微笑便當騎此出林間龍躍蛟騰共吟嘯
志伊劉君持師子林吟卷見示遂作長句以歸之

滿霍黃師憲伯淵

吾聞西方之國師子兒猛搏犀象驅熊羆西方眞人專

法道起居往往馴擾之老師學道本西裔面壁多年乘

文字一朝得法下西峯還開叢林跨師子林中茅草新

蓋巷中有七佛同禪龕雄峯踞地尾脊動鬱鬱窗戶生

晴嵐莽挹蒼崖新月吐朝躋碧嶂清暉含空亭窈窕見

栖鳳虹飛碧欄淩巖方池古井不受流但如玉鑑墮

地冰壺涵蟠梅舞柏初莫識恍惚蒼龍臥石蛟升潭暮

雲春樹大江南京塵兩髯垂鬚劉郎索詩重我慚與

君何日窮幽探葛巾苴屨同咨參大如披襟爲客談疎

師子林紀勝集卷上

三

鐘忽動回良鏡過溪絕倒還成三

閱可庭所示師子林圖

臨江何 貞彥正

上人吳中來訪我燕山麓圖示師子林勝景紛在目曲
澗鷗飛虹招提俯巖谷小沼近山開芳亭依樹築石峯
何低昂運雲傍脩竹豈無點頭意凌霄如立玉黃昏吐
孤蟾清曉含新旭尤愛柏與梅歲寒伴幽獨老師住其
間澹然無所欲經年不出戶深徑莓苔綠坐看行雲馳
臥興歸雲宿亦欲共遨遊地遠誰能縮

和朝彥廷玉諸公師林佳作輒成唐律一首奉寄

天如大德師

郭邱薛 秦伯安

碧巖師吼震霜林月冷天高夜正深松頂寒驚玄鶴唳
洞中清和老龍吟禪醒浮世三生夢妙契真空萬古心
巷外芳泉澄玉鑑往來誰不濯塵襟

分詠林中八景凡八章

豫章塗 貞叔

師子峯

我聞師子峯來自師子巖騰驤勢欲吼萬籟振松杉爲
問同號虎聽經到幾函

栖鳳亭

師子林紀勝集卷上

古

丹山五色鳳林下見來儀古竹黃金節高梧碧玉枝御
圖招瑞應須及聖明時

飛虹橋

吐月與昂霄兩峰相對高護得飛虹住化爲青石橋竹
風橋下過平地響波濤

指栢軒

答禪無準的隨意指庭柏葉葉見天機無言只自知拈
花曾有得於此莫相疑

問梅閣

蒲林都是雪何許問梅花暗識飄香處西園一樹斜山
人開小閣相對讀楞伽

玉鑑池

玉池明似鏡千丈瀉青天試此窺秋影虛空不異禪夜
深山月上搖蕩一珠圓

立雪堂

竹君兼石友帶雪勢峻嶒歲寒守孤硬小大立盈門卻
笑嵩山下齊腰一箇僧

臥雲室

師子林紀勝集卷上

五

林中方丈室虛白晝生雲觸壁銀濤起穿橋雪練分山
翁忘世慮高臥看氣

長句爲天如老師賦

蜀郡張 兌文說

老師時至道機熟鐵錫孤飛下天目吳人買地城東隅
故宋名家有喬木怪石踞踞如師王清籟時時響空谷
月中萬竹含清暉煙際羣峰立蒼玉亭臨石磴容鳳栖
澗接飛梁看虹浴梅龍南指非羅浮柏子西飄豈天竺
法門無礙人得窺翳翳天花繞禪屋何當與師臨玉池
一洗煩囂立幽獨

五十六字奉上天如禪伯

鄱陽周伯琦

伯琦

多士來參蘭若林阿師語默示無心鉢中龍起窺禪定
洞口猿吟學梵音鄧嶺寒煙阿育塔祇園秋雨給孤金
柏軒梅閣春無恙解組何時遂雅尋

師子林五言八詠

豫章周 稷 大年

師子峯

蚤從天目來還記舊時否舉頭見奇峯如見師子吼

栖鳳亭

結亭傍巖壑脩竹與雲齊歲寒不改節中有鳳皇栖

師子林紀勝集卷上

飛虹橋

石橋駕小虹上有往來路試問塵中人幾人曾此度

指柏軒

翠柏陰崇軒滿地蛟龍影指出與人看非心亦非境

問梅閣

一種孤高節誰分南北枝松林茅舍外黃熟已多時

立雪堂

問法身忘倦堂前積雪深飛花知落處弟子已安心

玉鑑池

卧雲室

沈沈鏡面平澹澹清無底山深風不來波浪何曾起

高臥已無夢休將枕子推月梅橫紙帳春在白雲堆

賦師子林長句一篇

遂昌鄭元祐

明倫

萬竹陰陰師子林蒼霏如雲不厭深影當初陽鸞鳳舞
響作平地蛟龍吟契機原非擊後悟乘涼已向栽時尋
行鞭土酥雖信屈霑潤法雨方陰森爭時不傳餐玉法
定起每聞貫珠音不知閭浮有六月只緣毘耶無二心
眼光於焉燦天地耳度乃邇式王金老矣蒲鞋尚堪織

師子林紀勝集卷上

七

貧豈黎羹長乏料養威竊中善自愛解鈴領下知誰任

顧我塵勞竟何已便應於此投華簪

師子林八景

天目耽耽師子巖金毛閃日耀煙嵐轉身卻向中吳吼

直與凌霄勢並參

翺翺朝陽孤鳳皇綠筠千尺起高岡何人解續卷阿頌

戛玉鏤金作晚涼

彩霓連蜺飲長空老僧畱作小飛虹巖舟因憶吳江釣

蒼雪吹涼滿雨蓬

設道龍駒踏殺人梅花成實又逢春不因嚼碎無留核
誰向征途洗渴塵

反覆禪機老趙州庭前柏樹幾經秋空林元自無枝葉
莫看神鷲宿上頭

活水涓涓一鑑開玉光射日瑩無埃臨流照見行禪影
天際孤雲鷲地來

少林山裏雪漫漫誰復將心與汝安近日師林寒徹骨
冰花吹滿碧琅玕

老隨雲臥不朝天定影長當木榻穿便是繡衣傳詔下

師子林紀勝集卷上

空山且復伴龍眠

天如和尚上嗣晉應國師倡道東南其謝絕諸方一
以國師遺訓既御掃松江之上而中吳之人必欲得
和尚來吳也於是建師子林以延致之居亡何四方
之士爲詩歌以寓其游從之意者凡若干余亦隨例
賦長句一篇復作八絕以詠其景物後之來者紀詠
續至當不止此云

讀遂昌鄭先生師林佳什聊附二章代簡臥雲方

丈

吳郡陳謙子平

峩峩天目巖踞立甚雄猛秀扶蜿蜒氣峻歷叢難磧闌
然一支來鎮此空谷冷淵默抱雷聲羣鳴爲渠哽

朝行白雲端暮宿白雲裏朝暮何所見宵冥方自此虛
空無夢覺機息均臥起舉世覓雲根山中蒼石是

夏日過天如禪師竹院周覽歡甚師呼茶坐余竹
下因問西來意作麼生師答曰脩竹不受暑余嗟
嘆而歌詠之不已遂集杜句以紀師之高蹈發來
者之清悟云

吳郡錢良右翼之

東卜姑蘇臺驚滿吳楚浪江山已定居喜無多屋宇一

師子林紀勝集卷上

邱臧曲折戶牖榮可數開軒納微涼脩竹不受暑贊公
釋門老文物多師古儼重百禪磔榮貴如糞土端居若
續煎香美勝牛乳隱几亦無心敢爲故林主今我一賤
老衰謝身何補瀟灑共安禪沈思情延佇出門復入門
天欲今朝雨庶足充淹留夜闌接軟語

師林八景八章章四句

華陰楊

錄季子

猊峯露爪牙遙瞻如返躑山中白額虎夜雪無行跡
亭亭深竹裏巢鳳壓枝低山童欲揮去爲恐是雞栖
澗底列蒼玉時聞風雨聲小虹不飛去橫截牛空晴

瓊樹當西閣天青飄素霞爲問麗公去今開幾度花
去納露玄機非言亦非默西來意若何笑指庭前柏
清池浸寒玉一鑑宵沈沈不照世人影偏照世人心
門外雪三尺蒲堂立佳客寧容碧眼胡黠坐面空壁
分得雲半間長年共雲臥莫遣天書來驚他清夢破

師子林卽景十四首

釋維則 天如

鳥啼花落屋西東柏子煙青芋火紅人道我居城市裏
我疑身在萬山中

萬竿綠玉遶禪房頭角森森笋稚長坐起自攜藤七尺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上

穿林路轉同巡堂

素壁光搖眼倍明隔林風樹弄新晴樹根蛙鼓鳴殘雨
恍惚南山水落聲

指柏軒中六七僧坐忘忽怪異香生推窗日色暖如火
蒼蘅花開雪一棚

相君來扣少林宗官從盈門隘不通散入鳳亭竹深處

石林分坐繞飛虹

半簷落日曬寒衣一鉢香羹野蕨肥春雨春煙二三子

水西原上種松歸

烏鵲爭巢似憤兵怒鳴死關亂縱橫可憐踏壞杪樸樹
滿地落花無路行
道人肩水灌畦蔬托鉢船歸粟有餘飽飯禪和無一事
遶池分食餒游魚

臥雲室冷睡魔醒殘漏聲聲促五更一夢又如過一世

東方日出是來生

西鄰母鶴唳無休鶴意吾知爲主憂養得鶴成騎鶴去

揚州未必勝蘇州

窺兒深夜誦蓮花月度牆西檜影斜經罷輶轡聲忽動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上

汲泉自試雨前茶

林下禪關盡日閒放人來看臥龍梅山童莫厭門庭鬧
不是愛閒人不來

斜梅勢壓石闌干花似垂頭照影看白晝同雲天欲雪

半池星斗逼人寒

雪深三尺閉柴荆歲晚無心打葛藤立雪堂前人不見

透雲峰似白頭僧

師子林紀勝集卷下

明住山釋道杓重編 元和徐立方校

師子林圖序

秦定中僕自京師還吳中適侍郎御史岳叔木公郡守道童公會於城南詢僕以歸來意僕告之以將歸林泉以遂息肩二公曰子有退休志盍求侶乎近城東偏有天如則師者舊游松江九峯間振錫來吳結尾樹竹號師子林其爲學也眞實謹密平淡無爲子盍與之言乎僕於是謁師師喜曰先生來何晚耶相聞舊矣遂款淨

師子林紀勝集卷下

室蒲團茶具接引清話薄扣其旨則問辯明敏了無滯礙余益信岳道二公之言爲然他日出其所撰語錄別錄余讀之歎曰師眞所謂有識有言者耶因觀其林木蔽翳蒼石巉立所謂師子峯者突然乎其中乃諗諸師曰昔達磨傳言法中龍象習度論解曰水中能力大陸行中象力大茲林曰師子豈非以其威猛可以攝伏羣邪者乎師曰非也石形偶似非假攝伏而爲若以威相則文殊固有精進勇猛之喻矣僕又曰昔人言作師子吼得非以其聲容可以破諸障乎師曰非也以聲容則

無此聲容也其有不言而喻者乎僕曰不言而喻余知

之矣不言而喻其惟師乎噫世道紛雜不以形色則不

能攝諸敬信而吾師以師子名其林者姑以遇世紛而

自得於不言者乎矧師之眞實可以破諸妄平淡可以

消諸欲若以靜默不二則雖有形有聲猶不能憚况乎

無聲無形而托諸後覩以警羣動者乎雖然觀於林者

雖師石異質一念在師石皆師也一念在石師亦石也

然不若師石兩忘者乎師曰唯唯余識之久矣不能寄

諸筆墨也師既示寂其徒卓峰立師克嗣其學與余交

師子林紀勝集卷下

諸爲圖之且叙其說於左至正癸卯睢陽朱德潤序

師子林十二詠序

師子林吳城東蘭若也其規制特小而號爲幽勝清池流其前崇邱峙其後怪石巒岷而羅立美竹陰森而交翳閒軒淨室可息可游至者皆栖遲忘歸如在巖谷不知去塵境之密邇也好事者取其勝槩十二賦詩詠之名人韻士屬有繼作住山因公哀爲卷帙冠以睢陽朱澤民舊所繪圖而請余序焉夫吳之佛廬最盛叢林招提據城郭之要坊山水之靈壤者數十百區靈壑傑閣

甕棟相摩而鐘梵之音相聞也其宏壯嚴麗豈師子林
可擬哉然兵燹之餘皆委廢於蕪蕪局閉於風雨過者
爲之躊躇而悽愴而師子林泉益清竹益茂屋宇益完
人之來游而紀詠者益衆夫豈偶然哉蓋創以天如則
公願力之深繼以卓峯立公承守之謹迨今因公以高
昌宦族棄膏粱而就空寂又能保持而脩舉之故經變
而不墜也由是觀之則凡天下之事雖廢興有時亦豈
不係於人哉余久爲世驅身心擾擾莫知所以自釋
閒訪因公於林下周覽邱池復取十二詠者諷之覺脫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然有得如病渴人入清涼之境頓失所苦迺知清泉白
石悉解談禪細語粗言皆堪入悟因公所以葺理之勤
而集錄之備者蓋爲是也不然則師耳目之觀賞詞華
之美皆虛幻事豈學道者所取哉是則來游而有得者
固不得不詠因公亦不得不編旣編則余又不得不而
也洪武五年秋七月勃海高啟序

十二詠姓氏

高 啓季廸

張 適子宜

王 行止仲

謝 徽玄懿

中屠衡仲權

張 簡仲簡

陶 琛彥行

釋道衍斯道

師子峯

風生百獸低欲吼空山夜疑是天目巖飛來此林下
勢雄欺百獸危坐學僧趺縱有山相應彌猴不敢呼
猓而獸中尊奇峯比最真祇堪負逆座穩載法王身
特立衆峰表巋然象教同山深虎豹伏未敢與爭雄
勢雄石狻猊飛來自天竺旁睨羣小峰盡作虎豹伏
石髮亂金毛嶙峋舞林巖若以聲相求頑礪亦能吼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含暉峰

猛恃勢何雄孤蹲脊還瘦遠人悟性時疑聞月中吼
踞地似揚威昂霄渾欲吼猛虎見還猜妖狐寧敢走
演漾弄清暉江山秋歛霏我吟康樂句日莫淡忘歸
特起雲成朶高明玉有輝奇峯映初旭霽色舞羅衣
西隴夕尙明東旭朝先赤爲比衆峯高光景常多得
禪境妙自入危峯秀獨成山光與水色日夕有餘情
前生佛圖澄石身立不壞至今腹旁孔將曉出光怪
朝旭射峯頂嵌空結霞光石角露初泣草木皆生香

近晨含景光初日射林莽玩之淡娛人不異西山爽
林端歛夕霏泉石闕清景淡然娛人心相看忘日永

吐月峰

四更棲鳥驚山白初上月起開東閣看正在雲峯闕
石勢鬱嶮巖苔花碧更深峯頭明月起清風逼叢林
昨吐月不闕今吐遽非圓圓缺看多少孤峯只宛然
山中學佛人見月卽長拜還將一片影散入大千界
亭亭青芙蓉搖漾金波影林下定僧居靜聞栖雅警
半夜月初出巖光互吞吐疑是玉蟾蜍起立作人舞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明月出峯頂秋清夜方半娟娟玉桂枝影與芙蓉亂
空山無宿雲月起常殘夜漸出一峯闕分光到林下

小飛虹

初看臥波影應恐雨崇朝過澗尋師去端如渡石橋
飛石跨西東分明小斷虹林間初雨過花落亂流中
古澗瀉寒清飛梁壓水平夕陽疎雨過留得彩蜺橫
飛梁跨通清虹影未全消誰識曹溪後千年有斷橋
渴虹飲不足連蜺漸僵縮我來躡其背下瞰無底谷
渴虹春飲澗噓氣作飛梁中有天台路空巖流水香

渴飲垂虹澗雲斷橫波影背滑一朝霜經過履須整
不雨自橫空低垂疑飲澗樵子過還驚神僧渡應慣

禪窩

結茆葺牀跌風雨不可壞誰言尋丈寬能容大千界
虛空本無所學道有栖場面壁知何事山雲共一牀
茆龕孤坐處爲究上乘禪彈指應堪悟何須更九年
陰壑寒獨閣空山響已沈白雲無路入禪向定中深
九年不下牀一錫長挂壁小蛇入我袖應被雷公擊
草窩雙樹下借與定僧居會得虛空境坐臥總從渠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青茆葺成宇白雲擁爲戶足中有定僧默坐自朝暮
肩鋪總忘機魔外自難入虛圓日夜明一塵元不立

竹谷 舊名懶臥亭

翠雨落經牀林鳩午鳴後筍出恐人來編籬遮谷口
萬箇竹脩脩風生滿谷秋自今防俗客節下刻曾游
深谷翳脩篁蒼廳洒碧霜曾來參玉版風味勝簞簞
虛谷萬琅玕禪林六月寒直將心與節共作有無看
陰森生畫簾仰不覩天日時從綠雲中窺見一星出
何處風聲起蕭蕭竹萬竿冲融春滿谷毛髮亦生寒

綠霧濕濛濛粉披路不通秋聲昨夜來無處著西風
萬竹雲朝合孤亭月夜明鳳來綠覽德非爲玉簫聲

立雪堂

堂前參未退立到雪深時一夜山中冷無人祇自知
堂上立多時堂前雪不知出門天地白一笑是春熙
獨坐暮庭中齊腰雪幾重不因逢酷冷那解識嚴冬
山中夜訪師雪屋定回遲立盡堂前曉還同未雪時
心精不知寒一夜雪沒膝自非眞法器孰能免僵立
本來非祖意漫爾一相撩若在言前悟應無雪沒腰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七

升堂獨立時一言悟未澈皓皓雪齊腰淒淒夜寒切
兀坐夜迢迢松堂篆寫銷安心了無法徒受雪齊腰

臥雲室

夕臥白雲合朝起白雲開惟有心長在不隨雲去來
榻前輕冉冉衾上濕溼溼共作無心夢山禽喚不醒
入窗纔一縷滿室便氤然任彼頻舒卷山僧自穩眠
朝臥白雲東暮臥白雲西白雲長共我此地結幽栖
童子愛白雲閉置密室內不如放令出去住得自在
虛室常參罷身與白雲閒且作舒足臥風來自掩關

白雲從何來入我窗戶裏舒足臥氤氲春禽呼不起
夜靜起山深隨風舒片影漠漠覆柴牀獨臥衣裳冷

指柏軒

清陰護燕几中有忘言客人來問不應笑指庭前柏
亭亭軒下柏無意解西來老衲應相示枯枝花盡開
古柏畫陰陰當軒歲月深山僧長笑指應解識禪心
太空本無語似與道人同欲識西來意憑闌指額中
冰霜二百年老骨耐撐住欲知僧臘高卽是階前樹
有問無言答直指破諸妄此相佛性全天寒神自王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八

青青柏樹枝纍纍柏樹子此意已自知何待分明指
蒼蒼庭前柏明明西來意禪翁指示人又在第二義

問梅閣

問春何處來春來還幾許月墜花不言幽禽自相語
陽回知幾許問信臘花前月白無言答如參不二禪
閣中人獨坐閣外已梅開春信何須問清香自報來
月移禪榻影枝上翠禽翻試問春多少花應笑不言
石闌護苔枝相對黃昏月問答本無言翠禽強饒舌
春從何處去復從何處來持此去來意一問闌前梅

梅邊叩芳訊相看似舊識獨立到黃昏惟應待消息
雪中疎籬開不知暗香發幽人試問時正值黃昏月

玉鑑池

一鏡寒光定微風吹不波更除荷菱影放取月明多
鑿池松竹裏不與野泉通風靜游魚息青天落鏡中
方池開玉鑑炯炯湛虛明瘦影何煩照心源已共清
月來似禪性風定似禪心數尺方池水應同覺海深
天光落空明上下涵一鏡微波時動搖風止常自定
何方僧卓錫池上玉泉走不有止定功安能見吾後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九

微波色清熒炯然可照膽幸得同虛明寧畱一塵黯
非假琢磨功泓澄似鑑同朝來蓮葉盡波動覺秋風

冰壺井

圓發夏生冰光涵數星冷窗有定中僧休牽轆轤纒
銀牀梧影合玉鬚蘚花侵汲得冰壺水相如渴正深
一泓澄碧鬚寒沁玉壺清裏茗曾茲試虛聞石井名
銀牀一葉下影動轆轤秋欲識定中趣湛然塵不留
冰花覆銀牀雲液沁瑤鬚一勾甘露漿入口不能漱
古井一杯水清似玉壺冰轆轤轉脩綆應來盥頰僧

玉泉百尺深古鬚涵光冷何以鑑虛明參差轆轤影
疎鑿傍雲根虛寒深百尺時汲煮春芽爲待參玄客

游師子林記

蘇城之東北區有林若干畝佛者居之曰師子師子者
林之一峯如其形故名而其地特隆然以起爲邱焉雜
植竹樹邱之北窪然以下爲谷焉皆植竹多至數十萬
本始升其邱之南麓便仰見師子峯高似有若干尺如
舞且踞兩旁復各有峯亞匹之東曰含暉作人立左腋
下有穴一腹楞然有四穴日始出則其暉曉暖相射西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十

曰吐月頗峭且銳稍夕月即見其上師子之北有茱一
曰禪窩舍輝之東有隙地踰尋鬚以石子爲環坐者所
藉曰繡經臺旁有峯特出曰立玉然其狀嵌空若刀劍
劃作四五葉者或曰以地肺名爲宜吐月之西有澗自
竹谷中來因鵲石爲梁曰飛虹踰飛虹以西而下其西
麓乃北入竹谷中委蛇東來折以南出立玉後而上其
東麓復折而南且西出師子前而下其南麓凡邱之顛
踵自三四峯外諸小峯又十數計且叢列怪石什伯爲
羣而所取道往往經緯其間既下南麓有二道其循麓

而東者至立雪堂堂之南爲臥雲室又南爲指柏軒其
循麓而西者至問梅閣問梅與指柏相直梅與柏各一
皆相結爲蛟虬其壽幾二百年柏之南有池曰玉鑑若
鑑影以自媚者梅之西有井曰冰壺初鑿井時得古壺
罇地下而其泉冽且甘以淪茗味尤勝云余在昔於斯
游也蓋屢焉而不厭今年秋復與茅宅民陳彥廉張曼
端來游而因師者予故人也止予宿問梅閣得詠歌其
邱與谷者累日師曰是果可以詠歌與頗有記也故書
之石而使刻之先是行十二詠皆石上其唱者高太史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季廸和者張永邵子宜王文學止叩謝翰林乞銘今亦
爲同游者洪武壬午秋七月岳岳王庭記

師子林十四詠

昔年清涼山餽餽金毛赤來此自何年蒼然化爲石
鑿翠從賜谷移來佛屋東嵌空纔一竇夜與日華通
勢作金臺立呀然仰太清每當三五夕先放半規明
昆岡分半股插地四無鄰爲有懷中璧虹光夜夜春
古屋依青澗袈裟半是苔壁間僧影在一坐九年來
雲麓最高層依依月乍升聊因看貝葉帶露一來登

龍影夕連蜺不飲吳江渚截斷湖東天飛來澗西雨
幾曲轉逶迤月明人跡稀長林秋露落一犬吠山扉
大地寒深處叅師不自知青天還日出一路見來時
秋潭看月還片月千山暝獨有鉢中龍蜿蜒伴僧定
行道出深樹空庭秋颯然風來人不見青子落僧前
窗間月色微薄雪自風吹誰得春消息南枝定北枝
水清不生萍况復生魚子僧而此中看分明佛光裏
銅瓶百尺下出鬚帶微霜注入連筒去風吹滿寺香
余既爲因師作游師子林記師復求十四詠因賦此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并書記後師字如海高昌人有禪學又能喜文詞所
謂地因人而勝者也甲寅六月二日絳書

師子林三十韻

僧道衍

上士栖禪地精藍故有名勝逾林屋洞奇冠闔閭城岌
岌諸峯秀青青萬竹榮室同圖藻麗地等布金平剎頂
靈光集幢陰瑞靄縈梁飛暗竦見礦踞怒猊俾近悅衆
恩擁遙憐睥睨橫桂臨經閣暝蕉傍佛龕清井甃冰壺
淨池開玉鑑明鉢俱龍伏卧亭接鳳來鳴雲萼還殊菊
頻仰詎類鸞庭梅新着彈軒柏老垂纓拂葉飲螺翠樞

英妒蜀顏露晨知蕙吐日午覺葵傾欄覆莖生荔渠陰
樹列檉藥欄蜂恣繞蘇砌蟻艱征風賴冷雙徑天花雨
兩楹炊香馴鴿戀屨響睡龍驚日下橋交影雲深磬一
聲蘭燈長際曉蓮漏不遲更暖觸松煬灶清喧茗沸錦
篆煙重翳帆鏡月獨懸夢僧出齋房淨童歸化器盈蟬
號隨梵奏鶴舞逐經行暮境人厯過忘形客倦迎參時
幾較密定處步宜輕疎闌綠方絕孤高道始成遠閒思
結社潛醉願投盟要適林中趣應存物外情會須來掃
石宴坐學無生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師子林池上觀魚

高 啟

穿蒲尾獨掉咬實口卒仰波平吸見痕池靜跳聞響漁
罾已免捕僧盡每分養落日意無驚識我臨流賞

和高季迪師子林池上觀魚

徐 賁

微微林景涼悄悄池魚出欲去戲仍懸乍探驚還逸行
循曲島幽聚傍新荷密不有濠梁興誰能坐終日

過師子林

高 啟

雨餘鳥語涼斜陽竹深見頻來非看花借讀高僧傳

訪師子林因師而師適詣予兩不相值

前 人

我去尋幽院師來訪小園休言不相見相見本無言

與王徵士訪李鍊師遂同過師子林尋因公

前 人

玄館啟真境紺園閱清香茲晨兩地游乍出幕煩鄉鳥
鳴桂花落澗戶秋風涼開士演金偈羽人薦瑤觴亦有
詞苑英清芬吐華章愧我自徵起束帶忝周行山林復
在念那期復來翔睽合固知妄去來亦何常誰言道各
異妙契久相忘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師子林竹下偶詠

徐 賁

客來竹林下時聞澗中琴經房在幽竹庭戶皆春陰孤
吟遂忘返煙景坐逾深

七月望日與高季迪過師子林

張 適

方罷文字燕復來釋子居輕颺卻暑後斜日下林初非
無明且游偶此清思餘適當解夏日羣公正安舒或出
囊中文或發函內書久論理昭析玄談趣冲虛仰聽歸
林翼俯察沈淵魚物性咸自適游心亦晏如

晚過師子林

僧道衍

無地堪逃俗乘昏復到林半山雲過磬深竹雨畱禽觀
水通禪意聞香去染心叩門簷有客想亦爲幽尋

重過師子林

前人

開扉近水邊竹石總堪憐遠想渾如夢重游卻信緣蝶
翻紅藥雨鳥度碧蘿煙卽境自忘慮何須更習禪

師子林遇盈師夜坐

前人

空林長掩關閒雲去無迹偶來值禪侶清談忘永夕坐
久磬聲沈松堂一燈寂

春暮與行書記過師子林

前人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五

偶同看竹過林廬素抱忻從此日舒淺碧雲虛泉落後
孤紅霞淡澗芳條放禪時至鐘鳴室施食人回鳥下除
勝地每嫌山水隔不因乘興到應畧

懷師子林因上人

前人

自作京華游每憶林間屋何似白雲閒長年寄深竹

過師林蘭若如海上人索畫因寫此圖并爲之詩

倪瓚

密竹烏啼窺清池雲影閒茗雪爐煙裊松雨石苔斑心
靜境恆寂何必居在山窳途有行旅日暮不知還

次雲林韻

周南老

幽林閱禪寂跡與心俱閒垂簷高竹翠沿厓細菊斑逸
客思招隱永言過小山道人方定起徵心豈無還

游師子林次倪雲林韻

高啟

吟策頻入院道人知我閒尋幽到深處啼鳥竹斑斑林
下不逢客城中俄見山牀敷有餘地鏗動暮催還

臘月四日夜宿師子林聽雨有作

王穉

自是城中寺卻忘身在城俄然萬松子吹作四簷聲我
欲遠塵世僧多留客情聊因佛燈下聽雨到雞鳴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六

次韻

僧道衍

因師真隱者舊業只依城泉石增山意松筠隔市聲此
中堪縱目過客每留情長憶雲林子時來聽鴻鳴
卷中皆和雲林詩余亦次焉雖子韻

張道

禪林杳難覓行近郡東城竹影迷簾影松聲雜梵聲玄
談消世慮妙境愜詩情谷口人來少幽禽自在鳴

題額定之竹爲如海上人

王彝

老僧出定心逾寂坐覺谷中繁露滴萬響千聲自去來

一時月照袈裟白蜿蜒何物向窗飛分明鼓鼙復揚聲
人間只識仙翁杖不識降龍出鉢時

又

倪瓚

顧畫王詩兩奇絕風霜凜凜看清節師子林中古佛心
尤矣無生亦無滅

題雲林畫贈因師

高啓

含暉峯下路樹石盡垂藤欲認莓苔跡相尋行道僧

爲師子林題雜畫五首

張適

風樹葉鳴策策雨巖苔駁班班翻笑簷前雲影去來不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七

似僧閑

重山抱溪迴幽館當巖迴花氣散春芳林陰生晝暝琴
罷鶴長鳴蘿窗白雲冷

雨歇山境清風微巖谷靜飛瀑落松梢流光瑩如鏡道

人起遐觀因而悟真性

林下雨欲來竹樹風先起僧定靜無聞栖禽自驚語

路轉溪迴不見山蘿薜蘚磴萬松閒應門童子巖前去

爲送幽人問字還

爲因師題松檖飛瀑圖

高啓

松風散飛瀑夜作濤聲急栖鶴起空山如驚鬼神入定
僧寂無聽任灑袈裟濕

歲暮過師子林

沈周

老入毛根雪未消九十年程百不遙我歎多時同問訊
庭前柏樹幾枝凋

師子林圖跋

余與趙君善長以意商確作師子林圖真得荆關遺意
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如海因公宜寶之癸丑十二月
懶瓚記

趙善長名源號
丹林山東人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八

右師子林十二詠詠各有題今主席如海大士邀余作
圖余因用寫圖意初不較其形似他日觀此者幸勿按
圖索駿當求我於驪黃之外也洪武七年三月廿八日
蜀山人徐賁

余友徐賁幼文洪武間爲師林如海師作此十二景極
爲精妙余嘗題其上逮今四十餘年矣今 卷上人繼
師林之席今年春來京師過余出示此卷觀之真若隔
世事幼文如海皆已謝世余毫獨存不能不興感於懷
也上人復徵余識其後故書此以紀歲月云時永樂十

五年倉龍丁酉春三月望日太子少師吳郡姚廣孝識
師子林圖有三一爲睢陽朱德潤作一爲徐黃幼文作
一爲倪瓚元鎮作今文氏所臨不知誰氏本費密觀記

題師子林紀勝集

師子林在吳城之東北雖小而樹石幽茂且代多賢主
僧以故士大夫樂游游必有作事隨代遷存者無幾今
住山道忤師撫拾遺餘董董得二百餘篇屬葑溪朱隱
君存理繕寫入梓噫世家鉅族非無可傳繼者非人遂
致湮沒浮圖氏法掃空諸有乃獨畱意於此然則忤師

師子林紀勝集

卷下

十九

豈止賢於其徒哉南京太僕寺少卿致事郡人李應禎

乾隆元年歲次丙辰小春東吳小癡顧渚茶山氏校
錄於杞龍軒

師子林紀勝集補遺

元和徐立方輯

敕諭 序文 題詠 圖畫

皇帝敕諭直隸蘇州府長洲縣師子林

敕賜聖恩寺住持及僧衆人等

朕維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羣迷於
護國佑民不爲無助茲者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刊印續入藏經四十
一函并舊刻藏經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頒布本寺爾等
務須莊嚴持誦尊奉珍藏不許諸色人等故行褻玩致

師子林紀勝集

補遺

有遺失損壞特賜護持以垂永久欽哉故諭

大明萬曆二十年八月

日

御製新刊續入藏經序

續入藏經四十一函起華嚴懸談會元記至第一希有
大功德經計四百一十卷此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所命刻也朕惟釋教東流
經典遞譯函卷繁富極矣我

聖母躬體聖善坐撫昇平密契心乘力脩聖果因復假
筏迷津施航覺海續增茲典聿廣義宗德意甚盛載惟

經世山世厥用簣殊然其立教以明心見性爲宗以慈
悲喜捨爲用以瞋愛滯殺爲戒以戒定禪寂爲門大都
使人破塵妄之迷以即妙圓之體惕罪報之由以脩慈
善之根悟未來之因以滅現在之業此其覺人濟物勝
殘去殺之功於吾聖治不爲無助故經謂莊嚴施捨周
於沙界不若一經一偈流布之功然則

聖母慈命眞可謂續慧燄於昏衢普慈雲於陰界延祐
宗社種福人天不可思議者矣若乃梁魏隋唐之主傾
國資以崇像飾瘠齊氏以奉緇流殊異釋氏本旨朕所

不取亦非我

師子林紀勝集補遺

聖母流布是經之意是爲序

大明萬曆二十年八月

日

欽差提督蘇杭等處織造司禮太監 孫隆立石

題詠

殿師子林圖咏

此卷師子林圖徐幼文作凡十二段段有題名以古篆
隸寫之獨損缺其一按圖當是雪堂云各係以五言詩
凡十二首不書名氏詞翰皆簡健後有少師姚榮公跋

尾榮公稱余友幼文爲師林如梅作十二景極爲精妙

予嘗題其上則卷中詩當是榮公手跡郡志之所宜有
也幼文名貴仕至河南左布政攻詩能畫吳門四傑其
一也師子林在蘇城東北隅本元僧維則之道場最號
奇勝則好聚奇石類後貌故取佛語名菴圖首一石題
師子峯者是已或云則得法於本中峯本時住天目之
師子巖蓋以識授受之源也姑蘇新志維則字天如姓
譚氏至正初人跋尾稱如海師豈卽其人歟但榮公跋
于永樂丁酉似爲其徒攜至京師而作故有四十餘年

師子林紀勝集補遺

之嘆而興感于幼文如海之謝世矣嘗聞榮公以少師
還吳訪其師於師子林爲所拒至夜漏深以微服往後
門求見有僧瞑目端坐止以手捫其頂曰和尚留得此
在蓋榮公功成貴顯猶本僧服故不曾蓄髮徐云和尚
撤下自己事卻去管別人家事恁麼榮公憮然而去可
謂本教中之喝棒手乃大善知識豈卽維則歟又聞榮
公法名道衍嘗學於相城之靈應觀道士席應眞者盡
得其兵法機事執弟子禮豈還吳所見又應眞耶顧風
旨巖峻樸樸事功異學中自有之不必深求其人亦可

也暇甘偶閱此卷因重裝之聊記于此若師子林之題
畧尚多而幼文亦自有作天如詩尤可誦乃錄數首以
資閒中一覽嘉靖癸卯六月望儼山陸深書

跋畫冊

師子林一名菩提正宗寺在郡城東北隅仁壽橋東碎
金巷內元至正間名僧維則天如所創則好聚奇石有
類後覩者乃取佛經中語得名林徑幽僻且禪行高簡
一時名流勝士無不參游者題咏甚富見諸所刻師林
集嘉靖甲午乙未間予友石民望氏讀書其中嘗一展

師子林紀勝集補遺

止竟日忘返後爲勢家所有委廢狼籍所存者頽垣敗
屋朽木枯池而已每經其門不勝嗟歎近正覺懋公得
石田翁所臨徐幼文師子林圖圖缺其三雲問何太史
柘湖避地於蘇游從甚深藏有幼文真跡遂爾借過爲
補足之復以素冊摹此十二景與詩併錄姚陸二公跋
語留置十友齋中不敢追蹤古人聊存吳中故事云耳
明窗淨几時一展玩恍然身在問梅指柏之間何樂如
之追維郡中貴家富室園池亭館珍木怪石巧取說奪
爭勝一時夸耀人目身死之後不一二年煙銷灰滅真

知其幾師林今雖廢毀名迹未泯悠悠片紙流傳人間
什襲二百餘年回視向之災災之居反不若區區一小
禪窩所重者在此不在彼也後之攬者亦不能不起廢
興之感於懷也圖成復識此語于後嘉靖壬戌春王正
月十日後學錢穀叔寶書

此從錢叔寶摹圖冊錄出其所錄僧維則倪瓚

高啟徐賁姚廣孝即僧通衍各詩並見紀勝集

吾愛柴桑言所居何必廣況此金鄉室寸地皆福壤巖
棲晚更幽微雪帶林莽風生獨獸號山空衆泉響有聞

師子林紀勝集補遺

惟寂音無講卽純想昔賢非樂此澹泊欲誰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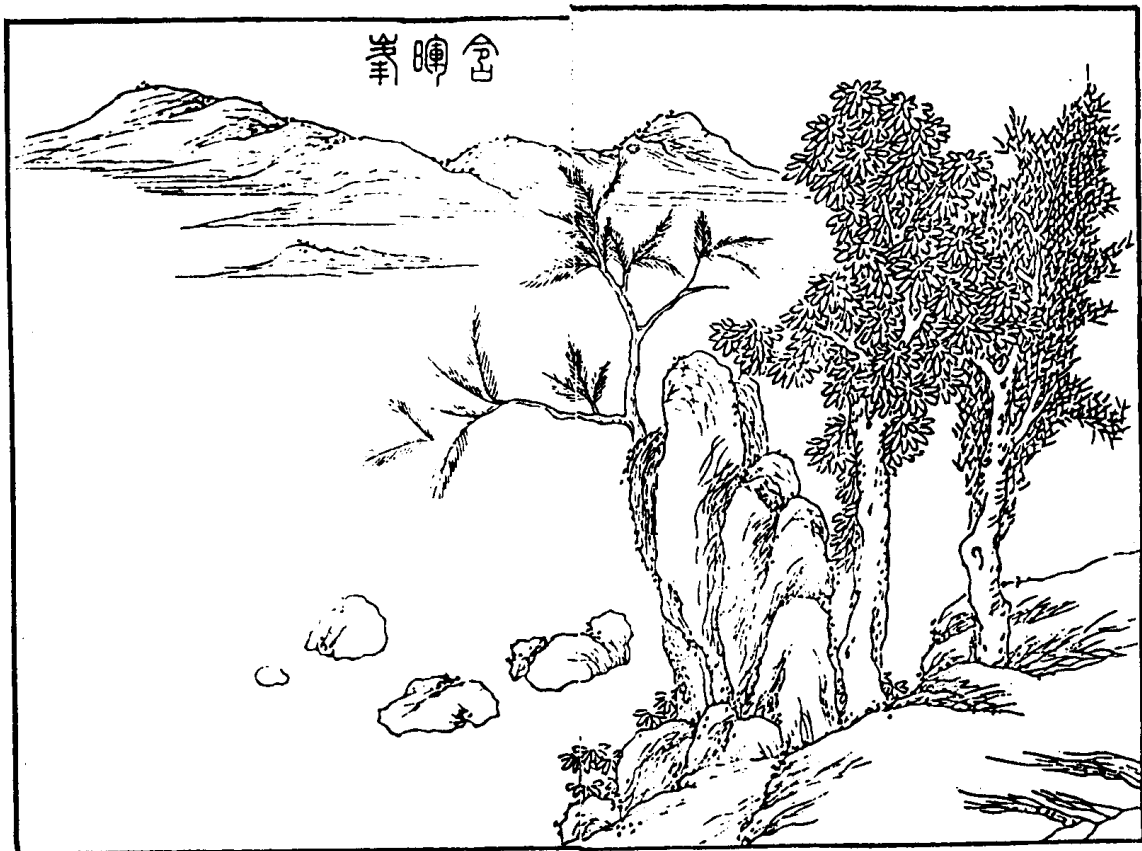
此從張東谷補圖卷錄出原註云小春八日偶
於篋中得原圖題句敬錄於此應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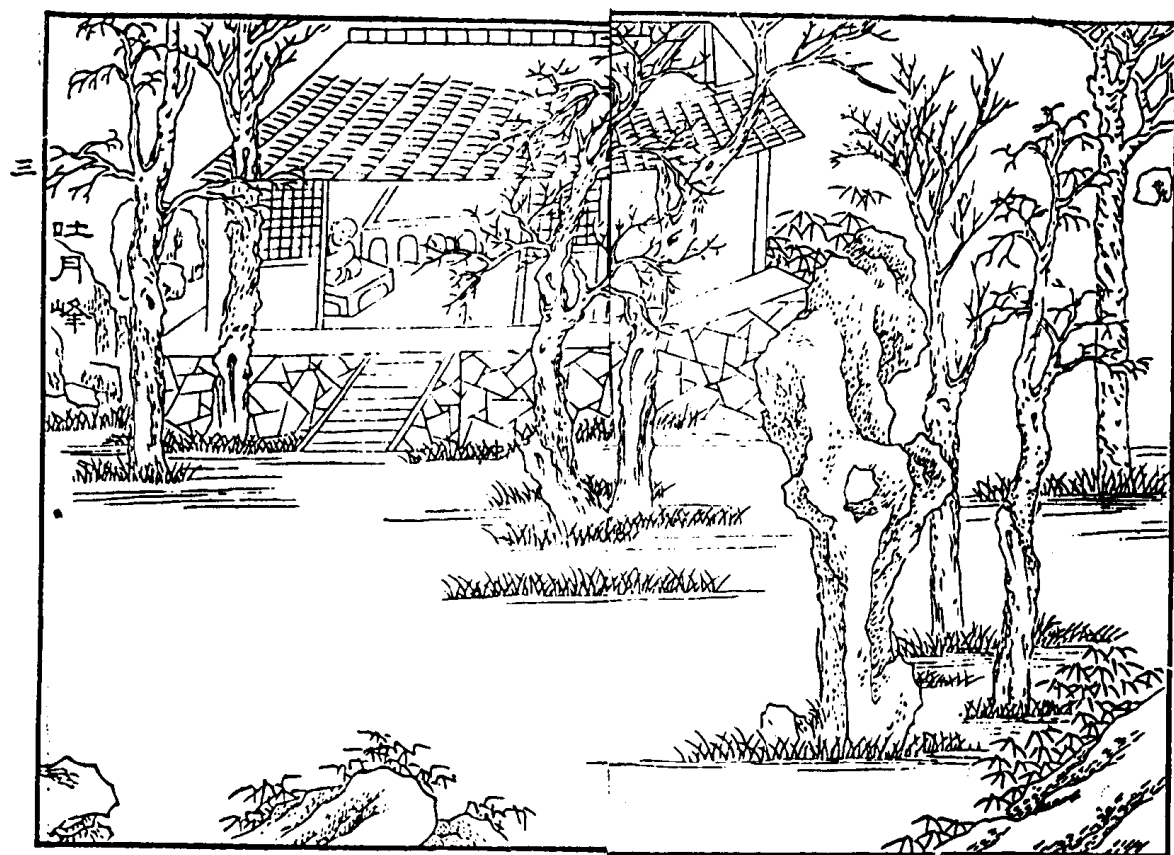
過獅林精舍

明陳則

清境超塵俗松龕映竹開魚驚蟢影散鳥聽鉢聲來梵
像敷蓮座禪宗問木杯山僧不慮世白髮也飄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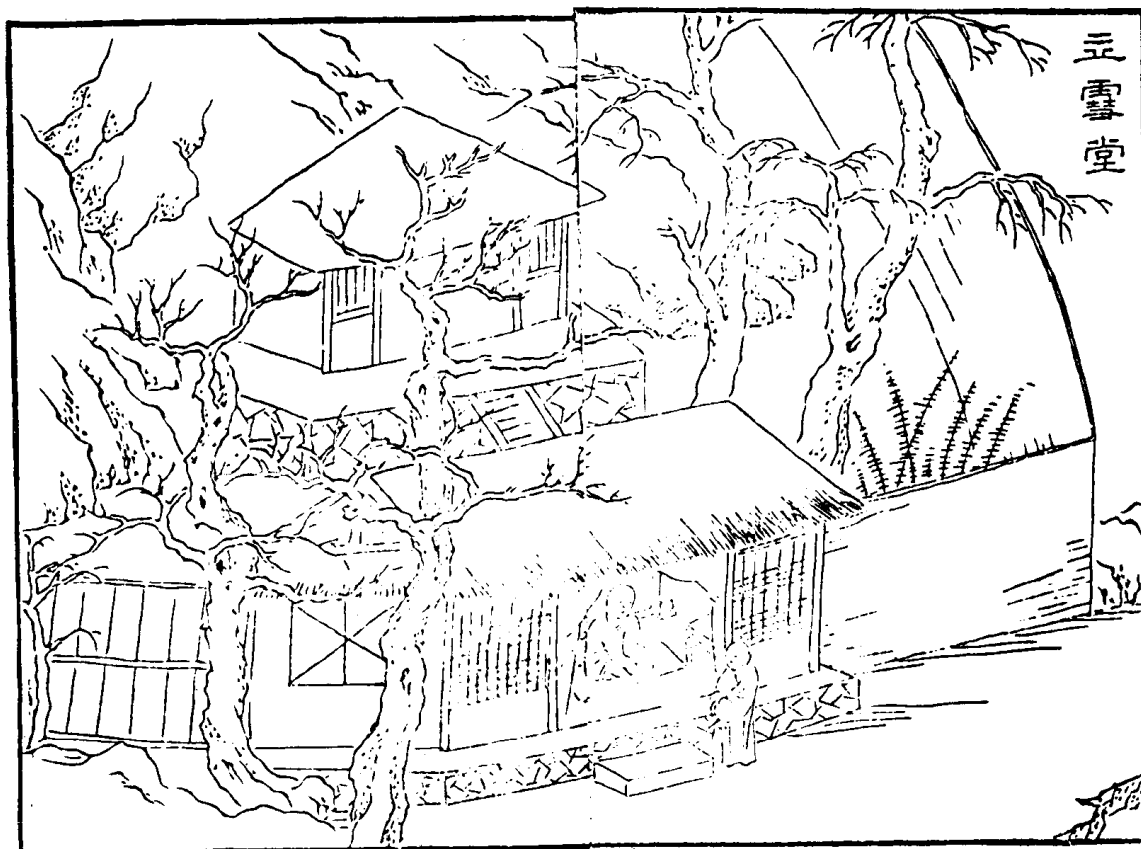
元和徐德銘繕錄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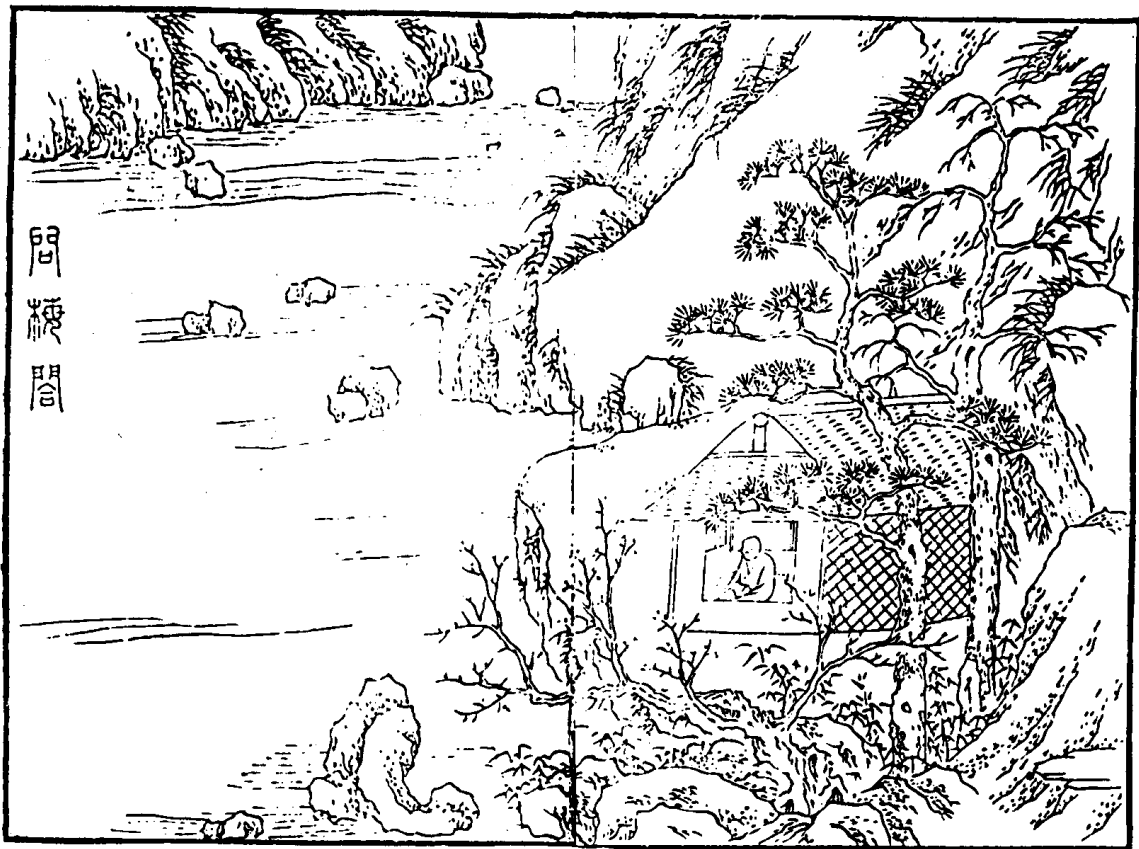
八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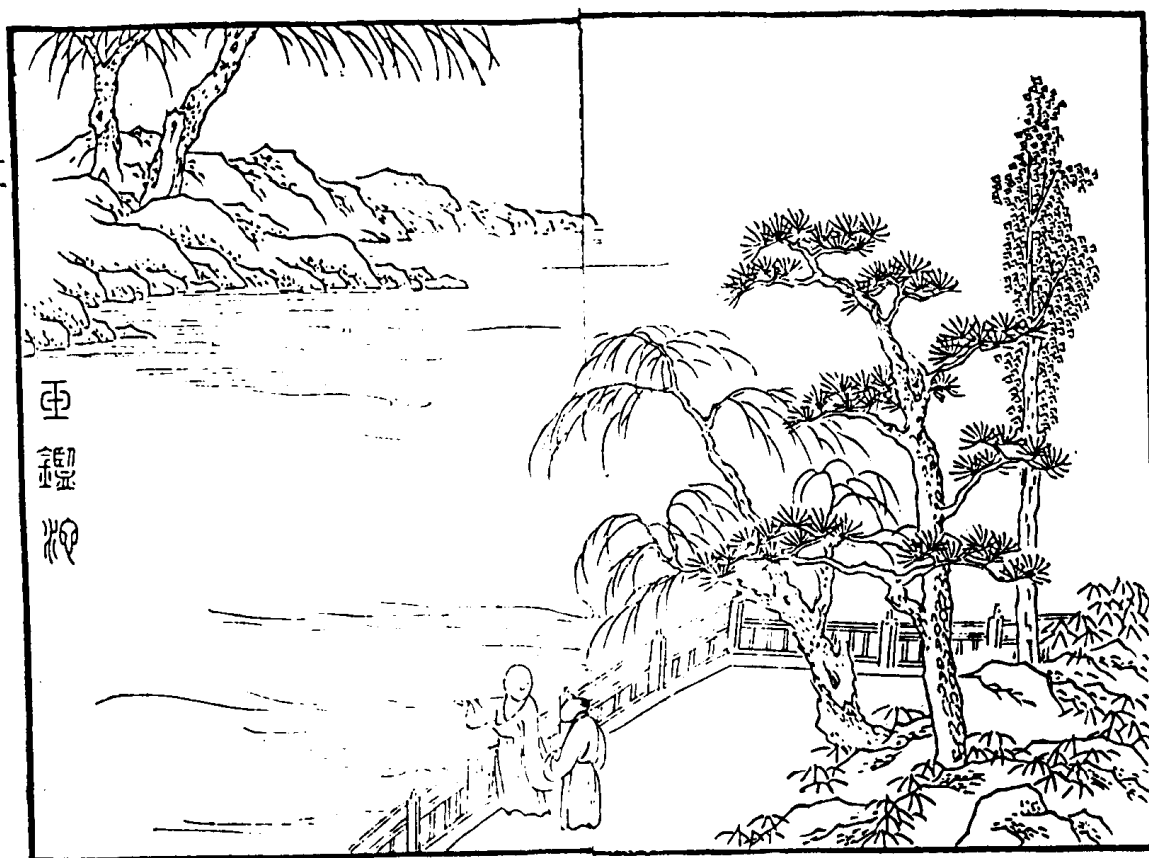


十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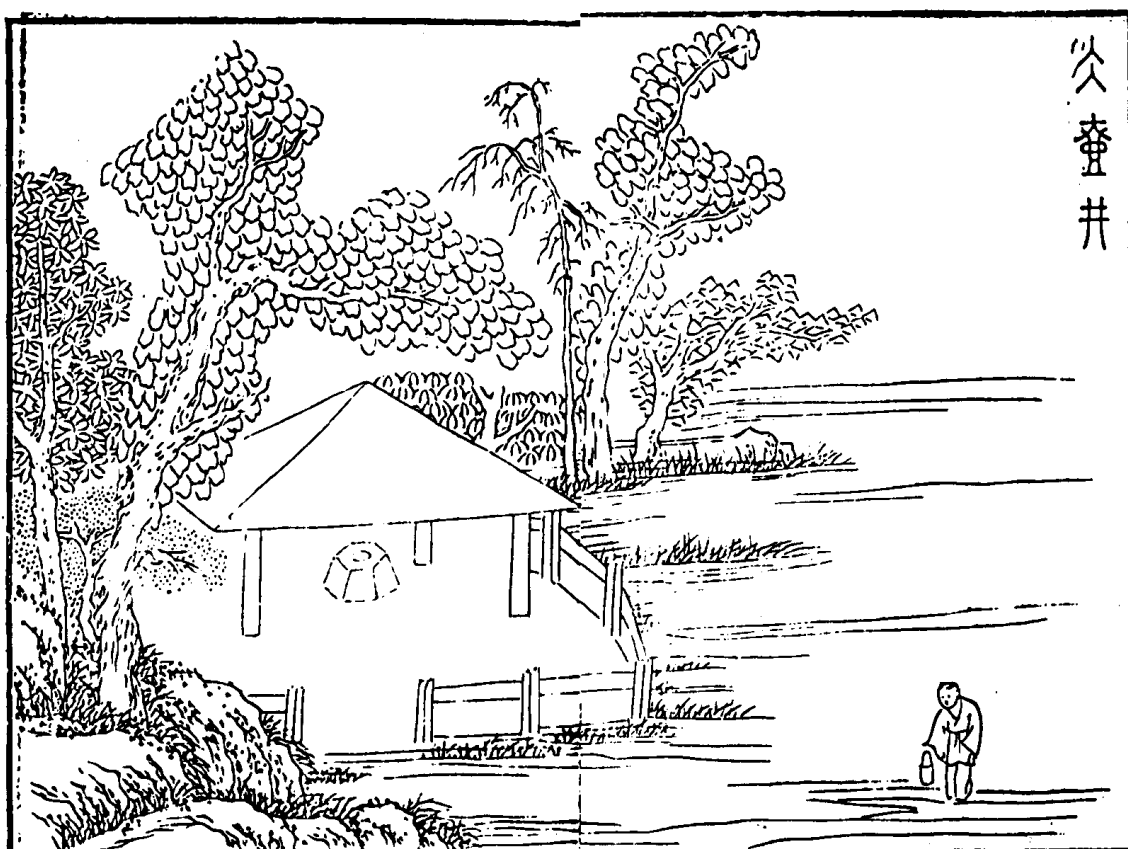
五
鑑
湖



十二

火
壺
井

元和趙雲摹圖





向聞師林十二景元徐幼文各繪一圖極爲精妙胡心
耘博士於數年前曾見明錢叔寶臨幼文本惟缺含暉
峯一幅趙君小帆爲摹寫一過藏之篋中今冬余爲印
月上人校師林紀勝集工竣心耘將此圖懇惠刊入方
以缺一爲憾適一日黃君受益携一冊見示展閱之則
幼文師林圖真本也內缺立雪堂臥雲室兩幅而含暉
峯一幅則儼然在焉因仍囑趙君補足之竟成全璧翰
墨勝緣若由前定急付手民附入補遺卷內俾五百年
之古蹟皆得一一寓目云咸豐丁巳仲冬徐立方記

師子林紀勝集補遺

十六

師子林紀勝集校勘記

余藏是書二十餘年今冬始假琳瑯主人排字板刷印
若干部偶有誤處經徐稼甫徵君用小紅字校正於旁
復以士禮居黃氏藏本校勘一過異同處較勝此本余
別疏爲札記如左丁巳仲冬住持釋杲朗識

卷上

師子林菩提正宗寺記

請以是額也請黃本作與蘇州府志所載同因山之有石黃本無之是
所爲師子峰爲作謂舊屋遺址址作地狀如俊猊者不

師子林紀勝集校勘記

一

一無如字志同居地之大牛黃本無之字問梅閣閣作閣後

徐幼文畫雖出天成黃本出下自實由智巧山下有手志同

必居其一於是矣無其舊有論述述作述剩錄若干作

第若干無安字吉安之永新人無安字十月癸未十作五按各

十

師子林記

居中最高高下當天目有巖號師子號下當欽禪師禪

師有生字

立雪堂記

昔應國師應上當勸辭根研辨作聞師道風聞作杜門

掃御御作竊嘗諦觀諦作若非師若作恭承之意恭當

要離出世間者離當

詩題師子林簡天如和尚

荒苔洗雨痕雨作要知天目下知作

紀勝寓懷一首

老我欲歸老我作

短歌行爲師子林賦

栖鳳亭前長笑時笑當

師子林紀勝集上卷記

近律一首近作

師子林五言八詠

還記舊時否時作

立雪堂按黃本此題詩在玉蓮池詩後是也

賦師子林長句一篇黃本無此八字以詩後天如和尚上稱云云移此爲題

耳度乃邇式玉金邇作

師子林八首黃本各詩標題如師子峯

蒼雪吹涼滿雨蓬蓬作

反覆禪機老趙州趙作莫著神鸞宿上頭神作

讀遂昌鄭先生師林佳什作讀明後先生云云

虛空無夢覺虛當

夏日過天如禪師竹院發來者之清悟發上有

師林八景黃本此總題後每詩標題

去納露玄機去當

師子林卽景

樹根蛙鼓鳴殘雨恍惚南山水落聲蛙作瓦瓦鼓猶今今西湖南山

烏鵲爭巢鳥作鵲徐幼文白晝同雲一本作彤雲黃本作雲陰

黃本作雲陰

師子林紀勝集上卷記

卷下

師子林圖序

水中龍力大水十當攝伏羣邪非假攝伏而爲

有也字姑以遇世紛遇當至正癸卯雌陽黃本作至正有也字

在癸卯重陽日

師子林十二詠序

山水之靈壤者山水上當靈臺傑閣靈臺本作寺蔡燕

集同集作身心擾擾擾字衍黃本周覽邱池邱龍不得

不詠黃本不詠不標上並有而字集無

日暮潛忘歸清邱詩集作

四更棲鳥驚鳥黃本作鳥青邱詩集同正在雲峯闕闕作失石勢

鬱嶺嶽嶽當作嶽清風逼叢林風作靜閑栖雅簪雅作

端如渡石橋如集作如渡集作度

渴飲垂虹澗虹作經過履須整履作

結茅葺牀跌葺作葺邱詩集同

萬箇竹脩脩脩作脩秋聲昨夜來作秋聲夜來起

孰能免僊立立作兀坐夜迢迢按錢叔寶臨歸子林國錄此詩作兀立

指柏軒黃本在問梅閣後

師子林紀勝集按勘記

人來問不應不應作老骨耐撐住住作此柏佛性

全作此柏天寒神自王寫

更除荷芰影影作影微波色清焚微作波動覺秋

風按徐幼文畫風錄此詩秋作生

師子林十四詠黃本無題各詩標題曰師子峯舍碑峯吐月峯立玉峯高橋經臺小

飛虹竹谷立雪堂臥雲室井柏軒問梅閣玉鑑池冰壺井

嵌空纔一竇嵌作空

師子林三十韻

風簾冷雙徑冷當作吟屢響睡龐驚龐當作驚篆煙重翳幌翳當作幌

僧出齋房淨淨當作靜暮境人厘過暮當作暮

師子林池上觀魚

波平吸見痕吸作吸集同按徐幼文圖錄此詩亦作吸乍探鶩還逸探作深徐

阿圖

與王徵士訪李鍊師

紺園閱清香閱黃本及集並作閱山林復在念復當作久妙契久相忘

久當作宜

過師林蘭若黃本作七月廿七日過東郭師子林云云○此詩以下黃本次敘前後互異

遊師子林次倪雲林韻

師子林紀勝集按勘記五

吟策頻入院背邱詩集與此同黃本作經院行屐到尋幽到深處到作度集作到

鐘動暮催還暮作莫集同

臘月四日黃本作癸丑歲十二月初四日

題額定之竹為如海上人作為如海上人題額定之竹

師子林圖跋

用寫圖意作用圖今□卷上人按徐圖當是簡菴真若隔世

事徐圖無時字時示樂無時字三月望日無望日二字

師子林紀勝續集目錄

卷首

宸翰

圖附跋

卷上

碑記六首

卷中

賦一首

古今體詩四十一首

師子林紀勝續集目錄

卷下

古今體詩八十五首

詞四闕

師子林紀勝集二卷爲東吳小癡顧渚茶山氏手鈔
本土禮居黃復翁購得收贓向未梓行 先君子夢
蓮居士曾借鈔一帙竝錄副本交師林丈室映月曰
此係寺中掌故其藏之毋失此二十年前事也丙辰
初夏映月上人在寺傳戒方屢往瞻仰一日上人出
是集屬爲校正意欲復版當卽携歸商諸琳琅主人

向借士禮居原本互相參校因念是集俱係元明人
著作我

朝

翠華屢幸

天藻頻頒名人碑記題詠亦復不少爰敬謹恭錄

御製詩章扁額竝哀集碑記及已往名家題詠爲續集
四卷其有元明人著作爲前集所未收者則爲補遺
附於前集之後映公見而可之出淨資合刊行世惟
題詠散見各家集中茲所采錄窮數月之力共得百

師子林紀勝續集目錄

餘首呈漏之譏知所不免海內諸公如有遺集蒐及
尙望寄示以俟補入咸豐七年歲次丁巳仲春之月
吳郡徐立方記

師子林紀勝續集卷首

御製

聖祖仁皇帝四十二年

賜師林寺三字額并對聯

苔潤春泉滿

羅軒夜月留

高宗純皇帝丁丑年南巡

御書獅子林扁

鏡習圓照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首

御製遊師子林詩

早知師子林傳自倪高士疑其藏幽谷而宛居鬧市肯

構惜無人久屬他氏矣今為高士手蹟藏石渠不亡賴有

此石渠寶笈舊藏有師子林圖為倪高士真蹟詎可失目前大吏稱未飾叶

未飾乃本然益當尋厥齒假山似真山仙凡異尺咫松

挂千年藤池貯五湖水小亭真一笠矮屋肩可倚細五

百年前良朋此幸止澆花供佛鉢淪茗談元髓未擬泉

石壽泉石况半毀西望寒泉山趙氏遺舊址亭臺乃一

新高下煥朱紫何幸何不幸誰為剖其旨似覺凡夫云

慈槐雲林子

高宗純皇帝壬午年南巡

賜題獅林寺扁

畫禪寺

御製遊師子林詩

一樹一峯入畫意幾灣幾曲遠塵心法王善吼應如是

居士高蹤宛可尋誰謂今時非昔日端知城市有山林

松風閣聽松風謾絕勝滿街絲管音

高宗純皇帝乙酉年南巡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首

御書師子林扁

真趣

御製遊師子林卽景雜詠三首

城中佳處是師林細雨輕風此首尋豈不居然坊市裏

致生遯爾濮濠心

真樹蓋將千歲計假山曾不倍尋高雲林大隱畱芳園

誰復輕言作者勞

畫譜從來倪與黃楚弓楚得定何妨倪費師林今歸庭黃氏故戲及之

前一片澄明水曾照伊人此沐芳

御製再遊師子林作

本擬行宮一日閒念民瞻就策天閑是日日本欲襲得不出以便民瞻就故

特命駕一寧論龍井煙霞表若論湖山佳景則卻愛師

林城市間古樹春來亦芳樹假山歲久似真山小停適

可言旋耳寓意非因暢陟攀

御製師子林疊舊作韻

每閱倪圖輒悅目重來圖裏更怡心曰溪曰壑皆臻趣

若徑若庭宛識奪足貌伊人惟怪石藉如古意是喬林

何堪摹卷當前展壬午南巡曾手摹倪元鎮師子林圖命弄藏林園今復攜倪卷來遊相形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首

三

之下殊覺效顰不當因並書於倪卷及摹圖中笑似雷門布鼓音

高宗純皇帝庚子年南巡

御製師子林再疊舊作韻

山莊御園雖圖貌遊暑山莊與御園均仿師子林而數與實自異圖是則是異向覺舊繪於

耳黃氏倪家久繫心恰以金閨重蹕駐可忘清閼一言

尋清閼閣在署看似矣彼新構祇覺輸於此古林壬午

摹成長卷在展聽松竹答清音

高宗純皇帝甲辰年南巡

御製師子林三疊舊作韻

粉木石渠藏手蹟倪瓚畫有獅子林圖已入石渠寶笈曾做其筆意重摹一本弄藏吳中

寫雖因手運因心真山古樹有如此勝日芳春可弗尋

然豈耽哉斯灑灑所堪嘉者彼林林出遊圖便民瞻就

寧爲夾途絲管音

師子林紀勝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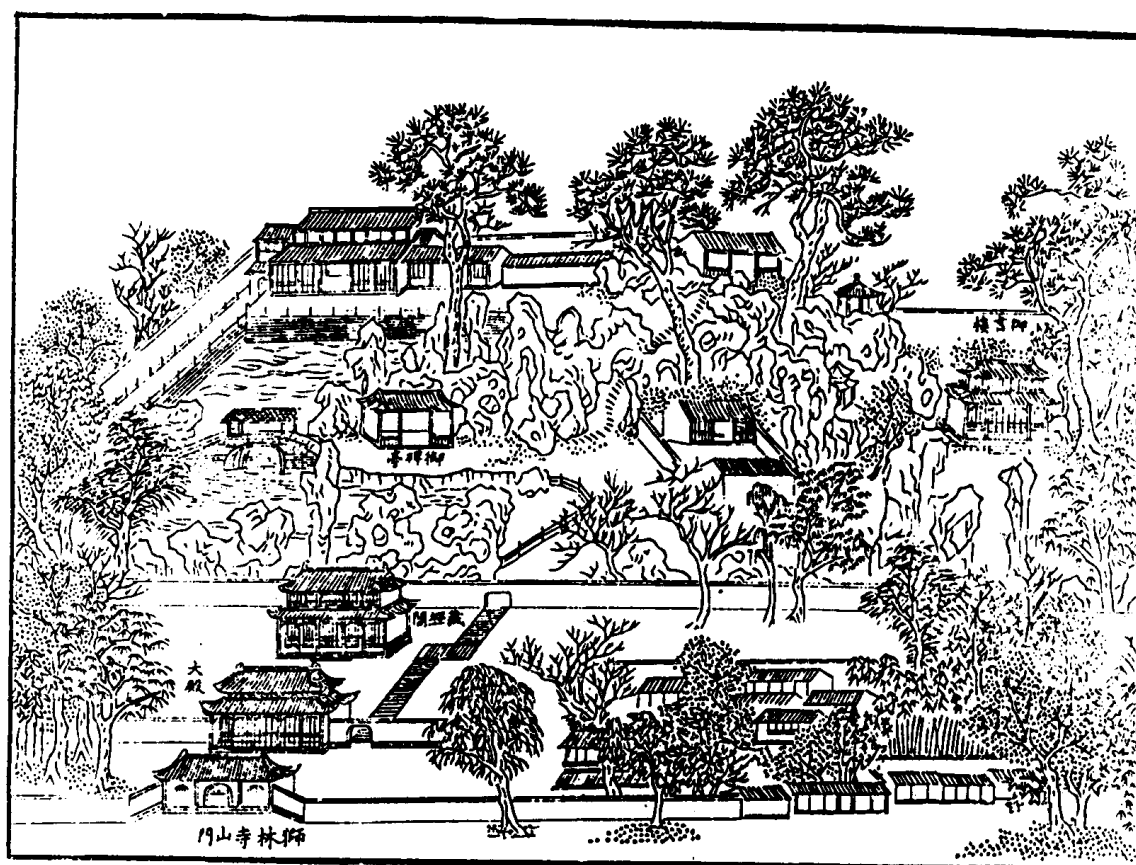
卷首

四

師範圖

咸豐丙辰冬

徐紹乾題



師子林圖跋

徐承慶

乾隆癸丑張東畬別駕爲崑峯和上作師子林圖而系以詩潘榕皋農部和其韻於後余攜之山右今年歸遂以還諸余與崑峯別二十有二年矣余形容已老而崑峯且童顏鶴貌神明湛然崑峯去畫禪寺已數載今居聞思院余猶未免爲俗吏相去遠矣崑峯余族兄他日歸田策杖過訪重披此卷當再爲跋識更願作在家之阿難聽如來說法

張東畬別駕仿倪高士筆意作師子林圖裝成長卷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首

七

一時題詠甚多入藏寺中丙辰夏映月上出以示余因將卷中題句錄入茲集內張圖未及摹刊特將家謝山刺史圖跋錄出附於前圖之後以志前輩翰墨緣云立方識

案師林圖倪高士真蹟久入內府煇壽子歐香館其畫跋云師林圖爲迂翁畫奇逸高妙之佳予未得見今見石谷此意不求甚侶而師林緬然可思真坐游於千載之上與迂翁別峯相見也又云幻霞有師子林清閨閣王林明秀顧仲瑛畫玉山艸堂曹知白召西林禪室皆稱墨林神品吾友石谷此圖常與古人凌雲標映竝垂永久可知石谷亦有師林圖今無從購覓矣此圖從南巡盛典中摹出不知臨誰氏本謹以存古蹟云爾

徐立方記

師子林紀勝續集卷上

元和徐立方秣市輯

住持釋果朗映月參

長洲汪世昭鐵心校

碑記

救賜聖恩古師林寺重建殿閣碑記

李模

竊惟道緣人興事緣時構然精誠至則時運若移神感通則萬類咸應功成而人罔測德讓而道彌尊則余於

師子林紀勝續集卷上

日新陳居士徵之郡城東古刹有師子林寺號菩提正宗昔天如則禪師之徒買地築室奉師以居時名公馮海粟倪雲林躬爲擔瓦弄石澆泥葺草寺中有奇峯昂首奮迅狀若師子因以爲名後爲有氣勢者割據寺漸圯廢明神廟時特頒龍藏敕中使護送併復故址立梵閣未竟厥事迄崇禎十五年日新自會稽來閱藏三載矢願建閣貯經會遭兵燹遂寢戊子復來吳門銳意經始竭蹶星霜鳩工庀材悉本心匠方五六年經閣既成犬殿並峙翬飛霞起堅好殊特遠近來觀詫爲神斤鬼

斧綜而論之厥有七異大江以南向鮮古柏質勁而香

掄材爲最今殿閣棟柱咸用是材鬱成香林羅致之時

每見緣遶奇巧一異也地仍故基更加深築洵有磐石

之安以迄礎礪範瓦一秉精畫無遺憾於毫髮二異也

選匠石巨手輪扁之流俛首而聽指麾少不如式督令

改作了無怨嫌三異也畚土運材半出鄉民間風感動

襄糗而前□許相助斯會呼召或不及此四異也崇奉

藏典如獲頭目創鑄銅瓦室解維謹將永無滲漏之虞

五異也吳越檀信如赴景響初無持簿擊鐸之勞近悅

師子林紀勝續集卷上

遠來委輸輻輳六異也一栱一椽心力攸奇竹頭木屑綜理罔遺而神氣閒澹客至清譚無拮据矜張之迹七異也嗟夫物情雲幻法門秋晚又時方彫越動成藉阻居士苦心獨運密與天行且歷疑謗而不驚值困誦而轉厲數載勤茲宛如一日蓋居士以篤厚爲基以敬慎爲垣以精進爲棟宇以赤心白意爲丹堊以忍辱戒行爲莊嚴故其基也厚其垣也堅其棟宇也壯而飾其丹堊也潔而麗其莊嚴也樸而雅雖師林舊觀尙待擴闢而現在新模已足炳蔚來茲設自始事而懸策之未有

能思議其如是者豈非精誠之至神感之通有同土木
於神井而天寺於唐述者哉或曰居士幼絕茹葷童身
離俗色同嬰赤跡類應化殆兼未竟之願現身於此以
故大顯佛事機緣特異直其然乎第居士役成之後彌
撝謙抑推之眾檀而已不居其功爰立巨碣以著姓氏
垂諸無窮屬余爲記因不辭固陋拜手而掞其畧居士
名大賢字日新法名智海紹興之會稽人其與同願首
倡以勞瘁致殯焉張君名士延字仲明蘇州之崑山人
並書而表之順治癸巳中秋日都□□李樸敬述化中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上

王祚綿書

敕賜聖恩師林禪寺重建碑記

吳中嵯峨寶刹拔地倚天者不可勝紀師林寺其最著
焉自元朝天如禪師道場名曰菩提正宗後三百年有
清菴禪師者卓錫寺中謂名藍非得御頒法寶無以爲
鎮於是北走金門者有年精誠格天迺得肅皇太后頒
錫龍藏特遣中貴馳傳至吳門丹黃金碧之飾巍煥莊
嚴諸山蒼宿越嶠裏糧背頂相望千載一時之盛此前
明神廟中年事也後因歲月寢久日暄風披霜零露落

殿宇僧寮幾幾乎剝蝕矣生禱拊白僧嗣未分俱實心
向道者也謀所以鼎新之而歲祲世薄奈緣分淺隆起
郡中紳衿檀護公啟固請日新居士來自東瀛閱藏三
載矢願重建材取其最良者工取其拔萃者經營勞費
敲骨伐髓二十年來心血爲枯法眷仲明等貢土運甌
胼胝輟家各殫心力不憚勞苦乃得落成當年庀材鳩
工始終歲月與夫種種稱異詳載李侍御記中茲不具
論吾獨謂夫居士之難其人也以野鶴閒身悟徹大地
山河如同泡影欲了一大事因緣打滅塵勞脫出苦海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上

四

棄家擲產佈粟施金不惜衣裘之珠成此無疆事業始
則現居士身而行頭陀行次則羅染入山脩治淨土此
一段耿耿靈光千百年後不可磨滅能不令人瞻仰江
南精藍名利多矣規制之宏麗裝飾之嚴整無出其右
今山門無恙寶閣崔巍居士在地之靈默有以呵護之
者予因以歎凡事之興舉各有其緣也數十年頽落之
招提吳人之檀施一無聞焉乃得之越中一善士豈非
夙昔因緣所致哉雖然成必有壞中有不可壞者永存
於天壤間當與龍宮海藏彌亘千古而已予於讀禮之

暇應法屬等之請不辭而爲之叙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侍講加一級庚戌會試同考官武科殿試收掌試卷奉

旨管理

誥敕郡人念齊繆彤謹撰東靄韓煦贊并刊

大清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仲冬吉旦立

重修師子林

敕名畫禪寺碑記

在昔元至正間有大德天如禪師者得法於天目師子

師子林紀勝續集

五

巖幻住和尚已而駐錫於蘇之東城巖石爲山名曰師子林識法原也禪師既得教外別傳復大宏淨土之教作爲或問以破羣疑而堅正信斯真人天之寶筏安養之導師矣禪師既示寂後二百餘年當明神宗朝有住持僧清菴者行腳至京師求顏龍藏肅皇太后聞而賜之當崇禎末居士陳日新自會稽來閱藏於此首倡建藏經閣復搆大殿又百餘年常住如故而殿宇圯壞不治乾隆十三年杲徹上人來住於此脩念佛三昧日夜勤懇德聲普聞四衆歸仰於是重整大殿聿新三門會

聖駕南巡親幸茲寺敕名畫禪復賜以內府新刊大悲

經而禪師墜緒乃復振焉惟上人之精誠有以自致乎此也居數年上人示疾以後事付監院宏通而西正念泊然而逝既而宏通介里中徐翁宣初述此寺修舉本末而屬余爲之記余惟佛說法方便多門其教人橫截生死速證涅槃者莫要於淨土一門經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其佛號阿彌陀若有眾生願生彼國持誦佛名一心不亂自一日以至七日皆得往生生彼國已卽得不退轉地直至成佛信斯言也人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上

六

亦何憚於淨土而不發往生之願乎嗚呼眾生無始以來貪著形軀繫戀食色彼固以爲生人之道宜爾也孰知此不淨之身本非實有識風動作妄生欲愛以臭爲香以苦爲樂智者視之無異蜚蜚之轉丸蜉蝣之耀羽也如斯人者又安知五濁之外有淨土之可生乎夫惟心濁故土濁心淨故土淨彼不信有淨土者是不信有淨心也不信有淨心者其可謂之喪心者矣上人既西歸宏通能守其家法六時禮誦無異往時頃募建大悲閣不踰年而觀成其才有足多者予願宏通發宏誓願

攝諸衆生同歸極樂庶幾淨土之教大昌於今日以證
明天如或問之旨豈非末法中一大事因緣也哉若夫
護持法寶莊嚴佛事則固宏通所自具也予無容贅言
已

乾隆三十五年冬十一月

誥授光祿大夫致仕 經筵講官兵部侍郎前兵部尚
書長洲彭啟豐譔并書

畫禪寺碑記

郡城東獅林古刹元高僧維則所建也則性嗜奇蓄湖
石多作狻猊狀有臥雲室立雪堂前列奇峯怪石突兀

師子林紀勝續集

七

嵌空俯仰萬變尤爲茲寺擅勝地自元倪高士雲林繪
圖誌盛後迭更興廢數百年於茲矣今

上御極之丁卯歲有僧杲徹自南徐卓錫於此志氣清
明卓然爲禪林秀有志興脩經營久之惜緣寂不果法
嗣宏通慨然引爲己任苦行積誠感化樂輸鳩工節材
逾年遂竣厥事祇林崇獎寶相莊嚴規模更廓乎其舊
以故都人士踵相錯於道遠方來遊者或一至再至曾
不以爲疲噫杲徹未竟之志非宏通克承衣盃脩舉有

力成功能若斯之易易歲在辛未

聖天子南巡賜名畫禪旋頒

御額復邀

敕賜內藏大悲經臨幸時詢建寺始末記憶頗詳悉知
其胸中無滯礙大當事選勝因與來往有數數造其廬
者則其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於此亦可得其大凡
矣予別宏通久倦嗟徐翁爲予之姻長知其有節概喜
談禪與宏通作方外交屬余記以誌其盛予旣嘉宏通
善承師志並喜同人之樂助以襄厥成也是爲記

師子林紀勝續集

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榮祿大夫兵部右侍郎加三級蔣元益譔

乾隆三十九年歲次甲午季秋穀旦立吳縣鄭宗榮書

重脩畫禪寺大殿記

元至正二年高僧天如禪師於郡城之東北隅建師林
佛剎賜額普提正宗寺明洪武初歸併承天能仁寺嘉
靖中爲勢家所佔止存彌陀院萬厯二十年奏請追復
敕賜聖恩寺當崇禎末年居士陳日新自會稽來閱藏
三載倡建經閣復搆大殿

本朝順治八年又建脩之乾隆十二年住持僧果徹禪師自南徐來吳卓錫於此一時道德之隆縉白咸仰其徒宏通上人又重整之

高宗純皇帝南巡親臨其地賜名畫禪寺迄於今蓋五十餘年矣果徹之曾孫岳峯之徒曰道林見大殿之有朽蠹無以垂永久也曰是余之責也夫俟其圯而建之不若及其未圯而撤之而重整之易爲力也於是誓願積誠節縮鉢貲會郡人錢君鴻輝法號明暹者承母之志首先捐貲於是郡中士庶無不踴躍樂施爭先恐後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上

九

爰鳩工庀材址仍其舊規擴於前於嘉慶四年三月經始而於五年四月落成費白金五千兩有奇道公告余曰此舉之所以成惟居士錢君之力郡人士襄助之功願爲文刊於石以垂諸後余曰道公可謂志之篤者矣夫錢君與郡人士出其資與力而不少違者非道公積其誠而能感動之歟吾聞天下事圖之於其豫則易爲力從其後而救之則常恐不及今道公視殿之稍有損壞即奮志圖之不使就圯矢之以樸誠持之以果確不顧於衆而衆自集所謂事半而功倍者歟抑佛力之廣

大有以護持之啟牖而能若是歟前此茲殿之脩郡人李懋谿繆歌起諸先生皆有記余亦幸覩是役之成而并幸道公之獲遂其志錢君之善承母志郡人士共矢其志相與以有成於是乎記

賜進士出身授奉政大夫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加二級郡人潘奕雋撰

賜進士及第授朝議大夫翰林院侍讀雲南臨安府議叙晉階一級丹徒王文治書

重修畫禪寺大殿記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上

十

畫禪寺者其先曰師子林經始於元高僧天如昌於明之清菴及居士陳日新寺碑載之詳矣

乾隆二十二年

聖駕南巡臨幸

賜今名焉時有寺僧果徹脩大殿適成先大父尙書公爲之記果徹示寂其徒宏通能守之宏通歿又十餘年橡桷有朽腐者發石有剝蝕者戶牖有缺收者其法曾孫道林能昌其教立願募脩計殿高若干丈廣若干筵深若干步木石丹堊釘帶之用若干數資人之力若干

工事繁且重而道林不敢以爲難於是遠近之樂善者皆感道林之誠爭先佈施郡人錢君奉其母夫人之命捐金專力助之遂集厥事噫世爲浮屠之說能動人故致力易而成功多夫名藍寶刹久而墟薨者不少矣茲寺自元迄今且四百年地居城市非若高山大林幽巖洞壑足以恣遊觀窮身阻乃幾經興廢而梵宇金碧歸然長存且屢遇

翠華臨幸

賜經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上

十二

賜額以垂永久於吳地中爲勝游焉蓋守其教者有人而售其法者有力也彼爲佛氏之徒非誠實一心誓守師法如道林者何由感動善緣而大酬其願與抑非有崇信其教不求利益而好施若錢氏者又安能迅集厥工與佛事之盛衰亦有幸不幸焉豈真浮屠之致力易哉茲道林以殿之成乞余爲記故爲書之如此然余讀尙書公之記戒宏道發誓願昌淨土之教以繼其說則佛氏之道更有進於此者今舉以語道林道林果其人否也道林名先松浙江鄞縣人錢君名鴻輝字賓階母

孫氏其餘諸人之襄是役者皆勒名於碑陰茲不具書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刑部郎中兼翰林院編修提督貴州學政郡人彭希濂謹撰

賜進士出身 誥授通議大夫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

院侍讀學士休寧汪滋畹謹書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上

十三

師子林紀勝續集卷中

元和徐立方稼甫韓

住持釋杲朗映月參

長洲汪世昭鐵心校

賦

師子林賦

有序

長洲顧宗泰

星橋

陸儼山集師子林在吳城東北隅本元僧維則之道場最號奇勝維則好聚奇石類後猊故取佛語名菴或云維則得法於水中峯本時住天目之師子巖蓋以識授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中

一

受之原也姑蘇新志維則字天如姓譚氏至正初人倚祇林之勝地擬梓澤之各園隔鐘梵聲幽依別院繞屋溪山疊疊閒帶脩原不同支遁荒菴雖尋鶴毳詎等辟疆廢圃并乏龍孫繪以爲圖粉本之流傳未歇昔之爲記清文之雕刻常存蓋其始也爰有高僧樂脩淨土悟道花城譚經天宇靜照金蓮閒揮玉塵適當津梁之疲誰禮伽藍之主有法嗣以奉本師築精廬而開幽圃堂名立雪龍象頻來室號臥雲煙霞是衆將參微意落柏子於空庭欲返清魂交梅花於邃戶於是旣招

徒侶亦集朋遊馮海粟麗藻鴻裁詞壇雄霸倪雲林孤

情芳獨樂澗優游縱隱顯之差異質臭味之相投咸工

相度並喜雕搜疏泉作沼疊石爲邱玲瓏蹇嵯映帶環

周草綠繚而爭茂木葱蘢而相糾香英夾砌晴莎被洲

爾其山石則萬點攢羅玉峯挺秀吐月則呈其珮環昂

霄則聳其肩脰含輝則鬱鬱未舒立玉則亭亭不仆讓

中央之師子象西方之靈鷲宛自康居疏勒白澤爭雄

如來烏弋條支金光獨壽其餘並擅瘦削兼饒綯透乍

疑天產或訝神鏤激浪衝餘驚濤嚙就簞借啼血玉雷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中

二

血繡鮮蝕臥羊藤纏困獸則似岐陽之鼓鑄鑿未加屹如江浦之犀突怒將鬥米顛之所急收牛相之所難購謂良嶽之太奢晒鬱林之偏陋合厥巖巖成茲層岫徑曲折以縈紆穴嵌空而穿漏陟降者倦於躋攀眺望者易於眩瞀若其水泉則澄泓澹蕩淪漣渺瀟摩詰輞川風流媲美司州印渚煙景同奇依稀濠濮之間儵魚游泳彷彿鏡湖之曲茵茵紛披架飛橋而高跨宛飲虹之下垂微波旁溢餘潤潛滋百丈冰壺寒侵心魄一規玉鑑朗照鬚眉合山水之靚深寫景光於昏曉出意匠以

天仗密蝶惹

舍爾鐘魚闌我觥籌立維時仲春風和日柔昂江梅白發

脫蘭草青抽田池浮舒雁屋拂鳴鳩元續鱗鱗鰕鰕竹
修修士載詠載歌聊以忘憂不

師子林贈主人張顓三

青州趙執信怡山

高亭擅一邱怪石擁四面坐疑夏雲起顧覺秋山亂初
窺惟谿訝漸歷有登踐區分欄壑成徑紆尺咫變深洞
轉地中飛梁出簷畔前行鳥投巢後至狹綠棧峯壺入
衣袖松桂吹霜霰猶被元時苔復充目前玩我本巖穴
士蘭足攀躋慣羨爾市廛居閉門恣幽巖

過師林寺志慙

張大純

師子林紀勝續集卷中

五

當日天如至拈花道最尊禪窩穿月窟法座駐雲根真
怪飛虹小如何玉鑑昏殘僧隨廢圯依舊作鄰園

訥生訂遊師子林賦此卻寄

韓騏其武

聞道師林六月寒蔽天喬木帶層巒橫披一幅雲林畫
四百年來總耐看

十二圖傳面面峯粉牆橫列碧芙蓉未游早識游時事

滿地歌塵隔院鐘師子林倪元集繪圖徐幼文更繪十
二圖今久割爲富族園林其前爲寺

信屬

壬午上巳師子林修禊分韻得崇字

吳江潘 宋次耕

夙心慕奇勝萬里探孤筇寧知巖壑趣近在高城中師
林古名蹟篇詠傳羣公亭臺屢興廢水石何清雄一地
裂數圓締構爭人工天巧落畸士屋瓦藏千峯峯峯盡
鉅瘦穴穴皆嵌空長袖舞軒舉介主植端崇離離筍解
籊獵獵旗翻風危崖屢側度竊洞時旁通如行武夷曲
如入黃山猱山遊每獨往快此多朋從佳辰值元已地
主得仲容英彥畢來集參差類賓鴻或繙繡素帙或撫
蚴蟉松清言接疊疊雅詠聞淪淪而我獨踟躕步窮披石

師子林紀勝續集卷中

六

玲瓏唐臣甲乙品宋帝名爵封榮華一轉眼飄落荆榛
叢讓此萬玉骨安棲匠門東文士餐秀色逸民討幽蹤
吾衰思臥游繪山習絲桐何如一邱壑攢簇華與蒿小
山善招隱桂白兼梨紅願偕北郭友數訪青獅翁

前題 分韻得滿字

吳縣毛今鳳敬甫

庭隙數堆石層疊成岡嶺穿穴徑逼窄俯仰勢巉岬昂
首羣師踴氣象凌伏輓空嵌宛毬抱尖簇類鋒攢忽焉
降若湫忽焉升如峴伶俚力不憊登者腳輕安孤松植
其頂石罅根曲蟠修篁繞其側虛亭枝擅樂傳聞壘元

代梵林創鉅觀遙遙四百載歷劫無雕刊清河卜居止
搜剔磨疵癥開軒當宏敞十二朱闌千刷簾洗苔蘚
垣巧巧鏤不藉絲與竹晨夕永盤桓展轉愛友生寧旗
建詩壇入春恰喜晴風花少蒙霞會當戒浴辰修禊時
恐殫華林標躡柳消渙詠乘蘭水而欠茜裙林邊有輕
紉新黃既溶漾綿羽亦控搏卯色幻天裝雲藍跡未刻
賓朋雜少長列坐無或謹鷺湖最大雅四座奉敦盤不
辭執牛耳揮灑弄柔翰硬句盤弄兀何減孟與韓嗜好
本各異世俗殊酸酸相惜春過半單袷不怯寒紅桃似

師子林紀勝續集卷中

酒醉紛華已漫汗鴈傳流水曲兼味盈梓養香餠入口
美寶瑟當筵彈帽簷紅韎蹻步障青琅玕諸子諧韶濩
匠門集鳳鸞前輩不高躅攀仰徒嗟嘆寄懷在寥廓命
意傾肺肝好樂曾幾何斜日落一竿筆戰賈餘勇剪燭
與未闌不見蘭亭集永和禮法寬詩成三十七好句如
彈丸茲遊數符合今古同一看流光悼迅駛暢敘時所
難購詠繼羣賢風雅迴狂瀾鞭弭從詩老努力非瘥殘
徐考十二景記載入稗官質疑叩鐘鼓膏肓釋疑團緬
懷王逸少彷彿晉衣冠對之溟然解免使踟危湍

前題 分韻得山字

李 紱

何地初濫觴上已競乘蘭山川有變化時序能往還今
日置酒地乃是昔人山昔人不可作吾黨重躋攀洞壑
黠深黑花木餘朱殷靈秘難獨守造物意所慳有逢與
季前相因如轉環主人足清福榛莽手自刪尊俎不移
具上客爭欸關我家臨水側松門閉空閒暫來佳麗地
放意凌崢嶸踏青履未寄及此良宴間勝友嗟如雲雅
不畧疏頑高下列坐次參差橫食單健筆仗危歐十友
不足班蘭亭既已矣此會良復艱安得徐賁手衣冠填

師子林紀勝續集卷中

青丹點入畫圖中千秋想遺顏

雪中譙集師子林贈主人張顓三先生兼呈汪武

曹前輩

梁 迪

張華聲望重風格見閉居轍滿綠奇字門高有賜書嘯
吟泉石裏節物雪霜餘招集逢枚叟良宵度不虛
今夕免團會飄然遠俗塵石林元代迹風雅晉時人座
有東山望尊開北海新獨慚五噫客詠雪非陽春

師林八景

曹 凱

師子峯

頑石豈能吼爭勢何雄風霜五百載屹立斯林中
駝栽荆棘呵護非人工

吐月峯

穆穆金波月初更方吐光宿雲無點翳玲瓏透高岡
羨然月中人長嘯獨徜徉

小飛虹

鑿石架爲梁宛若飛虹狀自昔不敢指何況行其上
今來飛度慣追思古巧匠

玉鑑池

師子林紀勝續集卷中

九

池以玉鑑名清潤有如玉微風蕩漾來花香而水淥
臨流竊長歎塵垢願就浴

冰壺井

清泉含真漠下有百尺潭未見黑潏底但用修繩探
汲來煮香茗殊勝甘谷甘

問梅閣

未知春意到問訊有寒梅梅亦無言答但先百花開
始知四時序天地潛相催

五松

高峯有五松羅列互爲友根蟠自宋元鐵幹終不朽
餐之可長年何必還丹壽

八洞

岡巒互經亘中有八洞天嵌空勢參錯洞洞相回旋
遊人迷出入渾疑武陵仙

遊師子林

嘉興錢陳羣集

人言耶壑幽中可著居士苟非真隱者深谷同喧市
十笏師子林以倪迂傳矣詩僧有維則奇石多聚此

師子林紀勝續集卷中

十

登內府由來淡宕人本不事粉飾青耶與幼文偶來雙
股齒分圖十二段不隔尺與咫尺晨起汲井華手添養魚
水古梅發新晴簷際一相倚何期五百年

天仗來遊止禪窩欵松關雲竇漱石髓按圖徵名字強
半已多毀惟餘古狻猊踞踞遺址春來花發時寂寞

自紅紫山因僊始靈於此會深旨至今甫里閒猶說天

隨手

師子林詩爲張籲三先生賦

長洲李果客山

句吳城東婁之澚中有師林最奇古蒼松揜映修竹圍

峯磴凌空漱澗俯客從石竇疑路窮天光射入透墻堵
屹然玲瓏盡墨石辭蝕苔侵復塵土巨者狻猊小師子
昂頭偃背交眉豎或行若神龍或踣若豹虎鬣鬚毛髮
飄欲飛孫孫子子羣相聚背有高僧愛此游曾從其旁
搆紺宇滄桑彈指三百年碑版空留委宿莽先生購得
置草亭閉戶棲遲避風雨春晴攜友遠相訪山茶紅豔
江梅吐碧池溶漾浮纖鱗高樹參差啼翠羽盤旋古徑
不欲去撫柯不覺日形午心驚人境未曾有疑是鴻濛
誰鑿取從來行樂當及時達人靜悟笑愚魯方期割屋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中

十一

常追遊更欲荷鋤思學圃

遊師子林

前人

長林薄東林祇園誰割此壘石若林立猗猗類師子遊
戲非一狀擁抱或延企曾無斧鑿痕天然露奇詭洞深
路屢易穴盡峯忽起登閣見遙山南浦秋帆駛疏花拂
槽端寒煙生足底重遊遡往昔撫景逾一紀白松偃二
株餘者幸無毀何意今晨集快心復徒倚時當重九後
風物尤閑美嘉客有二仲清談適中理滄桑感雖深耶
壑良可喜

師子林和趙秋谷韻

龔翔麟

緬懷師子林十年初覲面數畝走千峯攢簇勢不亂昔
作蓮社遊雲林迹所踐幾俾落君手主易名不變可惜
園與圖祗各得其半水限垣之西闕觀緣細棧二代閱
元明百年飽霜霰前賢殫心力充吾耳目翫主人性好
客埽壁留題慣三復秋谷詩一字不可竄

遊師子林

長洲 夢啟豐 芝庭

遠搆靈鷲入窗前石筍攢空一迤穿欲斷仍連峯頂路
將窮忽轉洞中天攜筇待月堪乘輿地焚香台坐禪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中

十二

回首十年遊迹在古松嶺更脩然

宿師子林

長洲 沈德潛 稿士

巉巖師子林樵者始能尋奇秀到菴盡荒寒引境深松
龕靜夜火茶把道人心高臥清無夢山雲入戶侵

獅子林古松歌和陳少霞作

吳縣 徐 華 也情

我聞石門開邊多怪松礫硯百尺高龍巖又聞慈仁寺
裏古松樹橫空孝搜鳴長風五松蜿蜒堪相敵托根乃
在開士園林中洞壑六月積寒氣雷雨條忽生晴空流
雲暗度不見影驚泉時聽流淙淙餐霜飲露歷冬夏行

人對爾開心胸昔年倪迂此高臥一杯日向松間坐清
風每遣幽情生寒月恒教詩夢破攔琴深陰時一彈曲
高未許旁人和後凋本是殊凡姿件以幽人詎爲過倪
迂今去幾百年五松猶復畱人間蛟龍絕壑日鳴吼白
日不到松樹邊青鸞白鶴解栖宿惜無高賢長與相周
旋攜羣昨此聞清籟溟濛煙霧喜相對倒枝拂地陰扶
疏驚濤直下若奔墜荒耶絕壑見非一歎息離奇此爲
最橫眠壁立多異形畢宏韋偃那能繪少霞居士今詩
人題詩縱筆如有神素心頗願傍高館眠雲坐月時爾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中

三

親刻山晉僧不足慕倪迂安兒非前身

夢游師子林

元

碑是升

東生

岡密層列碧池灣凝瓚風流在此閒逸興正隨良夜永
鄰鐘一杵喚魂還

初過師子林

前人

此境分明夢裏同石欄橋外聽松風林亭咫尺千峯疊
意匠真堪奪化工

再過師子林同吳成菴

前人

客來尋畫我尋詩詩畫倪迂總耐師

善菴

更喜園丁會

認姓不嫌木石坐移時

三過師子林隨侍家慈

前人

兩入楓林迹未陳又將煙景奉慈親忘年松柏經霜竹
雲壑深藏萬古春

遊畫禪寺贈岳峯上人

吳縣

潘奕傳

守愚

何事天台坐浮杯到盡禪

自天台

身心無住著香火有

因緣林古誰爲主

寺後師子林創爲民居屢易主今給
緣黃雲若昆神居之雲居與弟小華

觀察亦相繼謝世品峯言林係倪高士
爲寺僧某師所作今不能復故詩及之松高不計年願

持堅定意長此奉金僊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中

四

秋日偕東畬同年遊師子林寺晤岳峰禪師茶話移

時越日東畬作師子林圖并系以詩因次原韻贈岳

峰俾藏諸寺

前人

西風蕩煩襟秋光集古寺東畬北郭足好尚不我異休

官喜同時探幽結微契但求魂夢安肯爲升斗計朝來

偶相過聯袂登初地層樓面松林虬枝無蒼翠岳峯今

辯才宗風幸未墜禪門有廢興雲煙慨往事因諧翰墨

緣爲仿倪迂意林巒與水石一以臆布置固知磊落人

耶壑蟠胸次晴窗想揮毫話雨

東畬作畫
小樓名

同清閣俯視

塵中人酸誠信殊致寥寥橫幅間淡泊出奇麗持贈藏
山門他時緬古誼傳燈定有人昌歎倘同嗜逸事畱珠
林風流庶無替

遊畫禪寺寄懷岳峯在鎮江 前人

岳公飛錫去屈指南經春應結逍遙侶還憐膠擾身粉
紛人事異汨汨物華新何日相隨住安禪靜世塵

題南田仿雲林山水 井序 前人

師林寺今爲畫禪寺寺故有園爲元倪瓚所造
名師子林林今歸於黃倪又有圖圖今亦失東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中 注

俞張子以所藏倪壽平仿倪畫一幅藏於寺寺
僧品峯索余題未果今春來遊爲題其後嘉慶

二年人日

祇樹有園歸江夏東俞遺墨珍南田是圖非爲師林寫
其妙真得倪迂傳僧房吸茗慨逝歲人日讀畫懷前賢
山門玉帶有故事畫禪佳話畱他年

師子林 崑山 孫登標 題

人巧奪天工構置真奇傑高松瘦蛟舞怪石怒猊扶
者爲峯巒凹者爲洞穴度地百餘弓勝槩儼森列僞僕

恣幽探奧窈紆且折忽然見青天懸崖驚顛裂拘隆無

定形斧鑿痕磨滅玉鑑冰泚泚羣峯俯而吸虬枝激潄

聲淙潄唱和迭對此滌塵容心目俱澈潔我憶青邱詩

清芬尙堪擷遺蹤不盡畱滄桑喟幾閱賴有嗜古者瀟

莽都翦截爬爬羅眞面目爭悍勢欲留氣象湧萬千神剎

天造設不圖闌闌中有此奇峰凸 翠華數臨幸聲價

倍超軼遊人接踵來紛紛雅興盡方知地有靈名區不

閉塞辟疆已圯墟南園樹林茂興廢固無常或亦遜茲

絕喧囂玷煙霞領趣何嫌子安得風月辰獨坐看岷嶺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中 六

人趨我亦趨聊以慰飢渴

題師子林圖 劉大觀 松

舊日逍遙地今來不姓倪松風猶護護水月但淒淒石

罕窺人拜門無大手題東俞作此畫功與補天齊

題師子林圖 錢鼎 枚 簡齋

未到師林寺先看師僧圖門前嵐翠合樓下竹雲鋪雖

失倪迂畫仍還合浦珠老僧須待我鳩杖爲君扶

題師子林圖 吳壽 潘世恩 芝軒

福地林泉勝高人翰墨綠畫圖今有矣松竹故依然妙

手追前輩宗風啟後賢問梅遺指柏莫傍小乘禪

獅子林

吳縣徐文錫

春巖淡晴嵐窈窕靈鷲巋然闔閭中著此數峯秀嵌
空天欲穿壁立土不覆陽崖風日暄陰厂水雲漱石骨
鬱嶠峻皺瘦復透漏自非造化鍾一一鬼工奏偶來林
下遊一境一奇觀意所不到處真罕誰能究撫景趣彌
開搜奇日以富濤聲松際來謾謾起清吼

遊五松園

婁縣陸文啟

園林孰古今興廢滋感慨若非詰匠功焉能亘千載吳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中

中師子林相傳自宋代樹石世希有游歷驚險怪度地
無五畝奇峯其萬態變幻後現狀猙獰闢雄邁玲瓏九
竅通老米應下拜一徑洞口開躡足懼險隘行行轉曠
朗忽忽迷所處展轉往復回迤邐靡有屆同遊各取路
倏忽曲相對分明笑語通咫尺分疆界小憩聽松亭
松風振清籟斑駁古龍鱗五株競偃蓋靈根迸石罅儼
向黃山貸得勢共昂霄鴻空儼結隊目榮不暇接足力
甚矣憊入山深又深不離卷石外始知造化工終非人
力遶臺榭幾滄桑林巒永不壞千古倪迂圖流傳入

大內 今皇泣東吳徵圓降羽旆峯壑舊規機招提新

藻績我今躡屐來欣然逐朋輩見所未曾見素心聊一
快抒詞略記勝姑了筆墨債妙境難具陳安得茲遊再

過獅子林與蔡瞻岷飲樹下

朱 塤

宅邊古寺路偏幽為訪伊人取次遊青帶遠村新雨潤
綠浮芳艸晚煙收逶迤西舍清寒月徙倚東臯寂寞秋
攜酌相尋來往近閒中時上碧峯頭

遊獅林寺

婁東蕭 雲鳳衣

獅林之山山勢陡不知成自何人手後得雲林真賞音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中

削去贅瘤補罅漏崖危徑狹峯回環假山反覺勝真山
舊與探幽積平昔到今始得相追攀風起林端獅欲吼
豁地心驚不敢走定睛細視始心怡不但相揖還低首
獅林獅林天下奇靈異不到何能知拄杖岡頭放眼看
紆徐轉折無平坡須臾鼓勇下石屋一步平坦兩步曲
咫尺盤旋訝路長欲憩巖端無側足初覺雙足置雲邊
旋復有雲生其巔雲氣蕩山山忽裂裂開山罅飛鳴泉
池中聞貯五湖水怪底波流清如泚山亭如笠覆山頭
山館如窗接山趾好山往往羈游蹤倏聞僧院鳴疏鐘

長嘯出林一回首夕陽猶映松梢紅

師子林紀勝續集卷中

九

師子林紀勝續集卷下

元和徐立方稼甫輯

住持釋杲朗映月參

長洲汪世昭鐵心校

詩

乾隆癸丑九月偕榕皋農部遊師子林晤岳峯住持寺以廢而復興雲林遺墨無存曾見於廣陵吳翰林杜村齋中猶記其原題詩句因爲補圖

張應均 東齋

師子林紀勝續集卷下

昔觀師林圖今遊師林寺雲林寫真趣靜證寧有異我來亦偶爾信步忽有契正如巖壑雲去住非豫計適逢同志人乘興尋初地拂衣上層樓五松欣交翠慨彼竹爐卷原物已失墜幸獲九龍壘至今成盛事我雖非其匹聊云存古意規撫憶前圖效顰隨位置况我水雲士詩章出胸次敘述廢興由什襲重清閱我亦附驥尾傳畱詎二致上人洵超脫傑閣啟晴麗一見傾朴誠方外得古誼簡率遺此卷將毋癖同嗜好藉風雅流永言庶勿替

張東會補倪高士師林寺園為徐謝山題即次東

會韻

林芬希白

落墨塵氣清何人寫蕭寺展卷纔尺餘頗訝谿徑異云
圖古師林畫手遙相契倪迂不可見誰為廢興計東會
補繪之愛此飛錫地拳石幻林樾樓閣嵌空翠月涼竹
露幽風細松花墜君家有昆峯飄然謝塵事衲衣就耶
壑卻得高隱意思師今所居一一古所置或倚橋上亭
波影淡鱗次或話樹旁軒林陰鬱深閣隨緣快心目諸
相非一致攬圖對名勝索句愧迢麗依韻續舊題唱和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下

二

敦夙誼我著東會畫
迂叟丹青竟淪替

題師子林圖

沈琛右溪

昔年放棹虎溪頭聞說師林景最幽幾度欲遊風引去
茫如海客望瀛洲
馳逐紅塵二十年吳門溪壑總無緣今來瞥見圖中景
訝是倪迂筆底傳
疊石渾如玉嶽宗虬松不羨大夫封何當返棹尋幽刹
坐聽閣黎午後鍾

同蓉溪芷堂游獅子林題壁兼寄園主同年黃雲

僑侍御

陽湖趙翼原士

維摩丈室走終日長房縮地稱僊術人間乃有獅子林
一畝中藏百里濶取勢在曲不在直命意在空不在實
選盡湖黿鰕瘦透幻出奇峯排一一大或朱劬綱上餘
小或米顛袖中出躡踞如見奇獸蹲痾瘻似逢老人叱
嵌空都作骷髏竅孤特欲撐散卓筆一簣猶嫌佔地多
寸土不畱惟立骨山蹊一綫更紆迴九曲珠穿蟻行隙
入坎塗愁墨穴深出幽磴怯鉤梯窄上方人語下弗聞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下

三

東面客來西未覩有時相對手可援急起追之幾重隔
箭筈門狹棧閣危纖本摹成僅尊尺遂令陶輪手掌地
折盡前齒後齒敢想見匠心結撰勞起稿或經四五易
人巧奪到天工處能使鬼神亦護惜數百年來幾陵谷
此獨堅完縫不裂萬石融成一片青寸松長到千尋碧
倪迂當日慮崩頽作圖欲傳不朽迹豈知圖更比圖永
宛委常含一區宅我同勝侶來登臨橫側看奇日將夕
踏花幸有僮引途掃徑惜無主款客如此溪山不在家
主人太少煙霞癖

師子林歌

錢塘 吳錫麟 墨戲

雄雷震空六甲驅空青塞戶陰模鋤卷毛稜舌形狀殊
逃盡虎豹豺狼龜諦視細細蒼苔鋪伏而不動非石乎
陡回驚悸生歡娛洞天咫尺開僊都中不百畝蛇綫紆
五里十里盤崎嶇前之升者孫附塗以踵摩頂仰可呼
忽然索之又亡通白日在空午欲脯翻身跳入壺公壺
四壁翠灑松雨籊松生石隙老更腴不階尺土元氣扶
松耶石耶德不孤石以松古青逼庸松以石怪垂龍胡
天風來往調笙竽滿身雲氣甯斯須出門與馬喧九衢
胸中了了耶壑俱吁嗟乎胸中了了耶壑俱千秋畫本
思倪迂

師子林

陸安 葉紹本 仁甫

名園緬僊蹤奇構開禪界脩然闔闔中乃具林壑概入
門無平地仄徑走紆怪危巖起咫尺千骨成一簣欄斷
嶺忽遙岫轉亭已在複道磴盤迴石竈路向背突兀聳
九華與凌藏八卦連峯七十二一峙嶠崿仇池非人
間武夷疑世外緣壁迷後塗穿壑阻前隘其右水榭接
石梁亘長帶游魚紛可數荇藻浮如繪層閣架中泚碧

洛溪清派上有千載松裂根石罅內霜皮溜秋雨輕濤
激鳴籟翠嶼復林立欹落生古黛應接人力疲刻畫鬼
工快異哉高士蹤天巧恣點綴想其經營時萬象方寸
會邇來幾廢興攀躋盛流輩蒼苔破屐履蘿薜接冠蓋
寥寥千載心此意付煙靄買山願未能覽古一興慨且
住亦復佳竹風靜梵唄

初夏遊師子林

吳縣 周 賓 荃卿

萬卉發紫綠我行隨佳候言尋五松園高風緬遺構非
與壘市遠自覺池館舊春來遊跡稀一徑青苔原陡然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下

五

見奇絕人境爭異獸勢欲挾長松洶洶作怒吼松間風
雨聲空中亂馳驟幽險入深山陰森晦白晝乃知運匠
巧直與神鬼鬪疊石皆玲瓏嵌空多巖竇複道千百盤
變態不可究但聞人語響咫尺那得就徑轉忽疏曠仿
彿一村又水木湛清華煙巒露奇秀鶴鳴蘿磴幽魚躍
花溪皺登臨憺忘歸清風滿襟袖

師子林

黃澤 陳大謨 亦園

入門足同巒撥蹙嫌偏側壺中具九華境轉更奇僻心
欲升山顛身先入地脈見人手可招尋蹤渺難及頭上

喧杖履腳底響箏笛一步景一換千回勢百折周遭五
畝餘辰游午未息石瘦捐寸土松長挺千尺濤聲蕩奇
峯後覩向人嚇翩然生悔心失足向空擲多事老畫師
千秋畫一石

師子林山石

錢塘屠倬孟昭

老松不着土蟠屈石骨堅陰洞不泄雲吐納茶竈煙門
交薜蘿暗磴蝕苔花鮮上下百千級咫尺相鉤聯我聞
雲林子闢此小洞天踞地吼師子爪奮顛毛鬚峯顛作
螺旋地脈成蟻穿去者方蹣跚來者剛摩肩飛梁跨左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下

六

股孤亭扼中樞鵲巢風欲墮桂華月初圓虛中自屈曲
面勢乃獨全苦心締靈構不藉神斧鐫取象肖物情設
想參畫禪遂移煙霞窟日對几案前前游信齒莽撥攫
物累牽詩成償夙願已悔遲三年

遊師子林

海濱查初揆伯葵

瞿曇昔墮地一吼竄龜斜亦有阿育柱怒猊常鬱蟠何
年辭給孤占此雲水寬竭求帖形尾惟見背嶺屹岸珠
迸土出歲久成琅玕天風一相戛疑有聲珊珊無苔石
自綠不雨池猶寒縈紆諸巖洞訝是神所刊窈窕踰虛

碧空明遂無輪流雲障面而幽磴行團團往還五雜組
出入雙井幹勝游傲陶岷褰裳成遐觀幾時問真幸五
嶽劃心肝

師子林古松歌

周鉢寶傳

五松園址近城市怪石嶽崎貌獅子師子林今易幾姓
林樹青青常若此此中幽構如深山滿崖風雨薜蘿斑
古松枝枝作龍挂之而鱗爪重霄間蒼翠彎環接水閣
鳥飛冥冥松子落夕陽欲下陰四蓋白雲開處天一羽
劃然天際吹寒潮潮聲颯颯秋風高洞腹忽看蒼鼠出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下

七

樹頭疑有飢鼯號當年不知誰手植但聞倪迂此棲息
一耶一壑滄桑餘高人獨潤林景色只今黛色欲參天
重崖複欄還依然盤桓流恩與無已素驚西馭凌蒼煙

師子林十二詠用高青邱韻

長洲吳翌鳳牧齋

師子峯

萬壑起風聲羣獅吼山夜中有忘世人結屋松根下

含暉峯

山影靜含暉疏林澹夕霏娛人蒼翠色坐對檐忘歸

吐月峯

空山寂不喧待此山中月忽然月上來恰補高峯缺

立雪堂

天寒山色靜風雪夜深時獨對千峰立高人應未知

臥雲室

萬壑千巖裹白雲午未開此中高臥穩時有鳥聲來

問梅閣

昨夜山中雪寒梅開幾許日暮倚竹林脈脈無人語

指柏軒

清風颯然來吹醒忘機客枯坐澹無言堅貞如此柏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下

八

玉鑑池

一片空明水微風潄欲波我來愁鑑影只恐鬢絲多

冰壺井

古井水不波清冽沁齒冷松葉火初紅朝來汲修綆

修竹谷

天外落奇峰恰當修竹後來參玉版禪翠滴滿山口

小飛虹

渾疑昨夜雨蟬蛩見清朝時有聽泉客支筇度小橋

大石屋

誰將混沌鑿四壁有奇紋一閉今千載重重封白雲

遊師子林

吳縣邵禮泰

名園數吳中奇絕獅林最想當結構初俯視巖壑碎廣
約十丈強形惟一耶大倒地穴玲瓏曲盡蜿蜒態五松
蒼十稀歲久森成蓋天機信清妙人工減翦裁昨逢春
雨綠幽尋淙崖璫倚樹風吹衣穿洞薜侵帶花間清磬
落池上幽禽會崎嶇不用經瀟灑常宜對莫謝看竹人
重來隔煙靄

遊師子林

東武王賡言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下

九

居士高蹤何處尋果然城市有山林一耶一壑皆天趣
疑幻疑真費匠心古樹凌霄清蔭滿危巖過雨白雲深
晨鍾暮鼓相鄰近疑是獅王吼罷音

師子林

丹徒楊試德

疊石造奇峯高下插林麓咫尺幻深意一步踰百曲方
期上懸厓忽復入山腹仄徑落松花石乳滴寒綠倒影
浸池波玲瓏洗羣玉日夕聞寺鐘斜陽杳深谷

師子林訪黃四春衢

吳蔚光

風聞師子林乃鵠師林寺粉本自倪迂結構良不易後

爲五松園以木得名字卽髮突而弁廿載牽夢寐有如
三神山風引未能至我友今顏回爲人最耽摯文辭治
金純容貌磐玉粹買宅清漳濱先人實高寄東西兩頭
住畱傳到昆季阿大及中郎聯翩拔文幟雄詞照石渠
鴻筆冠金匱而子抱領珠尙作癡龍睡曩踏京洛塵差
長惡兄事燕歌聊抵掌吳詠聊捉鼻一從返東郡出入
似相避豈敢請凡烏到門但投刺姑蘇六月暑南風激
涼吹清陰盼檜柏濃香想荷菱天教入林中稽阮重把
臂清言畧寒暄妙語閒游戲林泉落吾手不暇及家累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下

十

刮日絢春紅舞眉撲秋翠剔透衆絳堆五嶽起平地奚
奴導之先爾我後鱗次穿洞朱職柔扳崖白雲媚周遭
豁空靈層折引深邃露角石欲吼藏根樹將墜上下千
百步所遇無一致天然好圖畫工巧成位置翻愁鬼神
見競闕發猜忌拜倒高士風雲林隔清閣怪子富門才
下筆入思議朝爽納研席夕霏灑牀被寒士有如此足
勝萬間庇云何隔三歲歡顏煩憔悴嘔心塞詩囊貯腹
飽經笥佇看三鳳皇齊展河東翅蘭成小園居敝帶恐
同棄塵落嶽崎人一月廿九醉致身雖不早肯負平生

志湖田結茅屋春耕買烏犢煙霞養愚蒙溪壑靜鷗
刺船向魚梁負鋤過鹿柴何必居上頭東方千餘騎君
子多古歡好之曷飲食况有臺池勝物聚以其類相見
披心肝粗願始一遂作詩苦牽率了不異人意主客爲
誰與吳二與黃四

同胥燕亭明府遊師子林

善化唐仲冕

六松

鹿獨事塵鞅狼顧阻遊蹤城中師子林三載隔咫尺勝
侶攜芳樽幽棲接吟屐池開見孤亭人立驚怪石初疑
位世疏旋覺蹊徑僻曲折似頻經蘚苔無複跡俯視重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下

十一

潭清仰窺一峰碧倚筍坐松根攀藤騎屋脊如行數里
遙未覺百弓窄因思雲林迂絕似平泉癖殘毀見匠心
况在始經畫稍憩欲重遊當關報將夕出門戀煙霞分
手挂帆席

遊師子林用王右丞過香積寺韻

吳興尤興詩

春樊

曲曲數弓地盤空千萬峰雲鷲穿徑鳥風送隔牆鐘春
暮人連袂年深瓦長松倪迂工結構天矯殆猶龍

吳門紀遊

臨川樂鈞

元鼎

天如種竹處元鎮疊石存巧偷蓬嶠勢盡化筆墨痕羣
真會一宅眾妙分千門隔牆即塵土何地宜龍尊

初夏遊師子林即事

常熟 黃廷鑑 季十八

臨頓里仍古招提徑尚通迴環巖洞裏起伏水雲中蘿
薛迷遊屐鶯花戀晚風攀尋竄脈數奇境詫蠶叢

重遊師林寺

長洲 汪祥楷 萬青

孤峯青不了寒翠落繩牀半鉢松花冷一鑪柏火香時
來尋舊雨曾此乞新簞不見無多日閒花滿草堂

徐琢珊秀才邀游師子林作

大典舒 位 黃雲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下

到此洞門開不覺俯而入小山宮大山風雨通呼吸仄
徑蟻曲穿幽巖嶽漸整低引一泉流險鑿四壁立何殊
循牆走頗欲擇木集百轉百耶整一步一階級竊地無
近謀漏天有餘澀雲林老畫師筆筆不相襲凝神慘經
營彈指妙結習獅以石都鄰龍以松粒粒咫尺頃刻間
爾我不暇給入山何必深入林何必密

師子林

武康 徐熊飛 雪隱

奇峯指掌收探幽入山腹雲根昧昏曉一步一側足磴
道緣背冥石故撓之曲陡絕不可通飛橋暗中伏仰攀

枯篠枝漸就隔林屋崩崖搜人來奮怒走平陸初如蟻
穿珠既若雉登木勢將凌高耶忽復墮深谷逶迤陟奔
峭屏障屢迴複松根蟠蚪蛇石角胸眉目得非鬼斧刻
疑是地維縮浮屠多技能設此狡獪局九華納壺中須
彌藏一粟孤亭翼而張向背駭瞻矚秋風時一鳴巖洞
應笙筑後覩瞰法界龍象運寒玉天洩造化機山靈應
夜哭

五松園

前人

片雨洗新綠引入山水情入門惟石氣高樹有風聲野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下

烏來窺戶孤雲不出城名流清嘯地邱壑憶平生

游師子林

長洲 郭 青 外山

雲林工疊石古洞見天真轉處疑無路行來恰有人險
夷安可測咫尺杳難親欲出迷幽徑相逢數問津

重游師子林

前人

記得從前到于今已十年此來還彷彿欲去更流連插
木渾無地穿雲別有天何勞方外想是處即神僊

師林寺五絕句和朱野萃文漣同年韻

吳縣 汪 祝 季白

玉鑑池

孤僧踏月來古池冷月守一霎風搖月松影驚魚走

修竹谷

雲路杳然曲疏鐘鳴斷續林深不見人古谷春煙綠

問梅閣

鳥聲散夕陽白雪消幾許春風來未來問梅梅不語

立雪堂

踏月月來去立雪雪不飛別有忘寒處無人識此時

臥雲室

師子林紀勝續集

澹然雲夢覺石牀雲意薄起看數峯間雲中月未落

遊師子林

元和 盧希晉

春深長薛荔亭古上莓苔意想不到處忽然山洞開深
林藏鳥語窄徑偏人來欲上高峯頂旋旋往復回

師子林示同遊者

元和 宋 綬仲瑛

高下曾無一步平松風長日不同聲能穿幾兩登山屐
何苦盤中屈曲行

借楊師林寺

吳縣 張壽祺

巖壑紆迴處禪房位置幽水橋山底路林葉寺門秋石

屋簷聲度玉池松影流煙霞吾有癖借楊與僧謀

三月十四日遊師子林作

長洲 褚逢椿

柳花吹暖過清明最好園林日日晴小隊肩輿珠絡索
相逢合賦麗人行

遊師子林次郭忠訓韻

前人

出遊偶欲趁晴曦恰得閒行伴侶時花墮虬藤盈曲檻
雨多魚沫上平陂園林幾樹畱倪筆車馬頻年憶習池
今日春風渾莫定衣香新句摘耶爲

師子林

長洲 錢珣鶴

師子林紀勝續集

池臺無恙綠垣遮化口壺中緬

翠華蒼蘚長封前代石紫藤自了一春花名園粉本傳

高士喬木清陰屬故家別墅子孫守焉分卻煙光共

消頌玉驄纔繫又鉤車

何年鬼斧羣芙蓉陰壑晴厓疊復重風月閒身幾兩屐

滄桑遺跡五株松難尋季迪題苔壁儘有元章下拜峯

語燕歌鶯春似海無人解聽隔林鐘

爲映月上人題黃穀原主簿所寫獅子林圖

吳縣 王汝玉

伊昔師子林初自僧來如雲林作圖繪筆墨何蕭疎王
蒙難夢見意趣荆關符流傳五百年真本曾臨撫煙雲
易變幻風月同嗟吁此卷以意造矣必出一途要之費
高古亦爲時史無上人守宗風同調趣不孤然香試展
讀彷彿穿林於果疑天目巖飛到精藍居青邱師子峯詩疑自天目
巖飛來此林下好開獅子窟映公所居之名什襲永寶諸倘能學因公
索序余常書青邱師子林十二詠序爲僧因公所作

師子林十二詠和青邱韻

元和潘 皓

獅子峰

師子林紀勝續集

蒼茫西域來古洞蹲昏夜一聲鞞鞞鐘帖息禪關下

含暉峰

中峯淡落暉秋色染林霏涼翠橫無際開軒鶴正歸

吐月峰

羣山列雲中一峰露新月練影淨長空白補松梢缺

立雪堂

一舉踟坐八人語放參時妙諦爐中火消融只自知

臥雲室

一枕沈酣睡流霞石壁開殘鐘催夢醒應見古樵來

問梅閣

蠟展點蒼苔消息春如許黃月照樓心瘦影和香語

指柏軒

溜雨沁深綠開樽對嘉客松風散急響搖曳凌霜柏

玉鑑池

璀璨新磨鏡清池掬嫩波菱花如在手兩鬢落星多

冰壺井

圓鏡綴苔痕晶瑩秋月冷空潭証道心濯魄操修綆

修竹谷

師子林紀勝續集

寒碧映離根解籜山前後扶杖訊東橋寺門迷谷口

小飛虹

垂藤橫石澗雲氣護連朝欲訪天台路倦游第幾橋

大石屋

架屋勢盤困牀邊上薜紋不知人入畫四壁起煙雲

春日過師子林兼懷覺阿上人吳縣馮世濬文泉

廿年塵夢是耶非冷落園林景色稀松石春生青盡道

舉書星散鶴空歸謂黃子春因思往事償詩債勘破禪心了

佛機只有梅華渾似舊暗香仍上故人衣

觀師子林假山

汪翬 朱 琚 甫 披

兩崖撐澄其秀絕不成削玲瓏幻萬狀巧奪鬼斧鑿誰知雲林翁胸中富耶徑經營兼曠奧矗立若礱礱水疑仇池清峯有文筆卓奔騰闢奇險此持彼乃摘羅列盡森然匪色之而作負嶠振突怒對我勢欲攫蒼蒼五大夫歲久枝化鶴上有空際蟠孤根天風吹不落白雲補石隙滄鬱微露羽高下心茫如將迴足盤蹊洞口聞人聲趾頂忽相錯靈公偶游戲袖裏卽寥廓長嘯呼倪迂終古留華嶠寒山背在望願許三生約

師子林

常熱 華 宜 左 之

石如贅腳疑將折洞如裂口愁爲踟一望宛然無數後猊或立或臥或仰或俯伏不辨是石還是獅但見鉤爪鋸牙羅列而驚目此之獅欲舞彼之獅欲闌小獅大獅抱上獅下獅負幾獅肥幾獅瘦雨來風起忽訝羣獅吼雲霞煙籠不見羣獅走獅林之徑折三層記取羣獅始可登靈境元無迂枉步祇恐迷卻貽獅嘲我來獅林今已再玲瓏熟識羣獅態穿獅腹跨獅背直立而上獅子頭獅乎獅乎我不昧

師子林

謝永鑑 履松

無多耶壑饒真趣園中有御書真趣扁額我箇峰巒勢欲崩小洞深幽花曲折古松偃仰石峻峭風來虛閣聽獅吼雲散當樓看月升舊蹟依然高士杳一橋春水浸珠藤

古獅林十二詠

梁山 劉派之 梁壘

青耶子獅子林諸詠或在或否名迹足重自獅子峰而下各賦四韻仍其舊顏

獅子峰

陰風偃勁草未至毛髮豎劃然天地晦一吼破雷雨特

師子林紀勝續集

卷下

兀古已尊勢欲吞貔虎何常間巨靈心懾竟莫吐

含聊峯

懣忘始自佳頗復賞心遇何須登雲梯終日得靈悟連峯意不盡一拳獨屢顧遨遊泉石間清暉且畱住

吐月峯

危峯扶陰覓萬象值其內炯然吐白毫了若無所礙平生抱幽壑舉足時養晦道心方自閒孤寂敢宵味

立雪堂

道在豈外人不能譽以口虛室止吉祥所得亦非偶古

有立雪風來者孰曰不同轍分漸頓真懽曠日久

臥雲室

白雲狎無心飄然若孤鶴朝從川上來浩浩秋宇廓既
乏作霖雨終欲笑龍夔所思餐霞人相將臥林壑

問梅閣

清晨下蓬閣但爲梅花起心遠屢欲前頗已失之邇晚
步明月歸覺來比舍是鼻觀能馨人春風自莞爾

指柏軒

禪宗示一指其意揭嶺表怡然柏樹間相視輒了了我

師子林紀勝續集

希無言師大道懼真曉危坐始自言多譽孰非授

玉鑑池

玉池如鑑平天開月華色浩然思箕穎清風將安極我
持一瓢餘焉得不努力澄瑩類淵古渺焉非所惑

冰壺井

玉色澄冰壺下疑明月窟湛湛映千春一勺孰可竭於
時思丹砂誓將刻肌骨神仙可寓言共事亦恍惚

傍竹谷

朝陽下幽谷綠霧寒不定回廊時冷然一鳥忽深應初

疑風雨懷便覺山水勝長嘯殊未言瑤華竟相贈

小飛虹

爲虹作長橋五色騰光采凌虛形飄蕭引領企所在我
思乘無倪千載儻相待會當從津梁因之叩眞宰

大石屋

石屋無四鄰端居多坦易不識我事閒但覺巖穴肆有
時延清風或與白雲至何必貽遠才卽此經世意

走筆示獅林映公

前人

虛堂寂靜雷雨走老蛟揆子獅怒鬪道人危坐了不聞

師子林紀勝續集

秋風獨指黃花嗅

秋日寓獅林寺夜坐有懷

吳縣 顧錦濤 詞

虛堂人靜後古佛對殘檠落月三更色懷人千里情

上諸舊詩僧見賞新鞠客雖名寺有鞠花數種品甚清

憶宋人有詠無名種牡丹句云我欲命名名孤坐獅峰

不得有各無實不如無蓮書二句於空側

師子林三十韻

方外元 杲

吳中名勝多真過此泉石登覽愜予懷試問是誰闢元
至正年間維則輩籌畫聚石狀俊猷智巧成岝峿玲瓏

比崆峒幽邃疑凡隔師子名其峰形肖勢烜赫嵒嶮猶
子孫躩然欲跳躑風生作哮吼雨滋毛薜積縱橫氣昂
霄森森列如戟天如老古錐于茲託高蹟莖草現瓊樓
說法輝金髻初子若輻輳總爲參元客攜筇來問梅臨
軒卻指柏道契臥雲深臂斷立雪赤頓望在城市優游
自朝夕雲林亦寄寓襟袍且悅懌愛撫伯牙琴不著王
喬舄率意寫畫圖片縑重赤壁倪高士有師子林圖寥寥實字中
俛仰感今昔今屬查山子坐石披圖籍園亭匹輞川飲
興勝彭澤有時對佳賓芳樽倒琥珀醉餘賦新詩閑居

師子林紀勝續集

五

情頗適清操竝古人同心而同格子瞻魯直流學富通
儒釋較書經歲月琳琅已盈冊自負濟世才閉戶窮搜
索每容問字車更淹登山屐細味冰壺泉清冽出源脈
唐歌續勝遊可銷山水癖

遊師子林

方壺靈岳寶蓮

堆石似無路入林徑豁然獅形常踞地巖罅儼藏天樹
古龍常臥花撥蝶欲眠倪迂遺舊蹟晚眺意忘旋

遊師子林

女土吳瓊仙子佩

山根新沐紫雲割春雨一洗碧蘚活強從玉屏風上行

如在倪迂畫中出阿誰聽得師王吼翻怪飛禽未驚走
青苔斑剝拳毛露抵得驂鸞跨鳳去

詞

畫禪寺步月卽送到松嵐之官奉天調寄南鄉子

潘奕雋

良夜碧雲收抽得閒身共獻酬笑指畫禪竹柏好清幽
步月承天故事留酒半引離愁有客鳴鞭不自由塞
北江南無限夢悠悠明歲今宵憶此遊

題師子林圖調寄沁園春

陳玉鄰

師子林紀勝續集

唐

我欲放歌爲語座賓切勿更譁看山含畫意畫勾山影
譬池寫月譬鏡臨花地關真如天通小有萬轉千迴引
興賒驚老眼者分明非是師子林耶雲林結構無差
并不是添成有足蛇泥漣漪曲沼依前映帶扶疎假
照舊盤孳曩日曾遊今番再見定結前因般若家君藏
好待他年自認醉墨欹斜

題師子林圖前調次韻

虞山宗德懋純伯

乍爾披圖靜氣迎人避卻世譁似頓遊名境別開眼界
洞盤九曲峯妙蓮花尺幅依然雲林布置潏潏何須筆

墨除又還惜者依稀聲徹欠毗耶 自思路涉參差
歎客裏光陰赴壑蛇筭不如歸去姑蘇城外生公石上
逸興紛拏怪侶狂朋搜鞋桐帽踏遍煙霞處處家身入
畫卻想并州景冷月窗斜

• 獅子林調寄江南好

劉詠之

江南好其是師林戶下峰嵐齊削秀階前松子已成
陰精舍落花深

師子林紀勝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釋道忞撰師子林在蘇州府城內元至正中天
如禪師居寺中倪瓚爲之疊石成山地址逼仄而
起伏曲折有若穹谷深巖遂爲勝地頂一石狀若
狻猊故名曰師子林勝流來往題詠至多道忞哀
而編之以成是集自

西曹秋思一卷

〔明〕葉廷秀 董養河 黃道周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曹秋思

一卷》提要

西曹秋思

晉安董養河漢橋

濮州葉廷秀潤山全著

鎮海黃道周石齋

年已老矣，猶憶少年時。靜臥道趣，筆硯不去，輒蔚詩思。後漢書：「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才學兼優，為文辭。初，粲為人作辭賦，皆自代。後先以存本末觀者鑑之。」廷秀識。

靜者同漸拓，疎懷秋色。散風世事消，何處破請君百折看川東。葉

浮雲吹淨，鴈橫空。影落長江笑我同，再閱燠涼。又關

下驟驚龍，辱一年中。蒼葭秋遠，承清露，反柏孤試

勁風惆悵，無方辭。繳戈未須悔，別舊牆東。董

席谷蛟潭，入影空。棕團携得與誰同，破車已頓荒山

下短掉，仍投雪浪中。出袖琪花，齊化石闌帷。蠟火各

經風茅，葛握卜千金。數何處安流，滄海東黃

二冬

遠樹夕陽一抹濃，天南極目見雲封。憶尊悶阻連朝

雨，索米愁催落月鐘。鄉國何年消戰鼓，客途到處老

秋容。餘生賸有歸興，欲買荒山聽古松。葉

雖然雲壑趣，偏濃路馬何關。試蟻封滂，繫南冠愁夜

柝。還驚北闕誤晨鐘，蛟龍浪濶魂頻度。兕常風，淒道

自容。莫為陸沈相對泣，荒園猶有未凋松。董

前不宜看雲樹濃況當隙照又雲封青天偶屑星榆
淚白日仍催子在鐘半壁寒灰圖客夢一壺漏屋穩
身容驚心戶外僮兒語多少黃鸝失乳松黃

三江

更於離亂念家邦客去林空鶴燕雙豈畏風霜催髮
落已觀寒暑訂心降尋常日半分憐火遮莫簾垂對
草窓桂壁蒼苔閒不歇暮涼猶倒酒三缸葉
曾築黃金動帝邦報燕書讀淚痕雙眼中驥足因空
老天上旋頭掃未降剝啄敲蒼憐鮮榻錯綜詮易類
芸窓清宵韵侶無餘酒坐看秋花蘸碧缸董
厲集崑崙各峽邦投羅鳥履肯雙：未馴龍性知無
懶已墜文城可遂降判作候人辭赤帝悔後離管謝

蓬窓東山屈貫同銷處一灼燈光倒暮缸黃

四支

閉戶從知懶性宜倦蟬吟老墜秋枝何人重幕開尊
好有客單襟睡起遲語默初難學古象衣冠今已累
明時新來作計惟寒儉皎月掠窓動素思葉
緋鹿冠獨兩不宜以身於世總駢枝偷閑本恃消名
蚤蒙難空憐學道遲監鬼數經亂藥後崩瀾少記得
壺時於今履常平：爾鼻軒如雷何所思董
促刺話頭兒女宜瘠蟬今已斷枯枝不辭碧藕通身
脆莫說蟠桃結果遲烏鴿掌中猶覓食猶狐眼裡未
移時甫田歷：生驕莠室對笠人訴所思黃

五微

幾載烟霞坐釣磯風塵回首失荷衣渡橫野水潮初
落蕪盡田園客未歸只有閒心翻夢趣不因詮易漏
天機眼前何處迷途盡入夜愁看螢火飛葉
拋却魚竿礪女礪秋風誰為擣寒衣嗟予無死三年
望問客何來他日歸松桂故山空掃跡龍蛇大陸未
藏機紫臣勝有憂天淚六月嚴霜已畫飛董
半礪墜甌魚磯何處沙灘不著衣獨檻難叩銀索
去燕窠猶貼破帆歸百錢穆卜饒生計兩字明符滄
後機聞道西山六月雪孤臣未敢問霜飛黃

六魚

豈因交絕往來疎思逐岵帆落照餘何處扁舟橫荻
月有人歌枕夢鱸魚天涯尚見石堪語鄉國仍憐竹
報書閱到三時秋又老素懷歷落意躊躇葉
凋桐如髮影疎：簪篸散殘午睡餘驚矢固宜同孽
雁脫淵蛭是恍潛魚樂為晨夕相憐伴忘在風濤未
見書久學養生經險盡善刀藏豈待踟躕董
榆陰隔歲再疎：題鵲聲殘芳草餘化國久餘雙夢
蝶仙方空禁一衣魚千春石鷁懸知戒四壁風塵倘
護書閒眼支牀生已老為誰搔首更踟躕黃

七真

眼倦何須別智愚冷心幸已澹榮枯敢將明月還珠
浦獨覓寒虹貯玉壺觀世提成真逆旅愛才尚有舊
奚奴故鄉剝詩蓬門在為情憐人鏤住無業
燭爭龍閣一何愚詔玉宸披骨石枯達士信天分

角豎夫滿腹在瓜壺伏書女授吾期子箕範王咨舊
是奴每憶古來憂患地婆娑生意不能無董
買車還馬豈云愚却為龜靈自枯刺掉何須頻結
佩中流不合自捐壺便從館庫烹鳴犬莫向崑崙問
寶奴世道關天人事澹錦場簇草幾時無黃

八齊

眼底往來途不迷半窓亦似一枝栖窮處久見蛛封
網塵榻常疑燕墜泥隔壁有人吟白苧故園無路杖
青藜不堪薄莫蠅蚊亂靜裡思深風月蹊葉
鱗羽離披夕霧迷棘園何必異桐栖忠難動主水投
石學不如人馬陷泥無罪慘懷非白璧放歸予杖先
枯藜僂雲以去深：閉或許隨僧過常蹊董

空澤今知老馬迷只因結足坐鷄栖人將道眼安金
屑天與鋤刀切玉泥高士每逢新發火呈寮錯怪舊
燃藜遺鄉小吏黃華綬未用深：桃李蹊黃

九佳

替人撒手百層崖看到尋常事偶諧道在寔難隨立
諾途窮幸不喪吾懷涼風初試寒松節野火仍留枯
艸黃抽卷尋詩防累靜水雲空濶自高齋葉
絕物無能學斷崖放情時復托齊諧身櫻羅網纔思
過人在蕙葭豈易懷論世寸心留雅頌識花覆目定
根芳懶將生事防生趣九食三旬半是齋董
伐檀人去久乖崖梳草雜雲汝未諧驚鳴欄空絕足
驪龍穴底失開懷已看日脚侵枯岸不趁雷車問舊

荻石馬銅駝能自在小舸灣窺即高齋中黃

十灰

陳光孤影勉裴徊秋雨綠長碧苔儘棄身名拋恨
去如常色笑引詩來憐家莫美落梅曲盛世原寬咏
檜才傳語門前鷗鷺伴知聞未斷滂相猜葉
梧窓無語月低徊挂壁龍吟生綉苔與世違多飯梵
果為書悞不恨秦灰麟擅自詫尋常眼鳳臆終矜急
難才黃歇紫芝還我去結九鷗鼠莫須猜董
隨他燕雀雅裴徊已見朱闌惹綠苔東楚何當支大
厦奔流端不顧微灰鷗夷自賽江湖願抱鼓難明堂
阜才只以山深朋好絕常嗥嘶嘯莫相猜黃

十一真

許多五事莫開唇戴笠相逢各飲醇邱壑欲容高枕
士先童猶識濯纓人吟深庾亮樓中月思入莊周夢
裡身一線江湖緣未斷漁翁何事滯垂綸葉
酒為銷憂強入唇醉鄉憐我果清醇看呼五白賒豪
客聽舞孤桐見古人半市半朝雜寔地亦僧亦梵苦
吟身若無鈴柝頻驚夢何異秋深隱釣綸董
莫貪鯉尾與猩唇桂蠹慕蟲久自醇不向鹽梅嘗異
味翻從毒艸見真身牢騷鬼射沙中影割截天全線
下人自是觸通世法簡牘在處感青綸黃

十二文

澹漢天光閒自分愁心一片送斜曛秋蛩泣露驚顏
壁倦鳥尋枝避斷雲欲向滄溟窺道岸未教劍氣觸

星文亂離滿地勞瞻顧何處移家楚州蕙葉
秋光無賴又平分騎馬紅塵較易曠羈客杯鐙空皓
月美人環佩隔高雲墻蛩切韻猗蘭搵江雁殺迴纖
錦文歸夢欲成還空起貝龕流取百和薰薰
殘基歷亂已難分復瀉空杯禱落暝白首繫官如祝
髮長天送老屬孤雲人經多難思偏遠賦為銷愁語
不文最憶聖廬員石下松脂楓乳共穠薰黃

十三元

莫羨明時鵲尊應和螢火燭黃底論心幸倚人如
玉席地偏宜月到罇白蟬餘晶仍射斗青銅老未驚
魂不堪重憶昨年事潦倒猶憐諫草存合葉
滄州吾道亦何尊赤米白鹽朝復昏鷗侶絕無峰對

面瓦衣何有兩傾盆開籠放鶴憐垂翅難圖分花欲
醉魂底事衰年經一擲到家羞說舌猶存董
率野仍知兇常尊蟄虫徑不悟朝暮紫苔任蝕腰中
劍白浪頻翻馬上盆百戰墜肌猶有骨片言折脇但
銷魂官緇允矣吾夫子莫說香系舌自存黃

十四寒

同異可憐人面看無妨對酒靜波瀾風涼自鮮秋香
好日莫方知遠道難半夜青藜燃太乙多年清夢醒
邯鄲日前道氣追隨是何處塵埃更冠葉
海月遙憐兒女看魚龍何夜不生瀾言愁我自經愁
慣破笑方知強笑難萬國烟靈呼戰鬼中原豺虎斷
征鞍便歸未卜歸何日徒嘆梅真早挂冠董

明月人當漁火看一行慈潦也翻瀾觀生已識有生
累閱物方知忘物難是處未應題絕筆以翁何苦據
征鞍秋冬射臘真無藝乞得鹿皮製小冠黃

十五刪

獨有秋思不可刪三時珍重一時閒靜中稽古堪心
醉愁裡逢人易鬢斑大海遺珠懸北斗孤雲帶雨下
西山屋梁落月清如許未免夷猶去住閒葉
十七部書一夜刪離身蕭斧即高閒艱貞不敢閒箕
子明括隨他笑史斑吳市故家猶辨姓州堂神物別
移山鐵園盡處無開諾萬歲君恩出此閒黃
蕙合滌榮艾合刪主恩何敢怨投閒名題市觀新開
典官蹤鴻曹獨領班腰骨伸來仍傲菊頭皮留得未

慚山却為宵肝分鄉夢時繞紅雲玉仗閒董

一先

披離 侶飲狂泉乍曉秋聲意惘然無聊思君如滿
月不堪顧影在壺天楚情仍舊憐孟雅生計憑今遜
睡賢欲辨西陽烏盡處山川滿目蔚風煙葉
負他白石與青泉願影樊籠一啞然衰鳳片錦終瑞
世愁湖雙眼自橫天榆收難學年情媚簪落深思王
蠟賢字作蠅頭書未盡州玄高閣也凌烟董
杖頭跑地得雲泉帝與巫魂又惘然皓首不須談物
命枯苗安敢負穹天泰牛自識羊皮賤寶甲寧知柳
下賢獸炭狼烟爭歲莫此身輕帶介山煙黃

二蕭

但看木落恨未凋却望千門月色遙
此處投珠無按劍幾人鍊求勝吹蕭
平沙集雁雲初懶涼雨寒蟬秋漸驕
遂有寸心成泮渙還山我欲混漁樵
葉回首明湖風漸凋六橋尊酒故人遙
同心月冷松間帶乞食風淒江上蕭
北鴈飄來多避繳南鱗徙去不通潮
僑家城曲吾孫在何日攜書負老樵
董雪盡松寒喜未凋故園萬里詎云遙
中原刁斗依清嘯南國梅碑玉蕭胡馬
夜闌齊飲水鯨魚月出各窺潮風烟嶺
表晴無恙不使明時缺老樵花黃

三者

勞矣舟旋濟苦飽時持新句向人敲
曾搜古病勘今藥未許深心負澹交
落日輪蹄速雀網前林風雨撼

烟渠凌秋欲喻仍暗噴遲雨青郊卧白茅葉

萬里雲山一繫飽草寒金冷畫還敲龍門價重羞名
客苦海舟中宛素交但祝聖人多鮮網何年穉子不
貪渠垂簾欲買君平卜三復無過藉白茅董
放浪今成五石匏冰城鐵柱與誰敲華嵩絕磴雲難
度輸翟機深矢未交掘鯉臨河猶失水傷驚何處得
安巢五溪衣服新裁後竹瓦棕雜別剪茅黃

四豪

一書一劍半生勞采得湘蘭佩影高
霄漢原無留芥蒂江湖多是閉蓬蒿
何須同異爭三耳祇見居喚二毛布披
蒙頭惟睡卧不知門外有風濤諸葉
呼牛呼馬亦何勞厭聽淒鴻入漢高閣
盡千秋空竹

簡來七尺只如鵠蒼鷹在臂爭鋒距
蜚翠棲苔矜羽毛抱病自憐還自笑
更深燒茗戰秋濤董折棘吹火見新
勞却想晨門身事高阿容到頭輕駕
驚小山終古耐蓬蒿五噫改字蛇添
足一曰移家燕落毛何憂飲牛更洗
耳手持竹枕聽秋濤黃

五歌

家山無計謝煙波餘課閒吟貧也歌
老近自知心省好朝來其奈事生何
兵荒驛路棠陰少將相池臺夢艸多
搖落窮情難對酒三秋一半夢中過
葉頻年浪跡在江波風景撩人足嘯
歌三夕洞連皆月伴一帆蘆芽奈雲
何仙人鶴去遺丹少駭客風流瀝墨
多非為緇塵緣逸翮秋山雖勝不堪
過董

魚龍白日撼名波縱有寤言不敢歌
西局半稗生已老石頭双柱意如何
裁將皂帽遶東乞得丹砂勾漏多莫
謂刺舟漁父傲洞連深處少人道黃

六麻

十畝殘荒不用嗟孤洋一縷繫天涯
那更多事吟為苦賴有能殫漸加客
路空閒求塞馬並情應早辨弓蛇可
憐歷亂風烟裡秋色先人已到家閒
葉楚水扁舟更可嗟巫雲三載斷天
涯煙迷鷓鴣春衫濕雨聽瀟湘雪髮
加漢女有魂皆葯艸漁人無夢不槌
花悲秋歎擬離騷怨閣華東備宋王
家董敏手誰能辨咄嗟容頭身過即
生涯八行封去青雲寂一節書成白
髮加滄海舟能浮貝葉武林溪莫禁

桃花馬頭亭館多無碍喜得牆東未有家黃

七陽

明鏡難窺鬢上霜貞心幸不委淒涼風雷乍動聞天
笑松菊猶存佩月香獨向孤灘憐逝水只宜半晦問
芳塘四休居士逢人懶消得清尊又夕陽葉
締肯不登備嚴霜短褐何嫌耐夜涼肉斷根生暖
氣卉殘菊藥動微香寄兒好護藏書架戒僕休枯養
嗎塘更喜老兄林下健歸陪詩酒趁春陽董
江南楓柳好紅霜後此紅雲賦晚涼不信水車輕蹴
岸自耘佛動奇香風平掛席看疎島日午收鹽道
小塘汎、卜居誰待似敗雷多半在山陽黃

八庚

靜裏林容晚更清愁心暗與莫雲平涼天方歇蝴蝶
語征路重看秋杜榮尚有黃花酬晚節可無白日送
歸津還山應觸檀槽淚仍似風簷雨在教葉
在山泉濁出山清今古英雄亦不平似有西龍難作
雨可令嘉穗失敷榮人無按劍憐才命天試傾軛識
性情東舍看花西舍酒何知淒惻是秋聲董
萬斛阿膠河水清千群精衛海當平欲教玉氣如泥
軟不忍蘭根學艾榮亟出銅人猶有命毛粘石始遂
無情開願錯說前事已作六花、外聲生黃

九青

羞將枯穎乞詩靈每到秋來愛澹寧目道利名便割
席且罵日月正翻經天高不碍飛鴻鵠原上揚勞嘆

鵲鵲思入煙霞深一往瀟、月露下空連葉

勒移不待北山霸皂帽今真媿管寧腰下已無堪痊

劍胸中空有未傳經西園秋艸傷蝴蝶遠路涼風憶

鵲鵲應主願聞頻送喜捷書近報欲挈連董

敗鼓當塲已不靈何須鐘磬數丁寧人看烏為無多

識天假書生守一經盡處波濤摧土梗偶然風雨混

原鵲家、少婦排香火幸勿纓冠過北庭黃

十蒸

怪詩寒來翻聚明連啣月照散羣燈但憐臣罪何難
見欲悔昨非今未能聽雨時過垂翼焉入山偏愛卧
雲僧不知以意人知否一片寒心萬壑冰葉
穀中不中幾人曾網鳳置此亦未能假戒白頭無作

吏何山蒼霧不藏僧刀變相尋真筏風雨枯燐暗

破燈但得主恩容縱壑孤峯豈碍月為朋董

曾到青蒲泣未曾解衣攀鼎亦何能雪中守奏雁門

吏缸底搖頭匡阜僧已縱風烟侵曲突不貪膏火護

殘燈窮奇漸嗽青陽盡屈拍當年幾道朋黃

十一尤

遙天高雁逐雲流千里書來烟樹秋半夜擁襟聽畫

角誰家呼酒踞高樓不噴簷鵲攪鄉夢却怨路人分

客愁莫向風前思往事已將身世付輕漚葉

六朝幾度問風流淒斷秦淮樹、秋與客綺裘霜上

月看人珠箔度邊樓縵沉背井苔還綠屐冷東山花

合愁笑我觀空如止水未忘情復動青漚董

蒼茫聽蕭自中流恰有危帆共飽秋百鳥難排千目
網孤身合住幾層樓世能無事吾何事人共言愁我
始愁辨得乾坤成骨立此生安敢道如區黃

十二侵

記得淋漓效金鷄鳴風紫蕭森泥塗猶喜五情
淺暇日方知天意深隔歲重靈黃菊意故園一絮白
雲心市朝到相今參破危望寒燈竟似瘠葉
三汲風人歌泐驚壯懷天外髮森：栖來粉署馬同
瘦老盡青山對未深峯壑著人皆側足鬚眉何事可
捫心因憐物負幾先知蟋蟀秋吟蟬自瘠董
泰否闌頭各釜鬻一身當火自蕭森合分毒痛身難
免欬叫狂泉睡已深猶爲見人先引路龍蛇過歲未

安心帝功霸業無消處莫怪夷吾老自瘠黃

十三覃

羅史業文亦類貪乾坤何處着奇男一閒止味三為
樂百懶寧惟七不堪常對孤雲諧獨往暗携秋月卧
清酣涸鱗破網無奢望欲傍高臺結半庵葉
惟有溪山不厭貪羅溪招友復携男 湖底鱗：
動石語峰頭片、堪銀爆洗毫穿海怒綠蕉栽葉入
霜酣廿年復聽連床雨愁說雲深似舊庵董
不捐薇蕨已成貪況有私交過魯男長天照影絲：
入明主誅心事、堪便禦狐狼風不覺可逢題題戰
還酣分襟回去四千里南北東西結小庵黃

十四鹽

踟躕低垂風雨簾細嘗茶尊亦能甜獨行不必憐同
病今事何須用古占波靜五湖人似鏡天懸三島日
依崦夢餘只可吟流水歸計蕭：馬首瞻葉
晏師岳閣捲筠簾泉啗無心乳自甜蚪蚪群題金簡
宇天山象落紫陽占龍聽法乘雲連海衲遠經臺月
照崦里卧半生迷小州芳峯秋色與誰瞻董
斜風斜雨捲疎簾橄欖仍能得到甜豈有列名呼火
樹更無奎宿語呈占三生天外授丹葉百行經中禮
玉籤屠釣它年隨畫象千春未必少觀瞻黃

十五咸

十載雲山久樹街不堪烟霧鏢松杉澹人耳目分醒
醉高我者鬚仍譽譏萬里秋岩催葛屨三閨寒沁裂
征衫家園尚有魚竿在為囑西風早掛帆葉
暢亭別後半雲銜負却層梯幾換杉虹板曾孫難度
倍蛾者秦女不憂終種茶世改停龍餅接筍人歸脫
綠衫鴈過好傳仙侶道驚波今喜得收帆董
落節道人別署街蕭然衣袖亂松杉焚香洗足能通
座攬鏡刊眉少避讒倦去調禽還引几老來疊葛護
單衫壺烟未必無真氣便寫真文掛布帆黃

記

辛巳之春小子師吉入侍燕京適石齋黃夫子為廷諍下錦衣葉潤山先生以疏白同坐先大夫以夙好被織時天下皆疑失足侃文正公在林下投書於執政有南北部復見今日之語黃夫子聞之謂先大夫及諸同事曰鵠寶之言過矣東漢鄙人貽恨千載上乏明君內多嬖倖士君子徒相標榜是非於下戮辱之慘固其宜也余直道不阿知無不言無不盡或以過激獲罪何有黨名竊笑近所謂東林西林日向余喋喋者自以是羈栖西曹吟咏土室或書孝經以鬻食或解周易以見志彼以賡酬互相戒勉師吉侍側服勞黃夫子嘗曰孺子可教故凡父師著述皆手錄而珍襲之未幾賜環公道大明中外胥快而倪文正隨起少司馬至都取西曹諸作如經解如雪艸一較梓曰非天下剛聖安有此耶時送閩方熾蹂躪秦晉先大夫彌感厝薪三疏請纓見阻蜀相又以庚癸之呼監督九門糧艸朝夕拮据勞瘁成疾于癸未秋先諸先生棄世矣迨北轍失守金陵告陷諸先生相繼盡節忠孝之氣詢塞於天墜哉因憶黃夫子督師出閩閩師吉偕伯氏嵩生錢之黃夫子曰余自此得報先皇帝于地下矣他不忍言矣並可謝爾父矣遂揮

淚而別嗣是伯氏披緇入坐師吉忙令赴粵愴然歎載之中岸谷升沉而先大夫又棄余五年所矣流離之下篋笥無存惟以秋思倡和一帙斤寶之不忍釋手爰述始末播諸同人俾咸知西曹之事云小子師吉百拜謹識於惠之豐湖亭

盱江後學萬銑印角父書

西曹秋思一卷

庶吉士梁上
國家藏本

明黃道周葉廷秀董養河倡和詩也道周有易象
正養河有羅溪閣詩皆已著錄廷秀字謙齋濮州
人天啟乙丑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事迹附見明
史道周傳是編皆七言律詩依上下平韻各爲三
十首養河子師吉隨侍獄中合而編之前有廷秀
小引後有師吉跋考明史道周本傳道周以劾楊
嗣昌貶爲江西按察使照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
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大學士魏照乘者惡
道周擬旨責學龍濫薦帝發怒立逮二人下刑部
獄並究黨與詞連工部司務董養河等戶部主事
葉廷秀救之皆繫獄案道周照磨之貶在崇禎十
一年後之繫獄史不言何歲今以此編跋語考之
蓋十四年辛巳也

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古文
奇賞三十四卷奇賞齋廣
文苑英華二十六卷四續
古文奇賞五十三卷明文
奇賞四十卷(一)

〔明〕陳仁錫選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天

啓刻本

自序

史官陳仁錫講

初集古文奇賞

郭參軍曰疏其壅閼闢其弗蕪領其
玄致標其洞涉庶逸文不墜於世奇
言不絕於今愚非其人也間嘗折衷
選古有一代大作手有一代持世之
奇賞彙編 自序 一

文有一代榮世之文各標而出之嗟
嗟大作手不數苟不能以文持世也
且勿辱乎哉不辱之文非玉不源非
雷不極非貞不緣非介不嚴非濯不
色非耻不剗非別不味非耘不淨非
理不感非懼不醇非爛不化崆山有
玉膏其源沸沸湯湯豈詎采緝駁犖

滌素飛清分風劈流乎哉故曰玉以
源之夔之皮爲鼓楫以雷獸之骨揚
聲五百里故曰雷以楫之錦濯濁江
而鮮滌以它水錦色弱矣故曰濯以
色之渭石柱有村留神與魯般語班
令其形見曰貌猙醜卿善圖物容畏
卿不出故曰耻以刻之鱸奮鰭遡流

望濤直上爆鯁失濟故曰貞以縣之
女靄山不連崗以成高不託勢以自
遠故曰介以嚴之有人灘焉其石太
面鬚髮皆具非人也狙狔音聲麗妙
如好婦女非婦女也漣石魚形燒之
作魚膏腥雷風相薄山巔如驚頡頏
非驚也非魚也故曰別以味之鳥耘

會稽春拔少根秋啄其穢又若廩君
之殺鹽神也故曰耘以淨之楊臧卓
母遇扇負母以號扇見其情狎狎而
去故曰理以感之鳥音如痺多放士
如吟大水如啄木大繇如豚犬旱如
晨鵲大兵立言亦然故曰懼以醉之
劉蛻志文冢云慎無朽爲芝茵以怪

人自媚慎無堅爲金鍊以行貨起爭
慎無滴乎醴泉以味乎諂口故曰腐
以化之噫鰥國狼獾猶知闇中鯢金
况文字乎所謂持世榮世二種之文
可以知矣是集也首屈大夫所謂大
作手亦可以知矣萬曆戊午孟冬日
題

二集古文奇賞

文章有殺生而無奇正殺生奇也奇
外無正文兵也兵禮也始武經繼戴
禮終文苑英華以此蓋武事之不張
繇文心之不足故兵以武爲植以文
爲種兵法有之人人正正辭辭火火
又曰世能祖祖鮮能下下夫火火文
士之武心也下下武士之文心也尊
文賤武吾茲不信今實無文士安得
而尊之實無武夫安得而賤之古今
無不翻案之文人亦無空讀兵書之
武士李衛公斷劉項皆非將將之君
而陣圖陣法皆可廢不出多方以誤
之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此善翻案

奇賞集編

自序

四

者也生殺在乎呼吸則文章自於喉
舌間倏奇倏正倏虛倏實敵雖對面
莫測吾奇正所在矣故有殺生而無
奇正至文也大槩密靜多內力焉徒
誦空文爲敵所誘是以章句易性命
耳或謂茲選止于唐之英華千卷何
也夫唐詩不盡佳而唐以後無詩唐
文多直少曲而唐以後亦無文昔有
夢見龍者劉子作文嘲之豈非嘗見
畫工者屈其脊拏其爪施甲鬣雲氣
於身者邪是夢畫也先輩有好鑄佛
者鑄罷輒毀三年不就工將去童子
詒之曰得無似人面乎其人大悟一
夕而佛容成故唐之文猶似夢面也

奇賞集編

自序

五

猶似人面也然英華一書大奇有學士家廣之至萬卷更奇予將續出宋文生氣太多能活而不能殺其根易爛勢不得不爲元之詞曲而文統絕王歐老泉子瞻文非不佳亦如王唐瞿薛以時文雄特而已

國初方宋解劉諸公及王文成楊文

奇賞彙編

自序

六

襄輩直達胸臆不求其工大抵過直過莊猶有唐人之遺是以文心鬱蒸戰勲亦不乏其後才子成羣著書盈橐有一篇不模擬否有一段不帶恢諧嘲笑而其文得工否故文日萎蘭武日弛廢試觀今日武功何如哉不咎文士之雜之弱而訾介冑是含種

求植也請弄海內誦喬潭賦劍舞劍舞者唐羽林裴公獻戎捷於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劍爲天下壯觀其辭曰奮紫髯之白刃發帝庭之光色天子穆然詔伶人黜鄭衛選色者使覘乎軍容舞者俾觀乎兵勢夫女子可陣而況文章之士哉天啓辛酉長至日書

奇賞彙編

自序

七

三集古文奇賞

館中前輩舊有古文類一書盈數百卷大率倣英華而廣之偶得之故家各從其類刪成一書或曰迂哉愚哉子奔喪而歸等於臯人之子也較論文字不滋臯乎子終日杜戶不以不

祥之衣冠對時人也又忍以不祥之
面目對古人乎予曰否否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文有類也類之而已古人
可常對也對之而已西漢以後竟無
一篇全讀者惟錄其謀畫爛狀日新
耳予類左右稗武圖書函史經濟類
經世實用八編率用此法自古治亂

關鍵弁文章闔關係于呼吸一也大
都未事爭一先着臨事爭一急着予
評胡注通鑑率用此法史臣慎于持
論則有闕文彌簡彌真鋪張譏彈祇
自蹇陋予閱廿一史率用此法三書
手箋兩年冬春盡出播告海內亮予
苦心庶幾出門之交云爾此書大都

慎辨物居方取諸水火以致用也類
族辨物取諸天堯火以竭明也讀書
不守約必無出處讀書不去病必無
事功讀書不救世必無氣節竊咲世
途無所不解於讀書不求甚解不求
甚解而又文其詞曰吾善讀書以讀
書誤天下必此一言此之謂不知類

噫雲龍鳳虎亦從其類文何獨不然
哉文章有神不苟下一字交有道不
苟合一人則各從其類也夫天啓甲
子初夏日譔

四續古文奇賞

文有二病在好貨在好色剗文之多
汰文之色則文傳或曰多可去色不

可去然松柏仆爲萬世之用而舍身
可以棟明堂賞其幹非賞其色自古
奇人易敗奇文易腐未有不銷亡於
期二者病不學誦論語有感一誦切
磋琢磨奪其多再誦君親賢友易其
色夫聰明盡而人力顯悟境窮而苦
工現孔子與焉富人類富文僵琢磨
愈少藻縟愈多文不多奇矣必汰其
色何也色身之力薄不可以事親色
身之膽寒不可以許國色身之情游
不可以訂友賢賢易色始基之矣未
也以立身事其親而溫清晨昏脉逾
微以事親事其君而雷霆霜雪義更
凜以天日盟其友而父母在不許以

歿爲臣子拜自獻其言入可以告君
斯出可以告友或出或處或語或默
難言之矣學乎學乎俗稱一篇好文
字送歸泉下文章好色之過也不寧
惟是自唐以來輓戰卒有文愚黔首
有疏又不知送陣亡幾篇送飢民幾
篇文章好色之過也國風好色而範
於雅頌文章好色之防也文無浮豔
之色擇必精語必詳則奇矣噫吾欲
見賤多賤色真實讀書者而與之品
文也且與之品人也天啓乙丑中秋
日序

古文奇賞自序

卷之六

郭參軍曰疏其壅闕關其第蕪
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逸文不
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愚非其
人也間嘗折衷往古有一代大
作手有一代持世之文有一代

古文奇賞序

一

榮世之文各標而出之嗟嗟大
作手不數苟不能以文持世也
且勿辱乎哉不辱之文非玉不
源非雷不櫪非貞不縣非介不
嚴非濯不色非恥不剡非別不
味非耘不淨非理不感非懼不

醇非爛不化崧山有玉膏其源

沸沸湯湯豈詎采縟駁竿激素

飛清分風劈流乎哉故曰玉以

源之變之皮爲鼓櫪以雷獸之

骨揚聲五百里故曰雷以櫪之

錦濯蜀江而鮮滌以它水錦色

古文奇賞序

二

務矣故曰濯以色之渭石柱有

村畱神與魯般語班令其形見

曰貌猙醜卿善圖物容畏卿不

出故曰恥以剡之鱣奮鱗遡流

望濤直上爆鰓失濟故曰貞以

縣之女靈山不連崗以成高不

託勢以自遠。故曰介以嚴之。有
人灘焉。其石人面。鬚髮皆具。非
人也。貍。純音聲麗妙。如好嬾女。
非嬾女也。漣石魚形。燒之作魚
膏。腥雷風相薄。山巔如驚。頤旗
非鶯也。非魚也。故曰別以味之。

古文奇賞序

序

鳥耘會稽春拔草根。秋啄其穢。
又若廩君之殺鹽神也。故曰耘
以淨之。楊威與母遇虎。負母以
號。虎見其情。俛耳而去。故曰理
以感之。鳥音如痺。多放士如吟。
大水如啄木。大繇如豚。大旱如

晨鵠大兵。立言亦然。故曰懼以
醇之。劉蛻志文冢云。慎無朽爲
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爲金
鐵。以行貨起爭。慎無滴乎醴泉
以味乎諂口。故曰廉以化之。噫
。裸國狼狽。猶知閭中鯁金。況文

古文奇賞序

序

字乎。所謂持世榮世二種之文。
可以知矣。是集也。首屈大夫所
謂大作手。亦可以知矣。

萬曆戊午孟冬日長洲陳仁錫

書於問龍館



德陽先生曰。爲無峭之吉。多引僻。舉之實。嗜奇之士。能不見貴乎。然
而持世榮世二語。古今獨管。家已盡大概矣。

古文奇賞略紀

卷三

子史左國已成全書不復錄置其儀
禮周禮山海經水經注等別輯行世
○越絕書新語繁露新書太玄經易
林新論白虎通風俗通義論衡諸書
或繁或訛稍有節文餘並全篇○唐
文漫漶釋教錄聖教序一二示戒歐
陽公所以不滿於唐也○有癡癖有
酒腸有詩喉漸染文字便傷大雅○
交太穠文太多僧道女妓皆作題目
骨董詩畫俱煩跋題文安得佳佳亦
奚貴噫歐與蘇皆不免○越王曰下
守溟海惟魚鼈是見文章亦然○越
絕書神氣去而萬里○先輩云承平

古文奇賞

卷三

一

既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

細而弱也故遑遑搜秦漢之佚書而

梓之○文一也不能者囚氣鎖詞能

者肉視虎狼冰顧鼎鑊○弓燥手柔

艸淺獸肥是文章熟境○朱瑒求王

琳省書痛可識之顏切猶生之面文

章亦有生面○秋氣至膠可折弓弩

古文奇賞

卷三

二

可用文如折膠○人亦有言美人名
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憐要知作手病
處極多○輕諛人者其文必惡韓文
公於柳宗元孟郊不假借一字所以
爲大手筆○有大作手如屈原等是
也有持世之文如魯仲連等有榮世
之文如蘇秦說齊閔王等○漢有絕

學陸賈、董仲舒、楊雲、有絕才、賈誼、然自古以天子能文章者、漢而已、其臣皆不如也。○西漢文體裁極備、故分爲六曹、以侯王策士之文附焉。○東漢季漢、一曰學者之文、一曰公卿將相之文、三國多奇、並入焉。○魏以來、取諸文選、廣文選、續文選、漢魏名家、而尤孜孜於唐大家、燕許而下、哀集良博。○李白之識郭子儀、宗澤之識岳飛、有奇識者、必有奇文。○始於屈騷、終於宗謝、文三公、又不獨以其識也、忠孝至文哉。○是集聊問津渡、搜奇正、酣續集、且欲出。○董仲舒曰、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嘗漸是澹澹之

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肴饌也。此作文之味也。○賈生妙處、從儀禮得來、故漢人少伍。○司馬相如曰、斯乃得之內、不可得而傳。○鄒陽以賦爲文、是漢文變體、喜其有關鎖耳。○田橫曰、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文章家有此否。○漢人語語有體、如吳王以金錢誘畔中山靖王、以文王孔子自尊、無體甚矣。○先秦無段落之迹、西京絕對偶之語。○成帝順四眚、月令詔、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漢重經術如此、公孫弘亦曰、出入不悖所聞。○賈誼曰、見

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持面形而膚之耳。○高帝告爲義帝發喪首句云天下共立義帝禮諸神詔首句云吾甚重祠而敬祭只看它起手。○劉歆曰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李尋曰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若經宋人手三語必衍古文奇賞 畧記 五

千言尋便截然止。○陸賈曰數見不鮮。○悟之以文章。○豫章名木立則爲太山衆木之宗介則爲萬世之用。○因于斧斤之功舒其文采之好。○罷雲霄翳令歸山海。○太史遷曰難爲俗人言也一篇之中絕不放過俗人。○其次不辱理色。○廓外虛內楊

雄所戒。○鴻文無範恣于川。○不度羗之鬼即訾之。○度與範雄之論文不詭。○雄奏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天下上計孝廉及內勑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平當曰河間區區爲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晁錯文畧用駢偶而筆力高古讀之不覺。○李斯碑禁止淫佚男女潔誠咸化廉清夫暴秦也而亦爾。○太史遷熟讀國策方有一部史記。○國策妙於峻潔西漢宗之。○李斯治驪山書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空空如

下天狀○王充曰足未嘗行堯禹問
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簡鍊
於學成熟于師○唐勒宋玉亦楚文
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
陸賈董仲舒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
○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
○翫楊子雲之篇樂于居千石之官

古來奇賞

畧記

七

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
○光武曰吾年苦四十在兵甲十歲
厭浮語虛詞即不欲勿報故其行文
絕老氣○蘇張費如許唇舌韓非只
用斷歿二字將窠宿俱脫○虞翻曰
虎珀不取腐中磁石不受曲鍼○顏

之推曰明經求第則顧人荅策三九
公讌則假手賦詩當肯已如此○陶
潛誌孟嘉古今一篇好墓誌何嘗過
譽一字而稱引交游妍媸俱見○相
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飢
寒似此趣味真無慙兒子真好做文
字○曹植文極有骨理不當以才子

古文奇賞

畧記

八

概之一時阮陳楊吳諸公皆不及也
植高自標許比人于狗比朝士于豕
開文字罵人一端是其過也○郭璞
曰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水無浪
士似此等語豈肯胡亂作文字○江
淹云心頑質堅偏好冥默是自寫照
句然魏極矜豕有曹植之澹雅梁極

綺繡有江淹之孤宋皆可貴也○儻清贍任心觀書不爲章句之學○氣激靡旗情激亂轍○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鑄才式弘鍊物惟遠○人懷秋嚴士蓄霜斷○曹丕典論不甯輕放一人必曰予從阿學之精熟○捐棄故伎更受要道○梁元帝不加劈積亦一高手故梁文佳者多○簡文帝曰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齊永臨中王融譏眺沈約文章始用四聲踵其後者轉拘聲韻○帝婿王弘遠圖莊生像而稽含弔之托非其所也作者毋以贊致弔○庾亮羊祜文生于情○魏文帝評六

子獨許徐偉長彬彬君子○王仲宣自善於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沈炯力去浮豔可誦○嵇康有極佳處嫌多○康云又讀老莊益增其放不善讀書如此○徐陵鉅才也而溺於詞○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陵語也文章巧拙如之○陸雲與兄書曰少不大愛離騷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古今來如此種文真爲宗矣兄復不作者恐此文獨單行雖然畢竟單行○顏延之曰望古遙集望古人而遠與爲侶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故文惡其薄○任昉曰蹈理則和○開

戶自精開卷獨得○劉邵曰一至謂之偏才一微謂之依似一至一違謂之間襟思穎灼而微盡徑露而單持○阮籍曰螭浮八濱以濯鱗鼉娛行潦而羣逝○劉勰曰兩漢以來皆宗屈騷○王羲之曰斲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真大經濟人○義之年

古文奇賞

卷九

十一

五十晉墓不出竟不出文安得不高○劉季緒好詆訶文章楊修曰季緒瓌瓌何足以云○楊修荅曹植書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蓋植原書高自矜而修荅頗倣亦一肯習氣○鮑照曰雲族未起風柯不吟其詩云秋蘭徒晚綠風流漸不親○田巴

一見魯連終身杜口世豈少大巫哉○曹植曰孔璋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大都有識者決不肯謬許一人假之何益○惟無深瑕潛釁隱過匿愆乃可以爲人文亦如之○應璩諸書峻潔高妙○漢魏七發七啓等極可已俱芟○庾信曰文異水而涌泉筆非秋而垂露○信文似月明孤吹○沈約彈王源曰鄙情贅行造次以之文所患者曰贅曰鄙○薛登疏上啓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其人可誅其文可置○何艸木不芝盡墊而莎何蟲不龍盡水而蝦精者理少皇甫湜

古文奇賞

卷九

十三

語誠可耐思○李德裕大手也不減
蘇許○韓愈得李翱張籍大喜翱家
貧多事籍從宋寔爭名並惜之故蘇
軾之愛晁張素黃不若愈之愛張李
也○孫樵曰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
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
燒也不可無此膽○白居易不經鍊
處太逢迎老癯邪○劉禹錫與宗元
書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
清已嚼出柳文佳處○柳宗元獻平
淮夷雅表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
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
文章○李商隱序元結文如以萬世
換人一朝○李白王維文極佳正爲

各帶詩賦氣未爲大作手○權德輿
曰或以興亡有數則但取聲聲者而
相之立上本而尊之可矣如云文章
與時高下斯言請三復○歐陽修曰
文章至于陳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
致治之盛獨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
是以羣賢奮力墾闢芟除至于元和
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唐
自起義後凡戰處皆薦佛寺爲陣亡
士薦福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
贖殺人之咎○唐初承陳隋文章衰
弊之昔作者務以浮巧爲工故多失
其事實○唐太宗猶崇信浮圖惟其
可喜乃能惑人○讀尹孝子旌表文

曰唐之致治之意深矣嗚呼不得而見矣此碑尤可惜也○元結當開元天寶嘗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可謂特立之士哉○讀李翱文曰翱嘗怪神堯以之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爲憂聞之者不怒則笑矣嗚呼

古文奇賞

卷紀

五

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它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讀顏真卿麻姑壇記曰顏公不免惑於其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宋文字蘇洵頗雄渾歐陽修能婉折其次陸游可○陳亮曰且說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龍文中之虎是它粗處○蘇軾曰吾於

生平不誌人墓○軾有大文字無爲小品所掩○文天祥曰痛飲讀離騷○章子厚曰九歌取諸國風九章取諸二雅離騷經取諸頌黃庭堅歎息此人妙解文章之味

問龍館主人詮次

龍館主人

古文奇賞

卷紀

六

古文奇賞畧紀

終

古文奇賞目錄

卷之一

屈平 大作手

離騷經

九歌

東皇太乙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天問

天對附注

九章

古文奇賞 目錄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遠遊

卷之二

戰國策

呂覽史記載後

東周文

顏率東解齊王

杜赫重景翠於周

秦文

衛鞅相秦

蘇秦始以連橫說秦

陳軫為楚媾秦

或為魏止魏冉東之楚

甘茂自托於蘇代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楚黃歇說秦昭王

范雎神叢之喻

應侯以萬金散天下之士

中期諫秦王輕韓魏

范雎說秦攻韓以求張儀

韓非初見秦王

大梁人尉繚說秦王

以下載史記

會稽立石

大作手 盧生侯生謀去秦

李斯焚書議

李斯治驪山書

古文奇賞 目錄

李斯上逐客書

李斯喟然而歎

李斯阿二世行督責書

趙高答二世謀大臣諸公子

趙高說二世

趙高說用嚴法

趙高說二世深拱禁中

李斯獄中上書

大作手 審時 以下呂覽

任地

辨上

齊文

淳于髡一朝見七上

齊人譏田駢不仕 田需尤管燕輕上

蘇秦請齊留楚太子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淳于髡智說齊王救薛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

馮煖彈鋏

蘇子說齊閔王

魯連射書

魯連策攻狄

穰苴斬莊賈

以下載史記

孫臏輜車計謀

卷之二

戰國策

古文奇賞 目錄

三

楚文

子參爲楚謂宋王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齊王爲楚料秦

或勸楚王合從

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說

以下載史記

趙文

蘇秦銕鉗之喻

孟嘗君戒武城吏

齊人說魏欲事齊

觸龍說趙太后

虞卿論講秦

樓緩虞卿論講秦

晉仲連不帝秦

馮忌諫平原君

或爲齊獻書趙王

虞卿往見王

虞卿論魏過王亦過

程嬰自殺

蘇厲遺趙王書

趙括母上書

豫讓擊水報讐

魏文

惠施欲以魏合齊楚

陳軫以有事說犀首

或爲魏說秦昭王

蘇代諫止魏王講秦

魏止穰侯攻人梁

周訴支期諫止魏王

孫臣諫魏王割地

信陵君止魏王書

或說魏收趙構秦

張旄止魏與秦攻韓

古文奇賞 目錄

四

客謂司馬食其倍從

信陵出魏痊

韓文

聶政刺韓傀

張儀連橫說韓

韓賣美人事秦

蘇代謂韓谷

燕文

或說燕王合三晉

蘇代遺昭王書

蘇代約燕昭王無入秦

荆軻刺秦王

宗殺遺燕惠王書

越絕書 大傳手

紀德序外傳記

外傳本事

荆平王內傳

吳內傳

計倪內經

請釋內傳

外傳紀筭考

外傳紀范伯

內傳陳成恒

外傳記地

外傳計倪

外傳記吳王占夢

外傳記寶劍

內經九術

外傳枕中

卷之三

漢天子之文

古文奇賞 目錄

高帝 大作手

五

入關告諭

告爲義帝發喪

禮諸神詔

封衡山詔

封粵王詔

罷兵首詔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告衛尉酈商詔

赦天下詔

封劉賈詔

尊太公爲太上皇詔

獄獄詔

擇立代王詔

定口賦詔

求賢詔

立南粵王詔

擇立吳王詔

置守冢詔

擇立燕王詔

十二年三月詔

改封韓信彭越人

赦天下令

賜太子勅 五道

與沛父老帛書

賜韓王信書

高后

定列侯朝位詔

文帝

封誅諸呂功臣詔

議除牧孥諸相坐

舜建太子詔

存問詔

修代來功詔

遣列侯之國詔

古文奇賞 目錄

六

日食求直言詔

開籍田詔

封三王詔

除誹謗法詔

遣丞相之國詔

擊匈奴詔

赦與居吏民詔

勸農詔

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詔

除祕祝詔

除肉刑詔

除租稅詔

與匈奴和親詔

賜南粵王尉佗書

遣匈奴書

復遣匈奴書

答匈奴書

景帝

徙民寬大地詔	封蕭何後詔
擊吳楚詔	定咎罪詔
赦從吳王吏民詔	獄獄詔
定長吏車服詔	詳獄詔
令二千石修職詔	重廉士詔
勸農桑詔	
武帝 <small>大作手</small>	
復高年子孫詔	修山川祠詔
省迎送詔	問攻匈奴詔
赦雁門代郡軍士詔	
古文奇賞 目錄	七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與民更始詔	分諸侯王子弟邑詔
封衛青詔	赦天下詔
令禮官勸學詔	封冠軍參利兩侯詔
遣謁者巡行詔	封驃騎將軍詔
嘉霍去病功詔	益封驃騎詔
遣博士循行詔	二道
封周子南君詔	巡邊詔
遷東越詔	改元詔
赦天下免所幸縣租詔	

下州郡求賢詔	造太初曆詔
定儀禮詔	謹察出入詔
伐胡詔	封劉屈氂詔
封卜式詔	封廣川王詔
封常山王後詔	封李廣利詔
封樂大詔	罷田輪臺詔
策賢良制	報胡建制
答御史制	答莊青翟制
賜吾丘壽王璽書	賜劉屈氂璽書
賜嚴助書	報石慶書
古文奇賞 目錄	八
報李廣書	報延年書
報車千秋書	勅責楊僕書
元狩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	
為富民侯下詔	立齊王策
立燕王策	立廣陵王策
卷之三	
漢天子之文	
昭帝	
勿出田租詔	止出馬詔
舉賢良文學詔	賜韓福詔

封杜延年燕倉任官王壽詔

罷馬口錢詔 免漕收責詔

以粟救當賦詔 減口賦錢詔

賜燕王璽書

宣帝

貸貧民詔 復宗室屬籍詔

爵成王詔 賜鰥寡孤獨高年詔

罷車騎等屯兵詔 褒黃霸詔

有喪者勿繇事詔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古文奇賞 目錄

減鹽賈詔 釋紫囚詔

博舉吏民詔 赦天下詔

今二千石察官屬詔

報張安世詔 恤尹翁歸後詔

免朝二年詔 祀江海詔

褒朱邑詔 益小吏祿詔

褒黃霸詔 郡國等勿行苛政詔

勉公卿大夫詔 日食詔

客禮待單于詔 察計簿詔

不得來康吏詔

修祀詔 廢霍后策

賜張敞璽書 報丙吉辟封書

勅讓趙充國書 賜趙充國書

報趙充國屯田書 復報趙充國屯田書

報趙充國書

元帝 免租賜帛詔 水災詔

罷擊坏厓詔 報貢禹詔

禁妨農詔 收元詔

以張譚爲御史大夫詔

議封甘延壽等詔 條責丞相御史詔

古文奇賞 目錄

勅東平王傳相詔 使車騎將軍譙單于

成帝 詔言詔 嘉王延世詔

詔言詔

釋博士詔 賜賑贍貧民者爵詔

褒王尊詔 白虎殿問賢良策

賜王音策 報許皇后書

哀帝 封定陶后丁姬詔 禁奢踰限詔

求賢詔 貴王嘉詔

賜蕭育策

傅太后

遣傅喜詔

平帝

睦族詔

出後宮詔

太后

遣龔勝鄒漢策

東漢

光武皇帝

告天地羣神文

報資融詔

古文奇賞一目錄

封卓茂詔

賜馮異書

賜吳漢書

賜岑彭書

與公孫述書

報隗囂手書

賜隗囂書

賜資融書

與子陵書

明帝

壬寅日食以封事班示百官詔

日食詔

報桓榮書

報鄧暉書

章帝

賜郡國行春詔

勅三公詔

尊師傅詔

地震詔

河內詔

與東平王蒼書

報東平王蒼書

賜東平王蒼及琅琊王京書

和帝

勅張蕃

獻帝

賜下第詔

季漢

古文奇賞二目錄

昭烈皇帝

上獻帝表

成都即位告文

答孫權書

遺後主勅

後皇帝

賜諸葛亮書

明德馬皇后

報封外戚詔

報章帝書

和熹鄧皇后

賜周馥貴人書

卷之四

白漢超絕一代學有文

陸賈新語 大什一

道基 術事 輔政

無為 慎微 資質

至德 懷惠 本行

明誠

董仲舒春秋繁露 大什五

楚莊王 玉杯 竹林

玉英 王道 精華

盟會 正貫 十指

古文奇賞 目錄 主

重政 服制 二端

離合根 保位權 考功

通國身 官制象天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

制度 仁義 必仁且知

身之養重於義 觀德

對膠西王論越大夫不得為仁

奏本 深察名號 實性

五行 陰早陽草 王道通三

天辨在人 陰陽位 陰陽出入上下

陰陽義 煥煖孰多 同類相動

基義 人副天數 郊語

郊祭 四祭 郊祀

順命 郊事 執贊

山川祈 祭義 循天之道

如天之為 天地之行 天地陰陽

天道施 繁露卷

災異對 論種麥奏 論限民田

揚雄太玄經 大作手

中 周 賡

古文奇賞 目錄 南

開 少 戾

上 干 狩

羨 差 童

增 銳 達

交 奕 後

從 進 釋

格 夷 樂

爭 務 事

更 斷 毅

裴 衆 密

親	歛	疆	昨	盛	居	法	應	迎	遇	雷	大	廊	文	禮	逃	唐	常	度	禾	昆	滅	崇	守	翁	聚	積	疑	視	歸	疑	主	古文奇賞目錄	沈	內	去	晦	膏	窮	割	止	堅	成	闕	矢	劇	馴	將	難	勤	餐	太玄經終	解難	答劉歆書	答桓譚書	諫不受單于書	卷之五	西漢超絕一代才子之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政事疏	請封建子弟疏	諫積貯書	諫放民私鑄疏	新書	審傷	等齊	服廷	制不定	俗激	時變	理偉	孽產子	壹通	周遠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匈奴	執早	淮難	傳穢	保傅	古文奇賞目錄	連語	禮容	容經	先醒	耳痺	官人	勸學	大政	修政語	卷之六	百漢應制之文	公孫弘答武帝冊書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劇武帝對	東方朔劇羣臣對	東方朔伯夷叔齊對	嚴安言世務書	京房考功課吏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屠剛賢良策

西漢薦舉之文

魏無知薦陳平

公孫弘請廣賢才議

有司不舉孝廉罪議

張敞自請治盜賊書

魏相請李張安世封事

蕭望之請選用諫臣疏

劉更生使人上書

何武請建三公官奏

杜業錄功臣後奏

陳湯上初陵封事

蕭育薦馮野王封事

古文奇賞 目錄

何武薦辛慶忌封事

何武論傳喜書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孔光舉尚書令成公敞奏

西漢郡守相之文

張敞請勅長吏奏

豫章太守廖奏

王尊告安定屬縣教

王尊勅梓功曹教

薛宣上成帝疏

薛宣與楊湛書

薛宣移檄陽令謝游書

薛宣勞勉薛恭尹賞書

薛宣移池陽令書

薛宣下賊曹掾張扶教

陳咸移邵長史書

朱博請復刺史奏

王嘉薦公孫光等疏

西漢彈駁之文

張釋之論酷吏

袁盎抑絳侯

袁盎規文帝

丞相青翟劾趙主

公孫弘上邪史疏

汲黯欲為中郎

汲黯諫太乙神馬歌

汲黯諫妄諂

汲黯責張湯二首

汲黯使李息論張湯

武安譖魏其

司馬相如諫獵書

古文奇賞 目錄

魏相上霍氏封事

張敞言霍氏封事

蕭望之駁耿壽昌奏

諸葛豐諫上書

石顯治楊興賈捐之奏

薛廣德諫獵書

貢禹言風俗書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王尊劾丞相匡衡等奏

京房計行考功事

誰玄諫專寵書

谷永諫徵行疏

梅福諫王氏書

解光劾趙昭儀奏

解光劾王根王況奏

楊宣言王氏封事

杜業言王氏書

御史中丞舉等劾薛況奏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息夫人詆公卿大臣奏

毋將降請長武庫兵奏

鮑宣諫哀帝書

鮑宣論董賢書

王嘉上董賢封事

王嘉論董賢封事

郭仲請王莽歸漢神器書

陳崇劾陳遵奏

西漢乞休之文

石慶乞骸骨書

彭宣乞骸骨書

古文奇賞 目錄

馬宮選位上書

西漢理財之文

昆錯論貨粟書

昆錯入粟免租奏

汲黯矯詔發倉還糧奏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

貢禹言錢幣書

貢禹言賦筭書

師丹建言井田議

卷之七

西漢議禮之文

公孫臣上書

張敖規慎夫人同坐

中屠嘉議文帝廟樂奏

兒寬正朔服色議

張敞上寶鼎議

匡衡封殷後議

韋玄成等罷郡國廟議

韋玄成等毀廟議

韋玄成孝文孝昭太后寢閣奏

匡衡議郊祀奏

匡衡等郊祀再議

匡衡甘泉泰畤壇議

匡衡五畤議

劉向請興禮樂奏

平當請復太上皇寢園書

平當請興雅樂疏

劉輔諫立趙婕妤書

古文奇賞 目錄

師丹爲共身立廟議

孔光等請定迭毀議

劉歆毀廟議

師丹上哀帝書

西漢皇太子之文

四皓說建成侯

大臣謀立代王

中尉宋昌議

有司請建太子奏

御史光等請立三王疏

莊青翟等請立三王奏

莊青翟再請立三王奏

莊青翟請擇日立三王奏

庚太子謝江克書 趙王彭祖訟太子丹書

壺關三老救太子書

霍光請立病已奏 丙吉上霍光奏記

定陶王謝書

西漢藩國之文

趙王餓歌 厲王報仇請舉

薄昭予淮南厲王書

吳王濞約膠西王卬書

吳少將桓將軍說王

枚乘重諫吳王 鄒陽諫吳王書

古文奇賞 目錄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晁錯說上削吳 吳王發兵令

吳王遺諸侯反書 莊芷告淮南罪議

主父偃推恩疏 燕王請宿衛疏

王吉戒昌邑王書 張敞諫昌邑王書

燕王旦爲丁外人求爵書

霍光廢昌邑王奏 張敞條昌邑王奏

張敞諫膠東太后書

淮陽王欽復報張博書

王鳳爲東平王求諸子太史公書對

何武論內史奏 方賞移梁傅相中尉書

西漢災異之文

魏相表采明堂月令奏

蕭望之雨雹對 劉向條異封事

劉向論星孛山崩疏

京房上封事 翼奉上封事

杜欽日食地震對 谷永復上災異疏

谷永黑龍見對 王音雄雉奏

王章日食對 王音雄雉對

李尋災異對 李尋與王根論災書

古文奇賞 目錄

王嘉應天對 焦贛易林

卷之八

西漢籌邊之文

晁錯言兵事書 晁錯論守邊備塞書

晁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馮唐論任將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唐蒙上通夜郎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嚴助論淮南王 卜式上出財佐軍書

韓安國與王恢擊匈奴論

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

柔弘羊請田輪臺奏

魏相諫擊匈奴書 特 蕭望之單于朝位議

黃霸單于朝位議 特 賈捐之罷珠厓對

侯應龍邊備議 特 杜欽論屬賓使

谷永杜欽受伊邪莫演降議

郭舜罷康居議 特 息夫躬伐烏孫奏

嚴尤諫伐匈奴書

西漢將帥使絕國之文 大 陸賈說討佗

終軍請使匈奴書 特 郭吉詰單于

衛青不誅蘇建 特 張騫論烏孫

古文奇賞 目錄

李陵置酒說蘇武 特 李陵置酒賀蘇武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辛武賢擊罕开奏 大 趙充國羌事對

趙充國議羌擊奏 特 趙充國陳兵利害疏

趙充國上屯田奏 特 三首

趙充國請罷屯兵奏

谷永上書 特 甘延壽陳湯上疏

西漢夷虜之文

關氏止冒突圍帝 特 南越王佗報書

南越王佗去帝制令

冒頓單于遺書 特 南越王胡上書

狐鹿姑單于遺書 特 中行說說匈奴

中行說折漢使 特 烏孫公主上書

烏孫公主上書 特 烏孫昆彌上書

烏珠留單于上書 特 呼韓邪單于上書

伊秩皆對呼韓邪

卷之九

西漢議律之文

張蒼等議律奏 特 張釋之論法

胡建斬監御史奏 特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古文奇賞 目錄

鄭昌請刪定律令奏 特

張敞入穀贖罪議 特 二首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特 二首

西漢頌寃之文

緹縈爲父上書 特 張湯謝臯書

鄭昌頌蓋寬饒書 特 張敞詣公車上書

劉更生論甘延壽等疏 特

陳湯上疏 特

士伍尊請復丙吉後爵邑 特

杜欽頌馮奉世前功疏 特

谷永原下湯疏

谷永請勿治梁王疏

公乘與王書

辛慶忌等領制輔書

耿育與甘陳書

申咸爲師丹上書

孫寶與鄭崇書

永信少府猛疏

西漢治河之文

延年治河書

鄭當時請穿漕渠

番修請作渠田

或言通褒斜道

河決歌

馮遂治河奏

平當治河奏

李尋論治河疏

古文奇賞目錄

賈讓治河奏

西漢侯王之文

項羽責宋義

韓王信說漢王

張良說沛公

張良遺項王書

陳平說漢王

諸侯王請定帝號疏

韓王信上書

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田橫耻見高帝

西漢策士之文

陳餘遺章邯書

袁生說漢王

蒯通說范陽令及武信君

蒯通說韓信

廣武君說韓信

鮑生與蕭丞相書

召平說蕭何

田肯賀高祖禽韓信

柴將軍遺韓王信書

隨何說黥布

酈寄說呂祿

西漢奏記之文

陸賈與諸子約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

東方與人書

高遂說魏其

司馬相如答牂牁盛覽書

鄒長倩遺公孫弘賢良書

古文奇賞目錄

司馬遷與摯伯陵書

司馬遷與任少卿書

摯峻報司馬子長書

李陵與蘇武書

蘇武報李陵書

杜延年奏記霍光

丙吉與魏相書

張敞與朱邑薦士書

張敞與嚴延年書

嚴延年答張敞書

丞相史與韋玄成書

王生與蓋寬饒書

鄭朋奏記蕭望之

杜欽奏記王鳳論馮野王

谷永謝王鳳書	谷永與王青書	谷永與王譚書	谷永成敗會宗書	李尋泰記程方進	劉歆子楊雄書	班嗣答桓生借老莊書	班婕妤報諸姬書	卷之十	東漢學者之文	王充論衡	逢遇	奇怪	古文奇賞目錄	感虛	非韓	効力	狀留	順鼓	指瑞	感類	慨國	祀妖	祀義
											累害	書虛		語增	程材	別通	譴告	乳龍	是應	齊世	佚文	言毒	先知
											無形	變虛	主	稅增	量知	超奇	變動	講瑞	自然	須領	死偽	解除	定賢

書解	策書	對作	自紀	徐幹中論	治學	法象	修本	貴驗	貴言	智行	考倫	譴交	夭壽	亡國	荀悅申鑒	政體	時事	俗嫌	雜言	文奇賞目錄	王符潜夫論	讀學	務本	賢難	考績	思賢	本政	忠貴	實貢	三式	愛日	救邊	實邊	交際	惡化	應劭風俗通義	封泰山禪梁父	葉令祠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宗正劉祖不御制音度

城陽景王祠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班固白虎通德論

號

證

五行

諫諍

郊射

災變

考融

三正

三綱六紀

情性

宗族

姓名

卷之十一

東漢李漢公卿將相之文

恒譚

古文奇賞 目錄

三

陳時政所宜疏

馬援

與楊廣書

仲長統

昌言法戒篇

樂志論

蔡邕

上漢書十志疏

桓寬

鹽鐵雜論

朱浮

讓彭寵書

黃忠

與中屠蠕書

李固

遺書

荀爽

遺李膺書

魚豢

鮑出傳

袁紹

古文奇賞 目錄

三

上獻帝書

孔融

薦謝該書

薦備衡表

論盛孝章書

諫取表公路

與張紘書

諸葛亮

黃陵廟記

與羣下教

與李豐教

正議

上書

與兄瑾書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彈廖立表	彈李平表
自効表	因病密表
遺表	與張裔書
與蔣琬董允書	與兄瑾書
與張魯張裔	與蔣琬書
答法正	答關公
爲法正答帝	說孫權於柴桑
諫孫權不可顯絕	獎姚掾
勸將士勤攻已之關	
悉收孟獲等爲官屬	
古文奇賞 目錄	手
屯田久	罷來敏教
戒外甥	戒子
新書	
行軍	布陣
軍威	應變據險
心書	
兵機	將材
將善	智用
將誠	機形
勝敗	哀死
	使利
	將器
	腹心
	重刑
	謀文

將情	東夷	南蠻
西戎	北狄	
楊顯		
諫諸葛亮書		
附三國之文		
漢文		
王允		
語呂布		
陳登		
品物		
古文奇賞 目錄		手
法正		
諫錄許靖		
關羽		
語張遠		
費禕		
答孫權贈寶刀		

章恢

答孫權大醉語

費詩

疏漢中王

諫前將軍

馬良

與諸葛亮書

呂布

與袁術書

與蕭建書

秦宓

與王商書

薦儒士任安書

古文奇賞 目錄

三十一

孟光

與郤正論讀書

吳雲

論益州田土

諫討孫權

論姜伯約

諸葛瞻父子死節語

北地王死節語

魏文

徐庶

辭先主

曹操

不帝劉虞

釋先主

議東擊漢

郭嘉

為操言玄德英雄

料孫策

料袁紹

料劉表

蔣濟

諫曹操

華歆

舉孝廉議

和洽

古文奇賞 目錄

三十四

與曹議選用

董昭

陳末流之弊

鍾繇毛玠詰對

吳文

孫權

報陸遜書

與嚴陵論子敬子衡

張昭

諫孫權

諫拜公孫淵為燕王

周瑜

諫孫策勿質子	諫孫權勿迎曹操
夜與孫權料曹兵	徙先王置吳疏
折蔣幹	詣京見孫權
議以魯肅自代	
魯肅	
議耶烈不可留	爲劉表卒進說
密議迎曹操	
呂蒙	
取荊州	論取徐州
討賊關公	
古文音義 目錄	五
陸遜	
按劍誚讓公室貴戚	
陸抗	
救西陵疏	
虞翻	
爲公安士仁書	與糜芳
放弃南方自歎	與人書
薛綜	
論繼呂岱治文州	
段灼	

爲鄧艾白	
王肅	
廣平太守敬	
王昶	
敬子	
卷之十二	
魏文	
文帝	二首
與朝歌令吳質書	二首
典論自叙	
古文音義 目錄	五
曹植	大序
玄暢序	求自試表 二首
諫伐遼東表	獻璧表
獻文帝馬表	上牛表
求通親親表	黃初五年令
釋愁文	與司馬仲達書
與楊德祖書	與吳季仲書
光祿大夫荀悅誄	漢二祖優劣論
辨道論	籍田說
今禽惡鳥論	

楊修 字曼公

答臨淄侯牋

阮瑀 字元瑜

為曹公與孫權書

繁欽 字季

與魏文帝牋

吳質 字子

答魏太子牋

應璩 字公璩

與滿公琰書

古文奇賞 目錄

與岑文瑜書

與從弟君苗君曾書

阮籍 字

奏記太尉蔣濟

答伏羲書

劉邵 字

人物志

九徵

才能

接識

英雄

八觀

七繆

釋爭

嵇康

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太守碑

明膽論

難自然好學論

與山巨源絕交書

陳琳

答東阿王牋

審配

上袁譚書

卷之十三

晉文

郭象 字

南華真經序

古文奇賞 目錄

莊子註

註齊物論

注逍遙遊

註人間世

註大宗師

註秋水

註讓王

皇甫謐 字

龐娥傳

孫綽

序蘭亭詩後

潘岳 字

九品議

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

庾尚書誄 予孟嘗君文

馬汧督誄 有序

習鑿齒

與桓秘書

周朗

報羊希書

郭璞 大序子

客傲

李密

古文奇賞 目錄

无

陳情表

桓溫

薦譙元彦

嵇含

予莊周文

俞益期

與韓康伯箋

王羲之 大序子

與吏部謝萬書

與會稽王牋

遣殷浩書

蘭亭記

陶潛 大序子

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嘉書

桃花源記 與子儼等書

祭從弟敬遠文

陸機

弔魏武帝文 大田議

辨亡論

陸雲

答車茂安書 與平原書 三首

張華

古文奇賞 目錄

早

女史箴

羊祜

讓開府表 持序

庾亮

讓中書監表 何晏

宋文

謝靈運 大序子

詣闕上表

與廬陵王羲之書

遊名山志

謝惠連 大序子

祭古冢文

鮑照 等

登大雷峰與妹書 凌烟樓銘

祭奩銘 飛白書詠銘

石帆銘 爪步山揭文

謝解禁止 論國制啓

侍郎滿辭閣表 謝隨恩被原表

顏延之

陽給事詩 等 陶徵士誄 大

祭屈原文

古文奇賞 目錄

聖一

王微

與江湛書

王僧孺

辭南康王牋 與何遜書

王僧達

祭顏光祿文

王僧虔

誠子書

孔稚圭

北山移文

謝朓

辭隨王子隆牋

齊文

虞義

與蕭令王僕射書爲表彖求謚

魏收

爲齊文宣西討詔 祭荊州刺史殷道

閻姬

與子宇文護書

卷之十四

古文奇賞 目錄

聖二

梁文

簡文帝 等

招真館碑銘 陶貞白先生墓銘

相宮寺碑銘 答湘東王書

答新渝侯和詩書 與劉孝儀令

元帝

與劉智藏書 答勸進羣下初令

昭明太子

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昭明錦帶書十二月啓

安成王

招隱逸教

任助

齊宣德皇后臨朝答梁王令

宣德皇后令

為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教

為庾杲之與劉居士對書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古來奇賞

甲錄

為蕭揚州作荐士表

奏彈劉整

求為劉獻立館啓

劉先生夫人墓志銘

沈約

與徐勉書

桐柏山金庭館碑銘

奏彈王源

特撰

江淹

書

建平王讓右將軍荊州刺史表

蕭驃騎謝被侍中慰勞表

蕭被尚書敦勸重讓表

建平王聘隱教

勅為朝賢答劉休範書

表友人傳

齊故司徒右長史檀超墓志文

蕭驃騎祭石頭戰亡文

劉勰新論

防慾

去情

崇學

慎獨

愛民

通塞

命相

適才

文武

慎言

貴言

慎嘆

古來奇賞

甲錄

殊好

貴速

觀量

貪愛

正賞

激通

惜昔

言苑

劉峻

山栖志

重答劉秣陵沼書

徐陵

書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玉臺新咏序

丹陽上庸路碑

答尹義尚書

徐勉

戒子書	朱場	與陳徐僕射求王琳首書 <small>特世</small>	張充	與尚書令王儉書	戴逵	閒游贊	陶弘景	授陸敬游十齊文	答謝中書書	答虞中書書	答趙英才書	古文奇賞 目錄	吳筠	檄江神責周穆王 <small>特世</small>	沈炯	為王僧辨勸進梁元帝表	過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陳文	李邕	答徐孝穆書	北齊文	之推家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致	教	見家	治家	纂賢	勳學	文章	涉務	省事	止足	養生	歸心	書證	周文	庾信	賀平鄴都表	為開大將軍乞致仕表	為晉陽公進王律秤尺十升表	吹臺山銘	望美人山銘	中末奇賞 目錄	至仁山銘	明月山銘	思舊銘	溫湯碑	謝滕王集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謝明皇帝賜絲布啓	謝趙王賚犀帶啓	謝趙王賚馬并緞啓	趙國公集序	李邕	招道士	徐鴻客書	卷之十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文

太宗

大唐三藏聖教序 太宗 六馬圖贊

魏徵

故邢國公李密墓志銘

王勣

自撰墓志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答刺史杜松之書 祭

負笈者傳

呂才

東泉子集序

古文奇賞 目錄

星

王勃 唐

爲人與蜀城父老書 二首

益州夫子廟碑記 彭州龍懷寺碑記

遊山廟寺記

駱賓王 唐

競渡序

冒雨尋菊序

爲徐徵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徵

上兗州啓

上梁明府啓

上司列太常伯啓

上吏部裴侍郎啓

與程將軍書

陳子昂 唐

館陶郭公姬薛氏墓志銘

別中岳二三友人序

蘇頌 大

唐睿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大唐封東岳朝覲頌

雙白鷹贊

張說 大

玄宗御書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

碑銘

古文奇賞 目錄

宋

隴右節度大使贈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銘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洛州張司馬集序 大唐封禪頌

進麟羊表

弔國傷文

東山記

孔璋

請替李邕死表 唐

韋瓘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唐

狄仁傑

檄告西楚霸王文

李邕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記

劉知幾

秦記宰相

史通論書志

楊炯

少室山少姨廟碑記

崔融

嵩山啓母廟碑記

杜之松

古文奇賞 目錄

聖手

答王績書

徐彥伯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楊炎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

唐贈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

卷之十六

唐文

姚元崇

答張九齡

張九齡

處分朝集使勅

上姚令公書

李白

冬夜送綢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餞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岳序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莫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古文奇賞 目錄

聖手

上安州裴長史書

任城縣廳壁記

王維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於韋公逍遙谷宴集序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杜甫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高適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張巡

字詰判

劉蛻

古漁父

禹書

與京西幕府書

元結

時議上篇

世化

古文奇賞 目錄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唐亭銘

丹崖翁銘

李華

中書政事堂記

國之興亡解

無疆頌

高祖元頌

高宗康頌

睿宗德頌

羸秦論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時化

寢論

至

浯溪銘

弔古戰場文

太宗烈頌

中宗興頌

玄宗文頌

肅宗孝頌

今上照

韓公廟碑銘

元魯山墓碣銘

舒元輿

錄堯源画記

上論貢士書

顏真卿

述張長史十二筆意

浪跡先生玄貞子張志和碑

蕭定

改修延陵季子廟記

王士源

古文奇賞 目錄

孟浩然集叙

喬潭

女媧陵記

常衮

故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贈司徒

馬公神道碑

陸贄

興元奏請許渾瑛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棧

便狀

權德輿

至

附漢辨亡論

王藹

祖二疎圖記

張謂

虞帝廟碑銘

裴度

寄李翱書

李翱

論事于宰相書

王縉

古文奇賞 目錄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吳武陵

上韓合人行軍書

楊植

許由先生廟碣

卷之十七

韓愈 大傳子

唐順宗實錄

與馮宿論文書

許遠論

應科目時與人書

答呂豎山人書

送鄭尚書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殷員外序

送孟東野序

送王秀才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楊少尹序

送王秀才序

送區冊序

送廖道士序

石門縣句詩序

張中丞傳後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画記

知名錄

南海神廟碑

曹成王碑

平淮西碑

殿中少監馬君墓志

柳子厚墓志

潮州祭神文 二首

古文奇賞 目錄

聖

祭房若文

祭張員外文

祭鍾魚文

柳州羅池廟銘詞

卷之十八

唐文

柳宗元 宗元

獻平淮夷雅表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寄許京兆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愚溪詩序

送獨中叔侍親往河東序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游黃溪記

鈐母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小石城山記

萬石亭記 送車

斬曲几文 招海賈文

羅說 吏商

起廢答 六逆論

駁復贛議 蚯蚓傳

古文奇賞 目錄 李夫

劉叟傳 童區傳

宋清傳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

府君睢陽廟碑

秘書郎姜君墓志 章季子墓志

真陽永趙君墓志

大庾李卿外婦馬淑墓志

段太尉逸事狀

祭崔簡神柩歸上邳文

祭呂化光文 敵戒

李翰

崔公山池後集序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財虎園贊

朱聞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盛均

人早解

獨孤霖

書宣州壘嶂樓

古文奇賞 目錄 王

高參

漢高祖偽遊議

李渤

南溪白龍洞序

李甘

叛解

柳謙

許先生穎陽祠廡獻酬文

程宴

設毛延壽自解語

卷之十九

唐文

劉禹錫

天論

澤宮詩序

上中書李相公啓

答柳子厚書

董氏武陵集紀

傷我馬詞

猶子蔚適越戒

觀市

絕編生墓表

祭韓吏部文

陸希聲

君陽道叟山居記

古文奇賞 目錄

李觀

八駿園序

弔韓弁沒胡中文

段文昌

平淮西碑

崔祐甫

魏風議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

歐陽詹

曲江池記

上鄭相公書

白居易

遊大林寺序

代書

醉吟先生傳

艸堂記

太湖石記

吳郡詩石記

元稹

上門下裴相公書

與史館郎中韓愈書

李德裕

贈裴度太師制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

制

古文奇賞 目錄

奉宣撰贈回鶻書

奉宣撰賜太和公主勅書

奉宣撰賜回鶻盟沒斯等詔

奉宣撰賜石雄詔 議禮法等大事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准詔却

執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三國論

舊臣論

臣子論

忠諫論

主言論

退身論

豪俠論

英傑論

臣友論	天性論
賓客論	謀議論
文章論	人物志論
用黨論	奇才論
近世良臣論	折羣疑相論
劉軻	
與陸賓虞書	
卷之二十	
唐文	
李紳	
古文奇賞 目錄	六十
蘇州畫龍記	
孫樵	
大明官紀夢	與高錫望書
與友人論文	孫氏西齋錄
武皇遺劍錄	迎春奏
刻武侯碑陰	遂府鬼文
讀開元雜報	書田將軍還事
書何易于	
皇甫湜	
吉州廬陵縣令廳碑記	

韓文公神道碑	諭業
悲汝南子桑	
范傳正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銘	
沈光	
李白酒樓記	
李商隱	
莫小姪女寄寄文	
唐容州經畧使元結文集後叙	
李賀小傳	上崔華州書
古文奇賞 目錄	六十一
陳黯	
拜嶽言	答問諫者
杜牧	
范陽盧秀才墓志	論相
上澤潞劉司徒書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上宣州高大夫書	
獨孤及	
重議呂諲論議	吳季札論
古角谷關銘	洪州大雲寺鐘銘

尚書右丞徐公寫真圖贊

獨孤郁

與田將軍書

孫邵

春秋無賢臣論

陳越石

太甲論

張或

石橋銘

李綱

古文奇賞 目錄

諫高祖不以伶人爲近侍疏

六三

盧元輔

晉山銘

歐陽稚

移陸司勳汚書

劉巖夫

與段理書

牛僧孺

象化

抑亢

請誅程元振疏

陸龜蒙

戰秋辭

祝牛宮辭

野廟碑

寒泉子對秦惠王

冶家子言

皮日休

正沈約評詩

請莊生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七愛詩序

段成式

古文奇賞 目錄

望像記

送窮文

羅隱

請追癸巳日詔疏

上招討宋將軍書

司空圖

移田神

卷之二十一

宋文

邵堯夫

無名公傳

歐陽修

論選皇子疏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釋秘演詩集序

送楊真序

豐樂亭記

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銘

張子埜墓志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胡先生墓表

古文奇賞 目錄

蘇洵

樂論

書論

辨奸論

蘇軾

見釋先生詩集序

送張道士序

文與可画竹簪谷偃竹記

子姑神記

辨舉王鞏劄子

進單錫吳中水利書狀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杭州謝上表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上文潞公書

答李昭玘書

與李方叔書

祭張文定公文

雪浪齋銘

古文奇賞 目錄

記游

范祖禹可著作郎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王哲可知衛州

童珪父參年一百二歲可承務郎致仕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

林希可中書舍人

王安石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芝閣記

秘閣校理丁君墓志銘

王深父墓志銘 北都陳君墓銘

荊州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

銘

泰州海陵縣主簿墓銘

胡君墓銘 建安章君墓銘

祭周幾道文 祭曾博士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歐陽文忠文

蘇轍

古文奇賞 目錄

唐論

曾鞏

寄歐陽舍人書 墨池記

贈黎安二生序

秦觀

龍井題名

王元之

黃州竹樓記

卷之二十二

宋文

九補之

折城遊北山記 事世

黃庭堅

跋愛後文

跋王伯文詩

書贈俞清老

書林和靖詩

書贈王長源詩後

書嵇叔夜詩與姪恆

題蔡君謨詩

古文奇賞 目錄

雜書

岳飛

謝講和救表 詩世

楊萬里

九日自叙

陸游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跋李莊簡公家書

姚平仲小傳

答陳伯正所藏山谷帖

師伯渾文集序

范成大

三高亭序

陳亮

中興遺傳序

二烈女傳

張耒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米芾

西園雅集圖記

淨名齋記

李易安

金石錄後序

古文奇賞目錄

李

宗澤

建炎元年奏

遺表

謝枋得

與魏容齋書

却聘書

文天祥

賀吳丞相啓

賀曹尚書兼給事中啓

賀趙侍郎月山啓

謝何樞密夢然啓

謝江樞密古心啓

通董提舉允齋啓

回朱約山僊巖啓

回黃主簿啓

回趙宰啓

回謝教授愛山啓

約山行誓

告先太師墓文

王炎午

望祭文丞相文

附生祭文丞相文

古文奇賞目錄

宗

古文奇賞目錄

離騷經

古吳陳仁

帝高陽之苗裔兮。楚若敖子武王生。朕皇考伯庸。

字攝提。貞于孟陬兮。今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

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今字余曰

靈均。紛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

楚人。名江離與辟芷。香草名。今紛索秋蘭以爲佩。

汨余若將及兮。今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夕采。馳之

木蘭。草名。今夕攬。中洲之宿莽。草名。日。月。忽

其不淹兮。朝夕。日月。春。與秋。其武序。唯草木之零

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馳騁兮來吾道

今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道

夫。君先路。皆三后。之純粹。今固衆芳。賢之所在

傳中。椒。香。與蘭。桂。今豈惟。紉。夫。蕙。芷。香。彼。竟。奔。之。耿

介。今。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紉。之。昌。被。今。夫。唯。捷。徑

以。窘。步。昔。桀。紉。也。惟。當。人。之。偷。樂。今。路。幽。昧。以。險。隘

以。謫。其。若。陰。險。以。尊。其。臣。豈。余。身。之。憚。殃。今。恐。皇。與

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今。及。前。王。之。踵。武。也。臣。本

不。揆。余。之。中。情。今。反。信。讒。而。齎。疾。怒。余。固。知。謗

香。不。揆。余。之。中。情。今。反。信。讒。而。齎。疾。怒。余。固。知。謗

香。不。揆。余。之。中。情。今。反。信。讒。而。齎。疾。怒。余。固。知。謗

寒之爲患。今命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今夫

惟。霧。修。君。之。故。也。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改。路。初

既。與。余。成。言。今。後。悔。通。川。流。而。有。它。余。既。不。難

大。離。別。今。傷。痛。修。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二

今。又。何。患。自。晦。明。與。揚。中。芳。雜。杜。衡

與。芳。芷。黃。枝。葉。之。峻。芳。願。時。千。吾。將。刈。以。時。進

雖。萎。絕。其。亦。何。傷。今。哀。衆。芳。之。蕪。穢。而。不。求。索。羌

衆。皆。競。進。而。貪。婪。今。愛。食。日。食。遇。不。厭。乎。求。索。羌

內。怨。已。以。量。人。方。今。食。愛。者。如。已。之。品。各。與。心。而。嫉。妬。忽

馳。焉。以。追。遂。今。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今。恐

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落。露。今。夕。餐。秋。菊。之。落。英

荷。余。情。其。信。姱。以。練。前。要。今。長。顛。顛。亦。何。傷。形。貌。信

中心。簡。練。而。令。于。道。雖。持。木。根。以。結。莖。今。貫。累

長。顛。顛。亦。何。傷。今。貫。累。持。木。根。以。結。莖。今。貫。累

薛。荔。草。之。落。藥。矯。菌。桂。以。紉。蕙。今。索。胡。繩。香。之。纒。纒

已。行。離。據。履。根。本。猶。復。矯。而。直。桂。芬。香。寒。吾。法。夫。前

之。性。紉。索。胡。繩。今。之。澤。好。以。善。自。約。束。寒。吾。法。夫。前

修。今。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今。願。依。彭

咸。彭。成。殷。大。夫。以。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今。哀。民。生

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鞢。今。華。終。頭。日。蹇。蹇。朝。諝

而。夕。替。廢。既。替。余。以。蕙。纒。帶。今。又。申。之。願。以。攬。騶

一。陳。已。休。攬。龍。安。在。亦。余。心。之。所。善。今。雖。九。死。其。猶

芳。始。誠。終。屈。也。耻。之。亦。余。心。之。所。善。今。雖。九。死。其。猶

羽為後

未。悔。終。靈。修。之。浩。蕩。兮。以。浩。蕩。終。不。察。夫。民。心。衆。人。
 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淫。人。及。謂。我。
 人。罔。時。俗。之。工。巧。兮。何。規。矩。而。改。錯。背。絕。墨。以。追。
 曲。今。競。周。容。以。爲。度。曲。不。循。繩。墨。隨。從。他。讒。邑。余。佗。
 僚。今。惟。自。念。絕。能。猶。望。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浩。歎。
 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鴛。鳥。之。不。羣。兮。自。前。世。
 而。固。然。何。方。國。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
 抑。志。今。忍。尤。而。橫。詆。誅。惡。伏。清。白。以。疾。直。兮。因。前。
 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
 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
 上。高。且。焉。止。息。以。須。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
 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被。薜。荔。金。紫。不。
 吾。知。其。亦。已。兮。荷。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
 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
 及。顛。以。遊。目。兮。將。還。觀。乎。四。荒。佩。紛。紛。其。繁。飾。兮。芳。
 菲。非。其。蕭。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
 體。解。吾。猶。未。變。兮。非。余。心。之。可。懲。返。何。服。而。益。潔。女。
 嬋。媛。兮。之。嬋。媛。今。中。申。其。罵。余。曰。鮀。婞。直。以。亡。身。兮。
 終。然。死。乎。羽。之。野。汝。何。博。寒。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好。
 節。資。某。楚。資。某。某。某。玉。芻。以。盈。室。兮。判。判。不。利。與。俗。同。

不。勝。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
 好。朋。今。夫。何。從。獨。而。不。余。聽。伏。前。聖。以。節。中。兮。嗚。
 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啓。
 九。辯。與。九。歌。兮。哀。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
 五。子。用。失。乎。家。巷。兮。弟。五。人。昇。淫。游。以。佚。田。兮。又。何。
 射。夫。封。大。猷。國。亂。流。其。鮮。終。兮。況。相。又。食。夫。厥。家。流。
 子。身。被。於。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殺。放。其。情。不。忍。其。
 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康。誅。之。少。夏。桀。之。常。
 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難。臨。兮。殷。宗。用。之。不。
 長。湯。禹。嚴。而。祗。敬。今。周。論。道。而。莫。差。聚。賢。才。而。授。能。
 子。修。絕。墨。而。不。顧。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
 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
 觀。民。之。計。極。爾。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朕。余。身。而。危。死。節。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
 相。兮。以。前。修。以。菹。醢。曾。獻。歎。余。鬱。邑。兮。哀。朕。時。
 之。不。當。操。如。柔。惠。以。掩。涕。兮。需。余。襟。之。浪。浪。跪。敷。衽。
 以。徵。辭。前。重。兮。朕。吾。既。得。此。中。正。馴。玉。虬。以。乘。鸞。以。
 名。今。遠。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今。夕。余。至。
 乎。懸。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
 黃。龍。御。節。兮。望。崦。嵫。而。未。迫。日。所。入。山。也。且。夕。道。遠。
 冀。及。盛。時。遇。賢。君。也。

余猶惡其佻巧此則劣殺鶴則佻巧舍此二者求賢可矣心猶豫而狐疑

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今又何必用夫行媒

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審威之謳歌今
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今時亦猶其求央恐
鶴鳴之先鳴今使夫百州為之不芳何憂之憂塞
今眾愛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
之時紛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
今老蕙化而為茅何答日之芳艸兮
也豈其有它故今莫好修之害也
真好余以蘭為可恃兮
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荷得列于
古文奇賞
專依以慢情兮
入今又何芳之能祗
變化覽椒蘭其若茲今又汎揭車與江離
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非而難虧
芳芬至今猶未沫
及余飾年之方壯今周流觀乎
余以古昔歷吉日乎吾將行
今精瑣靡屑以為報為余駕飛龍兮
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遁
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囀兮鳴玉鸞之

歌歌朝發朝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
旂兮高翔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連赤水
而容與度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少使涉余路修遠
以多艱兮騰眾車使運待
山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也
玉軼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今載雲旗之委蛇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遐邁奏九歌而舞韶兮
聊假日以愉樂陟陞皇天之赫威兮忽臨覽
卿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
古文奇賞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原與楚同姓什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
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原序其譜屬同列大夫上官
靳尚共譖毀之王疏原乃作離騷經離騷也發愁
也經徑也中心愁思陳直徑以風諫君也共子襄
王中譏言遷源江南復作九章終不見省遂赴汨
淵自沈而死
九歌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琴瑟鏘鳴兮琳瑯璫席今王與查將把芳瓊芳蕙

詩經卷之九
楚辭卷之九
九歌卷之九

有蒸兮蘭藉莫桂酒兮椒漿揚抱兮拊鼓疏兮緩節
兮安歌陳竿瑟兮浩倡靈兮偃寢兮姣服芳兮非非
今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與君

右東皇太乙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霓連蜷兮引兮既
留爛昭昭兮未央寢將憺兮壽宮與日月
今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
降猷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雲神所有餘兮橫四海
兮焉能窮思夫君兮太息以雲神君極勞心兮慙
右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先二妃于美要眇
兮宜修好修以爲常也沛行吾乘兮桂舟令沅湘
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蕭
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遵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
綱薜荔香橈兮蘭旌居家則以薜荔爲飾四壁蕙草
薜荔動以香望涿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
兮未極女嬋媛兮居原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
思君兮懷今排側桂櫂兮蘭櫓以候神也斷水兮積
雪遭天盛寒水凍紛采薜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
末心不同兮媒勞思不甚兮輕絕已無離石瀨兮淺

文選卷之九

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
閒翫騁驚兮江阜願及麗明也夕弭節兮北渚
夕以翫騁驚兮江阜願及麗明也夕弭節兮北渚
哀老淚情安意終志草壁也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
下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捐余玦兮江中遺
余佩兮澧浦捐余佩兮澧浦遺余佩兮澧浦
以遺兮下女若以朝貞正之人思與同志也皆不可
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之至

右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傷二女之不嫺嫺
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君政急而民傷登白蘋兮
騁望與佳期兮夕張神樂也鳥何萃兮蘋中曾何爲
兮水上失其沉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介恍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虞何食兮庭中不在
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水聞佳人兮湘夫兮召子將騰駕兮借逝築室兮水中
葺之兮荷蓋而居處蓀薜兮紫壇菊芳椒兮盈堂布
散上桂棟兮蘭橈辛夷香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
帷擗蕙櫨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
芳芷葺兮荷屋綵約之兮杜衡合百卉兮實庭建芳
馨兮麻門衆芳爲殿堂行善滿高也九疑山續兮

右湘夫人

右大司命

孝哉至性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親相知
至之

右少司命

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
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

今浩蕩日將莫兮悵忘歸惟極浦兮竊懷魚鱗
芳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來白龍兮逐
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漸冰紛兮將來伯與河
相臨而下故欲上送也子交手芳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送子與河伯別而波滔滔兮來迎魚鱗兮騰
送子與河伯別而波滔滔兮來迎魚鱗兮騰

右河伯

若有人山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
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
芳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
修飾樂香以崇其善余山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
原故折香簪遺之也山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
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
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惜
忘歸歲既晏兮執華予采三秀芳於山間石磊磊
芳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開山
中人原芳芳杜若飲石泉兮陰松柏君思我兮然疑
作佳有思我則然謫謫境功芳雨冥冥後啾啾芳
猶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兮思公子兮若芳徒離憂
石山鬼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蓬蔽日兮蔽若

雲矢交騶兮士爭先凌余兮躡余行左騶兮右
奔傷兩輪兮繫四馬終不反顧援玉抱芳擊鳴鼓
天時摩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望出不入兮選不
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去來道遠兮帶長劍兮挾泰
弓身雖死猶帶劍兮首雖離兮心不遠誠既勇兮又
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歿兮曾以靈鬼見毅兮
為鬼雄莫作鬼胎

右國殇

古之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以芳
古之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以芳

右禮寬

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作歌
樂鼓舞以樂諸神原以其詞鄙陋為作九歌之曲
天問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晝闇
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馮翼氣魚浮動之貌
○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霧兩紛焉可謂焉焉明
晰眇眇往來屯屯驅味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焉焉明
明闇闇惟音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陽不生獨天
不生○合焉者三一以統罔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
何功孰初作之九重九天○無營以成霄陽而九轉
樸渾淪淪業以闢闢冥疑玄釐功母無

古文奇賞

天賦
卷之

Figure 1

1

1

1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三

11

—f.

支奇

實

大衛

Keywords: *workplace spirituality;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employee engagement*

100

1

100

1

100

14

古文奇賞

卷之

• • • • •

100

11

100

1

1

14

52-

可以而
不而而

肥
此

齊服新第終然為害何肆大不而厥身不危
○子德終不克以強是謂致愛也昇以富試
○古南岳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義以鼎吳國綠告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
以滅喪○空桑野殷諸夷厥謫惟何知言謂焉以為
劉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悅
也○降厥觀于下匪摯執承餘其業
故民用清厥流以表于虛夫焉不遠簡狄在臺魯何
宜玄鳥致胎女何喜○魯狄結謀契形于胞胡該乘
李德厥父是賊胡終并于有扈牧夫牛羊○該宜作啓
考序牧于西爪虎手銀尸而于協時舞何以懷之○
古文奇賞
千以煥苗華而格不平脅變膚何以肥之○謂封○辛
追以死夫胡伍厥朕○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
于厥裔實被躬焚以族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
牀先出其命何從○達遇也啓摯有扈○應輝于夢恒
秉李德焉得夫牝牛何逞營班祿不但還來○獲大牛
而塘於崇○殷武運德義獲牛之村夫惟師昏微遵
民是冒而不諱以之卒營而庶民心是市○晉大夫解居父
迹有秋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解父秋淫遭
慈以靜彼中之不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
詩而後嗣逢長○聖執凶惡謂用紹厥愛○成湯東巡
有莘衣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莘有王女湯
○有莘衣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莘有王女湯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惡之○有莘之婦○伊尹也○則水化于海以爲
譯彼湯出重泉夫何辜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攬之
帝桀也出湯而湯伐之是拯之也○湯行不類重泉
是囚達虛立梓實辜德之由師惡怒以制桀兆而仇
會鼯爭盟何踐吾期○蒼烏羣飛孰使卒之○周以甲子
行師而而不失期蒼烏羣飛○聖禹是舉以行踐期
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何爲
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頭紂黃
鐵且執壽之民父有瞽嗟以美之授殷天下其危安
施反成乃亡其辜伊何○莊之紂淫以害師殺之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異何以將之○
也○成寃厥死爭相器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躬
比翼故顧樂舞靡之
古文奇賞
何而達彼白雉○水窮玩昭刑罔弑之○鴛王巧梅夫
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游食也○身懷新招傷
之謀胡給娛載勝之妖夫曳街何號于市周幽誰誅
焉得夫褒姒○儒賦厥說爰歷其孤幽禍孽以李麗
敵而化天命反側何得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天
高是辜人某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彼王紂
桓桓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連孽而操彼王紂
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譏諂是服○惟志爲首逆
以伐寵○比于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于
死雷濟克后文德邁以被蒞鞠稷惟元子帝何望之
○死雷濟克后文德邁以被蒞鞠稷惟元子帝何望之

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與
死首兮。接與楚狂接與系冠羸行。系冠羸士也忠不
必用兮。自刑而世賢不必以。以伍子逢殃比干泣醢。比干泣醢與前世
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道而不豫兮。
董正豫。固將重昏而終身心悲憤亂。心悲憤亂日驚鳥鳳皇
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露中辛夷。露中辛夷森林薄兮。
露中辛夷。森林薄兮腥臊並御。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芳不得薄陰
陽易位。陰陽易位不當兮。不當懷信侘傺。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右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皇天之不純一其民

古文奇賞

離散而相失兮。仲春而東遷。放逐時去故鄉而就遠。去故鄉而就遠
芳遊江夏以流亡。江夏出國門而軫懷懷兮。懷兮甲之
憂吾以行。紀時發郢都而去閭兮。發郢都而去閭恨荒忽之焉極。
母齊陽以容與兮。齊陽以容與哀見君而不再得。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
坂而太息兮。長坂涕淫淫其若霰。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
望長坂而太息兮。望長坂而太息願龍門而不見。願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
而為客凌陽侯之汜濫兮。而為客凌陽侯之汜濫大波之神。大波之神忽翱翔之焉。
海所止。海所止心絀結而不解兮。心絀結而不解思蹇蹇而不釋。思蹇蹇而不釋屈
將運舟而下浮兮。將運舟而下浮上海庭而下江。上海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

兮。今遭遷而來東。羌靈寃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
昔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望兮。
遺風當陵陽之馬至兮。遺風當陵陽之馬至森南渡之焉如。森南渡之焉如
知夏之為丘兮。知夏之為丘夏大孰雨東門之可無。夏大孰雨東門之可無
心不怡之長久兮。心不怡之長久憂與愁其相接。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遠遠兮。
江與夏之不可涉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分隔兩水。分隔兩水忽若去不信兮。忽若去不信至今九
年而不復。九年而不復九歲慘鬱鬱而不開兮。九歲慘鬱鬱而不開寒侘傺而含慙外
承微之約約兮。承微之約約謀荏弱而難持。謀荏弱而難持約約然小人。約約然小人
也。忠湛湛而願進兮。忠湛湛而願進妬被離而郭之亮。妬被離而郭之亮雲之抗行

古文奇賞

芳。瞻香杳而薄天。芳。瞻香杳而薄天眾護人之嫉妬兮。眾護人之嫉妬被以不慈之偽
名憎惡。名憎惡愠愠之修美兮。愠愠之修美惡孫叔敖。惡孫叔敖好夫人之忼慨。好夫人之忼慨
莊騷衆騷蹀而日進兮。莊騷衆騷蹀而日進無極美超遠而逾邁。無極美超遠而逾邁
日晏余日以流觀兮。日晏余日以流觀冀壹反之何嘗。冀壹反之何嘗鳥飛反故鄉兮。
狐死必首丘。狐死必首丘信非吾辜而棄逐兮。信非吾辜而棄逐何日夜而忘之。
右哀郢

一、說曰：
 一、如：
 一、如：
 一、如：
 一、如：

古文奇賞
九章
卷之
二十七
屈平
五

古丈奇賞
九章
卷之二
屈子廿八
天

斐微睇兮。曄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
 鳳皇在笱兮。笱籠也。鷄鶩翔舞。同糝玉石兮。一縷而相
 量。忠信不異。夫惟黨人鄙固兮。羌羌不知余之所減。減任重。
 載盛兮。罔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邑夫
 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同庸態也。文質疏內
 兮。衆不知余之異采。能文能質。材朴委積兮。材壯大。
 爲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
 可選兮。達選。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華兮。並。豈知其
 故也。忠佞之臣。湯禹久迷兮。邈不可慕也。懲靡改忿
 兮。抑心而自強。知禹湯不可得則自強。其忿恨按慰已心。以自勉強也。
 離愁而不遷兮。愁病遷。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次舍。
 日昧昧其將暮。願得君命進道。舒憂娛哀兮。限之以
 大故。大故死也。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汨而流。將歸于海。
 傷已放棄獨修路幽蔽兮。道遠忽兮。曾鑒恒悲兮。永
 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
 厭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釋兮。人生有命兮。各
 有所錯兮。錯定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
 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歟不可讓兮。願勿
 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法也。

集 352—654

不曰心之
不曰心之
不曰心之
不曰心之
不曰心之
不曰心之
不曰心之
不曰心之
不曰心之
不曰心之

右思美人

惜連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
以昭下兮承先祖明法度之嫌疑
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
嫉而遊志也秘密事之載心兮
乃存雖過失猶弗治臣有過差
心純麗而不洩兮念也雖過失
猶弗治臣有過差心純麗而不洩
兮不消滅其然否蔽晦君之聰
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
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
之淵濁兮盛氣應而過之何貞
臣之無辜兮被離謫而見尤慙
先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
臨沉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
卒沉身而絕名兮使芳艸為藪
幽焉舒

臣之誠信
臣之誠信
臣之誠信
臣之誠信
臣之誠信
臣之誠信
臣之誠信
臣之誠信
臣之誠信
臣之誠信

情而信兮恬歎亡而不聊獨彰
鑒而蔽隱兮臣而無山
辭其道也聞百里之為虜兮伊
尹烹于庖廚呂望居于朝歌兮
寧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
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諫而
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
而立枯兮介子文君寤而追求
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
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
哭之文公思子推親自或忠信
而夙節兮或詭設而不疑弗省
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兮
與澤其襍糅兮孰申且而別之
何芳艸之蚤歿兮微霜降而下
戒諒不聰明而蔽連兮使讒諛
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意
若其不可佩如佳冶之芬芳兮
慕母嫉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
容兮讒妒久以自代願陳情以
白行兮得舉過之不意情究見
之目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驥
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不
制御來乘汜汜以下流兮編竹
未無舟楫而自備將將法度而
心治兮昔葉聖制辟與此其無
異寧濫然而流亡兮恐禍殃之
有再不卑辭而赴淵兮惜連
君之不識

情而信兮恬歎亡而不聊獨彰
鑒而蔽隱兮臣而無山
辭其道也聞百里之為虜兮伊
尹烹于庖廚呂望居于朝歌兮
寧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
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諫而
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
而立枯兮介子文君寤而追求
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
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
哭之文公思子推親自或忠信
而夙節兮或詭設而不疑弗省
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兮
與澤其襍糅兮孰申且而別之
何芳艸之蚤歿兮微霜降而下
戒諒不聰明而蔽連兮使讒諛
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意
若其不可佩如佳冶之芬芳兮
慕母嫉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
容兮讒妒久以自代願陳情以
白行兮得舉過之不意情究見
之目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驥
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不
制御來乘汜汜以下流兮編竹
未無舟楫而自備將將法度而
心治兮昔葉聖制辟與此其無
異寧濫然而流亡兮恐禍殃之
有再不卑辭而赴淵兮惜連
君之不識

志之所感兮能守耿介之志節以窮賦詩之所明惟
 佳人之獨懷兮自感折芳椒以自處增歎歎之嗟嗟兮獨
 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
 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
 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歎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紕思
 心以為練兮乳疾練編愁苦以為膺編結折若木
 以蔽光兮先師隨風之所仍若木以蔽日使
 戲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若湯心沸熱
 也若湯撫珥珥以案志兮自先超惘惘而遂行歲
 古文奇賞一
 習習其若頽兮昔亦冉冉而將至蘋蘩稿而節離兮
 芳以歇而不比志意已盡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
 言之不可聊不空寧逝歎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
 愁孤子墜而技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
 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
 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目視耳聽愁鬱
 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
 轉而自絳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茫之無儀聲有隱
 而相感兮鶉鳴九臯物有純而不可為松柏冬生藐
 藐之不可量兮入極道理縹緲綿綿之不可紆細微思

難斷愁悄悄之常悲兮。翻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
絕也。愁悄悄之常悲兮。翻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
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
標頭。據青冥而掩虹兮。舒光耀也。遂愴忽而捫天吸
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
傾簪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露兮。遙處神山觀隱岷
山以清江憚涌湍之嗑噓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
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
之焉上。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滴瀾其
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烟液之
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

古文奇賞

卷之九

九卷之九

來芳。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
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遠管之
所冀兮。俾來者之遯遯。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
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
聽兮。任重石之何益。雖欲自任以重石。憂心結絳
而不解兮。思寒產而不釋。

右悲回風

原放于江南之楚。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
章以著明之。

遠遊

古昔作之追阮兮。通騰騰者。願輕舉而遠遊。不為所
質。非海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沉澗而汗穢兮。
獨鬱結其誰語。夜爛爛而不寐兮。鬼營營而至。唯
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違者余弗及兮。來者
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恍而永懷。意荒忽而
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
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
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
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羨遺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
兮。變易侯容。名聲著而口延。奇傳說之託。長星兮。長
韓公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卓絕離人。華而
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思怪。豈髮髯以
遙見兮。精皎皎。使以往來絕氛埃而漱尤兮。絕去氛埃
終不反其故都。免眾患而不思兮。世莫知其所如。恐
天昔之代序兮。耀靈舉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淪
無成。身以遠。誰可與玩斯遺芳兮。世莫足與晨向
風而計情。悲誠信也。高陽適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
日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
兮。吾將從王喬以娛戲。養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

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芳精氣入而德發
凱風以從遊芳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芳
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今不可傳其小無內芳其大
無垠無淵清而竟芳彼將自然應氣壹氣孔神
心也於字存不存也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芳
欲也底類以成芳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芳
見彼王侯忽乎吾將行步四遠也仍羽人於丹丘芳
留不歿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芳夕晞余身今九陽
九陽謂大吸飛泉之微液芳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頤
地之運也吸飛泉之微液芳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頤
以脫顏芳精粹粹而始壯而我靈強健芳銷鑠以內約

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芳精氣入而德發
凱風以從遊芳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芳
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今不可傳其小無內芳其大
無垠無淵清而竟芳彼將自然應氣壹氣孔神
心也於字存不存也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芳
欲也底類以成芳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芳
見彼王侯忽乎吾將行步四遠也仍羽人於丹丘芳
留不歿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芳夕晞余身今九陽
九陽謂大吸飛泉之微液芳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頤
地之運也吸飛泉之微液芳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頤
以脫顏芳精粹粹而始壯而我靈強健芳銷鑠以內約
芳身軀雖瘦神要眇以淫放荒荒然嘉南州之炎
德芳麗柱對之冬榮不敗零也山蕭條而衆獸芳整
宋冥乎衆人載營壘而登霞芳掩浮雲而上征命天
關其開關芳排閭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芳問太
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芳之升五帝造旬始而觀
清都大名也朝發軔於太儀芳之帝庭夕始臨乎於
微問無問之瑤耳瑤馬也子車之萬乘芳百神紛洛
與而馳駕八龍之婉婉芳載雲旗之逶迤飛雄虹
之左道五色葆而炫耀服便裝以低昂芳聯連蜷
以騰驚羽膠葛以祚亂芳而縱橫也班漫衍而左行

攝余綱而止策芳吾將過乎鈞芒歷太陰六
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芳凌天地以經
伯爲余先驅芳辟氛埃而清涼鳳皇翼其承芳
遇尊叔于西皇西方庚其帝少暉彗星以爲芳
衆斗柄以爲尾坂陸離其上下芳以別分也
之流波以爲清也昔晡曉其瞻蒼芳而無光也
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芳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
曼其悠遠芳徐珥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芳右雷
公以爲衛欲遠度世以忘歸芳意恣恣以
担矯所驅高也內欣欣而自美芳純德深也聊娛娛

攝余綱而止策芳吾將過乎鈞芒歷太陰六
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芳凌天地以經
伯爲余先驅芳辟氛埃而清涼鳳皇翼其承芳
遇尊叔于西皇西方庚其帝少暉彗星以爲芳
衆斗柄以爲尾坂陸離其上下芳以別分也
之流波以爲清也昔晡曉其瞻蒼芳而無光也
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芳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
曼其悠遠芳徐珥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芳右雷
公以爲衛欲遠度世以忘歸芳意恣恣以
担矯所驅高也內欣欣而自美芳純德深也聊娛娛
以自樂涉青雲以汎濫游芳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
余心悲芳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芳長息而
而掩涕沅容與而遐舉芳聊抑志而自弭且自娛按
指炎神而直馳芳吾將往乎南疑過衡山而覽方外
之荒忽芳沛罔象而自浮水與天合祝融戒而蹕御
芳南神止我騰告鸞鳥迎宓妃使侍余也張樂咸池
奏承雲芳成池充樂承雲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
瑟芳百川之神令海若舞馮夷咸相和也玄螭蟲象
正出進芳皆水中神物也形蜺虹而逶迤蜺便蚺以增恍
芳左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芳

馬乃近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驚之連絕垠平寒門
之內軼迅風於清源芳八風之從顛項乎增水
帝之歷玄冥以邪徑芳乘間維以反顧攀時天
黔羸而見之芳之開也為余先乎平路導我入
四荒方周流六漠上至列戰芳降望大壑
下崢嶸而無地芳淪幽上家廓而無天
而無見芳聽愴怛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芳與太初
而為鄰

達遊者原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
憤然文采秀發遂叙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
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
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
焉

古文奇賞卷之一

音義

離騷經

降叶平紛音重音能音奴音扈音辟音紉音汨音于音筆
舉音批音攬音攬音芬音馳音南音菰音蔞音被音隘音益音
奔音荃音齋音怒音寒音公音數音化音嗔音古
字音萎音蘼音楚音索音量音姁音英音央音姁音要音如
顧音頌音纒音服音義音諱音縵音詠音婁音偲音要音如
追音古音馳音佗音反音加音條音反音利音濫音態音反音國音安
馬音與音馬音好音野音與音反音節音即音資音榮音施音說
又音差音頰音坡音貼音整音清音枘音曾音茹音上音浪音正音
又音差音頰音坡音貼音整音清音枘音曾音茹音上音浪音正音
街音下音戶音子音與音暖音罷音姁音五音反音縹音馬音補音
佩音備音詒音音音異音在音里音反音緯音縹音五音反音縹音馬音補音
聲音去音挑音蔓音筵音延音尊音要音古音腰音理音呈音幃音所音要
迷音騶音迎音去音聲音叶音谷音卑音陶音調音叶音媒音麻音說音日音操
聲音平音鶉音鳩音愛音折音制音叶音怕音酒音殺音沐音行音叶音靡
聲音張音連音去音聲音掩音待音奇音反音乘音去音軟音大音婉音覓音連音蛇
聲音徐音戲音戲音蟋音奉音

耳音 珎音 求音 瑱音 鎮音 藉音 謝音 愴音 淡音 猋音 標音 慄音 忪音 眇音 與音 妙音 來音 之音 反音

拍音 搏音 撓音 僇音 涖音 岑音 隄音 費音 樵音 曳音 拾音 沿音 澀音 禮音 昔音 古音 特音 張音 漲音 滋音

逝音 益音 又音 反音 壇音 善音 矧音 古音 播音 揀音 考音 葯音 約音 同音 與音 綱音 慘音 綿音 繚音 了音

應音 武音 襍音 者音 諸音 凍音 凍音 灑音 徒音 平音 塵音 勾音 反音 天音 聲音 阮音 闕音 寢音

即音 淫音 韓音 郊音 天音 因音 反音 錢音 何音 奚音 當音 去音 聲音 青音 菁音 帶音 帝音 儵音 倏音 悅音

恍音 悽音 遂音 瞰音 本音 明音 剪音 輞音 每音 雷音 雷音 懷音 威音 反音 緼音 亘音 平音 簾音

同音 音音 誦音 池音 嬌音 音音 今音 叶音 翺音 友音 許音 緣音 曾音 翻音 同音 懷音 與音 節音 叶音 音音 行音 叶音 音音

蟻音 丑音 歌音 反音 堂音 叶音 魚音 叶音 上音 漸音 斯音 睇音 弟音 來音 叶音 音音 孫音 壘音 操音

聲音 接音 匣音 先音 詢音 陣音 當音 作音 瘖音 音音 繫音 執音 馬音 補音 反音 抱音 乎音 埜音

古文奇賞

音義

卷之

九

九

古野字叶弓經雄形

幹音管湯音陽汜音汜臧音藏寘音寘墜音墜古地
陵音陵魃音魃彈一作彈鳥一作鳥鼃音鼃與朝
珽音通稀音希弗音弗澆音澆殆音殆鯨音鯨學音學谷音谷兄音兄昌音昌梅音梅
街音街焚音焚殺音殺燠音燠郁音郁翟音翟九音九詳音詳同音同笙音笙同音同篤音篤
天對

抒音舒正音征脫音尤咍音貽白音弼瞢音戊怛音電鑿音鑿
 幸音幸態音替折音舌矰音曾尉音尉辟音關儻音甕胖音判鑿音鑿質音質
 重音去欵音哀榜音蒲淑音叙垠音銀羸音裸超音超楸音秋蹠音隻汜音汜
 絳音西江音工森音渺洧音絳謀音忱湛音湛被音披郭音章蹠音蹠
 鏐音鏐丘音叶悞音憂姘音叶懽音懽鎮音珍憐音同騎音騎完音完
 與音與傲音傲憊音側力音反歲音限願音願狝音狝莽音莽駒音駒騶音騶
 頑音頑倭音垂睇音弟改音叶簌音奴鶩音水糅音反內音納采音采
 有音叶彼音反選音悟竚音主聆音丑詒音叶莖音莖化音叶馮音馮
 蟠音波芥音叶草音古反音反篇音篇趨音叶反音反能音泥罷音罷屬音屬

嫉
同 嬉
治
聲 干

再叶子賜反識音志徠古來字國音域皆音層苴音祖於音鳥紉音九習音
聊音留登古吟字扶音物締音啼景音同雰音分磻音泚右音以攄音樗
音岷與岷
遠遊
來叶音恩音懼畢音確仿音旁戲音虛嬉音呼沆音抗上音濯音械音霞音
胡音滑存叶才門音連湯音陽類音切晚音晚壯音莊
叶音爽無同字霞音同辟音壁聲音辱叛音判波音陂瞵音儼蒼音
音快
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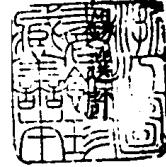
古文奇賞卷之二

東周文

惠公

顏率東解齊王

古吳陳仁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人周顏率

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

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

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

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

古文奇賞卷之二陳臣思陳田皆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

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齊之齊顏

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

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所從出而致之齊

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徑步顏率曰不可夫梁之

君臣欲得九鼎謀之驪臺之下沙海之上沙元其日

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

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葉也

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

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故

壺醢醢聶耳聶吾國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効

鳥集鳥飛兔興馬逝輕疾離然止於齊者離昔

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

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械器之總名故其所以

備者稱此備人之所應用使稱今大王縱有其人何

涂之從而出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

無與耳計之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

爲邑遷鼎以待命齊王曰

杜赫重景翠於周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

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

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

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

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

費財焉均之費財而小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

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其爲大人未可知也不

秦文

孝公

衛鞅相秦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

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
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替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
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
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
太重者國危左右太清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
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
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
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惠文君 卽惠王

下文奇賞 卷之二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蘇秦始將連衡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
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陣東
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陣奮擊百萬沃
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
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川兵法之教可
以併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
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
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謂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
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

此對文也

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
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
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
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
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
不藏文士並傍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
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
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
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
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
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
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
之覺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揮然後可建大功是
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
天下凌萬乘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
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昏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
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
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
乏絕去秦而歸贏滕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
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紆嫂不為炊父母不

古文奇賞 卷之二

秦文

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
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數
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
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
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其年揣摩成曰此
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厚燕烏集闕見說趙
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
相印華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
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于趙而關不通
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
皆欲決于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秦戰一士
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于兄弟夫賢人在
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
式于廊廟之內不式于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
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燭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
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樞樞之士耳伏
軼搏衝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
莫之仇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
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
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

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
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
乎哉
陳軫為楚媾秦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
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泰
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
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
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
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其愛之病故
古文奇賞
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又知其思
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
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
止之曰虎者彘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
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
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
必敗必有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
害計聽知覆逆者反獲逆謂逆計唯王可也計者事
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
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恃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武王

或為魏止魏冉東之楚

方之語乎楚人言太叔後封穰侯此公開中

王公曰公叔也曰臣戰戰主契國王公上

為約以與王約王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

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上事臣也此二人此臣

之所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楚是令張儀之

言為禹而為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秦德楚

古又實觀其于觀三國之所求

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說三國以自信也韓魏齊

而公請之以自重也薛公所不與張儀者與焉

昭襄王

甘茂自托於蘇代

甘茂自托於蘇代

甘茂自托於蘇代

甘茂自托於蘇代

甘茂自托於蘇代

甘茂自托於蘇代

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雷之今臣不肖棄逐于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

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敵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

之謀者必曰破齊敵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能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秦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而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及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敵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

楚黃歇說秦昭王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

而驚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

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言其危累綦是也今大

國之地半天下有一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邦未

嘗有無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損其子齊

以無所不周之德而能出百里之外者
大矣哉

又舉甲兵而攻魏壯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

古文奇賞

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

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

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言湘席之士屬

之燕斷齊秦之要綈楚委之肴下王今不取而

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

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氏之

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

也。異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千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

無大功也沒利于前而易患于後也吳之信越也從

而伐齊遂攻齊人于艾陵還爲越王禽于三江之浦

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

及之殺替作瑯干臺之上今王如楚之不與也而

宅不涉武足迹宅從北觀之楚國援地鄰國敵也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

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

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

古文奇賞

也王既無重世之德于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

魏父子兄弟持節而死于秦者一廿矣之國死祠拜

相望于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于路鬼神狐祥無所

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

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

王攻楚之日則怒出兵王將藉路于仇讎之韓魏乎

兵出之日而王不反也是王以兵資于仇讎之

韓魏王若不指路于依歸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

皆廣川大水山精穀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養

臣等見之

文作三

又作一

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
 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
 而攻留方與銓胡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而泗
 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
 王破楚于以肥韓魏于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
 枝于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
 患天下之國莫強于齊齊魏得地利而詳事下吏
 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于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
 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而注地于楚謂令
 韓魏歸帝重于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
 古文奇賞 卷之二 士 文選

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投首王襟以山東之險
 敵韓帶以河山之利如韓必為關中之侯北之若
 是王以十萬成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
 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
 二萬乘之主注地于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
 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
 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
 而服矣

范雎神叢之喻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

應侯謂

之報

之報

之報

之報

之報

之報

之報

之報

之報

之報

之報

之報

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
 乃左手為叢投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月叢
 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
 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
 大於臂臂大於股者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獸
 而超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獸獸必裂今秦
 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
 為器則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
 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
 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
 古文奇賞 卷之二 士 文選

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
 于庭也

應侯以萬金散天下之士

天下之事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
 勿憂也請令廢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
 攻者以已富貴耳臣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
 行者行止者止母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
 相噬以牙何則有爭意也于是使唐雎載金予之五
 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金于是
 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 用金少故未 其可得予者與

之其弟矣見弟公與秦計功者應侯教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其謀不協

中期諫秦王輕韓魏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韓魏孰與始強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古史奇賞琴而起對曰王之料天下趙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强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流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在左為驂智伯曰吾不知水之可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以利灌安邑汾水出安邑陽城陽城在安邑終水利以灌平陽平陽在安邑魏桓子用韓康子以射之康子殺魏桓子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范雎說秦攻韓以求張儀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獲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共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國故也王將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方多且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依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韓非初見秦

韓非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而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白刃在前齊賢在後而皆快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有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則無相攻事也出其

分分許
大分只
則則死
子子後
象曰與

父母懷祖之中生未嘗見冠也開戰足徒陽犯白刃
蹈煨炭斷死于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不同
而民爲之者是貴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
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
新長續地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聲令實對地
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容
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
也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
積索田疇荒同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
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
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
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
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也一戰不勝而無齊
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荆
林樞根無與編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蒙
郢取涓庭五都江南北荆王亡走東伏于陳當是之時
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食也地足利也
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
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
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神天

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
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
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
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
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
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
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
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
是故兵終身暴露于外士民病于內霸王之名不
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
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
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
民氓悉其士民軍于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當大王
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
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莞河間引軍而
去西攻脩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
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
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山
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
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荆

此後漢書
卷之二十一
地理志

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編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會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望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秦。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七

古文奇賞

功今秦地絕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今賞割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割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臣徇于國，以主不忠于國者言，以爲首惡。

莊襄王

始皇帝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一

七

古文奇賞

大梁人尉繚說秦王以下載史記

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澤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衣禮，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日曄，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目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去。」

會稽立石

諸君本
以爲法
之錄何
上而

通鑑全
古太非
此皆不
不究者

古以非
其功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制刑名顯陳舊章初名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致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僻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滅之殄絕暴虐誅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

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所謂始制刑名也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

不聞過而日驕下僭伏護欺以取容秦法不得方徐廣曰一云并方。正義曰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有方伎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死言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士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正義曰衡秤衡也言求處矣請秤取一石以夜有程期不滿不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

李斯禁議

古者天下散矣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以亂寔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

立今陛下有天下辨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制開令下卽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恭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

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燬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

李斯治驪山書

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可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始皇報者鑿之

不入燒之。不燃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李斯上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盡上川，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

王得苑，雖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陽，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

下收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駟，不實外廄。江南金錫

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

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

之珥，阿綈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

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鉦，彈箏搏髀，而

歌呼鳴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邪說武

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鉦，而就鄭衛，退彈箏

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

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

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

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

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

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

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

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

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取，

西向棄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

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

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彊，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

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喟然而歎，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間

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
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
駕也

李斯阿二世行督責書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
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
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
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
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
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

其身勞于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
能脩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
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
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已貴而人賤以己
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
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
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
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
大謬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
韓子曰嚴家有嚴子而嚴家無格處者何也則能罰

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
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
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

日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
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
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
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
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
天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
哉峭壁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

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故申韓而
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
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
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
耶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
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
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
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國法故身尊而勢
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立其所惡立其
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

王命奉生
大行

以體名

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辨之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督。則所求得。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誠。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安之。

古文有賞

卷之三

趙高答二世謀大臣諸公子

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執執特以親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臣不取謀。

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

趙高說二世

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卽位奈何。與公卿廷次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

趙高說用嚴法

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宮除而姦

古文有賞

卷之三

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

趙高說二世深拱禁中

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

李斯獄中上書

臣爲天下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

此別代文
如西漢書
漢文知樂
新其文
之實也
如是哉

此亦上之
標也

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
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官
關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
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
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
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
主之言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
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
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
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

審時

呂不韋

六日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
而不獲必遇天蓄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
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稱之容稱據之容手此
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穀疏
穠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強如此
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短而芳容秃米
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未衡穗闊而青零多批

一按
此

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半以長時米而薄
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如此者不飽先時者大
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葉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
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稈
長稠疏穠穗如馬尾大粒無芒傳米而薄糠春之易
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
稠短穗多批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
糠多批度辟米不得時定熟印大而得時之麻必
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泉以均後熟多
葉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望得時之菽長而短足其
美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
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
必長以蔓浮葉疎節小莢不食後時者短莖疎節本
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莖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
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
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蚰動蚰蛆而多疾
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
故得時之黍失時之黍約葉相若得時者重
粟之多莖葉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
食之得時者足飽是故得時之黍其味甘其

氣章百口食之耳日聰明心意教習四術變強弱氣
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
矣

任地

呂不韋

后稷曰子能以室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慎之以陰
乎子能使吾土靖而明浴土乎子能使保澤安地而
處乎子能使藁敷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
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適乎
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
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
急淫者欲燥燥者欲渥上田棄畝下田棄畤五耕五
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
螟蟻今茲美禾來茲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
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
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
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早使地肥而土緩草耨大月
冬至後五旬七日苗始生莠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
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日至苦菜死而
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實盡死凡草生藏目中

出希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
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天下時地生則不與民
謀有年瘞上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
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功可盡
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
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鄰之民既鄰
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
乃逾處種稂禾不為稂種重禾不為重是以粟少而
失功

辨土

呂不韋

古文奇賞
凡耕之道必始於墾為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耨為
其唯厚而及鋤者莊之堅者耕之澤其耨而後之上
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
參發大畝小畝為青魚狀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
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
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
之耕也替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
不節乃多苗實其為晦也高者則澤奪彼則竭
見其用一則拔寒則彫熱則一時而五六死
故不

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於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喻欲廣以平則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稼欲生於塵而植於堅者慎其種勿使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使必務其培其稜也植者其生也必其施土也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遂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夫心中央帥為冷風苗其弱也欲

古文奇賞

手一

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糞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糞境而專若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救其粟而救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止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轉而不發雖實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齊文

宣王

淳于髡一朝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于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寡矣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夫物各有時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掘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七士也

齊人譏田駢不仕

古文奇賞

手一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管養子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駢

田需尤管燕輕士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執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日不得屢而君驚驚有餘食下官糲羅紉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

楚王死後
失德得志
所才

之所輕死者上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閔王

蘇秦請齊而楚太子

蘇秦第一
論其文字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置楚太子

蘇秦第二
論其文字

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置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

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

蘇秦第三
論其文字

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

蘇秦第四
論其文字

也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

蘇秦第五
論其文字

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

蘇秦第六
論其文字

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

蘇秦第七
論其文字

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

蘇秦第八
論其文字

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

蘇秦第九
論其文字

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置楚太子者以

蘇秦第十
論其文字

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

蘇秦第十一
論其文字

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

蘇秦第十二
論其文字

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

蘇秦第十三
論其文字

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

蘇秦第十四
論其文字

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

蘇秦第十五
論其文字

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土之割

蘇秦第十六
論其文字

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

蘇秦第十七
論其文字

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

蘇秦第十八
論其文字

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

蘇秦第十九
論其文字

王間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

蘇秦第二十
論其文字

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

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

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

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

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

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

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

去譬而得齊交也楚王夫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

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以

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

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

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

謂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

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

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

宋故文一
仲如學問
並花錄如
說及

同見前
身於有

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
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
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又蘇
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令人惡蘇子於薛
公之所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
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貞君故曰可以為蘇子請封
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
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
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國塞天下士而不
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始矣

古文奇賞

卷四

孟子

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難也故
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
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蘇代止孟嘗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
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
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
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有土
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岍之士
也挺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

此其意

土偶曰不然吾西岍之土也土則復西岍耳今子東
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
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
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淳于棼智說齊王救薛

古文奇賞

卷四

孟子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
猶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龍歷險乘危則獸驍不如
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
尺之劍而操鐵鉞與農人居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
故物各其長詠其所短竟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

孟嘗君在薛則人攻之淳于棼為齊使於荆還及過
薛孟嘗君令人體貌而郊迎之謂淳于棼曰荆人攻
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棼曰敬聞命至於
齊卑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
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
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
齊王和其顏色曰驕先君之廟在焉疾與兵救之願
願之請望拜之謝雖德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
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窮之中豈用強力哉

不能則謂之不育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
不育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
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馮煖彈鋏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
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
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
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平食
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
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平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

古文奇賞

馮煖彈鋏

三十五

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
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
曰長鋏歸來平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
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
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
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
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
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
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懷憂而性憚愚沉
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

此物公家
所少

此物公家
所少

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约车治裝載券契而行
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
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
趙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
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
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
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官中積金寶狗馬實外廐
美女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
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
其民因而買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
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敏以
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
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
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
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
孟嘗君與車五十乘金五百金西游於梁謂梁王曰
齊放其大臣孟嘗君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
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
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

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
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
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于宗
廟之祟沉于詭譎之臣開罪于君寡人不足為也願
君領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
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廟成還報孟嘗君
曰三窟已就君始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
無纖芥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蘇子說齊閔王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
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于
權而務與于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
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
于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
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翎非不利也
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
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墜矣此
亡國之形也衛君既行告愬于魏魏王身被甲砥劍
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
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于趙也

方勢事而
於國之所
以處勢而
處勢而
少自矣

分大小國
二以以
分大小國
二以以

管之衛矢而魏茲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
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合林中馬
飲於大河趙行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除黃
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除也棘蒲之
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
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
敵強國能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
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
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
事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
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
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
下獨歸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
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
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
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
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
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
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動則是以眾強敵
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

少子王
皆小結

後漢書
卷之四
王之敗矣

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
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及寡信諸
侯則天下不賁外不賁內不反則積積朽腐而不用
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
而財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
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
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
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
者萊莒好謀陳蔡奸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
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
之禍可見于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驚馬先之孟
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驚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于
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精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
竝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
于義則霸天下可踴足而須也明于諸侯之故察于
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眾事而
不反交割而不相恤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
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
不勝十萬之衆盡胡入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
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

戰事而
痛切而
以下不
能治矣

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
約于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
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
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
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輪飲食而
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
也中人禱祝君翳醲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
正事而奉土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
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
家而莽夷傷者空財而供藥完者內醕而華樂故其
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
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士矢之大
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廩養士
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
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襁蔽舉衝櫓家雜
總身窟穴中能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將不釋甲替
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于教士斷于兵故三下
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被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
知其然也昔晉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
西圖齊而范中行氏之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

此等機變
李斯以
知之少矣

兵書用
此等機變
李斯以
知之少矣

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充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當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易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

古文奇賞

今夫鵠的非殺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骨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若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君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超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

此等機變
李斯以
知之少矣

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閭閻吳起之將會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于前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侯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忍至則越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

古文奇賞

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內盡櫟中為戰具境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十八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止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今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鄭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笞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

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
王說于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
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
怒諸侯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
王大恐跣行拔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
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
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于尊俎之
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衛鞅未施而西
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止之堂上禽將戶
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襄王

魯連射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誅
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
聞之智者不信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不先身而後君今公有一朝之憤不顧燕王之無臣
非忠也殺身忘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
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計勇士不怯死今

其說雖
以爲然
然則
以爲然
然則

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
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
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
今秦入下兵魏不敢東面而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
危且秦南陽斷石梁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
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秦年之敵卽
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
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腹以十萬之衆五
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因爲大下戮公
聞之乎今燕王方失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既多
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
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
臆吳起之兵也能已見于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
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是
父母交游懷臂而譏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
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章俗於天下功名
可立也意者亦指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
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
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
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

中鈞墓也。魯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其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懸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五霸首名，高天下，光昭隣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會將。曹子以敗軍會將，非勇也。功廢名戒，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于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忤，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轡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魯連策攻狄

田單將攻狄，見魯仲子。連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之餘，卒破萬

死傷其
作步之
入帳中
聚也

乘之，而後齊楚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見諺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頰，攻狄不能下，壘枯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黃，立則杖插，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又歸於何當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于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司馬穰苴斬莊賈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于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

旦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渰，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故國深侵，邪門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縣于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

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

孫臏居輜車計謀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願至。龐涓恐其賢于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于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驂與彼上驂，取君上驂與彼中驂，取君中驂與彼下驂，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于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慘憺也；救圯者，不搏機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

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至。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國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其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有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計之下。于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中。以歸。孫子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古文奇賞卷之二 下

古文奇賞卷之二 下

楚文

宣王

子象為楚謂宋王

齊楚構難。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項襄王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

之得求反主墳基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
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
也王身出王聲請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
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
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
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
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
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
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
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王聲許
古文書堂
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
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
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
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
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
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憐然作色曰何
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
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
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
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

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
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
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
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
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
命敵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
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
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
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
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齊王爲楚料秦
齊以淖齒之亂事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
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
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
楚必受固是楚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
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
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之辭漫固於齊齊秦必
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
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考烈王

武勸楚王合從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諂為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冠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監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說載史記

古文奇賞

史記

三十三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垣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鴈鴈羅鴈小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鴈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郚者羅鴈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玉而棄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也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射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

國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擊而大宋方與一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唇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新繳射鴈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昌夕發涇丘夜加即墨領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抵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索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

古文奇賞

史記

五

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新繳涉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唇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翮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趙文

肅侯

蘇秦鐵鉞之喻

秦為趙王使於秦及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
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
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大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
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
夫鐵錐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
見無有為臣為鐵錐者乎

惠文王

孟嘗君戒武城吏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
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

古文新賞 卷三下 趙文 四、五

指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
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
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
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登屋室營然使王悟而知文謹
使可全而歸之

齊人欲說魏事齊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秦王怒
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于
成臯而陰講於秦又欲以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
焉魏王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

齊人不為氣

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五國伐趙趙必
亡矣齊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于之
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于成臯而陰留之于秦已講
則令攻秦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
嘗濟于漳而身朝于邯鄲抱陰成負高葛孽為趙蔽
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

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如王若用所
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
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于燕趙
之前用兵于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

古文新賞 卷三下 趙文 七

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于王自是之後
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于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
報齊者可乎韓珉處于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
曰有秦陰令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
交尊虞商以為大客王顧可以反疑于齊乎于是魏
王聽此言也甚謂其欲事王也甚循其怨于趙臣願

王之聖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于趙
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
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
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三國事趙趙從魏以合于秦必

齊人不為氣

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月也甘之以趙劫韓魏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韓魏也甘之以天下劫楚燕

為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月也甘之以趙劫韓魏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韓魏也甘之以天下劫楚燕

而後王擇焉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

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曰謂

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觸警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

玉體之有所勞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嫗恃輦而行

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輦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

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啗食和于身日老嫗不

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

肖而臣竊愛憐之願令仙里衣之數以衛王宮沒

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

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

乎對曰甚于嬪人太后曰嬪人其甚對曰老臣竊以

為嫗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嫗之送

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

非弗思也祭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

有子孫固也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

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

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嫗不聞也

此其所以為國及身而後者及其子孫管人主之子孫

則必不長故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

也今嫗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

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林崩長安君何以自

託於趙老臣以嫗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

若燕后太后曰諾悉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

不講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

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

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魏欲得王

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為講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昔為講發難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謂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

樓緩虞卿論講秦得失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謂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上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莊公嬖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

今死而嬖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嬖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於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言為不救不救則使臣得為王計之不知子之王

口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而歸平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

古文奇賞

卷二下

士 謝文

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滿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與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

言不
緩又
割其
講秦
城秦
我失
割地
王之
坐而
是棄
古文
者善
多得
趙其
求無
勢必
聞之
虞卿
何也
戰勝
下慰
言不
緩又
割其
講秦
城秦
我失
割地
王之
坐而
是棄
古文
者善
多得
趙其
求無
勢必
聞之
虞卿
何也
戰勝
下慰

言不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
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
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
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
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
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
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
王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
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
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
古文奇賞
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敵而
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
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
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
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
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
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
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
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
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小分

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
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
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
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
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
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
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
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
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魯仲連不帝秦

古文奇賞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
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
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爭強為帝
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益弱方今天下雄天下此
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兵秦為帝秦
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
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
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
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
垣衍趙帝秦令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

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
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
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
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
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
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
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
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
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
爲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
爲不食君命之臣也吾嘗將使梁及燕助之齊
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
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
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
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觀
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
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
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貪且微諸侯莫

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吊齊後往
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
齊後至則斷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
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
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
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
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
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
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侯文王紂之
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紂紂以爲惡醢鬼
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
歎故拘之于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
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
執策而從謂魯人日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日子將
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
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攝
衽抱几事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
其簪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
鄒君死閔王欲入吊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吊主

牛原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

集 352—694

事本齊語
更年社以
此知情到
反合意勝
附錄

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
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
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
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
也。願王之執意無存之何害也。

程嬰自殺 以下載史記

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晉下官
之難。皆能成我。非不能成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
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
趙武啼泣頓首。因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

古文奇賞

卷三下

太史文

子忍去我。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
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

蘇厲遺趙王書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于海內也。教順非洽於
民人也。祭祀皆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肯雨至
年穀豐熟。民不疾疫。眾人善之。然而賢主國之今足
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
齊也。秦趙與國。以惡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
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
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

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不
也。故殺尸於韓。以成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
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執異而思同者。是久
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
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
。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

虞卿往見王

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
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
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

古文奇賞

卷三下

太史文

深害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
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
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
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
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
。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

虞卿論魏過王亦過

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
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
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

親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至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

趙括母上書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

古文奇賞

史記

手趙文

三

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不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譖讓擊衣報讐

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

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日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歿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魏文

襄王

惠施欲以魏合齊楚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

古文奇賞

史記

手魏文

三

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不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邪亡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邪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

哀王

陳軫以有事說犀首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

事屏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
移天下之事於公屏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
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
曰臣與燕趙故也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
與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
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為行具屏
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
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屏首以車
二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屏
首屏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屏
首

古史奇賞
卷二十一
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屏
首屏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屏
首魏王曰所以不使屏首者以為不可今四國屬以
事寡人亦以事因焉屏首遂王天下之事復相魏

昭王
蘇代諫止魏王講秦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
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
合也欲講於秦蘇代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
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

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為逆殺之
不為讐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
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患秦必
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
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
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
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為王計
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讐
也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

古史奇賞
卷二十一
權重魏魏冉明燕是故有謂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
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
也則先齋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
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
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齋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
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
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
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無令天下
嚮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
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讐國也秦兄弟

集 352-697

之交也。合讐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
鹿之埜。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
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
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周
最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
於秦。紛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
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秦陽君韓餘爲
既和矣。蘇修朱嬰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
之天下。共講因使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
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臣非
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古文奇賞
卷二下
安釐王

周訢支期諫止魏王

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
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
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
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
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
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
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

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劫其上。可乎。王
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
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
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
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
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
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
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
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
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

古文奇賞
卷二下

魏王

支期

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
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傷病者乎。而見之。臣
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
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無行矣。臣能
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孫臣諫魏王割地講秦 史記作蘇厲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
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
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歲期年。乃欲
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割者。臣于子

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孰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信陵君上魏王書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亡信不識

中文奇賞

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辜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於仇讐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

以通屬作
繁註

兩春青佳
道林紫之
夏

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猶也夫越
以下指大秦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不伐楚與趙矣
 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不伐楚與趙矣
 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與趙
 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敗代
 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
 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
 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
 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
以下指秦之攻韓也
 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郿丘安城境津而
 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

古文奇賞

毛 鈞

雍決榮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
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
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亡之秦縛
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
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
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之去梁
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
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陷
垂都焚林木伐康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駟梁北東
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關所亡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

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
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上之
謂使者曰與其以灰瘞市不如以生瘞市有如瘞灰
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
殺痤魏王曰善座因上書陵君曰座故魏之免相
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涇秦齊將襲趙之
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韓文

烈侯

聶政刺韓傀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正議直措
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于朝嚴遂拔劍趨之以
殺解于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
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
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聞之日子
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矣敢
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飭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
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
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
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

須叔此一
以乃見諸
政心也

古文奇賞

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
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
爲夫人粗糲之費以交足下之謹豈敢以有求望邪
聶政曰臣所以隱居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
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言嚴仲子固讓聶政竟
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客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
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
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
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
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
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親信窮解之人而政獨安可
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
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日前
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
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
相韓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
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
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
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
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

韓以賣美人之金事秦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韓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

蘇代謂韓咎

蘇代謂韓咎載史記韓武王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

天奇賞

手面

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蛾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祖宗之習之也楚威王攻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張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

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楚相相遇於商於其言收重寶頃有約也公仲怒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同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

燕文

王哈

古文奇賞

三五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

或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平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令弱令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此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一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

知意不相通。同舟而靡。波至其相。故曰。今
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泰之兵至。不能相救。助
一臂。又不如助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為也。
秦之主。迷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
慮之也。

此王

蘇代贈書燕昭王

大列有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代
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江北肥。大齊強而曰弱。
昔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
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
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亡
尺寸之功。破宋肥齊。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
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非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
百里。加之。以管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非之。
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
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計
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
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伯天下。此皆轉弱
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弱而為福。

蘇代
齊人紫敗素也
而賈十倍
越王勾踐
棲於會稽
而後殘吳
伯天下
此皆轉弱
而為福

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逢伯。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
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寶客
秦。秦挾寶客。以付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
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
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
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
弗利而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
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
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
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今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
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
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
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
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
也。猶釋敝屣。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
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危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
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
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
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
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

正利聖王之事也

蘇代約燕王無入秦而為從此猶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軹而國亡

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

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

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

夏水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

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

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

所各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

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

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

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

韓氏大原卷下軹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

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鉞戟在後失榮口魏無大梁決

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垣丘陸攻

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

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

以塞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

破宋存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戰固以破

宋為齊舉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

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

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

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舉秦欲攻魏重楚

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亡且絕矣殘均陵塞

龜隘苟利於楚寡人知自亡之魏與秦與而合於秦

因以寒龜隘為楚舉兵困於楚中重燕趙以膠東委

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

厲行而攻趙兵傷於鄒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

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田則使

古文書實韓下

太后穰侯為和蘇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

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

鄒陶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

母不能刺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

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

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維之地三川晉

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

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

復重於燕燕友約諸侯從親如蘇秦肯或從或否而

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荆軻刺秦王

太子丹質于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已以臨易水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式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封曰秦已天下成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忍欲其逆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之居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太傅鞠式曰不夫秦王之暴而猶怨於燕足為寒心又安得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測

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以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燕乎

方謂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雖曰彌久心悟然不能領更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燕所哀憐之交置之而不顧命固卒之皆也願太傅更慮之鞠式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式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請曰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

從武官出
田光亦去
其人
樊將軍亡秦

入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骨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俛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骨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入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成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發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與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

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前利後之彼大將損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月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

知此信海而事之也

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願入大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請數十萬之衆距漳郡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計之於下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陽以重利秦王食其誠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前利後之彼大將損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月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

六國尸

一江條

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喪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大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劍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之處也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尸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于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名徐姓夫人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軻豈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

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士皆瞑目。髮盡上。衡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不敢自陳。謹斬古文奇賞。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耳。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秦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手。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

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更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皆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執匕首。自刎。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諸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樂毅遺燕惠王書。載史記。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

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
舉臣愚自仰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
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
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
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
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
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臨之賓客之中立之羣
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
令承教可幸無辜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
精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
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
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
趙且又淮其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
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
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
先王而來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
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
寶車甲珍絕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
元英故門反乎磨室蒯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
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懷於志故裂地而

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
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
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矜於後
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
膏腴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
法令慎庶孽施及乎前隸皆可以勸後世臣聞之善
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管伍子胥說聽於
閻闔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
之江吳王不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
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
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舉以幸爲
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
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
聞唯君王留意焉

越絕書

吳亡而越興在天與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飢易助。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夷夫子曰。不疾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若欲以心。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外傳 宰者。荆平王有臣伍子胥。奢得早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疾。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為人也。且智來之必入胥。為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若王必早閉。

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人憂。子胥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以施與。子期而。之。荷子胥即從漁者之蘆。倚日入。漁者復歌。往。日心中。日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為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織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為子。胥即解其劍。以予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首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

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為。漁者渡于子胥之津。乃發其單飯。清其壺漿。而食。曰。啜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壺挾匕首。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江陰。中見一女子。繫絮于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單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胥。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仇者。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于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為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越王句踐。及闔六年。皆得士民之眾。而欲伐吳。于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內矛。赤鷄。稽繇者也。越人謂人。銀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為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

怒至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埜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吳內傳咎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臨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濤流洸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維念彼船之苦滯泣不可止非不欲爲也惜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爲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旣已備小邑旣已保五穀旣已收埜無積廩原根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根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爲者必先畜積食錢布帛不先畜積士卒數飢飢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飢餓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郭頭而見其弩不發發不能當寡軍見弱走之如犬逐兔若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項後偪與人同音而戰獨受入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節也

爲望。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
肯與智也。時所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
物之皆長通順可觀而已。其主能通習源流以
任賢。使能。則轉輸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
之內不可受也。人主所求其重乎位者。則亡
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所不足及
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求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
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強而不衰矣。
卒臣亡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冒源流
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羣臣
多空。恭之理。淫佚之行矣。人固不同。惠種生聖。如
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
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王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
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
有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
聖人并包而陰行之以惑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
莫如其鄉。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
艸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
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所
而不至。大夫種始謀曰。管者吳夫差不傾義。

申齊曰今
無此之儀
也故令甲
而姑具之
夫獻出也
以訖相拜
而況人乎

古文奇賞

氣見人。今越王爲吾藩伏約。辭服爲臣。下其執禮。過
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子埜心。仇讐
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鼯。鼯不忘鼠。今越人不志吳
矣。胥聞之。拂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
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爲先王的老臣。君王胡不覽
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
臺矣。吳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
胥殆不然乎哉。子毋以事相差。毋以私相傷。以勸寡
人。此非子所能行也。申胥遜避之舍。歎曰。於乎。嗟
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之說。弗對以斥傷大

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設容身之徒命短矣以爲不信胥願郭曰于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范蠡曰吾王困之廊廟失之中楚可乎謀之七年須臾史奪之王勿許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子胥聞數日去臣以爲王弓以去義不止窮臣前後功後遇戮非吾咎臣聞闔廬後遭夫差也胥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爲臣報仇也臣復譽功名顯者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志吾願腐髮敝齒何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吾

雖屈寃猶止死焉。宰嚭見夫差內亡柱石之堅。亡斷割之勢。謀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忠以從。而忠臣箴口不得一言。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寃。秦或伍戶之虛。其為結儻之貴。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王。諫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為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悅。外傳予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命。得顯名。傷賢喪邪。蔽能有殃。引德忘恩。其反形傷。壞入之善。毋後世敗入之成。天誅行。故寃子胥。慘死。

說文解字
建之字

由重諸子胥于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于金，毋失一人之心。外傳記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桓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陳成桓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諂，其士民自惡，齊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申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于會稽山，上大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脩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載拜曰：晉者，我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耻，遜逃出走，上德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今天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于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彊而

不井弱，執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非見晉君，令其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敵，此誠吳必矣。越王曰：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爲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體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吳王之爲人，賢彊以恣，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偽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吳王大悅，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

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矣不
先辦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
晉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
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
果與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七
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
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郢七里而
軍陳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于五湖三戰
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殺夫差而僂其相茂吳三
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

古文奇賞 卷二十一 越下
越。是也。傳陳 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
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而越水
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
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禹至此者
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
告至焉 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女出于苾蘿山欲獻千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
鄙故近大道 射于樂埜之衢走犬若耶休謀石室
食于水厨領功銓土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
晉蘭之狐之將殺晉君今越句踐其已敗矣君

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
越棲于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
轉死爲伯 入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爲臣
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
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子臣
唯君王訓之王不聽 木客大冢者句踐父允常冢
也初徙琅琊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栢以爲梓
故曰木客 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
冢名土山范蠡苦勸功爲故封其子 陽山者句
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土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

古文奇賞 卷二十一 越下
女陽亭者句踐入官于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
于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地
計倪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開門
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
曰益上不選則孔主曰益下二者貴質浸之漸也願
君王公選于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居
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
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
言 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亡跬步之勞
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

賢出子胥
一民苦心

古之奇賞
卷二下

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如門戶像設倚而
欺蓋智士所耻賢者所差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
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選士以備不肖者
無所置子胥內憂為人臣上不能令主下令百姓
被兵外之咎自責內傷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而
被兵者莫不悉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
年自咎不親妻子飢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越欲
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印天之兆牽牛南斗赫赫
斯怒與天俱起發今告民歸如父母當胥之言唯恐
為後師眾同心得天之中失差聽語不殺仇人與
古之奇賞 卷二下 子八
師十萬與不敵同聖人讓之是以春秋不差其文故
傳曰子胥賢者尚有就李之耻外傳吳王忿公孫聖
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
杖擊聖中斷之為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
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家母寡我提我山中後世為
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焚火
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為聲哉吳王曰
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為寡人前呼之即尚在
邪當有聲響太宰詔即止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
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曰公孫聖今寡人得那誠世

卷二下

子八

世相事外傳記吳 晉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
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
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
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劍
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恒名矣非寶
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
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
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
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
穿劍釜絕鐵鏹胥中決如案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
古文奇賞 卷二下 子八
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思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
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梓如芙蓉始出觀其鉞燭如
列星之行觀其光輝渾渾如水之溢於澗觀其斷嚴
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水釋此所謂純鈞邪王曰是
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
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肯亦董之山破而
出錫若邪之溪澗而出銅雨師掃洒雷公擊索蛟龍
捧爐天帝褒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
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日湛盧二曰
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圖廬之肯

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
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
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與師
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昔闔廬
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拔賜夷之甲三事闔廬
使專諸為秦之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
試於敵耶本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亦重之山已合
若耶溪深而不測秦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
量金珠王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
千四戶之都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

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

知秦阿觀其鈔魏魏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鈔
從文起至卷而止如珠不可從文若流水不絕晉郎
王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
索庫亡兵革左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聿
之引秦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
血千里猛獸飲膽江水折揚首鄭之頭畢白楚王於
是大驚曰此劍威邪寡人力邪風胡子對曰劍之威
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缺耳固能有精神若此
乎風胡子對曰昔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昔以
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滅夫神聖王使然至
黃帝之昔以玉為兵以伐對木為宮室鑿地夫玉亦
神物也又遇聖王使然死而龍滅禹穴之時以銅為
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
平治為宮室豈非聖王之力哉當此之昔作錢兵威
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錢兵之神大王有
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外傳記大夫種曰伐吳
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日尊天地事鬼神二
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日貴糴粟索以空其邦四曰
遺之好美以為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
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日

不日而後
平身而後
自是而後
通氣不費

淫事中和
妙甚

以義為人
以智為人

其諫臣使之自殺。入口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申胥諫曰。胥聞越王句踐書。書不佞。勝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人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人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是人必為利害。九術。范子曰。臣聞聖王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肯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

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執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入穀皆貴。金之執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入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肯。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為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范子曰。欲知入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索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不盛。夏之肯不行。即神氣口。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善惡矣。范子曰。臣嘗聖主為不可為之行。不惡人之謗。

日又王
賢不肖不
別不立

天國等

已為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已舜循之歷山而天下
 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
 替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
 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
 天下共尊之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
 天乎地乎以此為天圖夫陰入淺者即歲善陽入
 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如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
 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
 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外傳范子內觀若盲反
 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稷天人前帶神光傳曰
 古文奇賞越記書 卒四 四廿三
 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時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
 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蓋水土水火不
 同氣居此之謂也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
 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
 欲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
 之臣而親衆之口是吾命短矣高置吾頭必見越
 人入吳也我王親為我深江則亦已矣胥疾
 之後王聞以爲言甚各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
 更七執之乃有遺書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震萬物
 於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外傳 作春秋以

也評

大

繼周也此皆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
 平孔子懷聖承弊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垂涕
 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就痛世若此萬代不滅無
 能復述故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議
 二名與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
 之說也魯安吳吳敗晉彊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垂
 象後千賜傳吳越口指於秦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
 辭聖文絕於彼辨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
 死人且不自負而況面在乎晉者管仲生伯業與子胥
 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槩不求備於一人管墓何名
 古文奇賞越記書 卒五 六五
 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
 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管墓不究也
 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
 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
 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子胥賢邦賢以口為姓承之
 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
 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
 子得麟覽觀厥意嗟嘆其文康作疑東漢人好作隱

古文奇賞卷之三上

漢天子之文

高帝

入關告諭

文辭 贊符 文辭明暢

古吳陳仁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原本按沛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家四百年天下。宛然後有過故里而歌者。其音短矣。

告為義帝發喪

文辭 贊符 文辭明暢

天下其立義帝。非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如雷如雷。

禮諸神詔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封爵山王詔 五年 文辭

故爵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

封粵王詔 五年 文辭

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罷兵。晉詔 五年 文辭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辯告。勿笞辱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賜民爵起于秦。蓋于漢。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恩。故里復終身恩。同起兵之士。卒也。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五年 文辭 唐文苑 文辭明暢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

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
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
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與爵非
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
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
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
有不知吾詔者以重論之詔有言爵者出十口而無

告尉尉商詔

齊王侯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備自發而
流涕以下人心大略矣

古文奇賞 卷之三

赦天下詔 六年

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
居軍九年或未曾見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或刑吾
甚憐之其赦天下臣亦請用重之法田官賀
者為惜其縣縣給小食其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
葬其恤戰亡者如此令吏卒從事至平城及守城邑
者皆復終身勿事其勞將士如此

封劉賈詔 六年

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後以高諸侯將軍劉賈
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潔者王齊劉賈丁
兄喜于代子肥于齊似草草罷東郡劉賈丁
郡縣益陽似失有已而七國反

而淮南王之反
亦其基禍也已

尊太公為太上皇詔 六年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
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
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日帥士卒犯危難平
暴亂立諸侯假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
也諸王通侯將軍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
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有也虛言亡實之
名并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
之哉十年今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獄詔 七年

獄之疑者吏或不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
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獄所屬二千石
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
尉所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
令以聞八年春今郎中有罪尉
以上請之恐刑濫也

擇立代王詔 十一年

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
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
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
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漢上塞郡

帶。應。房。未。處。裝。關。中。也。○以。山。南。之。地。屬。代。則。代。得。自。地。以。饒。矣。以。代。西。為。雲。中。郡。郡。則。屬。天。子。之。封。而。與。國。家。分。邊。患。矣。

定口賦詔 十一年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今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賦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子復勿事。二歲其寬。大如此。

求賢詔 十一年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本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其平之矣。而不與吾其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下諸侯。侯下諸將。將下御史中執法。中執法下郡守。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此等局機。漢武帝。

立南粵王詔 十一年

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

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其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滅。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為南粵王。

擇立吳王詔 十二年

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孫有其地。今歲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史記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盡諸侯地。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置守冢詔 十二年

置守冢詔 十二年

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

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今視其冢復亡。與它事。

擇立燕王詔 十二年

燕王縮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縮。縮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縮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

三月詔 十二年

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

改封韓信彭越今

古文訂賞

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贊信只四字知其同疑甚矣

救天下今五年文淵閣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救天下
以下何用多言

賜太子勅

吾輩祖世當泰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
 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管所行多不是

○惠帝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
城長安三十日罷五年又如之亦或過歟

賜太子敕

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它人此非爲不惜天下但

子不中立。卑人有如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爲叩作大事也。今定汝爲副。友道之重如此。鵠高飛。考一舉千里。羽翼已就。考橫絕四海。橫絕四海。考當可奈何。雖有增徽。考尚安所施。帝大討。已定。何待四老人。計翼發楚歌。楚舞。手哉。留侯幣召帝使之也。

賜太子勅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我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賜太子勅

古文奇賞

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儻年於汝者皆拜
并語於汝諸父貽謀遠

賜太子勅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立
如此兒猶小也情至不妨

與沛父老帛書

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可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
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

賜韓王信書

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
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于君王

高后

定列侯朝位詔 二年

高皇帝臣。傷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萬民。
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于久遠。而功名不著。亡。
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于。
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秦。
之。除三族妖言罪。詔云。孝惠皇帝令議未決。而崩。
之。功臣欲王諸呂。先。太后欲侯諸呂。乃先封高祖。
少孝惠后宮。雖人也。

文帝

封誅諸呂功臣詔 元年

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
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以誅呂。
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
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
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勃邑萬。
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
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封典客揭為陽。
信侯。賜金千斤。

議除收孥諸相坐詔 元年

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
而使無辜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
取其議之。寡長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

辭建太子詔 元年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欲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恩志。
今繼不能。傳。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陛下。下。
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仰其安之。

存問詔 元年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當使人存問。長。
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
親。今聞吏。壇當受爵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
意哉。其為令。之。有以也。

修代來功詔 元年

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朱昌。
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
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宋昌先馳之長安。

遣列侯之國詔 二年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

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
更卒給餼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令列侯
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賈誼曰數年之後諸
氣方剛漢之傳相解病賜能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
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蕭昭曰不學問大道
觸情觸行不解

日食求直言詔二年

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
政不均則天示之以儆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
食之適適也見于天苗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
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

古文奇賞 漢文三

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有羣生上以累
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
見之所不及句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諫費以便
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
未息今縱不能遠德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
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此後世人主
之始賈山曰選其賢者使為常侍
諸吏與之馳射獵一日再三出

開藉田詔二年

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

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
命長吏更選丞若尉致思後極請都吏循行所
石以天子之費既餘而
兵之養不藉於縣官耳

封三王詔二年

前趙幽王幽厥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王遂
弟辟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
可王

除誹謗法詔二年

古之治天下創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
而求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

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
之民或祝咀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讓吏以為大逆其
有它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忤朕
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遣丞相之國詔二年

前日計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
朕率列侯之國是以為制國而令子適
擊匈奴詔三年

擊匈奴詔三年

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
厚今古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障地非常故往來

近塞捕殺吏卒。毆傷寒。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吏入盜甚驚。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入萬。如。史記。漢兵與項利相距中國。能於兵革以故。更千有餘歲。時大明。小別散分。離尚矣。

教興居吏民詔

濟北王背德反上。詔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與居去來者。亦赦之。

勸農詔

十二年。文。勸農。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

命賞

文

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稱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其苦。而吏莫之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詔

文

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求

其遺。謂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二匹。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出。實。詔曰。奉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語抱哺其子。與公俱。婦姑不相說。則反。而相。始。

除秘稅詔

文

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稅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十四年。廣。諸。無有所。除肉刑詔

古文奇賞

文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儆。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也。朕甚憐之。大刑至。斷文。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賜之巾。其衣。除租稅詔

除租稅詔

文

朕天下之木。務莫大焉。今。厘。古。身。從事。而有租稅。

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
除田之租稅又謂無用之事或多○賈誼曰帝之身
自以錄其領也
人擊安錄其履

與匈奴和親詔後二年文昭明詩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
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
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
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
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
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
嘗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轡于道以諭
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
之利新與朕俱奔細過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
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議和親自
劉敬始

賜南粵王尉佗書元年文昭明詩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遠遼遠雍蔽僕思未嘗致書高
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臥不起哀以故詐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
制乃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

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爲寇
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
和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
人父以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
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戒長沙土也朕不得擅
爲焉如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
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文帝六

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
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衣曰褚
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
憂存問鄰國忠厚惻怛
明白正大

遣匈奴書前六年唐文昭明詩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雲淺遺朕書
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
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
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

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其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胄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四匹赤綳綠綳各四十四匹使中大夫意謂者令有遺單于令中行說傳之說不欲行爲漢患者也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文帝七

復遺匈奴書

後二年

文帝

文帝七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王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雖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

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成德漢與匈奴隣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藥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煩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隨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政行黎民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文帝八

天下大安和親之後

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答鼂錯璽書

文帝

文帝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犬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景帝

徙民寬大地詔

元年

文帝

文帝

問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硤陿無所農乘穀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

不得徒其議民欲徒寬大者聽之錄本

定答罪詔 元年 文粹

加答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效不可為人其定律答五百口三百答三百口二百定答令曰答者所以教之也

封蕭何後詔

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

擊吳楚詔 三年 文粹

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長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舉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漢舉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幽御物朕其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勒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

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

赦從吳王卬民詔 二年

遇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誅賊吏民吏民不得已今漢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迫逃亡軍皆赦之楚元王子敖等與濞等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汚宗室

獄獄詔 中五年 文粹

法今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茲法為暴法因甚無謂也諸獄廷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赦之武帝朝見知之法生而廢格阻誹窮治之獄用

定長吏車服詔 中六年 文粹

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轎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轎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

詳獄詔 後元年 文粹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諫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令二千石修職詔

後二年 唐文選 文選 文選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從風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

詔

後二年 唐文選 文選 文選

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通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朝綱疎而民富受財賄盜又

重廉士詔

後二年 唐文選 文選 文選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嘗第以上吏得官廉士第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嘗又不第官朕甚感之嘗第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後之不第官者多矣失利

勸農桑詔

後三年 唐文選 文選 文選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帛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植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武帝

復高年子孫詔

建元元年 唐文選 文選 文選

占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者又未高年占之道也今天下孝子

古文奇賞

後二年 唐文選 文選 文選

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追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其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千於孫今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家人父

修山川祠詔

建元元年 唐文選 文選 文選

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爲歲事曲加禮

省迎送詔

建元元年 唐文選 文選 文選

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其省萬人罷苑馬以賜貧民問攻何奴詔 元光二年

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

加。嫂。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
何。如。下。手。不。輕。易。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元。光。六。年。天。子。明。詔。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旬。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
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
輯。代。郡。將。軍。放。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
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
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
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
心。朕。聞。衆。庶。陷。害。欲。刷。耻。改。行。復。奉。正。義。厥。路。無。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武帝二

錄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元。初。元。年。天。子。明。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
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
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
賓之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
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闕郡而不薦
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墜于上聞也二千
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勵蒸

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漢。書。卷。之。五。上。帝。紀。第。一。十。九。上。帝。紀。第。一。十。九。上。帝。紀。第。一。十。九。
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朕大給食令與
倍計

與民更始詔元。初。元。年。天。子。明。詔。

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
通其變使民不倦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朕嘉唐
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通
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漢。書。卷。之。五。上。帝。紀。第。一。十。九。上。帝。紀。第。一。十。九。上。帝。紀。第。一。十。九。

分諸侯王子弟邑詔元。初。元。年。天。子。明。詔。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武帝二

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
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漢。書。卷。之。五。上。帝。紀。第。一。十。九。上。帝。紀。第。一。十。九。上。帝。紀。第。一。十。九。
肉無尺地之封寔是不通漢。書。卷。之。五。上。帝。紀。第。一。十。九。上。帝。紀。第。一。十。九。上。帝。紀。第。一。十。九。

封衛青詔元。初。元。年。天。子。明。詔。

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
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
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
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
輜畜產畢收焉由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
塞舊塞絕禁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

捕服聽者三千七十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漢使蘇翁造如蘭
一合無功第二合衛青公孫賀公孫敖得失半第三
合衛青之戰漢多失亡第四合衛青大敗之取河南
地因河為固第五合青出朔方大勝第六合出定襄
相當第七合霍去病去病大勝第八合出定襄
益少初寇第八合霍去病去病大勝第九合出定襄
而還其後兩遣將出絕塞不見匈奴一人漢威極矣
漢又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西通月氏
大夏焉漢王以分匈奴西方之兵第九合楊信使匈奴
匈奴功治受降城第十合漢王侯波漢遣蘇武
利相當第十二合漢武帝師師

赦天下詔元朔三年

夫刑罰所以防奸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

古文奇賞漢天子之

未浴于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其

赦天下何等

令禮官勸學詔元朔五年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

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

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與博士弟子

宗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有詔思昭天

武帝封冠軍軍衆利兩侯詔元朔六年

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

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

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
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
利侯史記凡戰力戰深入之士皆屬

遣謁者巡行詔元狩元年

朕聞各縣對禹日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

者心也民猶支躬支體傷則心憐惟日者淮南衡山

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怙於邪說而造篡弑此朕

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

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京兆老氏孤寡鰥獨或墮

於衣食其憐閭閻其遺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

古文奇賞漢天子之

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

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

鄉即賜無贅聚

封驃騎將軍詔元狩二年

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轡討遼濮涉狐奴歷五王國

輜重人衆懾懾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

支山于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胡盧王誅全甲

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

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

嘉德去病功詔 元符二年 主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
萌成相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獲
驛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
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及河塞庶幾
無患幸既永綏矣以下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威隴
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益封驃騎詔 元符四年 主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將所獲軍粥之士約輕責絕
大幕涉獲章渠以誅北中者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

古不奇賞 漢天子之文 武帝六

歷涉難侯濟弓間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
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
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
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
騎將軍 史稱去病少言 不洩有氣敢任

遣博士循行詔 元符六年 主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未衆又禁兼井之塗
兼井大業故改幣以紓之改幣以紓行五稽諸往古
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
善義立則俗易意承憲者所以導之未明則將百姓

所安殊路而橋處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
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
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詔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
獨行之君子徵請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所宣
厥道上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
獄奸猾爲害野荒治許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爲便者
上丞相御史以聞 急知人 與禮樂

遣博士循行詔 元符二年 主

仁不異遠義不解難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
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

古不奇賞 漢天子之文 武帝六

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
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
有振救飢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封周子南君詔 元符四年 主

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
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爲周子南君以奉周
祀 慨然 遐想

巡邊詔 元封元年

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
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率師焉

遷東越詔 元封元年

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是時浙以東南及福建蓋空地也

改元詔 元封元年

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非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入神。遭天地况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仙神土木皆氣之象也

赦天下免所幸縣租詔 元封五年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卷之三

朕巡荆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者帛。貧窮者粟。事內多慈。外施仁義。淺哉言也

下州郡求賢詔 元封五年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其力量真微得

造太初曆詔 元封七年

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

能詹也。蓋聞管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

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

夏至。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

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

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宏議

定儀禮詔 太初元年

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卷之三

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降者。閔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思治甚速

謹察出入詔 太初二年

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伐胡詔 太初四年

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帝一未完。

封劉屈氂詔 征和二年

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勢。而為邪。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領。元元無益。邊殺貨賂。上流朕恐。

以利子弟賓客不領元元無益邊殺貨賂上流朕恐

集 352-733

之。夕矣終不自革。乃以邊為援。使內郡自省。作直。又令。耕者自轉。以困農。煩擾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滅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奸傳朱安世獄。已正于理。其以涿郡太守屈髦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

封卜式詔

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脩錄。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畜蕃輒分昆弟。更造不為利惑。日者非邊有蒙。上書助官。往

古文奇賞

漢文之文

武帝十

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賜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權宜

封廣川王詔

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

封常山王後詔

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於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制分家事

封李廣利詔

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雁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沂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

封樂大詔

管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阜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石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

罷田輪臺

唐文選 文辭 文辭明辯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聞漢侯擊車師。皆危須尉和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若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其國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

強者盡食畜產。贏者道數千人。服發。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檢不其達。衆最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勿若馬。又漢使。故興師遣。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乃者。士灰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隨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明。月。侯。之。賞。以。報。念。所。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

策賢良制三

文辭 策賢良 策賢良 策賢良

蓋聞虞舜之時。遊於巖廊之上。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

齊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圜牆空虛。泰國用之。效者甚衆。則者相望。托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昔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

策賢良制三

文辭 策賢良 策賢良 策賢良

武帝十三

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母乃牽於文繁。而不得。與將所。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若於篇。母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磋究之。以稱朕意。制。四。曰。文。未。極。條。貫。靡。竟。統。紀。未。釋。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

報胡建制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如此。晚事天子。何須白虎異同。

答御史制 文粹

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
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
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
即股肱何勤其更議以列侯家之

答杜青翟制 文粹

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
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
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賜召丘詩王璽書 文粹

古文奇賞 卷之三上
子在朕前之時智畧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
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風神轉折

賜劉屈氂書 文粹

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傷
士眾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賜嚴助書 文粹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盛勞侍從之事懷故土
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非枕大江間者
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大關

報石慶書 文粹

聞者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提防勤勞弗能啞塞朕
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濟淮
江歷山濱海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
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乃者封泰山
皇天嘉況神物並見朕力答氣應未能承意是以切
比閭里知吏奸邪委任有司然則官職民愁盜賊公
行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
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與徙四十
萬口槎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腰

古文奇賞 卷之三上

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
眾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
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 石家作

報李廣書 文粹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
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
發憚乎鄰國夫報怨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
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
率師東轅彌節白檀 彌節少以臨石北平盛秋

書大有
生色

報延年書

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更以。

報車千秋書

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武師陰謀。逆亂。五蠹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樂之。臆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五蠹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三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勒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

古文奇賞

漢書卷之五

武帝十六

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察。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愧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三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甚

勅責楊僕書

文華

文華

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朕非有斬將奪旗之實。焉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連歲為朝會。不置酒。不念其勛勞。而造佞巧。請乘

傳行。塞因川。歸家。懷銀黃。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

失期內。傾以道。惡為解。失所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價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于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

元狩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

古文奇賞

漢書卷之五

武帝十七

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隴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薿。隴畝除艸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假假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殺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遺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

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以為永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泰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課得穀皆多其窮田畝一畝以上令命家田三畝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立齊王策

文辭 廣文選 文體明辨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

古文奇賞

卷之三

漢書卷之六

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維命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伴君子之惡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德不滅乃凶于而爾國于爾躬於戲保爾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立燕王策

文辭 廣文選 文體明辨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董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奸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介冑

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德必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爾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立廣陵王策

文辭 廣文選 文體明辨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通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爾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古文奇賞

卷之三

漢書卷之六

謹按本始二年宣帝議孝武廟樂詔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昆明既駱兩越東定歲貉朝鮮靡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欽寒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兆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鹿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

古文奇賞卷之三

古吳陳仁錫選評

漢人子之文

昭帝

勿出田租詔 始元元年之詔

往年災害多今年議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

民出今年和田 詔書元元元年詔如此其意也

止出馬詔 始元四年之詔

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
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舉賢良文學詔 始元五年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
之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
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賜韓福詔 元鳳元年之詔

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
傳舍賜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
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
中牢

封杜延年燕倉任宮王壽詔 元鳳元年

左將軍安陽侯桀驃騎將軍桑落侯安御史大夫桑
弘羊皆數以邪在于輔政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
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
等賂遺長公主丁外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公
孫遺等交通私書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
軍光徵立燕王為天子大逆亡道故捕田使者燕倉
先發覺以告大司農敞敞告諫大夫延年延年以聞
丞相徵事任宮手捕斬桀丞相少史上壽誘將安入
府門皆已伏誅吏民得以安封延年倉宮壽皆為列
侯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罷馬口錢詔 元鳳二年

朕聞百姓未贖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
苑馬以補邊郡三輔使馬其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
錢三輔太常郡得以救粟當賦

免漕收責詔 元鳳三年

通者民被水災頗置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賑困乏
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賑貸非丞相御史所請
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是年太山有大石自起立上
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

以救粟當賦詔 元鳳六年之詔
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救粟當今

年賦

減口賦錢詔 元平元年 文粹

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畔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

賜燕王書 文粹 卷之七 文選明辯

晉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

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

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

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

子孫曾無暴。衣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

父知子繼。兄知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

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

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

見高祖之廟乎。何所置封。

宣帝

貸貧民詔 本始四年 文粹

益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

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承。

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

兵

民以卓船載穀入關者。得免。其公卿以下亦古所。

未

復宗室屬籍詔 地節元年 文粹

益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

宗室屬木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才。改行勸善。其復屬。

使得印綬。

爵王成詔 地節三年 文粹明辯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

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

古文書 卷之三

賜鰥寡孤獨高年詔 地節三年

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

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

視遇。毋令失職。

罷車騎等屯兵詔 地節三年 文粹明辯

方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

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

勞百姓。非所以安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

兵

集 352-740

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縫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有喪者勿繇事詔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內災而吏縣
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
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事謂役使也。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
道。漢之恤有喪如此。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古文奇賞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蒙冒也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

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
子大匿妻大父母匿孫皐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首匿

言爲謀首而
藏若罪人

減鹽買詔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省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釋繫囚詔

今甲戌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疲疾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上吉日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

博舉吏民詔

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學
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

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古文奇賞

赦天下詔

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更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朕甚閔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
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
持巧心析律貳端分破律條妄生端緒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
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
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
吏務平法或擅興徭役飾厨停稱過稱其意使客

結。法。以。取。名。譽。猶。薄。冰。以。待。白。日。豈。不。始。也。
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其
者毋出今年徭賦。

報張安。元康四年。文。明。時。

將軍年。老。被。病。朕。正。聞。之。靡。不。哀。心。折。衝。萬。里。君。
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
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
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韓。楊。及。親。其。侍。安。
世。又。如。此。

恤尹翁歸後詔。元康四年。

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疎。遠。近。務。在。安。民。
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
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
祭祀。

免朝二年詔。神爵元年。

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
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罷。歲。朝。

祀江海詔。神爵元年。

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亡。祠。其。令。祠。官。以。禮。
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

褒朱邑詔。神爵元年。

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東。修。之。
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
金。百。斤。以。奉。其。祭祀。賜。尹。翁。歸。

益小吏祿詔。神爵三年。文。明。時。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
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褒黃霸詔。元康三年。文。明。時。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貞。婦。順。
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

乞天奇賞。卷之三。下。

窮。獄。或。入。年。亡。重。辜。囚。吏。民。鄉。於。教。化。與。於。行。誼。可。
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內。侯。黃。
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二。老。力。田。
皆。以。差。賜。爵。及。帛。

郡國等勿行苛政詔。五鳳二年。文。明。時。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令。所。以。行。禮。樂。
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
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
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漢。之。

苛政者。如。此。

勉公卿大夫詔 五鳳三年 文粹

往者匈奴數為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綏
安匈奴虛開權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歿右賢王屠者
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開權渠單于于為呼韓邪單
于擊殺屠者堂諸王自立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
歿者以萬數畜產大耗什八九人民飢餓相燔燒以
求食因大乖亂單于闕氏子孫昆弟及呼遼累單于
名王右伊秩訾且渠當戶以下將眾五萬餘人來降
歸義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非邊宴然靡有
兵革之事朕飭躬齊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先並見或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卷之二十三 宣帝六

與于谷燭耀齊官十有餘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
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
中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朕
之不敏懼不能任嬰蒙嘉瑞獲茲祉福書不云乎雖
休勿休祇事不怠公卿大夫其勗焉其意猶可師

日食詔 五鳳四年

皇天見異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以前
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一十四人循
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政者若剛定律
令律令一定民知
避吏無所弄

客禮侍單于詔 甘露二年

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
其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
之位任諸侯王上之議

察計簿詔 黃龍元年 文粹

蓋聞上古之法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
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
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
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
不舉為不舉或以酷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卷之二十三 宣帝七

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後役省減兵革不勦而民
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為務為欺
設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
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傳
朕相詔百二十人○蓋徒寬奏以朋餘為調召以法
律為
詩書

吏六百石不得舉廉吏詔 黃龍元年 文粹

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舉先請
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
修祀詔 十二年 文粹

恭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問者上
帝之親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其懼焉朕親飭躬實
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廢霍后策

皇后榮感失道懷不德挾毒害母博陸宣成侯夫人
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宣奉宗廟衣服不可
以承天命焉乎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

賜張敞報書

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

報丙吉辭封書

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章朕之不
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賢燕以

勅讓趙充國書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
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
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
餘芻粟束數千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
眾不早及秋其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

充國計克
朱先宗訓
聖王之風
不須兵而
服矣

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衆手足酸痠寧有
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
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

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
姑月氏兵四千人上應萬二千人齋三十日食以七
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康上去酒泉八百
里去將軍可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
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
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
越狄飛射十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

古文奇賞

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
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出必全。勿復
有疑。充國奏。置先零先擊罕。什有

賜趙充國書

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腰寒洩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
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詣詣屯所為將軍
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
疾刺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強弩將軍

報趙充國屯田書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

計虜當何時復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他變之憂

復報趙充國屯田書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開小開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

充國云匈奴不可不憂備焉相不可不憂

古文奇賞

報趙充國書

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

元帝

免租賜帛詔

初元元年 文粹
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五匹第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

水災詔

初元元年 文粹
聞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以深刑服焉

罷擊珠厓詔

初元三年 文粹
珠厓屠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

古文奇賞

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贖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報貢禹詔

初元五年 文粹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華孽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論矣今復云子少夫以子命辦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彊飯慎疾以

自註

禁妨農詔 建武五年

方春農桑興不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夫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勅之

改元詔

匈奴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庫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宋傳之無窮邊重兵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

古文奇賞

以張譚為御史大夫詔

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

議封甘延壽等詔

建昭四年

匈奴支單于昔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勤師衆勞將幸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暗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詔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不討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關氏貴人名王以下下

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蔽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於亡之患罪當在於朕未忘朕其聞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條責丞相御史詔

永光元年文粹文體明辯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者救其已然者不各以

古文奇賞

誠對毋有所諱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救逐

其

勅東平王傳相書

廣文選文體明辯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者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傳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廣文選文體明辯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于孫世世保塞單于

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得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邪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教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

成帝

詔言詔 建始三年 文粹

邇者郡國被水災流殺人民多至千數京師無故訛言大水至吏民驚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寃失職者衆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凡有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武帝一

恕行毋

嘉王延世詔 河平元年 文粹

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著外從六月惟延世長于計策功費約省川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擇博士詔 陽朔二年 文粹

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運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

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太學舉可觀否

賜賑贍貧民者爵詔 永始二年

關東北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有詔數勅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年可成作治五年天下虛耗

褒王尊詔 文粹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武帝二

東郡河水甚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屐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冰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白虎殿問賢良策

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

賜王音策 文粹

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毀剝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宗族疆上一身寢弱日久

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請報許后書及許后上帝書與

報許皇后書元帝

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恨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愛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如右其孝東宮朕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減養名顯行以息眾謹肅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

古文奇賞漢書卷之三十六

哀帝

封定陶后丁姬詔

春秋母以子貴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未幾而火燒其殿見

帝朝太后詔書

禁奢驗限詔

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有司修奏諸王列侯得各田園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田園縣道屬內侯吏民各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

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無田者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為吏除任子令及誹謗抵欺法被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宜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餘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求賢詔建平元年

蓋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為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是年太后有詔外家王氏謂仁矣而諸王得世大司馬之印綬以至莽且移社稷何也

責王嘉詔

間者災變不息盜賊眾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

古文奇賞漢書卷之三十六

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事繕修干戈器用監惡

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十石舉是年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恭皇門北災

賜蕭育策

南郡盜賊群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期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于小文加賜黃金三十斤

傳太后

遣傅喜詔

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
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地策。虧損德化。舉惡雖在赦前。
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

平帝

睦族詔 元始五年之詔

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皆堯睦九
族。舜怡叙之。朕以皇帝紀年。且經國政。惟宗室子。皆
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與楚元之後。漢元至今。
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舉
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

古來奇賞 漢天子之文

仁。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
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
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
宗伯。請以閒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義和劉
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
洛。同符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
齊同。皆封爲列侯。徵天下通知經古記天下歷算
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艸。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
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詔傳遺詣京師。在郡中。丙申
未在外。床上。宵未外出。不安其位之象。時族親詔
其有激乎。是年。始於明堂宗室子九百餘人。

出後宮詔 元始五年

皇帝仁惠。無不傾哀。每疾一發。氣輒上逆。宮外言詔。
故不及有遺詔。其出後。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
事。二年大旱。蝗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其
田宅者。二百三十人。勅下民。貧不滿二萬。及被災
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按此皆由莽蠲公卿爲罷行
內以媚后。外以市交。爲上書。頌功。德張本。
太后

遣龔勝郗漢策

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又二
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侯射策。詔之曰。蓋聞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
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
帛及行道舍宿。歲肯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
子男皆除爲郎。賜孔光詔封師丹詔。
東漢

光武皇帝

告天地羣神 大略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人父母。
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
憤興兵。發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

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識
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邪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
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
敬承。

報實融詔

每追念外戚。孝景皇帝出自實氏。定王景帝之子。朕
之所祖。管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
修成淑德。施及于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佑漢也。從
天木來者。寫將軍所讓。賜書。痛入骨髓。朕見之。
當股慄慄。愧也。臣則酸鼻。涕泣。義士則曠若發矇。朕
古文奇賞
忠孝誠懇。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露自
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開離之說。亂惑真心。轉
相解構。以成其奸。又京師百寮。不曉國家及將軍本
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
毀譽之來。皆自彼然。不可不思。今關中盜賊已定。大
兵今當悉西。將軍具抗厲威武。以應期會。關東反叛。
漢之不振。皆由將軍。乃陽辭以外戚。圖及太史公五宗外
戚。使將軍兵入金城。
封卓茂詔
前當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

重賞之名

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桀。封比干
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賜馮異書

而不
符之祖

始雖垂翅。回轅終能奮翼。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
桑榆。聞更上精銳。水火不離。賜之。必不令將軍
作功。背失。離金也。

賜吳漢書

此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
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
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毋它者。急引兵還。廣都。

古文奇賞

賜吳漢書

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
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部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
破之必矣。

賜岑彭書

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心。苦不知足。既平
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

賜岑彭書

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
為重而已。

與公孫述書

圖讖云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君之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昔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勿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賜公孫述書

選年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欽岑彭受害自疑今以省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古文奇賞入漢之三下

報隗囂手書

慕德樂義思相結納隔於盜賊聲問不敷將軍操執欸欸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人躡躡三輔今關東寇賊逞逞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今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倘有如意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傷人解構之言

賜隗囂書

管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還恂第歸關庭者則爵祿復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苦四十在兵甲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

賜隗囂書

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亡它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黔布者亦自任也

賜寶融書

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威德古文奇賞入漢之三下

賜寶融書

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勛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縱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然教訓他制七國之計王者有分土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賜賚融書

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

與子陵書

古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鴻業。若涉春冰。辟之瘡痍。須杖而行。若驂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潁水之風。非朕之所敢望。又與江南守臣。計由高潁之節。惟彼陶唐。無相知之素耳。子陵故人也。宜不怪一見。其本所以悉朕意。

明帝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明帝

三

壬寅日食以封事班示百官詔

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寬不能理。吏黜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亡節。喜怒過差。皆應問失守。關雎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永覽前戒。疎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日食詔

文

朕奉承祖業。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亡宿儲。下生愁墊。雖風夜勤思。而智不能逮。管楚莊亡災。以致恐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幾。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亡德。

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靡有所諱

報桓榮書

文

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命。命符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外。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帝時在東宮。所

報鄧綰書

文

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

古文奇賞

漢天子之文

明帝

三

命阿意面從。進亡寒寒之志。却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念也。生其勉之。

章帝

賜郡國行春詔

文

方春所過。得亡有所伐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

勅二公詔

文

方春生春。萬物草甲。宜助萌陽。以育肯物。其令有司。舉非殊。殊。且勿案驗。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

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
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
餘。如襄城令劉芳。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
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奸行
賂於下。貪吏枉法于上。使有舉不論。而亡過使刑。甚
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
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
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尊師傳詔 唐文苑 文苑 文苑明錄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

古文奇賞 唐文苑 文苑 文苑明錄

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傳之官。詩不
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卿侯嘉。三世
在位。為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嘉
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亡面從。朕肱之正義也。
羣后百寮。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
稱朕意焉。

地震詔 唐文苑 文苑 文苑明錄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
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

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
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
明政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
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
而當授之政。甚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
明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交章可采。明試以功。則
政有異跡。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
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
士各一人。

河內詔 唐文苑 文苑 文苑明錄

古文奇賞 唐文苑 文苑 文苑明錄

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亡他
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深起居。出
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飲耳。
所過欲令貧弱有利。毋違詔書。

與東平王蒼書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管
昔念王父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素不忍下筆。願
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報東平王蒼書 唐文苑 文苑 文苑明錄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

雖然發矇間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
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年之
後年飢人流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川克責而
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
我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
冀蒙福應彰報至德

賜東平王蒼及瑯琊王京書

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寢
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聞樂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
時衣物問於師曰其物存其入亡不言哀而哀自至

古文奇賞

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紼
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
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
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死馬一
匹血從前傳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露赤汗
今親見其然又傳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
有聞寧願王實精神如侍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
和帝

古文奇賞

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
而託病自累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
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僂使勿露所勅
獻帝

賜下第詔

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者儒年踰六
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
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閔焉其依科罷者聽為
太子舍人充校書郎衣裘安中其頭白皓然食不
補服衣布衣

古文奇賞

季漢

昭烈皇帝

上獻帝表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素辭於外不
能掃除寇難匡靖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
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
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
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殲以漸
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等
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兄陷害臣

建立諸帝
以分權
之勢亦足
大矣
臣力未効
所獲已過
不宜復泰
高位以重
辱

自叙受托
披歷歷所
今人語之
執執是効

自叙受托
披歷歷所
今人語之
執執是効

自叙受托
披歷歷所
今人語之
執執是効

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志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
効常恐頽沒孤負國恩藉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
寮以為有咎虞誓敦叙九族庶明勸異五帝損益此
道不廢周建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
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新諸呂諸呂以
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定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
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
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
陳力未効所獲已過不宜復泰高位以重辱

古文奇賞

卷之三

古文奇賞

卷之三

成都即位告文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
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

惡殺主后將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
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
二祖冀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
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
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
又懼漢月將墜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
璽綬修禋瘞幣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
海

答孫權書

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早左
右備獨疎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散
髮歸於山林

古文奇賞

卷之三

古文奇賞

卷之三

答孫權書

益州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
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
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識者見操失利
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
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
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糧於操使敵承其隙非
長計也

遺後主勅

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它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開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

後皇帝

賜諸葛亮書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敵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

古文奇賞

卷之三

降集氏羌。與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勛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又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明德馬皇后

報封外戚詔

有舊典。易氏一人。封也。非謙而不為。誠味所可耳。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殍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為失政。臣受之為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

不設虛名

及履而至門。此遂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新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幾。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舉。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耳目之塞也。吾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有人。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以身率服眾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愧其心。而猶考之。無憂國忘家者。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

報章帝書

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寶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奉。奉乎。吾素剛急。有胃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淨。然後行予之志。

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和熹鄧皇后

賜周馥貴人書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
先帝恭策天下孤心冀冀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
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
能喻焉其賜貴人玉青蓋車承飾輅駟馬各一駟黃
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

先帝之
以奉人
其行之

古六奇賞卷之四

古吳陳仁

西漢超絕一代學者之文

陸賈新語

周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
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
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
霜養育羣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
之以節氣降之以霜露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
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收之以災變告之以禍祥動
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
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岳畫四瀆規滂
澤通水泉對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羣生
不違天皆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
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跛行喘息蚰飛蠕動之
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爲寧其心而安其性益
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
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于是百官立
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

蜀山封事
五通詩書
五通詩書

王元曰文
事之入述
乃大漢家
魏之通
也為和語
西之通
也為和語
西之通
也為和語

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艸之實。察酸
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羣居穴處。未有室屋。
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
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于是
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
以用養民。積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
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
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
得去高險。處乎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
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為輪。因
古文奇賞一
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鑠木。分
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
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縣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
桀奸邪。消除亂民。知畏法而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
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
義。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
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
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口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
諸天地。口修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
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

分男服
制度天地
是德學問

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
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棄本趨末。
伎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傳致膠漆丹青。
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驢驘
駱駝。犀象瑤琨。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
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涸。天氣
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為用
盡情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
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
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
不傾。伏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
遠。悅修之於閭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
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升
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
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秉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
而趨。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固短。而動益長。以
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
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射暴除殃。將
氣養物。明口設光。耳聽八極。目觀四方。忠進譏退。直

言不事詩
言不事詩
言不事詩
言不事詩

立邪亡道行奸正不得兩張一本理杜漸消萌夫謀
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
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盛者威廣
力盛者霸眾齊桓公尚德以伯秦二世尚刑而亡故
虐行則怨憤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
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
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
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
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
其名揚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羣關
古文奇賞
雖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
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叙九族君臣以
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
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刻以
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為固仗義而彌調氣養性仁
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壞小人以
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
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者為重以今之作者為輕
淡於所見甘於所聾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

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亡用而寶
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斯鼎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
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
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
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晉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
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萬世不易法古今同
紀綱故良馬非獨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
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
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
術畜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
古文奇賞
僕者待工道為知者設馬為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辯
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
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
鵲之方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
忠故形立則德散倭用則忠亡秦以刑罰為巢故
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傷
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
伯杖義者強杖譏者滅杖賊者亡小慧者不可以
禦大小辨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
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哉

丁元世
儒之過有
趙之過有
鴻文之人
陳之過有
設又曰國
其聖而文
人聚人心
果

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
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獲信邪失方察察者有
所不見慨慨者何所不容 譏夫似賢美言似信聽
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
世亡賢知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先放驪兜仲尼誅少
正卯甘言之所希不為之傾惟光知其實仲尼見
其情故于聖王者誅過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
世者榮 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歛奸邪築長
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
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
古文奇賞 卷之四 六 漢書

法口口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管者周襄王不能
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
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
之設房園籬院庫第瑇瑁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璫之
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
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後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
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餽財富利明不可及於
是楚國逾奢若臣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艸也
無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罰之化
罷雲霧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睹其光明暴天下之
古文奇賞 卷之四 七 漢書

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
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
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色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
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
政民不罰而畏舉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
中和之所致也人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
魯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
也 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
川出雲雨丘阜生口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
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

實一代鴻
雁之氣

實一代鴻
雁之氣

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
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川猶人不能懷仁行
義分別纖微付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
棄二親捐骨肉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
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夫播布革亂毛髮登
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
忽若狂如推之不遠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
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宗室而無隣家
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
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
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修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
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為道
布之則為文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矯以雅辭砥厲
鈍才雕琢文邪抑定狹疑通塞理順分別然而否而情
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譽之無兆
道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親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
論思天地動應機俯仰進退與道口口藏之於身
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
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後賢
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觀機

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
則為太山聚木之宗什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

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
則為太山聚木之宗什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

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
則為太山聚木之宗什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

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
則為太山聚木之宗什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
流出于冥冥之埜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
千斧斤之功舒其文采之好精悍直理密緻博通垂
竭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韌亡膏澤
而光潤生不克盡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
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閑絕以關梁及隘於山
阪之阻隔於九坑之隄什於鬼崔之山頓於宵冥之
溪射蒙籠蔓延而亡間石崔嵬嶄岩而不開廣者亡
舟中之通狹者亡步櫟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
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枯
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傷當斯之時不如道傍
之枯楊累累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
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
者續長大者治罅小者治觔飾以丹漆散以明光上
備大牢春秋禮庠以文采立禮於鼎冠帶正容對
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
芳故事間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
地懷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
也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

設曰上才
明下下是
以天下所
要領也

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振聲。嗚報之士。或懷不釋之
才。身有堯舜皋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
心。然身不用於世者。口口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
貴戚之黨友。雖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助
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
而狹棄。資資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
患薄。布賞者。不思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形重
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從橫而亡。
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起。邪而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
治也。現然若亡事。然若亡聲。官府若亡吏。亭落若
亡吏。奇賞。西漢建武。代金者之文
亡民間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亡所議。遠
者亡所聽。郵驛亡夜行之吏。鄉閭亡夜名之征。犬不
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於田。在朝
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
興。時雍序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
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雁
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
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故為威不強。還自亡立法。
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德蘇秦張儀。身尊於位。
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咸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

事和分軒
物位是實
小亦亦以
教相也

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強。持橫而御縱。內亡堅計。身
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為天
下所笑者。乃由辭。辭不一。而情欲放。伏故也。故管仲
相桓公。誦節事。是專心一意。身亡境外之交。心亡欲
斜之慮。且其國如何。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
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
下從出。政而諸侯。府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
一樂以等萬民。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口聖人
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
地之形。說災變之異。口口王之法。異聖人者。意惑學
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
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
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臯口口法。不免於辜。故
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于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
聽而不可傳也。可口說而不可大用也。在上不逆。
為下不色。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伏情散。雖高必崩。
氣泄生疾。壽命不長。顛倒于端。失道不行。故氣感之
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
祥志定。心平而脈乃強。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
家。必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

道常行之法也。漢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段干木徒步之士修道行德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幣襪袍不足以避寒倥偬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曰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什歷說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之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中自口口深授其化以厚終始追治去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六

古文奇賞

而漢趙統說今書之

卷之四

藐以口口口口大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人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為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貪於財哉統四海之權王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為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與亡事之功家不藏亡用之器所以稱力後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翫好之物棄於下雕刻

結之結於君則洛伎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而游採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捕翡翠口璫瑁搏犀象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未見先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者也本夫持大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口口不可以失度功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况則反正罪於獄而殺及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正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本惡生於災異蠱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生皆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此

古文奇賞

漢趙統說今書之

卷之四

鳥獸艸木尚欲各得其所網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摩鳳艸木緣化而應殷紂口口口口棄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口口近故春秋書衛侯之禽歸而奔晉書鮑鮑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泆寒飢繼履而食不問之効也明夫長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口口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退循法動作合度齊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

問欲□□□欲救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
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亂阿□□□□□之以晉
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
能一其道而定其操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
而致萬禍上訣是非於天文其次定孤疑於世務
君子行之於幽閒小人厲之於士衆墨子之門
多□□□□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良泰王之
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惡者必有所困而
來善惡不空出禍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
而已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四

陸賈

錢福序新語曰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
藝文志又即歆所奏七畧中序六藝爲九種首之
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
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
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
語十二篇實存焉子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歎司
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嘗嘗前說
稱詩書之爲國之寶也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
賈曰詩書之爲國之寶也馬上下乎湯武逆取而以
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嘗者吳王夫差智

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
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
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
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
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
文序事數而明可指也然遷尚豪狹喜縱橫而稱
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劉其書於儒又贊其
身名俱榮爲優於鄒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
哉故知人不可以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
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

古文奇賞

西漢書卷之四

陸賈

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爲高帝既定天下而
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已見文飾其
說而致然歟若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
自爲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推埋屠狗之
輩所不及而一肯射利賣友採芝綿蕞之徒亦豈
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
有啟文景蕭曹之治者但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
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書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
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十篇帝輒稱善其稱新
語又出於它人可見其隨書論奏非若後世之著

連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仰
條其篇目批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
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訛且雄偉壯
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為真本亡疑秦漢之書傳
至于今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既久
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
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鑒未精以偽為真則
害道壞教亦有之矣子竊病焉

董仲舒春秋繁露

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 春秋義之

古文奇賞

卷之四

董仲舒

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
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寒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
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
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
近者以智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
家之所以徵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
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受命之君天
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
天大顯已物業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
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亡他焉不敢

之所也
易曰此
若此之

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
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
亡易道之實王 議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亡人
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
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
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 春秋之序道也先賢
而後文右志而左物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
秋之大義也 以此貫類以辨付資者大得之矣人
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
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

古文奇賞

卷之五

董仲舒

至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亡惡人
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
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
齊皆發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省省其
所為而成其所謀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
吾取之 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
趙賢而不達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舉故因其所賢
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沮思而自省悟以反道
曰吁臣君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
而責之厚也它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

春秋公口
有八十許
辭三十餘
篇在八十
篇外如其
辭美

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
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夾秋而
予中國爲禮至郊之數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亡通
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而爲君子故移其
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
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亡善善之
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
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口口而喪師春秋之
敬賢重民如是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亡苦
民爾苦民尚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况殺民乎

古文奇賞

卷之四

春秋左傳

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耻非若鳥獸然
苟爲生苟爲利而已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
者不生大辱林竹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
而已愧之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
名爾猶惡之况求利乎器從名地從主人之位制
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及經亦必在可以然
故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非爲也公子目
是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
改之晉晉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非內此四臣事
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

春秋左傳
卷之四
春秋左傳

亦重宗廟苟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
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
命耳王大雪者何旱祭也雖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
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
焉或怒焉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
卑也因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亡故有加也大
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
犯上以震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脊之爲
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州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
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君
履社而不爲不敬露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
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公
子結受命往滕陳人之婦于鄆遂其事從齊桓盟春
秋弗非以爲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遂生事
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魯公安寧亡危而救有危
而不專救謂之不忠亡危而擅生事是早君也故此
二臣俱生事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辜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
逢且父當斷而驟論陰不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
季子釋闔廬此四者舉同異論其不殊也俱歎三軍

卷之二

古文奇賞

西蜀趙純一，代李希之文。

井

古文奇賞

所與通者二氏本新之文

主

古文奇賞

今自錄也。裁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有變命存其間者。其致也。致不齊。則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獨之符也。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矣。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體之所為與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鈞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感歸也。大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然後能服此也盜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其服反居。

古文奇賞

卷之四

不孝者之文

注

盜玄武者

也。已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故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故文德為貴。而威武為下。此天下之所以保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奸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為之不寐。晉厲之彘。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故武王克殷。釋冕而晉笏。虎賁之士說劍。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為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矣。豈可不察乎。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

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五者俱而而化大行。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明。政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博觀。所以為明也。任羣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為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故為人主者。以余何為。道以不私為寶。立而為之位。而乘備其官之足。不自勅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損者。貴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

古文奇賞

卷之四

注

莫見其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為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聖災剛柔。肥服美惡。累可就財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為人臣者。比地。實信而悉。見其情於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為人臣常竭情盡力。而見其短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宜可得而用也。人臣之形。無見影於聲。亡出譽。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君人者。圖之證也。不可凡信。感而後應。故居而之位。而不行。倡執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為常。盡其下故。

仲仙雖無
四尺之位
而在公卿
之上

足部按摩

子
子
子

三

集 352—769

計本相見
氣既即奇
有既即異
俗之人各
位之選也
天下位

澤洽而國太平。通國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爲一選。君子爲一選。善人爲一選。正人爲一選。由此而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是故天選四堤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惟聖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三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爲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十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肯有三月。三四月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月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者。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爲四。四皆亦天之四選已。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節。人之氣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爲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

古文奇賞

選之四

選之四

選之四

爲四選。選立三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爲四。皆皆有節也。天以四皆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就歲王以四皆之選與十二相砥礪而致極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官制。事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子。子子不敢擅予。它人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子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天子者。予它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斬奪之。故明爲子道則堯舜之不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亡所疑也。儒者以湯武爲至賢大聖也。以爲全道究義蓋美者。故列之堯舜之謂聖王如法則之。今足下以湯武爲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爲亡義者邪。其有義者而足下不知邪。則答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爲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子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大奪之。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服於周。天命靡常。言天之亡常。予亡常奪也。故封太山之上。禪梁父之下。易姓

古文奇賞

選之四

選之四

選之四

論語集注
卷之四
公冶長
子之仁也

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
代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為不義則
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為
皆不義也故夏亡道而殷伐之殷亡道而周伐之周
亡道而秦伐之秦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有道此天
理也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夫非湯武之
伐桀紂者亦將非秦之伐周且不知天理又不明
人禮禮子為父隱也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為國
諱之豈宜如訓誨者此所謂一言而兩過者也君也
者乎今者也今行而禁止也今禁糾令天下而不行
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
何謂湯武弑桀紂不專殺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
為盜驕則為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
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
以示貴而不致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致於憂以
此為度而調均之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
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
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
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教也夫已有大者
又燕小者天不能是之况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為

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
業乃天理也凡百亂之源皆出於此微以漸聚稍
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
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防之類也謂之度制謂
之禮節變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
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之於人義之於
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
設人詭其處而通其理則不亂矣然則觀物之動
而先覺其萌絕亂案於未然而未形之皆春秋之
志也其明智矣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
王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
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
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之川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
亡也春秋不言伐桀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
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 有為而得
義者謂之自得有為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
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
也明矣 夫目不視非見心弗論不得其莫近於仁
莫急於智不知而有勇力財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
智而辨慧狠給則迷而乘良馬也 莊王曰天不見

即曰天
不言其
足之
可也

災地不見孽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
吾過極吾辜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
顯明可謂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傷幸也
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
况受天譴也必仁義者心之養也今握粟與錯金
以示聖人聖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
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
於人大者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
也聖人事明義以昭其所謂故民不陷身之養臣
古文奇賞
仲舒嘗答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如何柳
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
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為也子我但見問而尚羞之而
况乃與詐偽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
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脩其
理不急其功致亡為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
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
子弗為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
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
門五伯其比於它諸侯為賢者比於聖賢何賢之有

譬猶珉珉比於美玉也臣仲舒伏地而拜以聞對朕
越大夫不百禮之貴皆編之月月編於昔昔編於君
君編於天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曲棘與華之戰
先憂我者見尊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至容序
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舊之級者也
以德多為象萬物以廣博衆多歷年久者為象海
內之心縣於天子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並吉
凶不以其行有星非於東方恭辰非斗入常星不見
地震梁山沙鹿崩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篡弑者春
秋皆書以為大異不言衆星之非入霄雨原隰之襲
古文奇賞
崩一國之小民死亡不決疑於衆草木也夫深深
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為
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欲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天亡
錯斜之災地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
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本治天下之端在審
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古之聖人誦而效天
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之為言鳴與命也號
之為言誦而效也誦而效天地者為號鳴而命者為
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
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

天主生人
王成民之
才德是人
分事

第以真第

不可不深觀也。士者事也。民者順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丑五號自謂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衆於彌彌其大全順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爲言真也。故凡百譏有難難者各反其真則難難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已。相調誼言。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已。相和也。

古文奇賞 西漢趙主考之文 卷之四 道佛所

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惟衆惡於內弗使得祭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椎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天在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順也使性而已。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性如蘭如卵卵待復而爲雛蘭待緣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

爲之主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善性爲任也。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成功而亡賢聖。深察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天之所爲止於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朴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性實河間獻王曰善哉天經既肇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主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于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皆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人生有喜怒哀樂之

古文奇賞 西漢趙主考之文 卷之四 道佛所

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皆。而。必。忠。其。愛。也。則。堯。舜。之。治。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若。上。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為。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貴。之。事。故。五。行。而。四。貴。者。上。兼。之。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

古文奇賞
卷之四
五知省其

治。其。志。而。歸。之。於。仁。為。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為。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居。中。央。亦。歲。亡。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人。主。之。大。守。在。於。

古文奇賞
卷之四
五知省其

計藏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燠清寒暑
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亡失而使乃好惡
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
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王道通三人亡春
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
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亡冬氣何以哀成而恤
喪天下之昆蟲隨陰而出入天下之艸木隨陽而
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而序位
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
盛賤者當陽之所衰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
古文奇賞而尊成功也
夏入守虛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資
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
是也故陰陽終歲各一出陰陽天之道以三時成生
以一時喪死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
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歸之喪
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大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
之大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陰陽天道大數相反之
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陰陽出天之常道相反之
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

能二聽一手不能二事一手書方一手畫莫能
人爲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是
故右之人物而書文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
之患患人之忠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
無二天之道出陽爲燠以生之出陰爲清以成之是
故非熏也不能育其漂也不能有養藏之精也知
心而不省熏與漂孰好者用之必與天處與天處雖
勞不成出漂下霜而人降物固已皆成矣故九月
者天之功大究於日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案其迹數
其實清漂之日少少耳明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
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大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大陰在
外故霜加物而雪加空者皆地而已不逮物也陰陽
陰道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
功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爲居而覆露之地
爲臣而持革之臣爲大而天之陰爲婦而助之春爲
父而生之夏爲子而養之秋爲死而惜之冬爲痛而
喪之義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
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歲副五
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
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

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人副其象。象報彈其官。它宮自鳴而應之。比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人之然者矣。物固實使之。其使之亡形。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昔有大赤鳥。啣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同類。人之言。醜去烟。鳴羽去昧。慈石去缺。顛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結絕於堂。禾實於埜。而粟缺於倉。燕夷生於燕。橘枳死於荆。此十物者。皆奇可而怪。非人所意。

文奇賞

西漢地記代李廣之文

卷之四

董仲舒

四

也。夫非人所意。而然既以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郊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飢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而天子孫畜萬民。民未備飽。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愛為天子之號。而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泰而獨口然廢之一。

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亡益也。孔子曰。獲舉於天。亡所恃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大福如周國也。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睿聖至于駢厚。男者四。四產而得人。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為也。祭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

文奇賞

西漢地記代李廣之文

卷之四

董仲舒

四

可以郊乎。四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為可。今為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為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立為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後。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郊祭最大也。春

秋。議。喪。祭。不。議。喪。郊。不。辟。喪。喪。尚。不。辟。况。他。物。郊。
祝。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
羣。生。言。而。已。矣。夫。不。自。為。言。而。為。庶。物。羣。生。言。以。人。
心。庶。天。亡。尤。也。天。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也。郊。人。
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
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
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
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
討。之。舉。衛。世。子。朔。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

古文奇異

西漢趙鞅傳卷之四

晉書

六

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郊。
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曰。傷。鼯。鼠。食。其。角。或。言。
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
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
不。可。不。察。也。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
有。餘。皆。不。事。天。者。也。况。不。畏。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
何。日。之。有。哉。順。廷。尉。臣。湯。昧。死。言。曰。臣。湯。承。制。以。郊。
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尊。古。者。天。子。之。
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
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

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蒲。栗。宗。廟。之。牛。握。
賓。客。之。牛。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
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
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
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今。食。其。母。便。臣。湯。問。仲。舒。祠。
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
鳧。非。鶩。也。臣。聳。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
察。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
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郊。凡。執。
贊。天。子。用。鳴。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雁。乃。有。類。

古文奇賞

西漢趙鞅傳卷之四

晉書

七

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倣。然。有。
行。列。之。治。故。大。夫。以。贊。羔。乃。有。其。類。天。者。天。之。道。任。
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羔。有。角。而。
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誅。類。
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
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贊。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
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
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是。則。
不。有。玉。至。親。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
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

此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堅。過而不瀉。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贊。賜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賜亦取百香之心。獨未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賜天子其淳粹。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贊。而各以事上也。觀贊之意。可以見其事。山則龍提。蟲則鬼崔。崔巍久不崩。弛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菹醢用資。曲豈

古文奇賞

卷之四

聖

黃仲舒

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漂。大者亡不中。小者亡不入。持斧則斫。折鑿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亡損也。成其功。亡害也。成其大。亡虧也。小其止。泰其下。久長安。後世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汙汙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岳赴下。不遺小問。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郭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

化者。赴千仞之窟。石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大。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感德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者。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山川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祭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祭也。以善遠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并見者。故謂之祭。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此祭之精言。際也。與祭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見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

古文奇賞

卷之四

聖

黃仲舒

祭祀。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義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年也。其氣於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爲大得天地之奉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君子甚愛氣。而遊於房。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通而信於不。嘗天并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肯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井。民皆相與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儼止惡。以平

意乎意以淨神淨神以養氣氣多而治則養人之大者得矣。壽之爲言猶譬也。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譬其所生而壽夭與其所以日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譬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譬於不久之情各譬其平生之所行如今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譬也。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天損人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出其質而人弗能言獨哀哉。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冬風避重潔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欲常飽體欲常勞而亡長伏居多也凡古文奇賞

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主不可以不剛王不可以不堅主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畢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爲忠也著其情所以爲信也受其死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位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爲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夏之至其時而欲忠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偏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穀也除歲不待肯況穢人乎。天地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爲好惡喜怒在天者爲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亡留若四皆之條條然也

因天地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為故
為惡愈人力而功傷名自過也天地之間有陰陽之
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
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
之離水一也其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
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
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者饌也如天
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淖非直水
也而人主以衆動之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
天地之化相淖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
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天地動其本者不知
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道之本也妄者
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道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
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亡禮
則流飲食而亡禮則爭流爭則亂亡禮體情而防亂
者也純知輕思則慮達節欲順行則倫得以諫爭
備靜為宅以禮義爭道則文德是故至誠遺物而不
與愛躬寬亡爭而不以與俗推衆強弗能人蜩蛻濁
穢之中舍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
人之心也天道

災異對文

春秋之道舉遺以明求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
與同此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
之變國家之事繁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
哀公嘗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天以盛聖
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孰可成也故定公
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併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備
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舉後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
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
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
古文奇賞卷之四
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恒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
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
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
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之其
皆不也和不肯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
園殿不當居陵於禮亦不當與魯所災同其不當
常立久矣至於陛下若天乃災之者殆亦其皆不也
晉泰受亡周之弊而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弊又亡
以化之夫繼二弊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禍難治甚
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

謂重難之昔者也。陛下正當大弊之後，又遭重難之
皆甚可愛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
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
正最甚者，恐而誅之，如平糶遠來，高廩乃可視近臣
在國中，建外疾，公費而不正者，恐而誅之，如平糶高
園殿乃可云耳。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卿，猶災之
也。此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卿，猶災之
也。大臣乎？此天意也。皇在外者，天災外皇在內者，天
災內播。甚皇當重播，簡皇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論種麥奏

古文奇賞
春秋它穀不書，至於禾麥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
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
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
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論限民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
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
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泰則不然，用商鞅之
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
者亡立錫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

制，餘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
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
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
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
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
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楊雄太玄經

古文奇賞
以玄準易，非也。第其一字落來，千鈞萬鍊，文至此
方是語，不驚人，人不休耳。班固傳曰：自雄之後，至
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予特顯之。

中

陽氣潛萌於黃宮，信亡不在乎中。神藏於玄，其陳
陰陽，戰勝者，龍出於中，首尾信可以為庸。終老
庫虛亡，因大受性命否？難乎。日正於天，利用其辰，
作主貴。月闕其搏，不如開明于西。玄之道貴游
黃不黃，覆秋常。覆秋之常，道貴其成功。

周

之魁。帶其鈎。盤垂以玉環。自約。出我入我。思。吉凶。小人。不克也。信周其誠。上享天。

賢

陽氣微動動而磬磬物生之難。黃純于潛不見其。終。按車山淵。宜于大人。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人有輯航可與過。高山大川不輯航不說也。

閑

陽氣閑于陰磬然。陽欲出物咸見閑。蛇伏于泥土。

古文奇賞

雄有雌。終莫受施。閑其藏。固珍珎。磬而閑而按。我好而井石如石厲。赤臭殺傷。播關恐入室也。

閑門以終虛。閑門亡交終亡亦得

少

陽氣澹然施于淵物謙然能自戢。物見陽氣不動。貧。貧。其。妄。振。不能守正也。地。自。冲。下。于。川。地。自。冲。人。之。所。聖。也。貧。自。究。求。富。之。聘。也。富。者。將。問。貧。不。貧。人。莫。之。振。當。少。密。雨。射。谷。謙。之。靜。也。

庚。腹。正。背。中。外。爭。也。東。南。射。兇。西。北。其。矢。失其所向

殺生相午。中和其道。余靈之雌。不同宿而離失。則。歲之功。莊。歲。與。太。白。合。則。為。太。白。之。會。為。太。白。在。南。或。在。北。名。曰。此。壯。年。殺。太。熟。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亡。此。言。金。木。性。殊。同。離。一。宿。則。有。變。邪。正。道。及。同。處。一。朝。則。有。亂。

上

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上。上其純心性厥。漸。漸。鴻。雀。升。自。深。澤。階。天。不。慙。作。升。于。堂。顛。末。倒。家。廷。人。不。慶。升。危。斧。梯。失。士。民。也。其梯

干

陽扶物如鑽乎堅。鈴然。有穿。干言入骨。干直也

古文奇賞

自我旬旬。好是冥德。旬旬冥惠。若亡行也。汲汲。符于酒食。肥亡譽。

羨

陽氣黃幽推。包。美。奧。未。得。正。行。萬。物。在。幽。陽。氣。黃。之。邪。而。差。與。未。得。美。權。正。吉。人。不。幸。窮。行。不。大。虛。既。邪。大。虛。神。或。直。之。或。真。之。得。大。夫。賢。車。軸。折。其。衡。捫。四。馬。就。括。高。人。位。血。有。邪。不。已。至。于。禍。極。差。

陽氣養。閑于東帝。由羣雅物。差其容。寢其所好。飲。

將以致其所惡。禍其亡其亡將至于輝光。過門折入得彼中行。如行已過門而能。大踏過其門。不折入不失其中行。入其室。所失足繫繫其步履雖行。輔銘目上滅糜。眉過其枯城或藥青青。

童

陽氣始窺物。儻然咸未有知。錯于需著焯于龜資。出泥滯入脂。明東辰以明不能以行。失時不開。惟幕以引方客。修侏侏如朱儒。無可童糜觸民。灰其首。

增

古文奇賞

聳貞增默。外人不得。聳貞增默。識內也。不增其方道而增其光冥。自澤庫其容衆潤攸同。增其高乃其峭。增高乃峭與損偕行也。

銳

陽氣岑以銳。物之生也。咸專一而不一。銳其東。亡其西。貪見其背不見其心。銳于醜。合衆含于五軌。廣萬鍾多貞。銳于醜。福祿不量也。

達

陽氣枝枝條出。物莫不達。中冥獨達。內曉亡方也。迷腹達目。外蒼其六流。木垂其枝。厥美可以達。

不苟。蒼木維流。內恕以量也。不利小達大迷。偏

交

陽交于陰。陰交于陽。物登明堂。喬喬皇皇。交于水。石不能嚮人也。達來熏熏與神。交行之也。交于鴛。猩不獲其榮。大園闔闔。小園交之。我有靈音。與爾殺之。與君子有福樂。交于鳥鼠。費其資。黍。

奕

赤丹方銳。前利進以退。屈。要其心作疾。黃菌不誕。俟于慶雲。黃菌不誕。俟速耦也。芝不生者俟慶雲土不進者俟。

古文奇賞

明縮失昔。或承之苗。

後

大爵集于宮庸。小人庫後空。不可後。福貞貞食于金。正以待福。維金不禍。禍不以禍。後天活我。

從

陽躍于淵。于澤。于田。于岳。物企其足。人不攻之。自牽從之。人不攻之。自然證也。從水之科滿。從水科滿。不自越也。從其目。失其腹。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能去惡肉。生善肉。

進

引陽而進物出漆漆開明而前 冥進否則退
狂章章不得中 日飛縣陰萬物融融 進于淵

子用解

陽氣和而物融物成其枯而解其甲 風動雷
興從其高崇 震震不傷澤淑其詞 震震不
傷解耻亡方也 今獄後震終證其結

格

陽氣內壯能格乎羣陰攘而却之 息金消石往小
來奕 息金消石美日大也 郭其目餘其角不鹿

古文奇賞

其體按

夷

陽氣傷則陰亡救瀉 病物則平易 亡陰 柔嬰兒于
彌三日不嘔 亦于終日號而 夷于考利敬病年其

高年也

樂

獨樂款款及不遠 樂不可知辰于天 若天 不
不雅噪啾啾啞啞眺眺倚戶 不宴不雅禮樂廢也 且前
之樂其憂患何速 大樂亡間民神禽鳥之般 流
哉近倚戶外而已 人喜鬼暗 共笑 天要之期 極樂之危不移自而悲

則失泣之資

爭

陽氣汎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 詩由儀美
各得爭不爭道之素也 赫河腰 以拒清河 爭射
其正 君子讓鄰也 小利不絕正道乃昏也 狼盈
口食 矢在其後 兩虎相牙知制 者全

務

陽氣勛務物成若其心而總其事 新鮮自求光于

已也 不拘不掣其心腐且敗 見矢自升利羽之

朋益載車載 羽金朋合 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

古文奇賞

事

表其芳

陽氣大助昭職物則信信 傳各致其力 事亡事至
亡不事 事在樞不答不諱 誅喪其哲符 男女事
不代之字 男而安事何 丈人扶孤小子知方也 人

有扶持孤弱之事小

逆聲順行也

更

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 時七陽時九乾轉
其道 化白于泥溜 與不善 童牛角馬不令不古

更今古亡其事也駟馬踰阻不更御乃良也

斷心滅芥冥其絕知內自次其弊雖利以治機

大腹決其股腹居子以所小人以活次不決爾

仇不聞乃後有鉞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後

有錄

陽氣方良毅然政行物信其志懷威滿虛持力道

德亡也殺心腹貞戴威滿頭剛毅君子

不足小人有餘不足君子說器法度其言柔且毅

裝

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陰幽裝其見

之行幽裝其見心已外也君子見微鴉雁慘于

水失信翼彼南風內懷其乘往其志往得或乘

之喜鴉鵲朝飛蹕于非嚶嚶相和不悅食飽

鴻榮于溜飲食順順經六衢周九路不限其行

賈小人裝于昏尚可避也

衆

陽氣信仲高懷齊萬物宣明婢護大衆多冥兵始

多兵亡刃師亡乘修德磨或賓之不用軍或系

車丈人摧擎內蹈之取虎施振厥如鷹之揚也

太兵雷震震其耳維用絀腹服其旌旗絳羅于鉞

蛾蛾師孕太太哭且瞋疾視兵衰衰罷

國見其病不見與尸人之兵

密密密密不不鱗鱗于天功功地地珠珠滿滿依依觀觀三三歲歲亡

君君自自親親親親非非其其膚膚其其志志幽幽靜靜親親非非其其膚膚中中心心閑閑也也

不不還還侮侮賓賓親親于于禮禮飲飲食食几几凡凡厚厚不不厚厚比比人人比

人人將將走走厚厚厚厚君子君子乘乘斗斗居居高高亢亢其其位位庫庫于于從

事事位位高高肺肺附附宗宗乾乾餼餼以以牧牧甚甚幹幹已已良良君子君子攸攸行

見良幹而樂之乎肺附之行不我材也

歛

陽氣大滿于外微陰小歛于內 小歛薄利用

安人正國 累歛貪載非所以光也 見小勿用

息以我扶疏人 見小勿用俟我也 畜祭而衍

蘭純于田 畜祭人蘭純祭不奪皆也 閔而

縣而小作大元如而小人不成微也 夫牽于車妻

爲剝茶利于王如不利公家 歛于昔利閔象極蓄

彊

陽氣純劉乾乾萬物莫不彊梁 爰聰爰明左右攝

古文奇賞 卷之四 陽明

攝盛也庶 克我彊梁自勝于天亡彊 金剛肉柔

血流于田以剛金斷柔肉亡有不勝彊其衰勛其弱

時

陽氣初均時清明物咸重光保厥昭陽 辟于內清

亡穢 冥駁胃辟于中于冥昧之中以聚禱之目

上于天耳下于淵之極 大辟承愆易水易汀故大

時本非小人所能 全以將承以過差

盛

陽氣降盛充塞物冥然滿 盡滿厥意 盛不墨法失

冥德 作不恃克大有 作不恃稱玄德也 懷利

滿胸利于公小盛臣臣自大人之門 何福滿

肩福過 提禍揮揮 乘火寒泉至二火之盛炎炎上

泉將至而有 挹于滿焚幾後之傾

居

陽方踈動作強 膚赫赫爲物城郭養萬物咸度 家

無壺婦承之姑或洗之塗婦以承姑反使姑承之

老父環車少女提壺利考家尊能載衆反其几雙

其托其家不肯變其七者家不統于尊而用事者衆

也吉 美也

法

古文奇賞 卷之四 陽明

陽氣高懸厥法物仰其墨法之莫不被則榮被緝陸

陸索下餅寘腹先實水潢洋終不得食 餅寘腹

非學方道也 密罔離于淵不利于鱗 密罔離淵

苛法張也 井亡幹木直衍匪溪匪谷終于愆

應

上歷施之下律和之一縱一橫天綱翼翼廣龍翰

于天貞栗其鱗 熾承于天米萌于地 元離明大之

極君子應以大稷時俱消

迎

陰氣成形乎下物咸遡而迎之 蛟潛于淵陵卵化

集 352—787

逃水之夷滅其創造。逃水之夷迹不創也。逃水之夷迹不創也。逃水之夷迹不創也。

唐

唐素不負亡彼瓊玲。奔鹿懷聽得不嘗。唐素不負亡彼瓊玲。奔鹿懷聽得不嘗。

戴神墨履靈式。墨式以一耦萬終不優。戴神墨履靈式。墨式以一耦萬終不優。

度

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舍各得其度。幹不幹。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舍各得其度。幹不幹。

永

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不替不爽。長子之。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不替不爽。長子之。

昆

陰將離之陽尚昆之昆道尚同。昆于黑。白。陰將離之陽尚昆之昆道尚同。昆于黑。白。

命于公。鳥託巢公亡貪也。穀失疏數衆整。命于公。鳥託巢公亡貪也。穀失疏數衆整。

減

心減自中以形于身。減其儀。自貶損。利用光于階。心減自中以形于身。減其儀。自貶損。利用光于階。

陰

陰不之化陽不之施萬物各陰。陰不予丈夫婦處。陰不之化陽不之施萬物各陰。陰不予丈夫婦處。

禽
 飛衝于冥。禽于志。惡未形外。雖欲稍益。天不與。長
 禽冥中射貞。君子有善心亦禽飲于禽食嘖嘖利。
 如舞也。禽其羽利用舉。朋友助也。禽其腹。自與者人必奪之。
 辟穀福祿。聚黃心鴻翼。禽于天。
 鬼神以亡靈。宗其高年。羣鬼之門。鬼侍教也。牽羊。中
 示于鼓社。微執圭信其左股。鬲血之猶。桓同新
 九宗之好。乃後有孚。鵠鵠在林。吸彼衆禽。飛

古文奇賞
鍾發神之
已讀揚矣
疑
蛇鳴咽咽血出其口
疑
陰陽相礙物咸彫離若是若非
疑
強昭
受茲闕
闕于其心祖
木
疑
考舊遇貞孚
疑
考舊先問
也
抽黃疑金中
正也
鬼魂疑嗷嗷弋木之鳥射
穴之狐反目耳厲
視
陰成竟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
內其明不用其
光
內其明自深窺也
小人視外不能見心也

紛其題頰而其渥頰視亡妹傷人必敗如粉其題頰
有妙也驚風紛如厥惠如素車翠蓋徒好外

沈

陰懷于陽陽懷于陰志在玄宮沈耳于門則不聾

貞沈視自見賢于眇之眇沈于美失其正性作聲育

也宛雅沈視不為食苦節貞鵬鷹高翔沈其

腹好婉惡之以實其腹始若善而終于惡故曰

好孕離如婁如赤肉鵲巢鵲巢取之乃得惡鳥不擇

食而

古文奇賞西漢趙主代李之文

內

龍下于泥君子利用取嬰遇庸夷親迎之禮等御

得得黃昏于飛內其羽雖欲滿宮欲不見其

女偶估垣生秀物廢類也而隆于地不得止不

得過節也

去

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成側倡狂去于子而父去

于臣而主躬去于成功成天遺厥名

聯

聯其類不聯失金匱廢法日正中月正隆君子自

晦不入窮日中月隆明恐挫也暗提明或遵之

普

普腹睽天不視其吟心腹昏普暫見于天鑒貞不迷

于人攸資

窮

窮思達師在心也利而土不和木科墮土勝則莫亡

慘其腹坎坎不失其範涉于霜雪繫項于鄰之重

破壁毀圭舊竈生毒天禍以它答非

割

古文奇賞西漢趙主代李之文

割其耳日及其心腹割其脫贅利以亡穢脫贅

不割也日割鼻食口失其息主割其股脫

喪其服馬近諸身割其股脫割之亡創惠飽于

四方割之亡創道可分也紫蜺妖喬雲日有刺

明明日其疾不割

止

止于童木求其疏殺其求杜莫廬蓋蓋車較均疏

而蓋不運之均其疏數以榮輻輳運而巳常

中方輪廉軸坎其舉車崇其院馬攪其蹄

車止以求正弓善反弓惡反射善馬狠惡馬狠

不可絕。別破車終不。解不可。

堅

陰形。脂。目。陽。表。其。緒。物。競。堅。強。堅。白。玉。形。變。可。

為。也。內。化。堅。不。凌。其。物。或。泄。其。中。如。水。欲。堅。于。外。

堅。不。凌。不。能。持。齊。也。小。蟲。營。營。蟬。子。其。翊。翊。也。

喻。不。介。大。在。堅。蟬。不。在。大。但。帶。堅。到。蟬。因。大。蟬。

德。小。虛。

成

成。雖。以。縮。成。飛。不。逐。如。自。中。成。獨。督。大。獨。運。皇。極。

以。智。四。方。德。遠。光。大。

古。文。有。賞。

閱

陰。陽。交。跌。相。闕。成。一。其。禍。泣。萬。物。無。間。之。闕。二。其。

二。也。其。令。無。間。二。如。一。也。

失

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刺。虛。滅。外。自。其。幾。

之。黃。兒。老。以。中。蕃。正。中。君。子。以。之。洗。于。愁。滿。其。倉。

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欲。滿。其。倉。願。無。其。田。欲。

疾。則。藥。坐。則。酌。唯。鳴。于。辰。北。角。魚。木。唯。鳴。于。辰。木。

也。日。月。之。逝。改。于。尸。改。于。尸。尚。不。遠。也。尸。可以。以。

以。改。

劇

出。楚。現。虛。南。漏。收。緒。撲。將。與。禰。海。水。羣。飛。終。不。可。

劇

婉。其。青。女。子。之。勞。不。靜。亡。命。出。有。胎。養。不。靜。之。所。以。

謂。有。子。孫。所。謂。在。母。未。生。也。

將

將。飛。將。羽。利。以。登。于。天。大。爵。將。飛。拔。其。翮。毛。羽。雖。

累。不。得。適。跌。船。駁。車。其。害。不。遐。小。子。在。淵。丈。

人。播。船。紅。纜。綠。于。枯。系。其。蘭。不。黃。

古。文。有。賞。

難

卵。破。石。脆。壞。而。不。生。也。必。矣。大。車。川。所。重。上。

駭。于。山。下。觸。于。川。拔。石。碎。珍。力。沒。力。以。引。子。難。

觸。石。決。木。維。新。折。南。遇。難。當。循。理。以。免。乃。與。

勤

大。陰。凍。冽。難。創。于。外。微。陽。即。抵。冥。抵。冥。其。倚。力。于。內。

勤。勞。有。恩。勤。性。性。效。君。子。有。中。驕。飾。角。之。吾。

其。泣。吸。吸。未。得。縱。扶。勤。有。成。功。幾。于。天。天。所。

勞。索。不。得。其。具。于。尾。弊。知。不。見。弊。矣。其。勤。其。勤。

抱。車。入。淵。負。舟。上。山。勞。如。此。豈。可。其。勤。其。勤。

聖身奇

贊騎

古文奇賞

西溪先生集卷之六

...

楊雄

王充曰劉
子政之徒
三乃陳言
重師舒義
廟中之說
也或主山
意而出詩
者猶口耳
之傳或主
長什諸書
楊子史作
太玄經位
雪氣之澤
神作山川
神作山川
神作山川
神作山川

古文奇賞

[illegible]

—

陽春

錯其象而象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
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
章緝熙蓋胥靡為宰宋寔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
大語叫呌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
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日辭之衍者不可
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
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成池檢六莖發蕭韶詠九
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
與衆鼓鐸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
鐘竦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

古文奇賞
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用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
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雅為鄰長艾相愛視
觀動精采似不為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
迹暴於官朝今舉者懷赦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寬舌
知人之德竟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勅以殊
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
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聲先代轉軒之
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亡見

作久之難
如此

不虎曰觀
梅子雲之
蜀樂於前
于石少官
如之

古文之聲
如此

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間翁孺者深好訓詁
猶見輶軒之使所奉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
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
翁孺梗概之法畧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
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郎銘王仲頌階閣
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朗誦之於成
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
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
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頗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
之跡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

古文奇賞
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續補

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
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
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繁二十七
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
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
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日頗
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
雄為太玄經由鼠抵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
飽邦民下

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潛隙而當匿乎其不勞
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帷帳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與
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
想遠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
敵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然有武不致有愛
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
此於帝籍但言詞情覽翰墨為士誠欲崇而就之不
可以遺不可以忘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
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繼
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為得
使君轉貢於明朝則雄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
長監所規縞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
叩頭叩頭

答恒譚書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大諦能讀于
賦則能為之謗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諫不受單于朝書文選 廣文選 賈誼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
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主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斷矣未

高帝何如
人高居時
大臣何如
人高居時
能如此

叔連中時
漢書何如
人高居時
大臣何如
人高居時
能如此

非地之狹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
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
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
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
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
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
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
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懼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
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武時匈奴侵暴非邊候騎至雍
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
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
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地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
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
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
掠兵前後十餘年于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
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
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亡量之費
役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非哉以為不一勞者不
久快不暫貴者不永寧是以恐百萬之師以摧餓虎

以空行而

何句流走

之。案運庫之財。填廬山之餐。而不悔也。至本。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若。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薄。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紳。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因。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怯。氣。難。化。以。善。易。暴。以。惡。其。難。難。謂。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如。之。場。艾。朝。鮮。之。旗。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殫。其。處。掃。其。附。罷。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亡。餘。苗。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處。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致。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昨。以。未。服。之。敵。疏。以。亡。日。之。期。消。往。

形勢所以

管之。恩。開。將。來。之。路。夫。如。而。降。之。使。伊。心。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以。自。絕。終。亡。北。而。之。心。威。之。不。呼。論。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亡。形。聰。者。聽。於。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城。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辨。者。穀。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昔。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茂。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定。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推。豎。豈。以。留。意。於。沐。亂。未。戰。以。遇。邊。萌。之。禍。